國朝先正事畧卷之二十二名臣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福文襄公事略

公諱福康安字瑤林姓富察氏滿洲鑲黃旗人大學士一等忠勇公傅恒子也乾隆三十二年授三等侍衛洊擢至一等命御前行走三十六年授戶部侍郎兼副都統三十七年大兵征金川命溫福爲定邊將軍阿桂豐伸額爲副將軍公爲領隊大臣明年六月木果木大營失事詔以阿公爲定西將軍分道再舉三十九年會同領隊大臣海蘭察克山碉數十殲賊數百遂乘勝克博羅瓦山進攻得克斯東寨夜有賊數百人乘霧

犯官兵營公赴援擊敗之賊雨中於山坡上立兩碉公夜率兵八百立毀之尋克色淜普山破堅碉數十殲賊數百復與海公盡破山南碉卡賊數夜出侵大營礮臺公屢敗之又率兵裹糧夜踰溝攀崖上從山罅入取當噶海寨及其大碉木城石卡四十年三月攻克得楞山茨堅寨數百授內大臣五月克榮噶爾博山進至第七峰 賞嘉勇巴圖魯號益力戰盡拔木城碉卡凡五十下歷勒烏圍賊巢八月旣望夜半自西北攻入破其寨據之遂克勒烏圍九月公領第一隊進攻噶拉依繞道前進克大碉木城各二十遂盡得利布曲寨四十一年正月奪碉三大石卡二移礮擊其寨二月逆酋索諾木就縛金川平封一等嘉

勇男班師
上幸良鄉行郊勞禮　賜御用鞍轡馬一　旋御紫光閣飲至
賞緞十二端白金五百兩　詔圖形閣中
上親製贊轉戶部左侍郎遷都統　賜戴雙眼花翎紫禁城騎
馬四十二年授吉林將軍調盛京將軍四十五年授雲貴總督
明年南掌國貢象四復言被交阯等國刼掠無禦敵器以餘象
一求予巨礮公檄諭以　國家法制有定不容妄求還其象不
予之駁
上韙之尋調四川總督又明年奏蜀中嘓匪已戢條上善後事
宜擢　御前大臣加太子太保四十八年署工部尚書　命往

廣東查勘鹽商捐備貢物事四十九年擢兵部尚書總管內務府大臣會甘肅逆回田五等滋事　命以欽差大臣馳驛往五月授參贊大臣同將軍阿桂等會勦由間道趨賊巢立卡進逼賊思撲卡寘公及參贊海蘭察親往督戰殲賊數千遂破石峰堡生擒賊首張文慶等晉封嘉勇侯五十年疏言回民習武者多習文應試者少當以詩書化其桀驁之氣請於循化廳設學校以資訓迪

上嘉之七月轉戶部尚書五十一年轉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奏修甯夏各渠以興水利五十二年臺灣逆賊林爽文圍嘉義縣　詔以公爲將軍偕參贊大臣海蘭察往勦進兵援嘉義賊

於竹圍中突出賊衆公令乾立勿動親率巴圖魯侍衛衝入賊中敗之連克十餘莊會日暮雨大至徹蓋厲立解縣圍追賊至大牌竹仔溪水漲兵怒焚賊寨餘匪殲焉捷聞封一等嘉勇公賜寶石頂四團龍服十二月督兵勦北路進攻大理杙賊巢殲賊目數十首逆逃入番社未獲擒其孥五十三年正月令巴圖魯侍衛十數人屯練兵數百易裝入絹生擒爽文檻送京師二月追執兇渠莊大田以獻餘黨悉定臺灣平初福州將軍恆瑞擁兵不救嘉義

上命公劾之公祖恆瑞奏不以實 諭責其庇護且曰此等伎倆豈能於朕前嘗試耶 命傳旨嚴飭至是

上念公功 親解佩囊賜之 賜金黄帶紫繮金黄辮珊瑚朝
珠又 命於臺灣郡城及嘉義縣名建生祠再圖形紫光閣
上製贊如初公條上善後十六事其要在習戎事除奸民清吏
治肅郵政 俞旨允行調閩浙總督五十四年調兩廣時安南
阮光平糾眾滋擾公念伐奉 旨始起程恐緩不及事遂親赴
漳泉閱兵俟再得警信即兼程赴粵西行 詔嘉獎謂不出朕
之所料又稱公秉性公忠視國事如家事不愧休戚相關實心
任事之大臣尋奏 阮光平恭順輸誠不必用兵
上允所請會御史 和琳劾奏湖北臬司李天培私令糧艘分運
材木訊得公寄銀 索購狀 詔革職留任罰公俸三年五十五

年率安南國王阮光平朝京師其返也命仍隨公行五十六年奏獲水陸劇盗五十餘人先後抵法十一月廓爾喀賊匪竄後藏 詔以公爲將軍偕參贊海蘭察率巴圖魯侍衛往征之兒所罰公俸明年三月抵後藏時諸路兵未集先率所部進偵雨夜分六隊徑趨擦木黎明潛登山奪賊前碉賊守後碉不出官兵旗幟入短兵接殲賊目三賊衆二百生擒十餘人乘勝抵瑪爾甲山梁山下有紅旗賊來援我兵設伏留一路誘賊出進至山半橫截賊隊奪其旗殪賊幾盡進攻濟嚨爲賊要寨大碉據險立各碉卡互相倚角乃分兵先前其旁寨併力功中堅縛大木爲梯令屯兵蟻附登礮毀石壘自丑至亥克其寨斬級六

白生擒二百奏入 御製誌喜時書畫以 賜及 御用佩囊
六月大兵趨旺堆有大石卡二賊撤橋自阻密遣兵東越峩緑
山從上流濟渡轉出賊卡前殲賊數十部其卡賊敗竄多墜河
中死進至容哩山頂徑益仄目越大山數重宻入七十里不見
賊西南橫亙一河旺堆在河北賊築卡扼河以拒乃潛從上游
縛木渡分三路進攻出賊不意遂大潰追戮無遺由噶多進勒
分兩路奮擊破其木城夾攻之克大小賊寨十一賊營三石碉
四木城五十卡二十戮賊目七賊黨四百有奇駐營甕排山敗
乞降不許八月進噶勒拉山三路並捷奪橋過直政用爾古拉
集寨賊八千來援督兵力戰敗之凡接戰兩晝夜越大山二古

木城阿右卡十一羮賊卡十三獵賊六百生擒十七賊囧乞降詔許班師乃公之未受降也詔以此次用兵艱險爲從來所未有晉公大學士加封忠鋭嘉勇公會十五功臣圖象成
上復親爲製贊時大學士阿文成以未臨行陣奏讓公爲首功焉尋賞一等輕車都尉復授領侍衛內大臣命照王公親軍校例給六品三缺賞其僕從五十八年八年條上西藏善後事宜十八則均議行八月調四川總督是歲金川土司年班入覲詔命公領之五十九年命接吉林將軍恆秀罪坐瞻徇親威受嚴飭七月調督雲貴賞御用黑狐裘六十年春黔

苗石柳鄧聞正大營嗅腦營松桃廳三城楚苗石三保圍永綏廳逆渠吳半生附之有旨命督師進勦未兩月立解三圍賞戴三眼花翎會川督和琳兵至合力進攻焚賊寨四十石柳鄧遁入石三保黃瓜寨中扼河以拒大兵結筏潛渡縱民牧牛而伏兵以待賊渡河掠牛伏起奪船以渡上下游同濟破木城賊巢寨遁先一日合總兵花蓮布援永綏至是復會勦永綏圍解賊聚蘭草坪西北崖板寨中佯於東南山凹樹旗示我兵出入路因其計攻之設伏對山於石開藏礮焉仍督兵自凹入賊悉衆來拒伏兵望見俟其過飛礮擊之賊驚潰棄木城遁我兵進駐山梁分五路冒風雨進勦遂據黃瓜山大梁俯臨其寨乘

夜克之荧漋大寨五十有六擒賊百餘殲斃無算渝報吳平生
踞蒩蔴寨兩石逆道鵝四鵰保等寨遂先攻蒩蔴縱火燔木城
右濟匿岩洞者薰之悉焦斃燬苗寨四十吳半生遁往西梁斜
苗衆二十餘寨來拒石三保援之乃分兵攻雷公山阻其援兵
大軍擊西梁上中下三寨破之雷公山亦告捷賊弃花苗寨中
五月分五路進勦克苗寨六十木城四不卡三十五進至大烏
草河阻水乃盡洗沿河諸寨四川公調浙閩六月克竹山砌大
梁再敗賊於雷公灘遂奪石咄營七月我兵夜列炸岸上示欲
渡河賊力拒竄從數里外作橋以濟繞出賊後火其寨賊驚竄
來奪橋敗之遂督兵越險進克馬蝗沖等大小寨五十抵狗腦

坂山益險兵皆附藤葛行冒矢石直據山巔憑高下壓破其寨首逆逼古丈坪五路並進殲賊千會風雨驟至賊脅逼八月克蝦蟆洞烏龍岩奪賊卡六降七十餘寨　詔晉封貝子銜仍帶四字佳號照宗室貝子例給護衛俾異姓藎臣得邀殊錫以彰國家世臣之福九月克巖碧山狹寨二十進攻摩手寨乘積霧由僻徑繞出山後賊大潰遂從長坪拔勦得苗寨四十時吳半生從鴨保至高多寨官兵圍壓之半生降　詔賞公子德麟副中奇險處官軍夜發銜十月抵鴨保賊寨其有曰天星寨爲賊中奇險處官軍夜發僱軍後冒風凜冽從陰晦中覓道攻木城焚其窩棚得木城七石卡五克埡藤臥盤諸寨不離賊目吳八

自就擒十一月攻大小天星寨克之十二月克摞木營議由平隴復乾州賊力拒騾馬峝諸險乃於高斗山駐營作進攻勢潛出間道奪賊後卡并斷其歸路遂取騾馬峝焚寨三百嘉慶元年正月大兵抵壁多山連敗賊奪石卡三賊悉銳來襲我後敗之四月克結石崗石城焚大小寨七十進攻火麻營石城張雨鎮以進三面攻之賊潰抵廖家衝奪山巔石卡一羣苗來爭數進數卻之旦築壘斷其隘賊大潰奪山梁七　詔晉公父文忠公貝子爵以光泉壞五月公染瘴患洩瀉猶督師前進夜有大星隕於營西北光芒有聲越數日薨　詔晉封郡王銜賞庫銀萬兩治喪并賞陀羅經被仍於家廟旁特建專祠以時致祭其

父傅恆追贈郡王銜子德麟襲貝勒俟入城治喪朕親往賜奠

御製詩哭之　詔入祀賢良昭忠二祠配

太廟謚文襄　賜祭葬如典　特旨德麟承襲貝勒後其子襲

貝子孫襲鎮國公罔替公用兵如神平生未嘗挫衂征衛藏時

有隘道幾一里賊守隘北甚嚴大軍屯隘南三十里公調軍伏

隘東西而以全軍分五軍攻隘迭退迭進戰一日盡數十勝負

公在中軍前軍軍報沓至不爲動及二更前軍大敗退不止賊

逐前軍出隘南忽礮聲大振火炬照耀如白晝東西伏軍皆起

賊驚退相蹂躪我軍壓之入隘公急上馬萬騎齊足頃刻至隘

口前軍伏軍已過隘闖貝子王勇氣百倍大軍乘勢合攻遂克

賊屯追奔五十里援嘉義時壯勇公海蘭察前行公督師繼進夜大雨天黑如覆盤遇土山駐軍山頂公中坐隨軍官圍公坐外親軍外正軍皆圍坐賊游兵近山踐泥濘過火炬千萬賊自炬中上窺山黝黑無所見疑有軍發銃礮擊之公令曰無出聲無動久之賊過盡雨霽天益明壯勇公巳入嘉義城捷使至軍始起行無一傷視銃礮子歷落入山腹也公生而貴盛在軍犒賞賚銀十萬皆取諸公帑身後屢　詔斥其浮濫　命嚴禁德麟無撫歸地方吏致賻金四萬餘兩　詔罰令倍繳以示懲公之解嘉義圍也總兵柴大紀出迎自以參贊伯爵不執櫜鞬之儀公遽劾其前後奏報不實

上曰柴大紀死守孤城逾半載非得兵民死力豈能不陷若謂詭譎取巧則當時何不遵旨出城其言糧盡原所以速外援若不危急其詞豈不益緩援兵大紀屢蒙褒獎或稍涉自滿於福康安前禮節不謹致為所憎遂直揭其短殊非大臣休容之度已而侍郎德成總督李侍堯所奏皆如將軍指大紀卒逮問坐法死論者多以此訾公云

松文清公事略

公諱松筠字湘浦姓瑪拉特氏蒙古正藍旗人乾隆四十一年由筆帖式充軍機章京晉戶部銀庫員外郎蒙古司員例不司銀庫異數也四十八年超擢內閣學士兼副都統 賞戴花翎明年 賞穿黃馬掛 命赴吉林查辦蔘務又明年 命往庫倫查辦俄羅斯事務五十一年授戶部右侍郎仍留庫倫辦事五十五年有術勒干卜倫巡兵爲俄羅斯打牲人所害公檄緝各犯先治罪而後奏 詔切責之 命奪職以四品服仍留庫倫效力明年授工部左侍郎兼副都統尋調戶部五十八年授御前侍衛內務府大臣軍機大臣充 國史館副總裁崇文門

副監督時暎咭唎入貢請於天津甯波海口貿易並求給附近
珠山小海島及廣東附城地方各一處居商存貨
上既嚴諭指駁復慮其沿途生事　特命公護行凡所要求皆
嚴詞拒絕途中安謐　詔嘉其得體五十九年署吉林將軍
命查湖北荊州稅務道出河南衛輝值水災公躬率牧令發倉
粟以賑
上嘉其實心任事尋升工部尚書兼都統充駐藏大臣嘉慶四
年　召授戶部尚書尋授陝甘總督加太子太保初公之駐藏
也達賴喇嘛濟嚨呼圖克圖等忽報西南邊界有廓爾喀兵至
公訪知廓爾喀係向定結邊外等部帶兵索欠並無他故恐唐

古忒番民疑懼遂親往拊循並借川省藩庫銀五千兩籌議撫
恤窮番修建寨卡等事奎是請自陝督廉倖解歸四川時川陝
楚三省教匪竊發黃號逆匪張漢潮與藍白兩號匪黨由楚竄
入陝甘公疏陳勦匪事宜 諭嘉其留心軍務忠悃可風陝西
自嘉慶元年軍興以來撥餉金千一百萬兩于是續撥百五十
萬 詔公駐漢中督辦糧餉公請移西安軍需局於漢中清查
舊款另立新規按旬開摺呈覽每月彙奏咨部 璽書嘉予又
奏陣亡勇目張奎樊雄秀請照 把總外委例議卹其陣亡鄉勇
併造冊咨部
上是之並著為例鄉勇之得 賜卹自公始也先是有 詔命

訪查領兵各員優劣公密疏言副都統明亮素號知兵所言似合機宜究無實效將軍恆瑞前在湖北戰績稱最後勦藍白兩號賊亦有功惟年近六旬精力大減提督慶成身先士卒然中無主見領隊則可出謀發慮非所長署陝撫永保無謀無勇惟知利已過則歸入惟額勒登保英勇出羣其次則德楞泰能辦賊者止此二人

上嘉其評論得當其後額德二公卒成大功云初明亮劾永保擁兵不進致張逆脫逃

上命公查訊尋坐專擅被嚴飭奪宮保銜 御前侍衛及花翎

五年春授伊犁將軍尋署湖廣總督馳往湖北勦賊閏月入覲

請免私鹽私鑄禁　諭斥其延誤論援副都統銜充伊犂領隊
大臣仍戴孔雀翎七月復授伊犂將軍先是乾隆二十九年
詔以伊犂因土肥潤下所司查明地畝給滿兵屯種迨五十年
及五十五年復歷奏　諭旨令籌畫耕種當事均以灌溉之水
爲辭八年公疏言近水可耕之田甚多已由惠遠惠甯兩城酌
派閒散試種歲大有秋因於惠遠城東伊犂河北岸開大渠迤
邐數十里又於城西北草湖中得泉源疏引支流其地卽分給
惠遠城八旗耕種至惠甯城八旗所耕本係裁撤綠營屯地原
有渠泉足資灌溉惟種地必資牛力請於官廠中賞借得　旨
嘉允九年有伊犂民郝鏡犯故殺自行投首公訊明後卽置之

法

上責其辦理過當尋奏伊犂屯種有效惠遠城得地八萬畝惠甯城得地四萬畝請按名給地各令自耕自食永爲世業

上命公妥協辦理務使兵農不至偏廢十二年復加太子少保並頒賜 御製明愼用刑說明年奏報惠甯城東特出水泉蕩漾請於城東挑大渠引灌田畝十四年塔爾巴哈臺有遣戍蒲大芳等三十餘人聚謀不軌公密追人帶兵往以查金廠爲名悉數擒戮

上嘉其妥速又有戍兵馬友元王交隴等百六十九人皆與逆謀菑邀殺之

上責其苛刻下部嚴議且以此百餘人者若調至伊犁訊明正
法原非過當乃忽於半途截殺成何政體遂以頭等侍衛充喀
什噶爾參贊大臣六月復授陝甘總督尋
調督兩江南河門上年馬港口陷後黃水倒漾河水淤墊爲患
十五年公偕河督吳璥查勘舊海口請修復舊河使全防仍歸
故道得　旨允行會監生王勳獻疏沙器且圖以堅木爲架
鑲鐵齒以互組繫船尾能刷淤沙使河流通暢公倣造四十架
親乘舟踏勘果著效得　旨嘉獎公又以比年河北淤淺糧運
遞遲請造撥船千艘停泊御黃壩外備撥運並以江廣漕船笨
重請改小以利遄行均從之是歲漕艘渡黃及回空皆迅速再

下部議叙公之赴兩江也疏請引沁入衛以濟漕運復疏陳黃河受病之由且密陳吳璥徐端辦理工程有虛揑開報情弊自求調任總河以便查覈又疏薦將攸銛孫玉庭堪勝此任 諭曰河工做壞已極人人視爲畏途松筠不但不推諉轉銳意自任具見公忠爲國朕甚嘉焉但河務非其所長其令將攸銛補授河督與松筠實力講求相助爲理尋 命兼署南河總督十六年春疏報馬港口合龍河復故道並請於南北新堤兩岸各設同知守備等官下部議行未幾調兩廣總督疏言立法之嚴尤貴行法之速粵東治土匪因部覆稽遲有瘐斃獄中倖逃顯戮者未能觸目警心請嗣後有夥衆四十人以上或不及四十

人而有奪犯毆官各情者俱先行正法梟示從之六月拜協辦
大學士並兩大臣仍留廣督任八月疏請致雷瓊鎮陸路總兵
爲水師總兵復嘉應府爲直隸州復南雄州爲府均下部議行
是月受吏部尚書　賜紫禁城騎馬充　國史館總裁
上以京城八旗生齒日繁不敷養贍疊　諭吉林將軍於吉林
等處籌度閒散地畝酌量移居至是　命公往盛京會勘
陵工尊書辦移駐宗室房地各事宜公奏言西廠大凌河東岸
有可耕之地三千頃可移駐二千餘戶東廠周數百里地多積
水其水皆自北山柳條邊來若自邊牆相地開河使入川歸河
則可涸出沃壤又東柳河溝一帶亦多積水若自北山東橫開

大渠東水入川歸海亦可得沃壤數千頃又奏續勘彰武臺邊門外迤西牧廠閒地東西寬三四十里南北長六七十里足可移駐　詔盛京將軍於西廠地方卽行試墾九月　命仍充軍機大臣偕侍郎初彭齡往江南查勘總督百齡與河督陳鳳翔互訐事

上嘉其毫不瞻徇　賞貂裘　十八年授　御前大臣六月命以協辦大學士兼任伊犂將軍九月拜東閣大學士十一月以平定滑縣逆匪加太子太保明年八月授武英殿大學士二十年以審辦逆回孜牙墩獄未俟　命下將首逆均寘重辟　嚴旨切責奪宮保銜仍革職畱任又四年五月　召還充　御前

大臣先是伊犂惠遠城旗屯公田與闢里沁回田均藉東山闢
里沁泉水灌溉上年阿奇木霍什納札特等稟請開渠引霍什
河水繞灌闢里沁回田以闢里沁泉水專灌惠遠城旗屯公田
公覈實允行至是以得水豐餘兩有裨益奏七月管吏部理藩
院事務授都統充崇文門監督　賞穿黃馬掛復太子太保十
月署兩江總督二十二年回京坐言事忤　旨奪大學士銜以
二品服授察哈爾都統仍革職留任二十三年署綏遠城將軍
時公子吏部侍郎熙昌奉使湖南道卒
上閔公年老喪子　召回京賞還一品服頂花翎復　賜紫禁
城騎馬晉禮部尚書明年調兵部授　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

臣九月授　盛京將軍又明年以兵部遺失行印查係公任尚
書時事降山海關副監督復降公中佐領又以審擬失當再降
本旗驍騎校八月
宣宗御極擢副都御史十月授左都御史十一月授熱河都統
進所纂新疆識略十二卷　賜序刊行道光元年授兵部尚書
調吏部兼都統復充崇文門監督軍機大臣仍　賞花翎　賜
紫禁城騎馬二年署直隸總督奏請整頓直隸各屬書院
上是之尋坐刪改理藩院奏牘奪職遣戍得　旨以員外郎在
上書房行走未幾授光祿卿晉左都御史三年授吉林將軍四
年署兵部尚書兼都統復　賜紫禁城騎馬　尋署烏里雅蘇臺

將軍十月伊犂將軍慶祥奏俄羅斯在哈薩克遊牧地方蓋屋。。種地請 勅理藩院檄飭。
上以飭公公奏哈薩克素稱強悍或曾侵佔俄羅斯地今從索還不能不予而以無據之詞懇將軍奏請實未可定若理藩院行文查問俄羅斯直以索還侵佔爲言轉難查辦從前哈薩克襲封汗爵。俄羅斯即有哈薩克早經投順彼國之語溯查乾隆三十五年土爾扈特明背俄羅斯前來投順後俄羅斯行文索討。。純
高宗諭旨斥駁今以無甚關要之事行文令其遵奉倘彼以土爾扈特爲言或以哈薩克投順彼國爲詞徒生枝節有傷體制

查哈薩克遊牧地與俄羅斯毗連之處理藩院并無圖志惟當
曉諭哈薩克以
天朝定例外藩之地無圖志者例不辦理
上嘉其熟悉邊情飭慶祥酌辦理六年署兵部尚書授禮部
尚書偕侍郎王鼎赴山西按事途次聞喀什噶爾軍報疏陳熟
悉新疆情形自請前往宣撫　溫旨嘉勉未允行十二月充經
筵講官八年署熱河都統授閱兵大臣九年署吏兵二部尚書
復署直隸總督六月調兵部尚書十一年二月公八十生辰
賜耆齡錫祜額　御書福壽字各一并文綺服物有差十月授
內大臣十一月　命以二品服休致十二年浩罕伯克邁瑪底

里遣使進表公前會奏及浩罕通商邊境即可綏靖
上思其言　賞還一品服署副都統七月達爾漢茂明安土默
特三旗爭地　命往歸化城查辦稱　旨尋授理藩院侍郎十
三年調工部左侍郎授督統及閱兵大臣充左翼監督十四年
命以都統銜休致十五年五月薨年八十有二遺疏入　諭四
松筠歷練老成清勤正直歷事
三朝恪恭匪懈可晉太子太保銜照尚書例賜䘏尋　賜祭葬
予諡文清入祀伊犂名宦祠公坦率無城府厭苛禮之官常不
挈眷屬即至亦彷以別院局其門每旦入院禮佛坐堂中與夫
人啜茗閑話而已自伊犂將軍入長吏部單騎雜喇嘛中抵圓

明園家人戚友出迎於近郊不知其已至矣次日入覲　命講
大學首章謂平天下當自正心誠意始晚仍宿園中又次日入
城赴吏部任日晡歸其妾迎於中門公顧問此爲誰既而曰汝
今亦老矣其按事江南也引　對畢即襆被行不同私宅隨帶
司員請少留乃入友人家小住二三日嘗侵晨訪友主人未及起
公直入臥內主人驚公按令弗起坐榻旁縱談索酒痛飲遂兩
時乃出過清江浦與河督費友恪公飲兩公皆洪量舉無算爵
且召副將某陪末座飲達旦副將不敢辭次日阻風再會飲復
召副將則前夕已奄逝矣嘉慶二十五年八月
扈蹕梓宮自熱河回京

宣宗步送羣臣伏地哭者不下數千人行甫半

宣宗勿趨至所道邊扶一跪伏者之手大哭失聲衆驚察之則

公也時公諭驍騎校而

宣廟當哀痛迫切之際獨於千萬衆中物色見之非夙重公名

不及此翌日而副御史之　命下公喜爲擘窠書尤好作大虎

字在西域嘗手刃叛回數百人其嫉惡爲尤嚴云

李忠毅公事畧

嘉慶十有二年十二月壬辰浙江提督李公勦海盜蔡牽中礮薨於廣東潮州之黑水洋事聞

上震悼哭之廷臣亦哭　詔曰朕於李長庚素未識面因其宣力海洋忠勤勇幹身先士卒銳意擒渠屢經降旨褒嘉原擬俟捷音到時封授伯爵不意功屆垂成臨陣捐軀覽奏心摇手顫為之墮淚李長庚可追封三等壯烈伯賞銀千兩治喪並於原籍建祠春秋祭祀靈柩抵家者巡撫張師誠代朕賜奠　賜全葬仍加　賞銀四百兩　予謚忠毅　命公舊部王得祿邱良功嗣其任勉以同心敵氣為李長庚復讐又　勅督臣用

剿獲蔡牽義子蔡三來縈公梟其首嵗次十四年八月浙江提督王得祿福建提督邱良功殲蔡牽於溫州之黑水洋　詔封得祿二等子良功二等男於是閩浙洋匪悉平公字超人號西巖福建同安人性至孝母余太夫人疾衣不解帶凡四月讀書習騎射乾隆三十六年武進士由藍翎侍衛補浙江衢州都司遷遊擊參將至樂清副將林爽文亂臺灣調入閩護海壇鎮總兵捕滑洲賊數十人散其黨會鄰海有民船被盜誤指海壇坐奪職公罄家財募精勇捕盜首林權等數十人又擊盜陳盜於大岞盜善火器公迴舟據上所以長竿繫月鐮斷其帆繚賁周皆被燎躍入盜船斬以歸又獲戕參將張殿魁之林明灼陳禮

愷等以游擊遞用五十五年署銅山參將父憂去官五十九年補海壇游擊時閩浙洋匪北接山東西通兩粵三面數千里皆盜出沒其內地曰洋匪蔡牽最大朱濆次之外地曰夷匪多中國奸民挾安南人爲之鳳尾最大水澳次之一艇載數百人洋匪曰匪艇夷匪曰夷艇夷匪至極數十艇蔡牽百數十艇朱濆亦數十艇其大較也六十年夷艇入福建之三澎公以小船入迎擊之計衆寡不敵乃以八船首尾絙爲一賊東來則以東一舟應之以次至八西來亦如之賊敗去嘉慶二年遷澎湖副將浙江定海鎮總兵

純皇帝召見獎諭有加三年擊洋匪於衛港於普陀又擊之於

潭頭皆敗之明年鳳尾幫夷匪自閩入浙公追擊至溫州沈其一艇守備許松年等困於賊公返帆入賊圍救出之窮追至甲子洋遇蔡牽再擊之浙撫阮公元上其功得　旨李長庚奮勇傑出爲賊所畏懼宜用於要地弗令往返奔波且洋面風濤亦宜稍持重焉　賞孔雀翎五年夏阮公奏請以公總統閩浙水師得　俞旨公申號令嚴標識束部伍信賞罰自偏裨至隊長柁工水手耳目皆一於是水師皆可用六月夷艇大至過台州松門公率師迎勦忽颶風起雷雨大作賊艇覆溺幾盡其登岸者悉就俘獲安南偽侯倫貴利等四總兵磔之以勅印擲還其國會故安南王已爲阮福映所滅新受封守　朝廷約束蓋遂

奸匪自是夷艇不復至其在閩者皆爲蔡牽所并牽同安人好猾能用其衆既得夷艇夷礮凡水澳鳳尾餘黨皆附之勢張甚是年公擢福建水師提督總督玉德以公籍福建當迴避乃調浙江先是匪艇皆高大我軍仰攻殊失勢公與阮公議造大艇淩匪艇上阮公籌銀十餘萬交公遣官赴閩造三十艘至是成名曰霆船遂連敗蔡牽於岐頭東霍等洋七年春獲匪目張如茂等兵威大振八年牽竄定海公帥舟師掩至牽僅以身免窮追至閩洋賊糧盡艇且朽我師又據上風不能遁乃僞乞降於總督玉德遣興泉道慶徠招撫之牽又言果許降勿令浙師出上風逼我總督遽以令箭麾浙兵收港牽得以其閒繕檣械修

糗糧揚帆去浙兵追之無及矣尋擊牽於三沙於温州之南麂凡奪舟沈舟燔舟者六斬獲無算牽畏霆船甚厚賂民商造巨艇高於霆船先後載貨出洋以被刧歸報牽得之大喜渡橫洋刧臺灣米數千石分餉朱濆遂與濆合九年犯温州總兵胡振聲連艓八十餘猝入閩閩師不敢擊　詔公總統閩浙水師專勦蔡牽以温州海壇二鎮爲左右翼八月擊賊馬蹟洋牽濆結爲一陣公督兵衝貫其中斷賊爲二追至盡山洋其二艇又斷牽坐船篷索終以船高得遁去牽責濆不用命濆怒遂與牽分而牽勢亦少衰矣公與阮公議禁商人造大艇無爲盜資十二月敗濆於甲子洋奪船二調福建提督十年夏敗牽於青龍港

復調浙江十一年牽合大隊攻臺灣別部屯洲仔尾沈舟鹿耳門阻官兵公至不得入諜知南北汕大港門可通小舟公扼南北汕遣總兵許松年副將王得祿乘澎船進攻焚三十餘艘俘賊千餘人十一年正月復敗之於柴頭港二月朔松年夜率銳師趾海水登洲仔尾焚其寮牽反救公遣將出南汕自後焚其舟松年進蹴之賊大敗明日登岸擊陸賊燔其小舟牽乘洲仔尾困守北汕以鹿耳門沈舟自塞走路也越三日潮驟漲沈舟漂起牽奪門出公追擊之奪船十餘牽以閩師不助扼各港竟遁去詔奪公翎頂是役也許松年爲軍鋒前後殲賊數萬尸橫數十里臺灣獲全公所將止三千人耳是年牽濱合寇福甯

追敗之牽入浙又擊之於台州八月擊之於定海漁山公專擊牽舟火器雨下額身皆受創　詔復公翎頂果擒渠許錫世職

勅公以謀勇耐辛苦受

仁宗知遇屢立被功軍事悉主阮公福建邑之故主招撫後給盜志恣而阮公又以憂去福建益阻撓公阮公嘗欲造巨舟遠過霆船者既去浙公乃請於總督願與三鎮總兵預支養廉捐造大船三十總督尼之當牽自鹿耳門敗遁時甚狼狽盜柁皆毀遁至福甯得岸奸接濟勢復張至是公皆列狀上　聞　詔褫玉德職逮問治罪以阿林保代之時閩文武吏以不協勦不斷岸奸懼獲罪交譖公於阿林保阿林保即密劾公逗遛提報

斬獲疏五上

上密諭浙撫清安泰公清奏言長庚熟悉海島形勢風雲沙線每戰自持柁老於操舟者不能及且忘身殉國兩年於外過門不入以捐造船械傾其貲所俘獲盡以賞功故士爭效死且身先士卒冒危險漁山之戰身受多傷將士亦傷百有四十人鏖擊不退故賊中有不怕千萬兵只怕李長庚之語惟海艘越兩三旬即須燂洗否則苔黏蠔結篷駛不靈其收港並非逗遛且海戰全憑風力風勢不順雖隔數十里旬日不能到也是故海上之兵無風不戰大風雨不戰逆風逆潮不戰陰雲蒙霧不戰日晚夜黑不戰颶期將至沙路不熟前無泊地皆不戰及其戰

也勇力無所施全恃巨礮轟擊船身簸蕩中者幾何我順風而逐賊亦順風而逃無伏可設無險可扼必以鉤鐮去其皮網以大礮壞其柁牙篷胎船傷行遲我師環而攻之然後可獲其一二船而餘船已飄然遠矣賊往來三省皆沿海內洋外洋則無船可掠無嶴可依從不敢往惟勦急時始逃入焉儻日色西沈賊直竄外洋我師冒險無益勢必回航而賊又逭誅矣且船在大海中浪起如升天落如墜地每遇大風一舟折桅則全軍失色雖賊在垂獲亦必舍而收泊易桅竣工賊已遠遁故嘗累月不獲一戰夫船者官兵之城郭營壘車馬也船誠得力以戰則勇以守則固以追則速以　則堅長庚所造船頗能如式第兵

船有定制商船無定制商船愈高大則愈足資寇近日長庚勦賊專令諸將士隔斷賊船不以擒獲為功而自率精銳專注蔡逆坐船圍攻賊行與行賊止與止無如賊船愈大礮愈多是以未能得手且兵餉例止發三月海洋路遠往返稽時而事機間不容髮遲之一日雖勞費經年不足追其前效此皆已往之積倣也非盡矯從前之失不能收將來之效非使賊失其所長亦無由攻其所短則岸奸接濟之禁尤宜兩省合力乃可期效奏入

上切責阿林保連次參奏專以去長庚為事倘朕輕信其言則長庚正當奮不顧身為國殄賊之際忽將伊革職拏問豈不令

將弁寒心試問水師中有過於長庚者乎朕并昏憒糊塗之主豈受阿林保蠱惑自失良將耶此後勦賊事責成長庚一人阿林保儻忌功掣肘遲悆挾私則玉德即其前車之鑑并 勅造大梭船三十其未成以前擇大商船雇用十月公擊蔡牽於竿塘獲牽姪添來十二月敗牽於溫州十二年敗牽於粵之大星嶼十一月敗牽於閩之浮鷹島十二月率福建提督張見陞等追牽入粵海時朱濆已爲許松年所殲其弟渥降牽亦屢敗羣竄敗散止三舟矣二十五日公自率親軍當蔡牽大艇公前後臨陣皆親摶戰至是自擂鼓合戰良久擊破牽遷又自以火攻船維其後艄將熸之親卒躍入賊船幾擒牽者再牽奴林阿小

素識公暗由艄尾發礮中公喉血涌出不可止遂仆當是時閩粤水師合勦十倍於賊少持之立可殄滅而張見陞本庸懦又領總督意頗不受提挈見中軍船亂遽引舟師退牽得逭走安南然公雖授命後卒遵公部勒滅蔡牽故言水師名將皆推公第一既明日潮州知府至舟殮公得載櫬蓋公之誓死非一日矣公治兵有紀律恩威並用賊最畏憚公牽嘗遣腹心僞降欲行刺公援衣得刃斬之海盜沈振元自言爲盜時泊浙海夜夢公至一夕數驚遂革心投誠爲水師健弁南北汕之役公所將止浙兵三千餘皆閩卒牽以賕錢數十萬徧賂浙卒買路會夜大風雨縱之去

上逮治閩督新督至置酒款公曰大海捕魚何時入網海外事無左證公但斬一酋以泰首報某即飛章報捷而以餘賊歸善後辦理則公受上賞某亦邀次功孰與窮年冒鯨波僥萬一哉公慨然曰石三保聶人傑之事長庚不能爲且从視海船如廬舍不畏險也誓與賊同死不與賊同生新督不懌屢劾之旣不得逞則屢飛檄趣戰動以逗撓爲詞公所艤怒誓決戰擒賊至是而公不得不死矣公家故豐悉毀於兵事究心韜略能詩文修甯波學宮置義冢爲粥食饑民士民皆感之在軍緘所落齒寄其妻吳蓋以身許　國慮不能歸骨也公薨年五十有七無子嗣子廷鈺襲爵　詔祀昭忠祠著有水戰紀略及詩文遺集

王壯節公事略

公諱文雄字叔師貴州玉屏人乾隆三十二年由行伍隨征緬甸三十七年隨征金川補外委游擊守備四十年攻木思工噶山碉先登鎗丸穿脛骨不退擢湖北都司四十二年金川平大軍凱旋　錫宴紫光閣四十八年遷山東遊擊累擢參將及直隸副將嘉慶元年調赴湖北軍營勦捕邪匪四月隨提督慶成攻劉家集於白河對岸退賊渡河旋偕遊擊木克登布奮擊斬獲甚多收棗陽之梁家岡又攻張家瑙破賊營二十有五賜號法佛禮巴圖魯八月賊闖鍾祥敗之追至雙溝殺賊千餘十月擢南陽鎮總兵十一月攻草店賊巢不克乃夜襲破其營殲

四十八人生擒二百有奇十二月賊分竄河南回境堵禦二年春敗賊於禹州又敗之於鄧家河境內悉平湖北襄陽竄賊焚保安驛公由信陽確山追勦至裕州四里店值官兵與戰從旁攻入賊敗遁夏六月恩縣奸民張雲路聚衆滋擾公馳往擒治之悉就獲七月命率所屬兵千餘赴襄陽時賊首姚之富等由興山奔房縣分竄保康界逼近南障公駐軍玉盤山扼其衝入月賊又焚掠白虎頭峽口等處馳往殺數十人移營峽口忽報賊從遠安竄南障之陸坪急率兵迎擊遣遊擊買永吉攻柞路都司范從志剿之守備鄭永泰攻辛家坪守備吳璠州同俞克振剿之公親至報信坡攻其大隊賊敗走追至羊角山賊復拒

賊部將射中其魁乃潰追殺十餘里斬首五十級獲器械馬驘無算賊又僞以數百人迎敵潛糾衆從東趨南漳城公偵知潛遣兵伏百步梯以火攻之墜崖死者千計九月以兵二千赴陝西河南道中地禦賊且防興安江岸三年正月賊首高均德糾賊婦齊王氏擾關中公往來督戰皆克捷賊不敢東窺豫境首逆李全張添文擾鄖縣盩厔公以兵迎勦賊馬隊焚焦家鎮擊斃數十人忽大隊賊自林中出公奮力截擊火器發殲賊五百生擒三十有奇乃西道亟整兵追襲行數里至圪子村賊萬餘猝至公令兵勇張雨環賊亦左右來拒戰爲火器擊退旋分四路撲我師又敗之遂悉衆十數隊馬步聯絡圍數重公爲圓

陣外向擊之賊不敢近又騎賊下餘來撲營令旛牌官大呼皆躍而出賊馬驚返奔乘勝追殺鎗殪賊目王正部遂大潰陝撫秦承恩入奏擢固原提督三月追賊至尹家衝殺賊八百餘餘分竄翔峪灃峪進攻之翔峪賊敗竄灃峪皆殲焉五月敗高逆於盩厔六月敗賊首阮正通於南鄭七月賊張漢潮等由南鄭東北竄公冒雨疾馳兩晝夜至廉水會及之賊據山隘山下皆稻田水深數尺見官兵至輒連騎下壓公列徽隊仰擊賊傷亡者衆乃分馬步隊潛從左右翼截我兵後我兵三路擊敗之殲賊千餘人八月阮賊等七千人竄西鄉西流河據伏銅廠山梁公遣州判張聖祜外委王廷英破其伏自攻中堅殲千四百擒

張金等八十三人尋　命公與西安將軍恆瑞分領陝兵敗賊於魯家壩毛壩河駐兵老魚壩
上責其逗遛四年七月設伏倒水洞敗賊目苟文明等首逆冉添元俘沙田壩公令守備劉耀德等先赴箭桿山而自督兵繼進大敗之追至舁家坪殲賊百賊奔皮貨舖又大敗之四川賊首龍紹周竄入鐵池壩欲與冉賊爲應公於貫賊山扼之不得入其自東南至者僞稱齊家營倅與公兵遇亦被殲二千餘八上嘉之九月黃號藍號賊據老鷹崖公分兵三路躡險士殲賊千餘生擒李習花等百五十八餘竄金竹溝仍冒雨追擊敗之賊遁入川又敗王三槐餘黨於牛頭山十月殲樊仁傑唐大信

竄西鄉境內肆擾公以一旅之師四出抵禦嘔血數次力疾督
師多斬獲　溫旨慰勞十二月黃號等賊復自四川竄陝境公
令遊擊梁溴等擊之自勦胥家壩竄賊南追及而梁溴兵遇伏
幾殆公救之殲賊七百解其圍疾復作　諭令在後營調養稍
愈而賊之匿川陝界中老林者潛伐樹開道越山竄南鄭分由
沔縣走略陽欲渡嘉陵江
上以為防堵不嚴念其帶兵不多且染病飭令奮勉立功自贖
五年四月賊自甘肅竄回公敗之於洋縣僅獎數十人兼奏叙
未晰得　嚴諭五月敗賊楊開甲等於土開關六月唐遊竄西
鄉大祥等壩據險分屯公分兵三路夜抵賊卡賊卧未起破其

營追剿三十餘里生擒馬正川等百餘人
上深嘉之下所司議敘幷令專剿西鄉一帶防堵事七月敗新
逆於魏家寨是時唐逆與之糾合公在黑山萬曲灣火石埡山
王廟等處屢敗之賊竄四川之太平未幾甘韻高二馬五及戴
家營賊竄入西鄉堰口窺縣城擊敗之追斬賊百生擒林德義
等八十八二十四日偵賊眾倚法寶山潛屯夜令都司哈國龍
自喬家店副將鮑貴自紫羅觀親率都司鄧飛龍守備孫佑自
中路進賊擲石抗我師公身先士卒奮力仰攻突有騎賊從溝
中出截我後山上賊由紫羅觀開道出撲鮑貴兵公急救之賊
乘勢悉眾下山鏖戰至午未少卻賊圍益急公左右衝擊以眾

寡不敵被創十餘猶力戰賊刀矛蝟集斷其左臂墜馬下伏地北向呼曰不能仰報　君恩矣遂薨

上聞之垂淚賞三等子爵令其子承襲並令賜卹其母六年二月總督長麟奏獲前戕公之賊目馬應祥　命於伏誅後割首赴貴州就公家致祭以慰忠魂尋　賜祭葬如例入祀昭忠祠予諡壯節子開雲以戶部員外郎襲爵官至山東鹽運使孫鳳翥道光癸巳進士四川井研縣知縣

朱勇烈公事畧

公姓朱諱射斗字文光貴州貴筑人少孤讀書奉母復棄學入營伍白樵採以佐甘旨乾隆三十二年從征緬甸以功拔外委從征大小金川屢立戰功再擢千總　賞藍翎遷荔波營守備施南協都司襄陽游擊貴州參將平遠協副將　賞花翎公沈毅果決臨陣敢戰自初隨征即爲阿文成公所識拔計金川平經大小一百八十八戰身被九創殺賊無算攻碉樓十二所領積功劄十三次傷賞銀百六十兩五十年授鎮筸鎮總兵調普洱鎮爲極邊要隘民苗雜處私販偷越最爲邊害公按時巡察撫綏得宜民無越畔五十七年從征廓爾喀調福寧鎮總兵明

年調川北鎮六十年征苗攻黨樿三家廟多斬獲克龍角硐北
面山梁嘉慶元年克火麻營大山克黃土坡 賞蟒袍一襲又
克平隴破貫魚坡斷首逆巢穴石隆寨要路梟首逆石柳鄧
賞幹勇巴圖魯名號明年苗疆平撤師回川札達州邪匪王三
槐滋事冉文儔羅其清補占國張長庚包正洪卜三聘張添倫
辛聰張世隴等先後應之川東擾亂官兵四擊賊衆分竄達州
巴州通江南江諸縣公既回川札先破王三槐於金峩寺得
旨議叙既焚金峩賊巢進克芙蓉梁喬成寨殲賊盈萬轉戰至
黃家山三槐中鎗遁破重石子香爐坪迎擊秋波梁盧匪擊退
巴州賊屯傾兵守保甯先是圍剿方山坪苟逆冉文儔羅其清

未獲而方山坪即保甯所轄也奉 嚴旨責以奮勉立功三槐
竄望溪邀擊之擒苟文學等三十七人復馳擊三槐及徐天德
於風門舖殺賊四百餘人得 旨褒奬明年偕副將穆克登布
擊羅其清於儀隴雙路場追擊四十餘里殺賊千餘人復擊退
濟川橋賊擒張碎勝等九人斬首五百餘級賊圍儀隴馳應之
賊潰進攻其清大鵬寨擒楊正富等三百餘人明年破冉文儔
於麻壩寨鎗殺之蕭占國張長庚亦就殄得 旨議敘包正洪
踞鄰水公督兵自萬縣馳赴賊屯戰康家坪趙家塲擒李有隴
孫成追逐之至開縣九龍山擒馬宫成至厚葉溝擒莫以才復
及之小毛坪賊踞山公鼓兵直上正洪被鎗死賊大潰得 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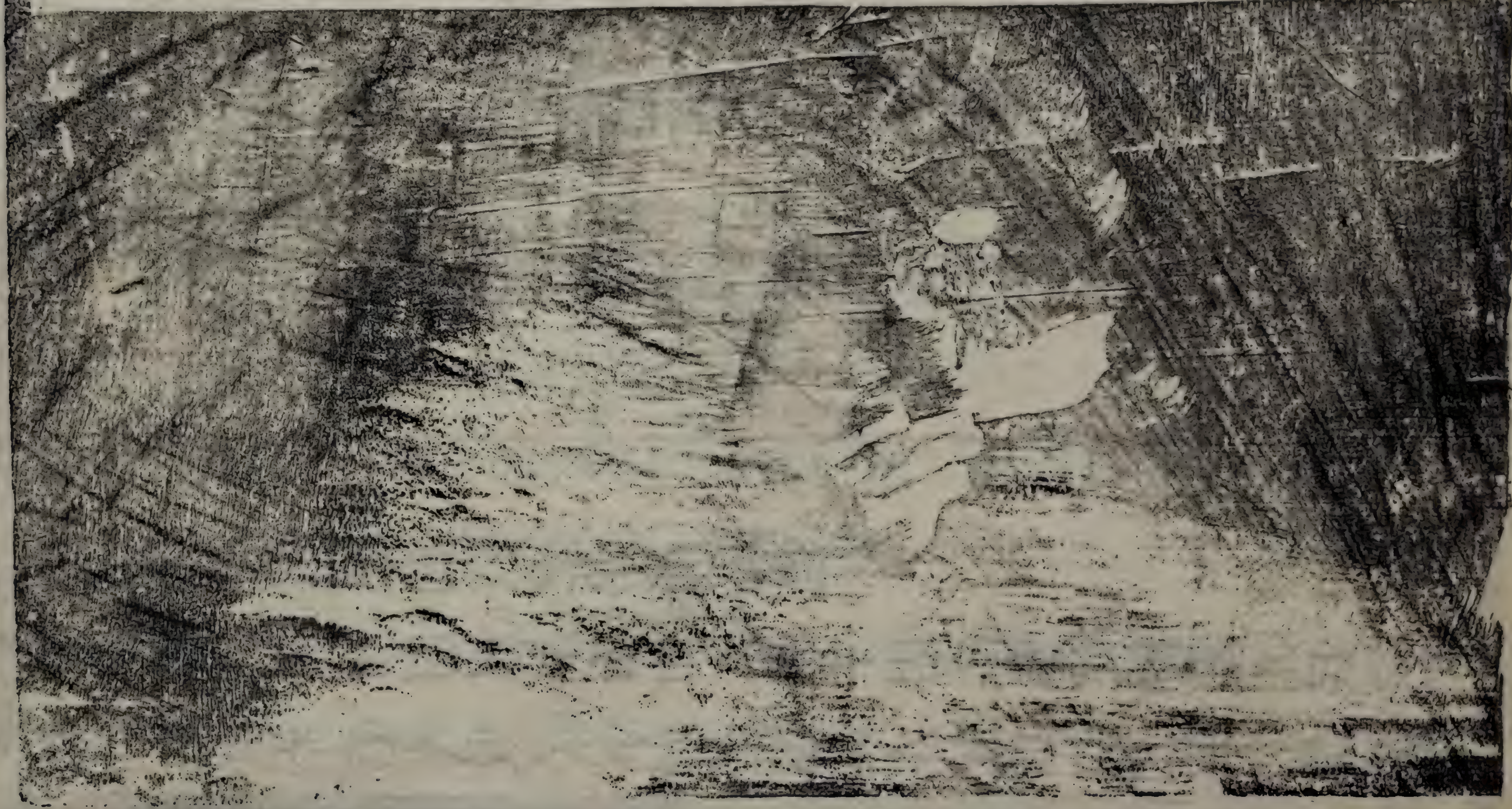
褒獎　賜騎都尉世職卜三聘踹八石坪破之張天倫辛聰竄湖北巴東已復竄房縣遇竄匪高二馬五公率兵迎擊斃百餘人高二馬五潛襲我營擊卻之擒潘受榮等時公感冒風寒病幾危以兵授提督七十五就醫夔州甫浹旬陝西竄回各賊滋擾通江南江經略額公檄公勦捕公力疾馳往大破之通江追擊至竹峪關復破之德漢城追擊至朱家壩賊望風遁由是經略奏公分勦通南明年張世龍屯衆草廟公領衆截殺多所斬獲而經略將赴陝西復調公至達州與總督勒倫會勦公從南江雷音鋪至達州賊乘隙自定遠潛渡嘉陵江官兵自順慶渡河迎截賊走西充文井場比追及賊已夜遁公急馳十餘里及

賊復隊追戰越三十餘里殺賊四五百人生擒百餘人乘勝追至遂溪高隙塄賊分犄上山公督兵直上突有賊七八千人來非衆寡不敵被圍數重初魁倫遣公及總兵百祥以兵三千進擊約自師後隊數千繼進至是魁倫擁兵不援反回屯城內公斗刃十餘人遇坎隊馬殁於陣事　聞照提督例議卹　賜二等輕車都尉世職子樹甕蔭戶部主事　予祭葬時百祥以千兵斷後亦幾殆魁倫遂以防潼河爲名退屯潼川未幾賊卒窜渡擾川西魁倫褫逮治罪　賜自盡七年陝西獲賊目李自剛戕公者也

上命磔之設公靈致祭復傳首祭公墓八年入祀昭忠祠　賜

謚勇烈公自乾隆三十二年隨征至授命之日凡三十四年初受
高宗恩遇由行伍擢至副將又專閫五省每入覲以老臣目之於請賀
萬壽聖節奉手敕曰汝舊人也不必來京
仁宗御極復蒙異數錫賚便蕃凡有微功必邀甄錄公感
兩朝知遇臨陣奮勇賊畏之有朱虎之號雖被創嬰疾一聞賊即抽戈起嘗慨然曰某受恩深重即效命疆埸尚不足以仰報萬一其感奮如此在軍恩威並濟飭軍容勤訓練士皆用命民無擾驛尤軫恤難民前後拯濟不下萬人公殁兵民皆流涕

賊卽退營卒倉君卒收公骸歸塟遺其左足明日川民於戰處得之別葬於潼川府鳳凰山仙人掌子樹欲奉足歸塟川民哀留之遂別爲墓建祠祀之弗能歸也



額忠毅公事畧

公諱額勒登保字珠軒姓瓜爾佳氏滿洲正黃旗人乾隆二十三年以馬甲從征緬甸及金川授藍翎侍衛遷三等侍衛四十一年金川平賜號和隆武巴圖魯四十九年從尚書福安康公攻逆回田五等於石峰堡晉二等侍衛賞黃馬褂五十二年以頭等侍衛從福公征臺灣解嘉義圍明年擒林文文臺灣平詔圖形紫光閣還御前侍衛五十二年廓爾喀逆匪擾後藏從福公攻克擦木賊寨七戰七勝加副都統銜事平再圖刑紫光閣

上親製贊尋授副都統兼護軍統領六十年擢都統當是時黔

苗石柳鄧叛於松桃廳楚苗石三保叛於永綏廳陷乾州
上命福公以雲貴總督視師疏請以公及護軍統領德楞泰公
率巴圖魯侍衛往由松桃迤西進攻遂解永綏圍克黃瓜寨又
攻首逆吳半生於蘇麻寨克西梁半生逃高多寨擒之與德公
同授內大臣又獲乾州賊目吳八月賊黨尚據平隴遏官兵公
進抵長吉山逆苗數千來撲營敗之嘉慶元年五月福公薨代
之者爲川督和琳時石三保就擒石柳鄧等踞平隴公率師渡
河先翦乾州復其城得　旨賞花翎補領侍衛內大臣屢攻克
險要苗寨八月和公卒於軍是時統兵大帥惟公及德公暨湖
南巡撫姜公晟

上命將軍明亮提督鄂輝往會勦十月偕明公等攻克平隴石
梛鄧逋踞養牛塘山梁分兵克之　賞銀千兩十二月大軍斬
石梛鄧父子及吳廷義等　詔封公威勇侯　賞戴雙眼花翎
德公封繼勇子明年三月班師會川楚教匪稔亂公遂由苗疆
移征湖北矣公之初至湖北也連克險要賊棄寨遁鶴峰州之
芭葉山四月復進奪賊柵賊守險亟拒官兵晝夜攻之賊突圍
出追敗之建始縣分兵三路進捕斬馘四千有奇十月樊逆首
林之華於巫山而覃加耀仍尢就擒十一月寅長樂之朱里寨
有　詔切責十二月賊據歸州終報寨
上以加耀黨與不過數百兵多賊少不能立奏蕩平降三等伯

爵戴單眼花翎三年正月摘加翎

上責其不能早竣事有過無功奪爵職及花翎予副都統銜時

賊匪有青黃藍白綫等

上命公赴陝協勦白號高均德黃號姚之富齊王氏二股會賊

目李全等自盩厔至藍田欲與高齊合公率兵截擊之姚之富

齊王氏失援遂為明亮德楞泰所殲尋進勦高均德於兩岔河

賊竄商州鎮安等處四月藍號賊張漢潮由川入楚公帥索倫

兵赴荊州會勦敗賊於竹山追入陝境平利縣又由陝追入川

境太平縣時白號賊羅其清踞營山縣境之箕山得公等破之

九月公至廣元截擊生擒漢潮子正隆與德公軍合十月羅其

清黨至大鵬山合兵圍克之殲其清父從國其清遁巴州公追勦七晝夜擒之并擒其子若弟有　旨賞還花翎十二月追勦青號徐天德白號冷天祿於合州四年春

上命川督勒保爲經畧大臣公與明亮同授副都統爲參贊大臣三月藍號賊蕭占國張長庚等率衆八九千由閬州回竄營山公力疾轉戰盡殲其衆斬蕭張二逆　詔賞二等男爵時冷天祿方踞岳池公乘勝冒雨進勦追至廣安州殪之悉殲賊衆千人於石筍河得　旨嘉獎晉一等男四月追勦白號賊張子聰於雲陽子聰糾合黃號樊人傑龔建等抗拒别賊蕭燦又合綠號卜三聘等來犯公屢敗之於寒水壩等處賊稍解散五月

子聰復合藍號冉添元等欲犯陝境經官軍扼截逼回南江子聰尋竄通江追敗之於荀家坪又敗冉添元於木老壩

上諭樞臣曰額勒登保每戰必身先故所向克捷能得衆心但職司參贊乃國家倚重之大臣與前任領隊時不同此後宜加慎重不必爭先冒險七月冉添元竄鎮龍關欲與青號王登廷合登廷屯馬鞍寨公擊敗之奪其寨窮追至大竹東鄉等縣值齊家營別賊麕至分兵擊斬二千有奇生擒千有奇仍緊躡登廷不懈

上嘉之八月 詔逮勒保明亮入都以公爲經略德公爲參贊

先是湖北糧員湖齊崙餽送事發公獨無所受 諭加其忠勇

公清爲東三省人傑授領侍衛內大臣。九月疏言徐天德經楚軍勦敗折回東勢已衰弱而王登廷現與冉添元川苟文明合股文有襄樊賊首冉正潍竄至廣元野觀入陝目前賊勢川北爲重臣未便再往川東應通籌全局權衡緩急圖之又言軍中出力人員應隨時鼓勵令領兵大員自行保奏以免咨送稽延

上嘉之尋率總兵楊遇春殲阮正潍等於雲霧山補都統十一月登廷天德添元等會合抗拒公耀兵督師勦之於巴州何家坑擒僞總兵賈正舉等追賊入倉溪。賊目死衛突我軍頗有傷亡王登廷尋僞南江縣團勇盤獲事聞 諭曰額勒登保此次盤獲王登廷與所奏倉溪一帶官兵挫折之事相隔止一日使

他人慮此必諱言失利將王登廷作爲陣獲以掩敗爲功今據實直陳不稍存諱飾而於鄉團盤獲之王登廷一節並不攘爲己功具見不愧經略之任蓋公天性樸誠又奏調郎中胡思顯代司章奏遇事直陳

上嘉公不欺并 賞思顯三品卿銜此固公之忠誠上格而

仁宗皇帝至聖至明亦從而仰窺矣十二月高貴馬羅各逆首由老林突入陝西之城固南鄭等處公督兵赴陝以川省軍務交總督魁倫接辦五年二月因病暫駐秦州

上遣御醫診視尋殲賊眾於甯遠伏羌岷州階州等屬擒僞元帥陳正中等三月白號賊楊開甲等復由甘入陝其藍號張漢

剿先獎於陝境餘匪仍熾潼河亦失守　詔逮問魁倫起勤保成都將軍與德楞泰勦川賊專責公及尚書那彥成勦陝賊四月公率總兵楊遇春馳抵甯雒馘賊七百又追至兩岔河殲擒千餘名緊扼龍駒寨遏賊東趨盧氏之路

上嘉之賊西南奔洵陽公設伏擒斬藍號賊劉允恭劉開玉等於是漢潮餘黨之在陝者略盡晉封一等子五月追勦黃號賊伍金柱等於漢陰廳斬賊首龐洪勝等殲賊五千追斬楊開甲於洋縣之茅坪六月陝賊全竄甘肅之兩當徽縣而藍號賊陳傑仍偷越棧道欲竄南山公率兵擒傑并獲僞元帥曹印斬馘三千有奇又殲斃伍金柱於成縣之來灘又斃首逆宋某於兩

當慶奉恩詔公乃移師西徼居中督辦而賊不攻城池惟往來川陝楚界萬山中狡竄疾馳趨向無定自由西鄉漁渡竄過漢江以北者公飭師渡江迎擊疏言賊蹤飄忽惟堅壁清野可以制其死命曰下川省堅築寨堡賊即不敢深入而秦楚兩屬結寨寥寥仍可恣其擄掠請一律興築

上可之乃以勦捕責公等以防堵責疆吏會賊逼武關圖入像公督兵截擊逼回西南六年正月勦黃號賊王廷詔白號賊高三馬五等於漢陰南山殲斬千餘生擒八百

上以高三馬五王廷詔皆著名悍目官兵既獲勝即宜專注此賊併力追擊不可舍而之他二月奏設寧陝鎮爲南山屏障得

言僉行提督楊遇春擒廷詔於川陝邊界之戴子滿復追高三
馬五於甯羌州擒之并擒賊首王淩高等　詔嘉公調度有方
晉二等子　賞還雙眼花翎時首逆著名者陝西則冉學勝伍
懷志等湖北則徐天德苟文明等四川則樊人傑冉添泗王士
虎等尚不下十餘股學勝北擾甘境公由漢中入棧遏之於渭
河又蹴之漢江南岸賊遁平利而洵陽復有白號賊張天倫等
五股合屯劉家河等處勢張甚公命楊遇春進勦殪賊二千生
擒千振出難民數百遂生擒天倫命提督穆克登布擒伍懷志
於秦嶺未幾楊公復擒冉添泗王士虎於通江其起事最久之
徐天德冉學勝亦經楚蜀官兵殲擒而姚之富之子馨佐及白

號賊高見奇辛斗等方擾甯羌公督軍西勦逼入川北九月總兵楊芳等擒辛斗於南江副都統豐紳等擒高見奇於紫陽又追勦逆首李彬於建州境獲其妻子及偽帥冉天璜等於是偽總兵韓進交等各率所部降賊勢日蹙因條十搜捕事宜 諭嘉其深中竅要晉封三等伯 賞黃面貂皮馬褂十一月苟文明潛與高冉各股殘匪合由廣元偷渡漢江竄入甘肅階州旋回竄廣元十二月復竄通江殲之於瓦山溪獲文明弟文聚等賊竄開縣大甯七年正月斬黃號賊辛聰於南江苟逆尋由西鄉仁星壩掠船偷渡漢江北岸公馳奏請罪降一等男爵單眼花翎旋有 旨以川匪文德傚秦勦保辦理公以經略兼西安

將軍專辦陝賊二月苟文明被勦竄入南山與別賊宋應伏劉永受等合且詐用官軍旗號計陷我軍公督師入山搜勦而峽路險阻賊勢盛則隨地抗拒被勦窮蹙則翻越陡壁藏匿老林且多分黨與從東從西為牽綴官兵之計六月公痛殲賊衆於龍家灣苟文明僅以三百人跳免擒其妻子并斬向民之逼賊者賊目劉永受亦為村民所殲苟逆尋由川塘河東竄公親師師抄擊之疊有斬獲晉封一等伯　賞還雙眼孔雀翎公奏軍務將竣減撤東三省及兩粵官兵八月窮搜南山餘匪斃首逆張芳隨督兵至平利與德公令勦大股楚匪凡五戰擒斬過半九月駐安康紫陽東顧楚境西策川界十月殲青號賊熊方清

於玉家莊并於竹溪境內盡殲老林股匪十一月穆克登布追
賊至通江鐵燈臺生擒首逆蒲天香等數名晉公三等侯時各
逆就殲餘匪分竄老林者或百餘人爲一起數十人爲一起不
復成股乃以十二月偕參贊德公總督勒公等馳報蕆功　優
詔晉封一等侯世襲罔替授　御前大臣加太子大保　賞用
紫韁以昭殊錫八年正月留陝搜捕餘匪擒姚馨佐宋應伏等
於紫陽上善後事宜五則十月振旅還京　特派御前侍衛郊
迎十二月行抱見禮於養心殿　賞賚不次旋入川偕德公盡
殲餘匪以疾告　命回陝調理十年春入京　命總理行營事
務充方略館總裁　御製詩賜之加賞銀五千兩大緞十六疋

在後扈大臣　賜紫禁城騎馬　命詣告
裕陵授崇文門監督八月　駕幸盛京恭謁
三陵禮成　詔晉公三等公爵是月薨年五十有八奏至行在
上震悼涕泗交集　特賞陀羅經被派成親王率侍衛十人回
京奠醊頒庫金五千兩庀喪具九月
上回鑾　親臨賜奠　御製述悲詩一律　命將軍秀林修其
吉林祖墓官爲立碑復於地安門外建專祠　賜名曰褒忠春
秋致祭明公爵例　賜卹　予謚忠毅公天性嚴毅笑比河清
諸將自事帳前莫敢仰視初隸超勇公海蘭察部下每戰輒陷
陣海公曰子將才宜畧識古兵法以公不識漢字取譯清三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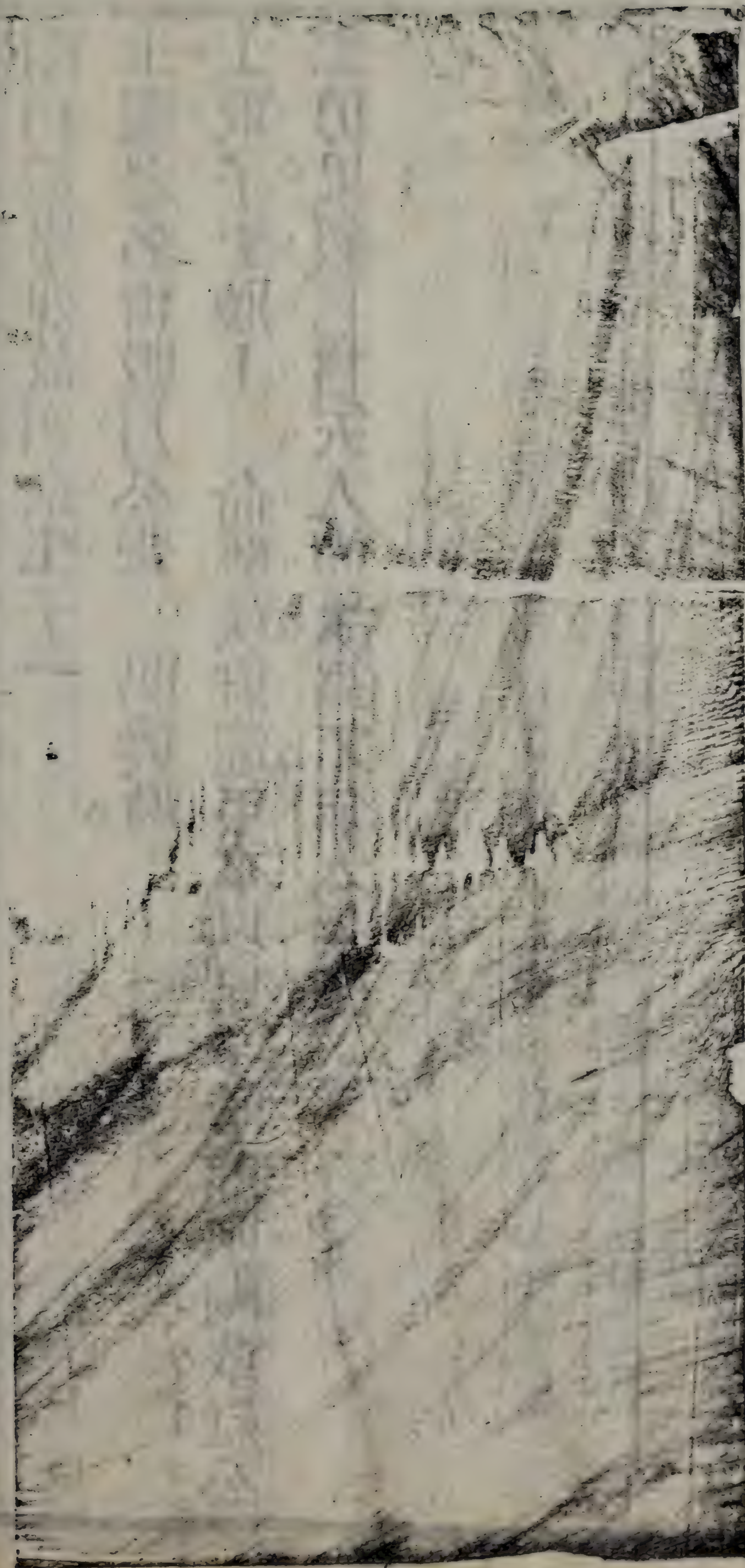
演義授之遂爲名將尤得士心雖疲乏之兵歸其隊下率變而奮勇嘗謂諸將曰我兵條條生路惟拚命進戰是一死路賊條條死路惟拚命鏖戰是一生路欲以我之長擊賊之短惟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之一法故追躡必窮所向俾賊不得憩息師行整隊伍常若臨敵或倉猝遇賊後隊未即至即以前鋒突擊不使賊有成列之暇每宿必四路偵詗以備不虞臨陣礮彈常從肩耳過左右失色公督戰益力尤嚴操守賞士巨萬不惜而不以一錢自奉督撫餽遺皆不受大兵蕆入諸將多齎貨財凱旋目過蘆溝橋雖德侯亦輜重纍纍公獨行李蕭然數騎而已初有子爲侍衛卒公方治軍得書不言亦無戚容夜歸帳乃哀

開曰治事如故阿京生子一

上賜之名甫數月公裹　賜與時

上取子手膝上　命龍侯爵逾年卒以兄子哈郎阿嗣或疑公

忠勇果毅已貫天人而誅戮不無太過云



德壯果公事畧

壯果公者名德楞泰姓伍彌特氏正黃旗蒙古人也乾隆三十五年由前鋒長隨征金川石峰堡臺灣俱有功累遷參領賜號繼勇巴圖魯授健銳營翼長五十七年隨將軍福康安公參贊海蘭察公征廓爾喀冒雨設險攻賊寨下之加副都統銜圖形紫光閣尋授副都統遷護軍統領六十年二月黔苗石柳鄧楚苗石三保叛陷松桃永綏等廳

上命公帶領巴圖魯侍衛京章馳驛赴鎮筸隨滇督福公勦賊賊掠永甯哨公駐花園隆團等處禦之屢有斬馘三月福公解松桃永綏圍時首逆吳半生與柳鄧三保爲聲援率黨拒官兵

於大烏草河公偕都統額勒登保公曼克沿河賊寨七月渡河抵盛華喈山牛木城堅甚用火攻克之八月克古丈坪九月進攻摩手寨由間道至寨後出賊不意奪據石城遂與額公擒吳半生於高多寨特授內大臣十月進攻鴨保山克木城石卡三十餘座又克天星寨木城七石堡五獲賊目吳八月偽稱吳三桂後者也嘉慶元年五月福公卒於軍時石三保就擒平隴尚未下公隨川督和琳先攻乾州復之進攻石柳鄧於平隴奪其險八月和公卒公偕額公及南撫姜公晟進兵

上命將軍明亮提督鄂輝來會勦十月克平隴　命充御前大臣再京石柳鄧於養牛塘山梁　賞白金千兩十二月柳鄧就

殲　詔封二等子加賚白金五千兩尋獲吳八月子廷義暨各
首逆家屬　賞戴雙眼孔雀翎三年二月苗疆平奉　命偕明
公帥川滇兵六千馳赴四川勦教匪時賊首徐天德王三槐窟
踞金峩寺公奪險攻燬其寺殲賊亡算敗賊匪竄踞重石子香
爐坪數尚二萬其南有分水嶺西南有火石嶺賊卡林立我軍
奪嶺進三槐帥黨五千來撲營公擊敗之三槐中鎗逸獲其義
父賀宗盛等五月公破重石子明公破香爐坪共殲賊萬計追
至陳家壩擒徐王二逆之母及偽教首逆孫上鳳賊黨僅存千
餘八會襄陽賊齊王氏姚之富樊人傑等率衆二萬自楚入川
與徐王合於是徐王氏姚之富稱黃號徐天德稱青號王三槐

稱白號設元帥總兵諸偽稱屯開縣之南天洞等處勢張甚官兵破南天洞賊分走雲陽萬縣雲陽教首高明貴糾衆數千欲與徐天德合公以計擒名貴盡殲其衆於陳家山 優旨賞賚七月齊王氏等由秦竄巫山東走楚境公與明公繞出宜昌邀剿賊復南趨公留明公屯宜昌自趨荊州迎擊解遠安縣圍上嘉之八月賊犯荊門宜城公往援剿會東三省勁兵適至合剿大捷二城得全賊遂欲北渡襄江竄河南公扼其要隘殺賊千餘斬偽元帥袁萬相等截賊回湖北得 旨賞紫繮九月蹙殲賊於房縣竹谿竹山賊走陝之平利圖入川東我兵敗之於樹河口殺賊數千馘偽元帥張世虎等賊北走紫陽又合白號

賊高均德西走漢中十一月賊欲竄漢江北渡公帥師衝入江心擊殺甚衆截賊入川先是

上以齊王氏姚之富爲著名首逆　命專力擒渠不必分心備處三年正月齊姚二逆竄甯羌山中高均德遂由南鄭渡江擾及褒城時大兵方追高逆於城固洋縣齊姚二逆遂乘虛由石泉渡江與高逆合東走漢陰廳三月公窮追齊姚二逆由三陽至鄖西日行百七十里擒斬千八百人賊踞鄖西三岔河拒守我兵盡殲之獲賊目王如美等齊姚二逆投崖死得　旨嘉獎高均德由鎮安竄雒南我兵敗之於兩岔河斬僞帥高大高二來三等餘賊與李全張天倫合五月又敗之於五郎關均德自

寗羌走廣元合黃號龍紹周藍號冉文儔等踞渠縣之大神山有衆二萬 諭責公進剿奪爵職留副都統銜觀後效七月攻克大神山賊卡先後設伏斬級三千有奇賊衆將竄營山官兵邀之黃渡河斬級四千餘賊目冉文宇等均德中箭逸遂入營山縣之箕山與羅其清合羅其清者巴州白號首逆也衆萬餘結寨箕山徑圍百餘里三面陡絕惟東南有路可通八月青號徐天德王登廷黃號樊人傑等踞鳳凰寺阻營山渠縣進道與其清犄角我兵攻克鳳凰寺而箕山仍負固不下十月分三路進兵奪賊卡七賊寨六遂克箕山羅逆退踞大鵬山迺額公自閬州率師至合勦十一月賊乘雨夜來撲營公偵知之潛伏賊

寨南門用雲梯乘隙入火其寨額公亦襲破西門殺賊四千殲其清父從國泰合兵追其清於巴州擒之并獲其子君弟等俘斬六千得　旨賞還花翎四年正月元旦生擒冉文儔於通江盡殲賊衆　賞一等輕車都尉二月徐天德及白號賊冷天祿等由墊江寶渚州詐稱難民入鶴遊坪寨公偕額公擊退之時川督勒保公爲經畧疏言各路帶兵大員惟額勒登保德楞泰尤爲知兵自得士民心遂　詔公專勦徐天德大股尋追徐逆於開縣擒賊目龍興宗等三月徐逆自大甯北折入陝我兵追及於太平縣又過龍紹周唐大信等賊俘斬各數百人

上以其能遏賊竄陝也嘉之嗣天德遁入大甯老山與龍紹周

唐大信樊仁傑龔達卜三聘張天倫辛聰等合官軍被其躪轉牽綴疊奉 嚴旨申飭七月諸賊被驅出山由奉節巫山東竄楚境綠號賊龔文玉亦自夔州踵至公分兵痛殲之追至竹谿俘斬千四百人生擒文玉及卜三聘等 賞騎都尉世職八月經略勒公被逮 命額公代之以公爲參贊大臣由房竹至興山截勦徐天德等逼回川東旋與躪張天倫辛聰等入陝楚境肅清十月高均德率高家營賊衆萬餘欲由白河走西鄉竄伺漢江龍紹周冉天元等又率賊衆圖走紫陽公皆擊敗之追殺百二十里擒均德檻送京師又擒僞元帥王臨高曹明兕等十餘人晉二等男爵十一月進兵川北殲白號賊張金魁於通江

擒偽總帥苻曰明等於廣元十二月追苟文明等至川東賊皿
大兵俱在川境遂先後竄擾陝甘五年正月偕額公分路抵泰
州而藍號賊冉天元黃號賊徐萬富青號賊汪瀛綠號賊陳得
俸等三萬眾及白號賊張子聰雷世旺等二萬眾遽乘間竄渡
嘉陵江分擾南部西充等縣總兵朱射斗歿於陣二月冉逆等
踞江油縣之新店子公由間道追擊賊分四路每路馬賊各四
五百步賊二三千迎戰我兵亦分路衝入賊巢副都統賽沖阿
溫春等遇伏被圍公往援鏖戰竟日圍立解殪賊無算生擒陳
得俸　詔授公內大臣公轉戰而入進奪險隘冉天元以大隊
屯馬蹄岡而伏萬人於火石埡後公抵馬蹄岡已過賊伏數重

始覺俄伏起八路來攻人持束竹逕槊以禦矢銃鏖鬬三晝夜賊更番迭進我軍飢疲數將皆敗公率親兵數十下馬據山巔誓必死天元督眾登山直取公公乘高險注矢引滿一發殪天元之馬蹶而擒之賊遂瓦解我山後鄉勇亦至逐北二十里飲羽怒追擒斬無算天元雄黠冠川賊專用伏以陷官軍嘗敗經略兵於蒼溪號令羣賊橫行川東川北川西荼毒數十州縣至是與官軍五日四戰層層設伏前賊卻後隊刃之誓致死決戰負頓公血戰破之生擒渠魁爲軍興以來戰功最　詔晉三等子爵是月復大破賊於鄰州俘斬三千俄白號賊張子聰害世旺等由射洪竄渡潼河西岸踞蓬溪分股圍攻民寨公率輕騎

追及痛殲之馘世旺及偽總兵吳學周等民寨圍解晉子爵一等援成都將軍時川督魁倫以失守潼河逮問起勒保代之命與公合兵勦賊四月白號藍號賊分擾遂甯安岳等縣并逼中江有趨成都之勢公與勒公夾擊連敗之斬級四千賊欲東竄邀擊之嘉陵江口俘斬及溺斃者三千有奇潼河兩岸肅清閏月追賊至川東達州新甯各屬殲偽總兵苟文富等七人賊敗竄川北忽苟文明樊人傑等復由陝入川通江南江巴州皆告警五月移師川北殲藍白號賊目四人六月賊走營山窺伺嘉陵江岸公擊之恩陽河與勒公合兵追勦百餘里至岳池縣殲擒偽總兵苟文禮等十餘人及餘賊四千七月苟文明以數

百人逼時藍號賊屯踞南江廣元等處公襲之殪賊千人八月合勦白號賊於東鄉太平白號旋與青號賊趙麻花合我兵扼之於茅坪擒斬二千九月麻花復合老林賊王珊欲向陝境迎徐天德至川我兵由江口截勦至雲陽麻花珊等皆就擒十月楚境黃白青綠四號賊由房縣走夔巫高家營賊眾及龍紹周等復由太平通江北竄兵至賊去兵去賊至樊人傑冉學勝王士虎等遂由川入陝徐天德又由陝入楚　詔以公堵禦不力降爲一等男十二月藍白黃三號賊眾八千窺伺嘉陵江公引兵襲之再戰再捷先後俘馘四千殲首逆三人晉三等子　御書福字賜之六年正月白號賊高二自洵陽偷渡漢江圖入河

南公追及於山陽斬傳教首逆龔加一等殲二千餘眾　賞還
一等子爵尋斬樊高二於野豬坪併擒偽帥王儒等二月議與
安勦龍紹周等逼令西入川境龍逆率萬眾分路坎拒扁殲之
餘賊二千擒賊首包萬才等七百餘眾三月龍逆遁湖北之竹
山房縣又敗之仍走四川之太平公勒兵截勦殄賊三千得
旨賞還雙眼花翎四月徐天德樊人傑合藍號賊陳朝觀等竄
陝據白河縣之黃石板分股圍攻民寨公派兵直取賊巢擒朝
觀等十餘人殲賊二千五月大破賊眾於西鄉獲徐樊二逆之
妻徐天德由西鄉趨紫陽公率賽沖阿等蹙之於新灘大雨水
漲天德溺樊時龍紹周乘官兵追勦徐逆復闌入房縣竹溪公

督兵逼回太平先後殲擒偽帥陳文明等五人八月追紹周至巫山巴東獲其妻子及偽軍師王鵬老欽首李天棟等九月擒紹周之兄紹海弟紹華龍逆僅以二百餘人遁十月殲紹周於平利斬偽總兵曹應彪等十餘輩餘孽蕩平晉封二等繼勇伯賞黃馬褂十一月奏改達州為綏定府十二月白號賊苟文明等西擾甯羌公偕額公夾擊賊遁回川北大敗之於通江賊走開縣公派兵馳救自率輕騎赴大甯斷其入楚之路七年正月苟逆由川入陝偷越漢江北竄會川東寥匪滋擾

上命公專辦川賊二月破綫號餘匪於奉節擒偽帥龔其堯等五人又勦白號賊張長青於雲陽三月長青敗走開縣時黃號

樊人傑藍號崔宗和胡明遠戴四蒲天寶等擾聚楚境之歸巴
興房等屬公聞報即移師入楚　詔嘉其統籌全局無分畛域
深得大臣公忠體國之道四月樊帶各逆由房縣至歸州與
蒲天寶合公率精兵間道星馳三百餘里抵東湖乘霧渡河繞
出賊前使不得合賊以四千人踞雞公山我兵分兩路夾擊斬
首五百級擒偽先鋒等五人時蒲逆屯當陽河尚餘五千人五
月公冒雨進攻殲賊八百擒偽總兵二人蒲逆負創走又敗之
於穆家溝斬千餘分兵留剿蒲逆自移師東趨直取逆樊人
傑冒雨入馬鹿坪出賊不意痛殲之樊逆竄至竹山惶急投河
死其妻子弟姪皆就俘樊逆倡亂最久各賊咸聽指揮與冉天

將至是始掃蕩

卜偉其功晉三等繼勇侯七月蒲逆乘間劫營卡將弁有被害者合藍黃白號餘匪增至一二千人公奮力圍剿斬刈過半八月窮追至竹溪蒲逆墜崖死九月餘匪竄至巴東興山老林時賊皆百戰之餘猱騰鼯鶩具悉官軍號令其老林徑路忽陝忽川忽聚忽散屢被圍復乘霧涵崖突竄有中數矢猶力戰者分軍遏之則不利大隊邀之則兔脫僅餘二三百賊而三省不得解嚴直至十一月始捦勦淨盡遂以十二月偕額公奏報　功戡定　優詔晉公一等繼勇侯加太子太保　賞用紫韁公子蘇沖阿由頭等侍衛　賞副都統銜八年七月遵　旨入覲

上尉既下所司優叙八月至熱河行在 御製七言詩賜之
命在紫金城騎馬尋以南山餘孽煽動 命赴成都將軍任十
二月遇賊平利遣弁赴賊寨招降俱被害有 詔切責降二等
侯爵 花翎拜紫繮九年二月額公以 欽差大臣赴軍會公
督勦窮搜川陝老林八月全數掃蕩 賞還一等侯內大臣紫
繮雙眼花孔雀翎再交部優叙十年夏額公奏
上 公回京授領侍衛內大臣充方畧館總裁十一年以海盜
蔡牽犯臺灣 命赴閩督勦未至蔡逆遠竄仍 召還六月充
後扈大臣總理行營事務管理兵部七月以陝鎮新兵陳逆順
陳先倫等作亂 命公為 欽差大臣往勦辦九月官兵分四

路困之叛兵蒲大芳等乞降縛獻首逆陳達順等磔之解散五
千餘人
上嘉其迅速尋請將隨同滋事之兵丁二百二十四名令暫歸
原伍約束操防　諭責其寬縱專擅退出御前侍衛罷領侍衛
內大臣交部議處尋　命革職留將軍任十三年春瓦石坪叛
匪滋事率將弁全數殲擒開復革留處分十四年正月疾作
上親解佩囊并頒內府丸藥賜之　特詔晉爵三等繼勇公三
月九日薨　溫旨悼恤派侍衛一人內閣學士一人馳驛迎至
中途奠醊喪歸至近郊
上親臨賜　御製詩輓之　命入城治喪賻內帑銀五千兩

照公爵例　賜䘏　子　謚壯果　詔川省建立專祠尋入祀京師昭忠祠公英勇超倫戰必身先陷陣與額公同心戮力以底成功馬蹄岡之戰尤爲奇勳第一蜀人談之至今勃勃有生氣公歿時
下　詔褒恤亦稱是役保障川西數十萬生靈免遭蹂躪爲勳績之最者蓋是戰之奇在轉敗爲勝萬死一生自天幸然非公之忠勇奮發不能得也子蘇冲阿襲侯官都統孫倭什訥再襲官將軍次孫花沙納道光壬辰進士由編修官尚書

長文襄公事畧

公諱長齡字懋亭姓薩爾圖克氏蒙古正白旗人父納延泰官理藩院尚書公由繙譯生員補筆帖式乾隆四十年充軍機章京陞主事四十九年甘肅逆回田五叛隨阿文成公進勦升員外郎五十二年林爽文亂臺灣隨福文襄公往勦克復大里杙爽文就擒　賞花翎五十六年廓爾喀叛擾後藏復隨福公往討平之補郎中遷內閣侍讀學士嘉慶四年遷副都統授右翼總兵官五年川陝楚三省教匪擾達州青號賊徐天德折竄湖北　命公為領隊大臣率兵馳勦八月白號賊高二馬五竄陝　命改赴陝西時公道經湖北房縣會藍黃白三股賊至即與巡

撫倭什布會勦由南漳進攻尋以高二馬五屯洵陽王家坪公率兵分撲斬俘其衆調宜昌鎮總兵旋由鮑家店抄至賊前分隊衝壓斬獲千餘乘勝由陳家莊進擊分兵七路晝夜窮追生擒偽先鋒鄒順等餘匪敗竄鄧家河公復繞出賊前斬獲五百餘人得　旨獎賚嗣高逆由楚竄陝公勦追於白河敗之又折竄楚境公由竹山房縣抄截殲賊百餘擒賊　吳登科等尋以徐天德等由陝竄楚與高逆合公由獅子巖分路迎截殲賊五百有奇追殺四十餘里又敗賊於瓦房口擒斬千餘得　優賚六年正月追敗高逆於楚陝交界之大花園會徐逆仍在楚境肆竄公復回楚協勦敗其衆二月敗賊於黃沙河燕子溝等處

尋探知白號賊苟文明藍號賊李彬由陝竄楚公倍道扼其東竄之路戮偽總兵卜興昂等於陣會徐逆圖竄襄陽公設伏截擊俘國盈千擢湖北提督三月敗賊於穀城擒教首黃正魁等酋八十人旋敗賊茅倫山殲擒七百有奇邀 賞賚苟逆尋道房縣公由紫竹兜繞出賊後斬擒甚衆 命署湖廣總督五月黃號賊張萬林從陝東竄鄖縣公督兵進勦斬馘亡算時藍號冉學勝亦由陝竄楚復迎勦於秦家坪克之六月敗賊渠湯思蛟劉朝選於劉家溝等處八月青號賊由陝奔楚公督兵由上龕龍繞至鍾鼓山奮力截擊箭斃偽元帥李大年擒偽總兵蔣添受殲賊七百有奇均得 旨嘉獎十一月黃號賊曾芝秀白興

山折竄房縣公由紫竹迎擊至二層巖擒斬甚夥復追至連湖坪敗之旋率兵迎頭勦捕殲賊四百人偽軍師鄭三元偽元帥褚貴悉就擒七年正月殲賊於摩天嶺餘賊遁紅巖溝公乘夜用火攻勦洗殆盡二月首逆樊人傑合曾芝秀各股匪竄興山一帶公由興山會勦敗之於高良坪三月賊竄房縣公率兵追殺二十餘里芝秀中箭遁四月殲賊於瓦房溝復敗賊於火石嶺 賞玉韘荷囊諸品五月藍號賊蒲天保東竄羅溪河公冒雨進攻墜馬落水侍衛富翰等救出得 旨獎慰尋知樊人傑曾之秀竄漁洑偕將軍賽沖阿等奮力逼勦樊曾二逆投河死 賞雲騎尉世職七月追勦蒲天寶於巴東蒲逆隊崖死公自房

縣撈捕餘匪殆盡九月以疾開　命回京調治八年以提督銜
補右翼總兵尋授古北口提督九年授安徽巡撫十年調山東
巡撫未之任以衆城教匪余蓮科衆倡亂遂帶兵馳勦殲匪黨
四百余逆就俘並獲教首李朝士等磔於市
上嘉其迅速十二年五月授陝甘總督六月入　覲時西甯賊
番滋事　命馳往查辦八月討平之獲賊目班珠爾貢格等
上嘉其迅速再下部優叙尋上善後章程四則從之十三年冬
以前在山東巡撫任內餽　欽差大臣廣興銀兩鐫級留任復
以廣興過境時藩司邱庭漋稟明動帑辦差公罝不究坐褫職
發伊犂效力九月　賞藍翎侍衛充科布多參贊大臣十五年

遷三等侍衛調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十六年授河南巡撫尋以前在科布多收授伊犁將軍餽送馬匹濫與供支千部議十八年九月復授陝甘總督十二月岐山匪徒萬五等因木廠停工乏食糾衆滋事 命帶兵剿捕十九年正月擒萬五磔之乘勝進擊斃賊六百有奇生擒陳四等三百餘名得 旨優叙賞玉韘荷囊尋殲賊渠吳抓抓於黃官嶺襲賊於階州漢南北均肅清 賞騎都尉世職並賞還花翎條上善後事宜五則尋 命爲伊犁參贊大臣二十一年授伊犁將軍二十二年後授陝甘總督二十三年劾陝安總兵劉管成任性乖謬甯夏總兵游棟雲違制坐轎私役兵丁請褫職嚴議有差二十四年冬

入覲明年春回任　命兼署西甯辦事大臣道光元年以陝甘
山嶺崎嶇請裁減馬兵額以步兵改補從之加太子少保協辦
大學士仍留總督任公奏請入覲會山西巡撫成格劾學政陳
官俊毆差納妾等款　詔均解任　命公於來京陛見之便暫
署山西巡撫按其事尋疏言參款不能指實請分別嚴議奏入
成格降主事官俊降編修二年正月署直隸總督適河北九族
野番滋擾　命回陝甘總督任相機辦理三月檄總兵穆蘭泰
馬騰龍等擊賊於克克烏蘇等處戰屢捷復敗之於烏蘭哈達
及喀隴山中斃賊二百賊大潰追勦至駱駝山盡殲之奏入
賞換雙眼花翎時

上御養心殿對兩捷報適至因　親書御製詩扇　賜之六月
條上善後八事如議行旋授閱兵大臣文華殿大學士管理藩
院事八月　命還朝十月以清海野番於奏凱兩月後復遏河
搶掠奪雙眼花翎仍戴花翎十一月回京　賜紫禁城騎馬三
月　命充軍機大臣經筵講官管理戶部三庫事充繙譯會試
正考官歷充殿試讀卷官四年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十二
月以大學士授雲貴總督五年調陝甘總督未幾授伊犂將軍
六年六月逆回張格爾入卡滋擾陷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
羌和闐四城　詔以公爲揚威將軍陝甘總督楊遇春山東巡
撫武隆阿爲參贊率諸軍討之十月師抵阿克蘇時提督達淩

阿巴敗賊於托什罕河張逆復糾黨三千據柯兒坪阻大兵進勦之路公率將弁分路進悉殲其衆得　旨獎賚十一月
上念邉外沍寒　賜裘服七年二月師次大河拐賊屯洋阿爾巴特夜犯大營我師擊卻之越日由中路進勦殲賊萬餘追殺三十餘里擒賊黨三千餘人
上以公忠勇可嘉晉太子太保張逆復糾賊十餘萬抗拒於沙布都爾莊我師奮勇抄擊逼至渾水河痛殲之遂斬阿瓦巴特
大兵三路掩殺俘斬二萬有奇復追至洋達瑪河接殺殆盡逆
聞　賞用紫韁三月移師渾河沿克復喀城四月復英吉沙爾葉爾羌二城惟張逆竄遁有　旨嚴飭奪紫韁五月賊屯毘拉

塌逆拒大軍奮勇夾擊殺賊五千復和闐八月疏言張逆逃往
卡外達爾瓦斯之藏堪地方經參贊楊遇春楊芳分途出卡窮
追至塔爾克地方斬賊千餘協領都淩阿侍衛色克精阿力戰
陣亡　詔切責公奪職留任九月　命回京十二月偵知張逆
奔喀爾鐵蓋山密遣楊芳星夜追之我軍抄入賊後斃賊三百
張逆僅以三十餘騎登山都司段永福等擒至張逆窮蹙將自
刎馬甲舒興侍兵丁田大武奮力生擒盡殲餘匪八年正月紅
旗報捷
上嘉悅錫封二等威勇公世襲罔替並　賞帶寶石頂兩團龍
補服授　御前大臣　賞紫韁換戴雙眼花翎二月授都統

時回疆平定遵　旨回京　賜御製詩扇五月張格爾檻送京
師
上御午門受俘禮成晉公太保　賞換三眼花翎繪像紫光閣
上親製贊詩　命鄭親王烏爾恭阿禮部尚書松筠等往良鄉
迎勞六月入覲行　抱見禮於勤政殿並　賜御用珊瑚朝珠
四團龍補服　諭不必進內侍班用示體恤復授閱兵大臣充
總諳達管理藩院及戶部三庫事充　文門監督八月正大光
明殿凱宴　恩賞銀甕旋充繙譯鄉試正考官授領侍衛內大
臣十一月公生辰　御書功臣像贊及平格功成扁額黃扉贊
化星辰近紫閣圖勳劒佩高聯句　賜之九年充經筵講官署

吏兵二部尚書管健銳營事務十年署步軍統領九月回匪逼
犯博巴克糾結浩罕入卡滋擾圍喀什噶爾英吉沙爾二城
制詔公爲欽差大臣往督軍務十月仍授揚威將軍十一月提
督哈豐阿胡超等先後統兵進援二城圍解公以從逆者應誅
被脅者應宥因籌議善後事宜
上嘉其詳備先是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扎隆阿誣劾伊薩克助
逆 命公及伊犁將軍玉麟會鞫之疏白其誣 手勅報曰若
非卿二人公忠體國何能平反此獄使內外夷回懾服可嘉之
至十一年八月加太傅九月請以回疆西四城閒地招民開墾
以供兵糈從之十二月 命管理兵部事十二年九月回京

命管理戶部三庫事十一月補總理行營大臣復充總諳達十三年管理戶部事十四年 命紫禁城內乘輿十五年以收受浩罕夷使上物降四級留任罷 御前大臣及管理部務尋
命兼管理藩院充崇文門監督是歲
上謁
西陵明年
東陵均 命司鑰十六年復 命管理戶部三庫事十七年
正月 賞穿四開褉袍自道光二年至是五次京察皆奉 優
詔議敘七月因病乞休
上未允九月復瀝陳 入告 尉留之十月

上親視疾　賞尚方珍品　温諭有加十一月公八十生辰
詔晉一等威勇公　賜御書綸閣勳耆額及嘉乃壯猷資弼相
錫茲蕃祉念戎功聯句他珍物稱是十八年薨年八十一遺疏
上
天子震悼　詔入祀賢良祠　賞銀二千五百兩治喪其一等
公爵俟桂輪百日孝滿後承襲孫麟慶　賞員外郎俟及歲時
差录　親臨賜奠　賜祭葬如禮　予謚文襄　詔入祀伊
犁將軍祠十九年得　旨嗣後每次謁
陵禮成後將原任大學士公長齡一併開列具奏派員賜奠子
桂輪襲一等威勇公官杭州將軍麟慶官至漕運總督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楊忠武公事略

公諱遇春字時齋四川崇慶州人生之夕母氏李夢大水泛紅匣至揭視之中有雙鯉一金色一赤色少有志量舉乾隆四十四年武鄉試從征甘肅石峰堡調赴臺灣出征廓爾喀咸有功由把總累擢守備　賞藍翎六十年黔苗逆命公力戰解嗅腦營圍苗復悉衆攻松桃廳大學士貝子福康安公令諸將往援以衆寡莫敢進公請率敢死三十人爲前鋒而精兵三千繼其後由間道攻其不意縱馬入賊屯疾呼曰大兵至矣降者免

死賊相顧錯愕公復呼曰貞降者蹲於是跪者數千人全軍直
抵松桃城下賊潰圍遂解貝子壯之立奏 予孔雀翎加都司
銜復解永綏城圍錫勁勇巴圖魯名號遷雲南都司及以生擒
首逆吳半生功擢遊擊嘉慶元年參贊額勒登保公攻賊茶山
賊圍官兵於土壘截我歸路公帥壯士數十人衝圍奪據對山
救出官兵數千十盪十決當者輒靡貝子望見之驚歎不已郎
軍中馳授四川普安營參將遂復乾州擢廣東羅定協副將諸
平而教匪起公隨額侯移師往剿當是時教匪蔓延川陝湖北
閒其尤著者湖北則覃加耀林之華漢南則張漢潮公剿賊雖
公領擒斬三千奪賊卡三十餘處進搗帽子山用奇兵趨賊後

奪其隘之華中鎗死大捷中保寨加耀漢潮皆就擒尋敗賊於小廟口又敗之於長沙岸於大任河斬馘三千七百有奇三年四月張正潮以三萬衆窺荆門州公首先陷陣賊敗走南漳官兵躡之俘斬五千餘人生擒九百餘人會丁父憂請回籍守制特旨賚白金三百兩治喪仍以墨絰隨征十二月生獲羅其清於大鵬寨馘賊五千功第一遷甘肅西甯鎮總兵四年正月戰蕭家灣及黃土牆再戰譚家山皆大捷前後殪賊五千有奇馘張長庚獲王光祖射死冷天祿自是陝人聞公名震爲天人川中婦孺亦懾公威望矣五年擢甘州提督　予雲騎尉世職初經略額侯上言諸將中惟楊遇春謀勇兼優此外無可專任者

五年夏又偕參贊那彥成公德楞泰公合疏請增兵隸公麾下與經略參贊分路勦賊　詔曰可六月公遂以提督別領偏師並渭西上擊汧隴之賊八月勦伍金柱於手扳崖戰酣別賊楊開甲從間道突至我軍腹背受敵自午至酉圍愈急有白袍賊手大旂直犯公相去咫尺忽墜馬則已爲後隊護鎗所斃即金柱也是夕二鼓公始歸隊明日追斬開甲於山梁六年二月追賊至龍池場設伏生擒王廷詔三月生擒高天得馬學禮於龍洞溪並獲僞帥十七人晉騎都尉世職五月大勝於白河六月獲冉天士王士虎等逆目二百餘人於大池壩八月　詔以南山餘賊責公專勦忽川忽陝搜捕不遺餘力事平晉二等輕車

都尉先是龍溪洞之捷俘馘甚衆公擇驍健者八百人俾立功贖罪咸伏地哭願報不殺之恩及勦冉天元於蒼溪天元驍桀善戰爲諸寇冠經略令公長右翼西安將軍穆克登布長左翼而穆將軍與公議不合先三日馳出賊前賊以奇兵斷其歸路悉精銳衝左翼後隊黑夜乘高自嶺下壓短兵接左軍潰賊遂併力攻右翼公據廢寨斷墻力拒擲草炬山下照耀如白晝以勁弩射之矢垂盡而天曙時八百人者殊死戰無不以一當百賊敗遁追禽王登廷公治軍嚴整雖倉卒衆寡不敵未嘗少卻平日樸訥若無能遇賊輒機謀洞中應變如神尤不嗜殺能得降人死力蒼溪之役蓋其明效云七年秋調固原提督明年丁

毋憂　命侯凱撤後回籍守制尋追剿苟文潤於紅山寺初戰我兵小卻公率數十騎躍馬直前賊始敗明日又大敗之賊自是不能延殘喘矣十年七月南山新兵叛新兵者嘉慶五年平敎匪後於南山要地設甯陝鎮以從征鄉勇五千人充伍者也地險兵悍爲漢北第一雄鎮至是因文吏停給鹽米銀發包穀充糧激變於是營兵陳達順陳先倫等戕副將遊擊劫庫獄以叛公初奉　命回籍補行守制百日由川入覲至西安聞變即奏調滿兵四千剿之　詔以德楞泰爲　欽差大臣而　命公馳赴甯陝鎮公扼方柴關大師皆以兵會鋒交賊銳甚公與諸將皆失利首逆蒲大芳等望見公猶下馬遙跪哭訴營官蝕餉

狀公曉以順逆知其尚可以義動也乃與總兵楊公芳謀曰賊驍悍經戰陣久破城三營洗十九生民荼毒已甚誅渠魁宥脅從則事可息若必欲盡剿勢必奔潰四出老師費餉不可以日月討川楚匪徒其已事也各大帥皆猶豫公乃撥兵幾攻而令芳單騎入賊營招撫越數日蒲大芳竟率四千人誘縛達順先倫詣公軍前降公率大芳邀擊不降之賊於江口斬賊渠朱先貴等德公遂以叛賊震懾兵威窮蹙乞命奏其叛卒二百二十四人盡釋歸伍

上震怒責德楞泰專擅廢法縱叛損威時古北口提督薛大烈在軍中德公令馳覲面奏情事大烈奏對失實於是廷議降公

官陝鎮總兵尋乃戍伊犁十二年入覲 賞乾清門侍衛仍授固
原提督十八年秋大盜李文成據滑 詔陝督那彥成討賊以
公副之賊聚精銳於道口鎮官兵合剿公自當其前率親兵八
十人由運河西進覘道口遇賊數千郎大呼突擊賊辟易追渡
河禽斬二百有奇賊敗入道口公收隊數親兵少二人復衝入
賊隊奪還二屍賊爲喪氣遂斷浮橋焚渡船率諸軍進攻所嚮
賊望見髯將軍輒披靡尋克道口燒賊萬計復擊走桃源賊三
千於城東進圍滑用地隧轟破其城十二月滑縣平
仁宗大悅錫公二等男爵 賞黃馬褂 命紫禁城騎馬會陝
西三才峽箱賊起移師馳剿兩越月蕆事 晉封一等男甲戌

己卯一再陛見

睿皇帝慰勞有加賞命跪在膝前執手慰勞謂卿與朕同歲年力尚強將來如有軍務卿須為我獨當一面手賜珍物數種見公長髯稱美者再時公弟逢春官曹州總鎮

上命公繞道視逢春所練兵

宣宗即位特加太子少保　賞戴雙眼花翎　道光五年署陜甘總督六年回酋張格爾叛　詔公以　欽差大臣統陜甘兵五千馳赴哈密尋　命大學士長齡為揚威將軍公為參贊大臣會同阿克蘇進剿七年二月敗賊於洋阿巴特尋敗之於沙布都爾又敗之於阿瓦巴特禽斬各數萬追至渾河距喀什噶爾賊

巢十餘里賊悉衆背城一戰列陣二十餘里築橫壘徹之西南風起撼木揚沙大霧晦我前敵大隊迷道相左未即至將軍以賊據形勢又衆寡不敵欲退屯十餘里須齊而進公不可曰天贊我也賊不知我兵多少又不虞我即渡時不可失且客兵利速戰難持久乃遣千騎繞趨下游牽賊勢而自率大兵乘晦霧驟渡上游據上風礮勢與風沙勢相併若百十萬兵摧壓驟至乘勢衝入賊陣賊土崩三月朔遂復喀什噶爾五日復英吉沙十六日復葉爾羌又復和闐加太子太保時張逆遠遁　詔公先行入關八年正月楊公芳禽張逆於鐵蓋山芳公所拔士也至是先封果勇侯公入覲捷音適至

上大悅　賞公紫繮授陝甘總督圖像紫光閣並擢公子國楨
爲河南巡撫　本朝漢人中由提督遷總督者趙公良棟父子
及梁公鼐岳公鍾琪後得公而五九年冬公壽七十　賜御書
額曰綏邊錫祜楹聯曰三朝疆場宣勤久兩世封圻積慶多及
福壽字如意玉帛諸珍物十五年　予告歸蜀　陛辭　晉封
一等昭勇侯食全俸　賜　御書紫光閣像贊一　御製詩扇
一回籍後復　賜御書福壽字十八年二月薨於里第年七十
有八遺疏聞
上震悼贈太子太傅兵部尚書　賞白金二千兩治喪入祀賢
良祠諡忠武公嘗夢神授黑旗每戰必身先賊望見黑旗即知

爲楊家軍安知於福文襄最早文襄沒後每臨大敵先一夕輒夢見之次日必得奇捷凡戰陣所俘必訊明入賊營三月以外始誅或雖逾三月而年老無能年幼無知皆赦免故治軍數十年未嘗妄殺一人凡疲卒經公訓練卽膽壯或精銳改隸他部仍不能用命將戰距賊三五里必少停排比隊伍雖遇伏不至失措其勦苟文潤也賊鋒銳甚公首進參贊德公繼之賊壓山而下勢若建瓴眾驚退公據溝力拒賊矛逼馬首公震威一叱眾矛辟易親兵數人乘勢越溝擊卻之眾以爲神一日料賊必出掠民寨伏兵以待留羸卒守營賊不趨寨而逼營僅隔一溝眾失色公冠帶徐步出臥營外賊曰誘我也改趨民寨爲伏兵

所破力柴關之役官兵與叛兵多故舊皆用命賊衝官兵爲數段公僅餘親兵數十據廢垣罵賊賊大隊數千來偪忽轟然退走及訊俘言金甲神壓壘立云公結髮從戎大小數百戰皆陷陣冒矢石或冠纓皆碎或袍褡皆穿未嘗受毫髮傷

上詢及嘆爲眞福將回疆七里河之戰賊十倍我鎗礮如雨公下馬席地坐以安衆心并回叱長子國柱速下馬甫及地而隔河以礮碎其轂矣公修髯隆準目睛映日光返照能射八畢生無姬侍而操守尤廉任總督時討軍實肅官方邊務皆控制得法子國佐官副將國楨守海梁官至閩浙總督襲侯爵國楨少倜儻豪飲不羈其自刑部郎出守潁州也公方提督固原長公

子國佐亦以守備引見並予假省親國楨王藾者以公命止之不許入國佐入爲跪請久乃召而歷數之國楨免冠謝公曰吾起武舉

上拔擢至此恩遇無比常恐老不知所報始吾期汝云何而忘之也命予杖文武吏士爲叩頭乞免不許已皆大駭服道光初國楨擢雲南鹽法道未上遷按察使 陛辭

宣宗諭曰好爲之有如不稱當語而父知之當是時

上亦知公家法云

那文毅公事略

公諱那彥成字韶九一字東甫號繹堂姓章佳氏滿洲正白旗人尚書協辦大學士文勤公阿克敦曾孫大學士文成公阿桂孫也由乾隆五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遷侍講轉侍讀入直南書房擢祭酒詹事充日講起居注官晉內閣學士嘉慶二年命為軍機大臣充崇文門副監督兼副都統三年遷工部右侍郎四年調戶部右侍郎授掌院學士擢工部尚書兼崇文門監督充實錄館國史館總裁經筵講官教習庶吉士兼都統賜紫禁城騎馬

上以公三歲而孤其母那拉氏撫孤守志三十餘年表其門

賜御書勵節教忠額以榮之尋授總管內務府大臣先是湖北
白蓮教匪樊學明叛於襄陽其黨張漢潮寇秦中　詔參贊六
臣明亮討之而成都將軍慶成陝西巡撫永保與明亮有隙師
行不相顧八月　命公爲欽差大臣督明亮軍褫慶成永保職
按其事十月劾明亮奏報誣罔狀乃逮治明亮　命公領其軍
明公尋破賊誅漢潮公奏漢潮謀主冉學勝餘黨在陝宜亟除
上是之十一月敗賊於五郎疏言軍餉前費八千餘萬兩有司
圖肥已將弁亦希分潤致賊閱四年未殄滅臣刊刻糧單按程
期赴糧臺覈給以杜冒銷又言秦中將帥各爲一路致賊乘間
頒今臣等相機分合聲息相通使賊所至必有官兵進勦　諭

曰所論切中從前積弊尋疏請五郎設重鎮增總兵一員編鄉勇於新營更設縣丞巡檢分防從之時賊竄秦嶺老林官兵由漁磯子踏冰入賊三路迎敵我兵分道進攻大破之　手敕報曰山嶮冰滑舍騎步行可謂辛苦備經矣十二月賊匪高關峪夾嶺我軍潛師夜擊賊奔鳳凰山公遣將士夜縋下殲賊六百有奇斃偽元帥黃爾雄等餘匪走平利檄別將慶溥等截之得
旨嘉獎尋破賊於秦嶺嗣以賊匪逼出老林復逸入楚豫有
詔嚴飭五年正月川匪二萬竄陝西略陽公擊破老林逸賊獲襄陽起事賊目二十有奇復殲逸賊百餘擒賊首高遇春等進兵至漢中因川匪鴟張入棧道追剿

上嘉其不分畛域二月川匪至隴州乃出棧亟剿賊屯隴山鎮大破之分道亟追斬俘三千餘殲偽元帥魏學林偽先鋒嚴士浦等　詔授參贊大臣　賜玉韘金合荷囊下部議敘公以經略額侯在隴應受其節制繳　欽差大臣關防得　旨俞允是月賊避官兵南走追及於秀金山敗之又敗賊於嚴家壩會經略疾作　詔公兼領各路兵賊陷文縣據卡狼寨我兵乘月夜渡河破其帥殲賊將李大旺等并殺賊千三百人尋敗賊於龍泉溝又敗諸林江浦俘斬千餘追至毛峪山賊棄輜重遁公隨令將軍恆瑞回陝西協剿屢捷

上以其遥合　廟算內外一心　予獎賚未幾殲賊首高二馬五

糾六千餘人趨松潘官兵禦之奔岷州經略瑪巴帥師夜攻賊奪雞山公率衆先登殲賊三百有奇追殺百餘人暹明賊列陣何家堡設伏以待公率精兵奮擊賊敗退伏賊左右起擊走之追數十里斬首千餘級執賊將詹世貴等奏入得旨獎賚四月敗賊於分水嶺詩以陝匪東趨近豫

上召公還京將面詢陝中賊情及以賊入川後勢漸張乃公玩縱所致致總兵施縉戰沒退出軍機處南書房并罷所領館府庫諸職五月擢京奮都統尚書講官花翎以待講在實錄館效力尋襲騎都尉擢少詹事六年九月充順天副考官遷詹事七年遷內閣學士教習庶吉士兼副都統扈蹕木蘭射鹿

獲之賞戴花翎是年冬廣東永安客籍游民結添弟會與土
民搆亂博羅諸土匪響應總督吉慶討平之尋悔釋因詬詈且
疑巡撫瑚圖禮密劾遂自戕詔公往鞫之具得其實時永安
黃亞程等遁入鐵籠嶂復嘯聚爲盜八年二月公率提督孫全
謀等進攻即日克之誅亞程及其黨數百人事平條上善後九
事
上嘉其妥速升署吏部侍郎尋赴直隸浙江讞獄七月擢禮部
尚書兼戶部三庫事總理太常寺鴻臚寺樂部九年仍授軍機
大臣兼都統鞫河南嵩縣民王雷傳習邪教事未竣以秦隴捕
捕餘匪命攝陝甘總督辦理善後事

上賜手敕曰汝誠國家柱石臣有為有守惟稍恃己之聰明不
與眾人謀議夫一己才力有限仕途邸壑艱窮務宜兼聽並觀
勿存五日京兆之見八月奏南鄭縣民趙恆裕張希賢等謀逆
立擒之與其黨皆伏誅又奏請遣南山遊民均得 旨嘉獎十
一月授兩廣總督明年冬劾前巡撫百齡苛虐營私狀詢實免
百齡官會俄羅斯夷船求通市監督延豐率允入奏公以越界
貿易恐啟夷因緣為奸亟請止之 手敕曰此事與朕意相符
所見甚是先是粵東土匪洋盜句結日熾盜首李崇玉黃正嵩
依朱濆橫行海澨公初至緝獲甚眾嗣以官兵不得力遂行間
諜招撫降正嵩計擒崇玉檻送京師先後招降五千餘人悉賞

銀幣並予千總外委銜巡撫孫玉庭劾公賞盜　詔降藍翎侍
衛充伊犁領隊大臣正嵩之歸命也公嘗誘以四品服及守備
劄至是事覺　命謫戍伊犁十二年授三等侍衛仍充伊犁領
隊大臣五月調西甯辦事大臣時野番侵掠內地戕兵丁故有
是　命八月偕將軍興奎總督長齡攻克沙卜浪番境番平條
上善後四事如議行十三年擢江南副總河是秋河水溢九月
甎工合龍十二月以荷花塘復蟄降二等侍衛復爲喀喇沙爾
辦事大臣十四年調葉爾羌辦事大臣尋授頭等侍衛充喀什
噶爾參贊大臣十二月以二品服補陝甘總督明年六月疏言
臣前奏准六月　陛見今甘肅被旱撫綏事重不敢拘泥遽行

又請緩徵撥帑賑貧並疏陳散賑積弊奏 手敕汝實不愧賢庭相國之孫又降 詔嘉其能識輕重且云所陳向來辦賑積弊俱切中窾要是月 賞頭品頂戴十六年請禁交代倉糧折色之弊以重積貯如所請行七月入覲 賞戴花翎十八年九月河南教匪李文成等謀逆陷滑縣 詔公爲欽差大臣帥師討之賊屯滑城及桃源集道口公由衞輝進軍分擊新鎭丁欒集連破之道口賊出掠中市所公斷其歸路遣別將楊遇春等迎擊大破之賊造橋將渡河而西官兵截殺千餘橋毀不得遁賊蜂屯拒敵我軍飛越溝壕破道口殲賊萬餘焚其巢出難民八九千 温旨嘉賚尋破桃源賊追道口賊抵滑縣城中賊出

應敗回城圍之桃源賊來援盡殲之遣將弁分禦絕其外援時李文成潛遁輝縣屯司寨公遣別將德英阿楊芳率勁旅攻克之文成自焚死賊黨悉殲

上嘉之優賚有差尋於南門掘隧道密置地雷公親督兵勇進攻地雷發城裂拔之殲賊萬七千餘焚死七千餘生擒二千餘有 詔加太子少保 賞三等子爵換戴雙眼花翎紫禁城騎馬並 賞御用荷囊子容照遷乾清門二等侍衛又 賞黃面元狐馬褂暨上珍諸品是冬授直隸總督十九年巡歷開州條陳善後五事抵京復 命 詔曰那彥成克副委任深堪嘉獎著在阿桂墳賜祭一壇用示眷舊酬庸至意尋坐保貪劣知縣

孟此瞻補滑縣合奪職留任二十年冬以廢員王奎聚等混請捐復先合繳庫跡近專擅鐫四級尋以灤州石佛口王姓習白蓮教惑眾謀逆公全獲誅之

上嘉其辦理認眞有積次吏議　賜御書福字賚倚方珍饌二十一年捐穀三千石與復義倉貯穀十六萬六千石有奇閏六月以前在陝甘與藩司陳祁商挪賑銀津貼脚價並虛奏捐廉事覷職下獄論死尋以繳完賠銀改戍伊犂留家終養九月丁母憂

上念滑縣剿賊功免發遣合閉門思過二十三年授侍講明年擢侍講學士晉詹事充會試副考官遷倉場侍郎　賞花翎二

之七年七月以直隸挂名吏役過多包差滋擾苦累閭閻裁汰二萬三千餘人酌歸名數册報嚴明奏入得 旨褒嘉並通諭直省均照所奏章程辦理十一月回疆四城克復 命以欽差大臣往籌善後事宜未幾張逆就擒仍 命往治其事疏陳回疆積弊略言回人素恭順此次變亂半由平日撫馭失宜參贊大臣等三年換班其才幹有爲者三年中辦理未必盡善次者祗存五日京兆之見不肯認眞下此竟有視爲利藪專工朘括者且各長其疆無維制考覈之分不相顧忌應請分隸考覈俾有所糾察至各官原設養廉不敷辦公懇稍爲議增並准各大臣一律攜眷俾得久任其事得壹意辦公

上嘉其言如所請先是楊威將軍長齡等奏請斷絕各外夷貿易並嚴禁大黃茶葉出卡　詔公實力稽查公疏言嚴禁於卡倫不過絕其流查察於各城方能清其源請於阿克蘇遣官查驗至是又言安集延進販內地大黃茶葉稠積接濟外夷私於卡內置產安家竟敢相率助逆請將現販違禁物者逐出其餘暫準居住得　旨允行又奏各城相沿陋規貪黷求取苦累回民今悉裁革勒石永禁　手諭曰行同饕餮殊出情理之外非公忠體國之大臣孰肯和盤托出可嘉之至八年請移建葉爾羌城於罕那里克又請於喀喇哈依外之七里河築堡設兵六百防守並另建英沙爾城又疏言員裏者伯克闕每以賄得補而

大小伯克遂誅求小回子以取償嗣後請由本城大臣先儘有功及家口被害之人次死事人子孫次出力世家視其人才保送參贊大臣驗看奏補又酌定回夷薙髮章程皆如所請行張格爾之就誅也其妻孥倘匿浩罕將軍長公傳檄索之浩罕使人許投賀書伺隙公陳兵衛其出入不許與卡內安集延交接亦不犒賚使諭以逆屬在外無足輕重破其居奇之計並絕其貿易使不能籍 天朝聳動外夷

宣宗手諭曰所辦甚得大體與朕意相同 賜御筆書扇并扇套香囊各一八月請將伊犁通烏什之徑酌議封禁又稽察私墾地畝徵糧以抵換防官兵鹽糧請於明約洛建貿易亭以便

布嚕爾巴達克山等通市皆從之是月繪像紫光閣
上親製贊九月請酌撤換防滿洲兵歸伍籌議操兵章程又請
令駐防官兵盡許攜眷又奏酌議茶稅章程請設喀什噶爾等
三城銀庫皆從之　諭曰那彥成辦理善後事宜籌畫妥洽勞
績卓著著賞加太子太保銜賞雙眼花翎紫韁元狐馬褂荷
囊諸珍品十二月奏招致附浩罕之額提格訥布魯特部落安
置特依劣克達坂地
上嘉之九年正月　詔以公使人出卡搜求逆屬有意邀功
召還京又以妄給收撫之布魯特翎頂歲俸　嚴飭之六月回
直隸總督任十年冬西陲復不靖十一年二月　欽差大臣長

齡奏釁由驛安集延籍其家禁茶葉大黃所致　命褫公職八月授盛京禮部侍郎。會長齡等復奏浩罕申訴以前此籍沒安集延禁絕市易爲言　諭責公誤國肇釁仍奪職十三年二月卒　詔以公服官中外宣力有年不忍忘其勞績著賞尚書銜照尚書例賜卹諱　予祭葬　賜諡文毅公生於世胄性好學工詩能書遇事有執持於權要人無所屈勦辦川陝楚及滑縣教匪尤有功任總督時三次考績皆　特旨優敘雖屢起屢躓中外想望風采

上謂公不少衰嘉慶中英吉利入貢頗不恭順惟問福中堂及那大人見居何官蓋外夷夙所敬憚者祇此兩人云子容安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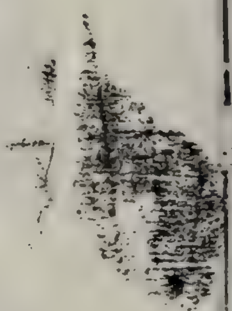
剖都統尅伊稺參贊大臣容照官馬蘭鎮總兵均坐事免曾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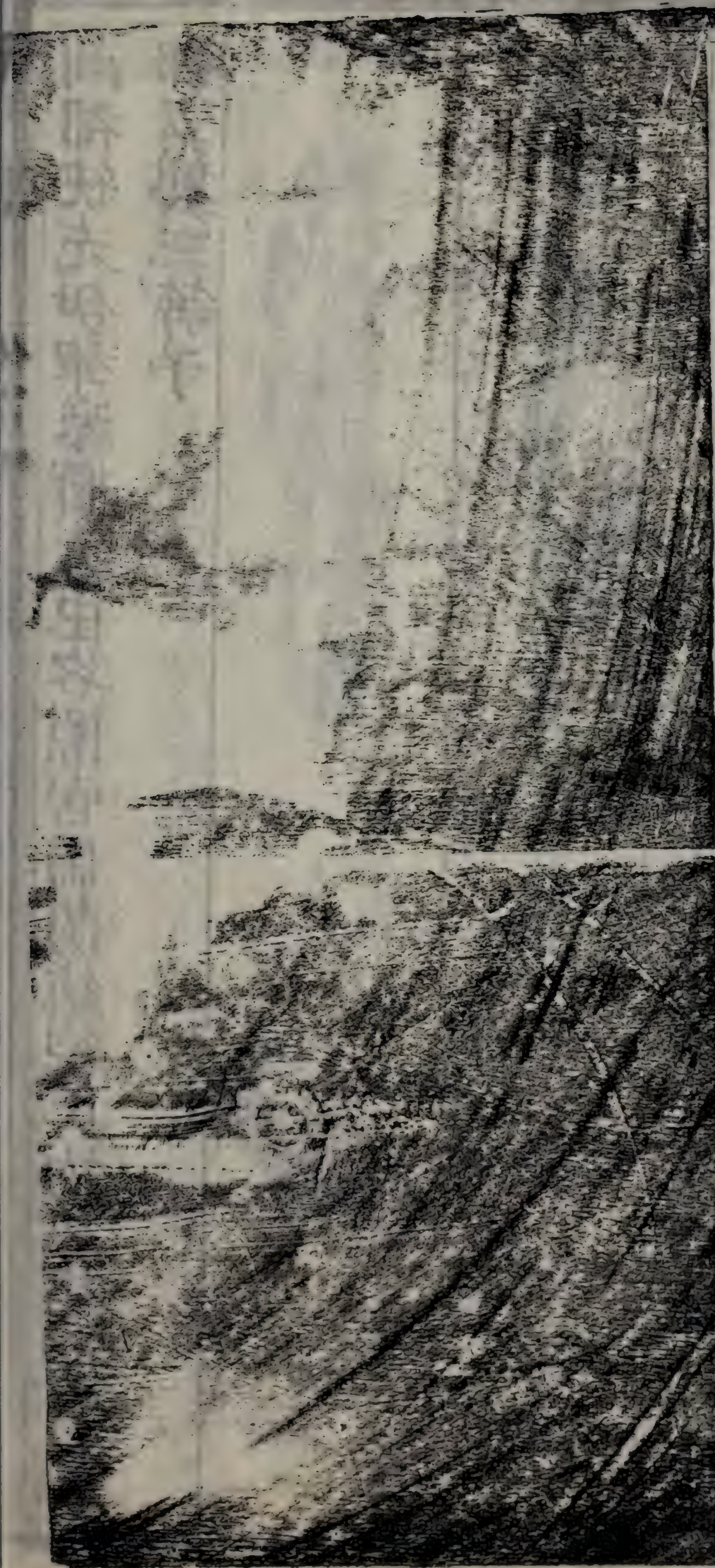
鄂素襲三等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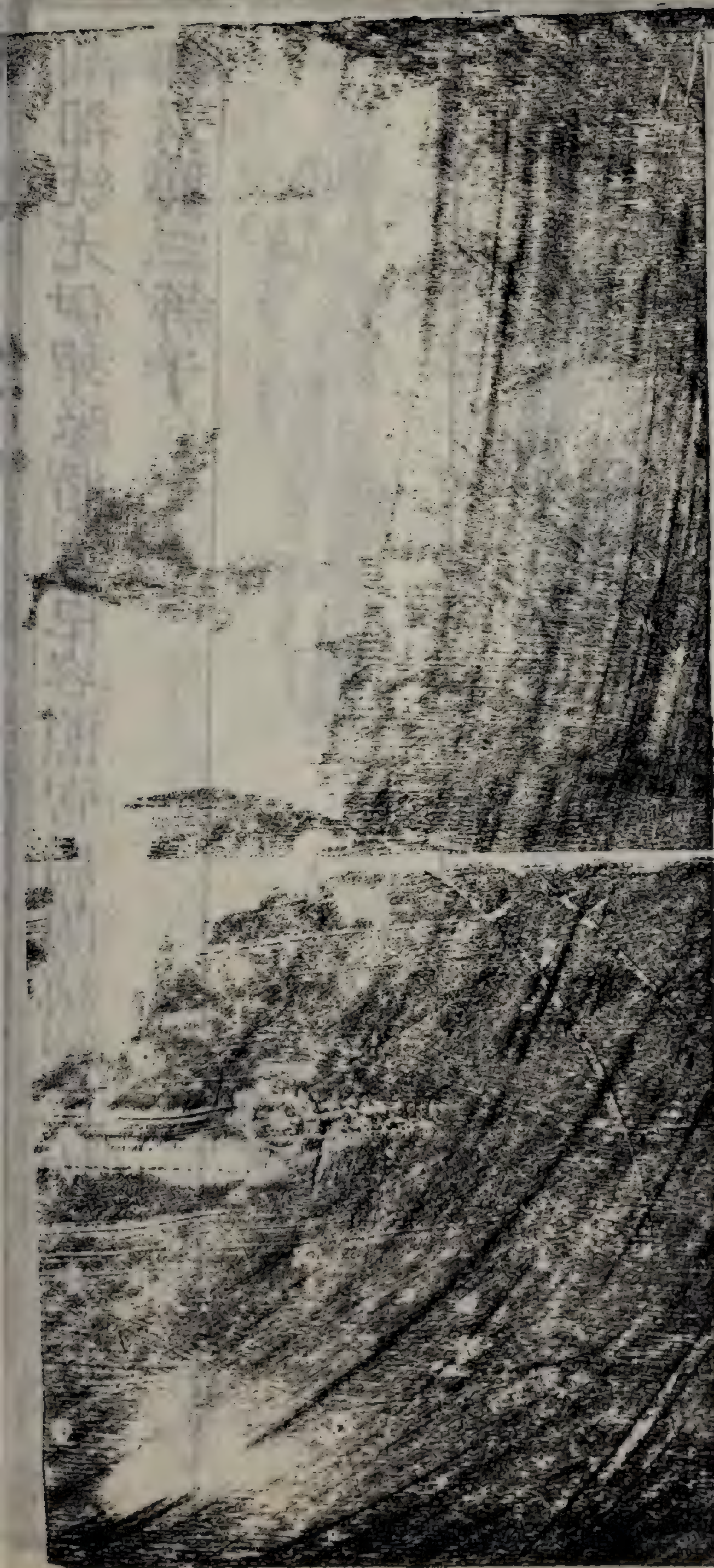






汪文端公事略

公諱廷珍字瑟庵江蘇山陽人生十二歲而孤母程太夫人撫之成立家本素封至公父而落值歲凶母子日或一食或終日不得食太夫人終不肯使人知曰吾非耻貧耻言貧耳言貧則疑有求於人故不爲也歲除無米使僕索舊逋城外抵暮歸無所得母子各飲茗一甌嘗鹽菜數莖就臥其艱貞若此公孤苦力學少游任子田李晴山兩先生之門困諸生十年始獲鄉舉乾隆己酉一甲第二名進士　賜及第授編修辛亥大考擢侍讀不兩月拜司成之　命性嚴毅以師道自居選刻成均課士錄教學者以立言之義法而力戒摹擬剽竊之弊尋　命入直



汪文端公事略

公諱廷珍字瑟菴江蘇山陽人生十二歲而孤母程太夫人撫之成立家本素封至公歿而落值歲凶母子日或一食或終日不得食太夫人終不肯使人知曰吾非恥貧恥言貧耳言貧則疑有求於人故不爲也歲除無米使僕索舊逋城外抵暮歸無所得母子各飲茗一甌嘗鹽菜數莖就臥其艱貞若此公孤苦力學少游任子田李晴山兩先生之門困諸生十年始獲鄉舉乾隆已酉一甲第二名進士 賜及第授編修辛亥大考擢侍讀不兩月拜司成之 命性嚴毅以師道自居選刻成均課士錄教學者以立言之義法而力戒摹擬剽竊之弊尋 命入直

上書房協修起居注授侍講學士教習庶吉士再遷禮部侍郎公學有根柢以文章行誼高天下海內推爲正人無異辭天子知公深屢畀以造士衡文之任初督安徽學政爲學約五則以訓士一曰辨塗謂喻義喻利人心之分盡於此爲已爲人學術之分盡於此有志者當立辨乎毫釐千里之差一曰端本謂士者四名之首天下事皆吾分內事也自公卿至一命之吏皆讀書人爲之故貴通古今達事變相期爲有體有用之學一曰敬業時文者古文之一體猶之碑誌傳記表疏論序云耳以摹擬剽竊者之不足言文乃並時文而小之過矣一曰裁僞謂昌黎論文惟其是吾論文惟其眞蓋必能眞而後是非可得而

論也申韓莊列異乎吾道者也而朱子以爲先有實而後託之
文非以其眞耶一曰自立文之不能不變者時也挽其變而歸
之正或因其變而俞益神明於正學者事也苟非克自樹立隨
風氣爲轉移取已陳之芻狗沾沾然傚效之庸有冀乎哉公之
因文見道其大指不出乎此每訓士諄諄然如父兄之誨子弟
刻試牘曰立誠編取修辭居業之義也附條約十八則抉摘至
爲精審其後督學江西及浙江所刻校士文皆以立誠名之而
條約加詳海內操觚之士家置一編風氣爲之一變公直上書
房最久嘉慶二十三年　特命爲總師傅時
宣宗皇帝在潛邸公盡忱啟廸非法不道　登極後獻納尤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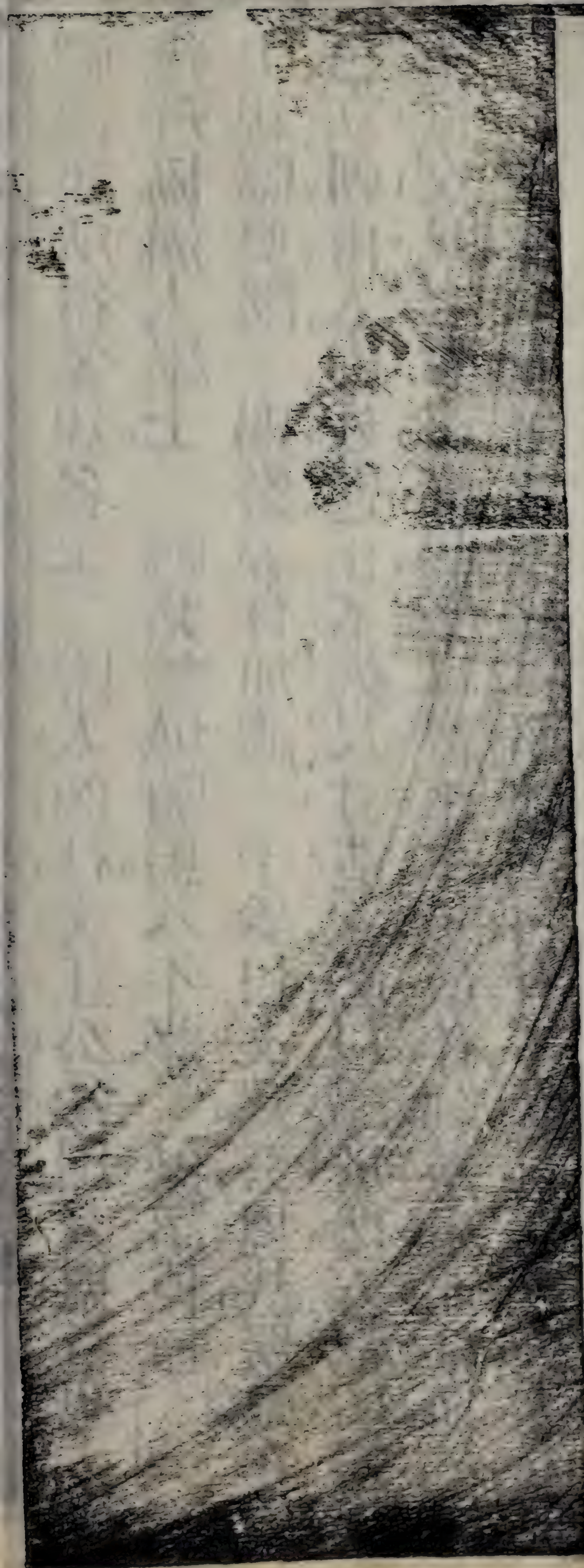
累擢左都御史禮部尚書道光二年、命典禮部試三年二月奉　手敕禮部尚書汪廷珍於嘉慶十七年蒙皇考簡用上書房師傅與朕朝夕講論考古證今言皆中道丕二十三年受任總師傅以來倍加勤慎使朕通經義辨邪正受益良多自朕親政後畀以左都御史尚書之任均能稱職是汪廷珍於師道臣道之義可謂兼備矣本日朕臨雍講學因思曩昔討論之功眷懷舊學用沛恩施汪廷珍可加太子太保銜用示朕崇儒重道之意

天語煌煌具見公所學之正故能啟沃

聖聽成三十年仁孝太平之治足與古大臣爭烈矣是年仍典

禮部試所得多知名士　贈太師杜文正公受田其舉首也未幾拜協辦大學士　賜紫禁城騎馬八年薨　優詔悼恤

上親臨奠醊　賜祭葬有加禮　予諡曰文端公風裁嚴峻正色立朝出入內廷進止不失尺寸造次必以禮於要人無所親附僚友見之皆肅然起敬自言平生不敢作刻薄事遇橫逆能忍於飲食衣服無所擇貪冒諂諛之習有不忍為守太夫人教也所著曰實事求是齋詩文集



楊勤勇公事略

國朝嘉道中漢人戰功之盛推兩楊侯爲最一忠武公遇春其一則勤勇公芳也勤勇公諱芳字誠村貴州松桃廳人生而沈毅有幹略好讀書通經史大義應試不售遂入伍充書識忠武公一見賞識之拔補把總時川楚教匪稱亂 王師征之累歲不能靖公從忠武剿賊每戰輒爲軍鋒斬馘不可數計累擢台拱手備 賞藍翎嘉慶四年經略額勒登保公進剿賊渠冷天祿包正洪於大竹適正洪已與儀隴賊合竄鄰水乃冒雨突擊天祿於岳池楊公遇春以勁騎二千一戰殲之進追至石筍河賊以五舟迭渡僅濟千賊餘賊數千方臨岸登舟時公已晉都

司卒九騎越山先至即麾幟大呼馳擊賊隔山不知我後隊虛實爭赴河陷淖者三千餘人五舟皆覆隔河賊呼號不能救俄大軍至騎浮而濟并追殲其先渡之賊是役公功稱最　賞花翎擢下江營游擊五年閏四月賊渠楊開甲張天倫等趨渭南公隨楊公倍道扼其東竄并遣兵守商雒賊識復西竄留張漢潮餘黨三千於後以綴官軍公扼西河口去路而大軍三路偪攻連破之大小中溪斬首千五百賊合竄溪口伏兵四面蹙之溝水盡赤生擒千餘人張逆餘黨殲焉公由兩廣督標參將晉廣西副將　賞誠勇巴圖魯名號八月連敗賊於成縣階州賊渡白水河入老林公冒雨追賊及之於磨刀石手刃十餘賊矛

傷兒墜馬仍徒步殺賊復傷臂官軍乘之大敗賊射傷伍懷志
上聞而嘉之　詔問受傷狀下所司優叙六年五月張天倫與
曾芝秀陳國奉等率衆六千合屯高唐嶺公及楊公分路擊之
擒斬三千賊復分爲二公夜襲天倫於白河俘馘殆盡楊公遂
與公邀擊冉添元於平利克之六月經略偪賊入川爲一舉掃
蕩計八月遣公擊張天倫於西鄉俘斬盈千餘賊僅四百竄老
林適公前所追太平開縣之賊竄至南江經略令公殲東奔之
辛斗於通江而自帥楊公追西竄之高見奇魏學盛於廣元擒
斬殆盡七年三月楊公移剿苟文明賊自華陽合而東竄公分
路追截敗之於是楚賊略殄盡其南山遺孽經公及楊公分兵

十餘路櫛比排搜亦所餘無幾矣逆渠苟朝九被公勦急遂與宋應伏合竄漢南為官兵所殪八年六月公窮搜至老林匿賊百餘突出盩厔洋縣公追之入山八月有散遣之勇附之合三百人苟文潤領其衆勢復猖獗九月通江已散之勇五百人復與合遂戕副將朱槐於山溝　詔公回漢北專防山內餘賊時賊皆百戰之餘忽陝忽川忽聚忽散猱騰兔脫無定蹤九年正月屢由安康竄漢岸圖竄南山皆為公所卻先後擒餘匪百餘於是南山無賊八月公搜漢北餘匪盡殄之各路皆報肅清公擢甯陝鎮總兵初嘉慶五年特設甯陝鎮節制子午華陽黑河諸營汛以從征鄉勇五千充新兵地險兵悍為漢北第一巖疆

九年三省戡定經略參贊先後還京師十年七月而有新兵之
變時楊公遇春以陝西提督入覲公赴固原署提督事副將楊
之震護甯陝總兵營卒陳達順陳先倫以停給鹽米銀事糾眾
叛戕副將游擊賊黨蒲大芳等以公素得士心先護送其家屬
於興安而後歸從賊楊公行至西安聞變卽調兵進勦　詔德
楞泰爲　欽差大臣討之賊奔華陽破洋縣虜脅數千公帥固
原兵二百人馳抵石泉九月賊攻孝義廳分隊窺子午峪公馳
扼峪口德公令楊公以兵五千自洋縣進勦而自帥兵四千繼
之賊攻鄠縣公復馳救力擊劫營賊鏖戰竟夜身受數創黎旦
賊辨其爲公也自引去時賊黨已增至萬人又選步騎三千爲

前鋒攺推蒲大芳為首遇楊公軍於方柴關兵賊隔河尙有相揖訊者及戰數合殺傷略相當大芳陷陣力戰伏賊繞出陣後官兵大潰楊公僅率親兵數十登山斷後賊追至忽反走乃收潰卒扼方柴關次日公馳至謂楊公曰叛兵皆百戰之餘驍悍習地利而官兵勤勞九載瘡痍未復且與叛兵多同功一體之人以兵攻兵終無鬬志賊兩戰見吾二人皆辟易尙有舊部曲誼請公按兵緩攻而某單騎入賊營曉以順逆楊公然之時賊矛林立或叩馬力阻公曰我與楊公計之熟矣天佑蒼生我必不死爲　國息兵卽死且得所何恨遂策馬前蕩衆怍愕公故得新兵心又捭闔善操縱見大芳等卽痛哭曰吾與若曹戮力

數年同患難生死今對壘如仇敵吾不忍見若曹罹族滅禍請
先殺我於是衆皆哭逾二日大芳綉縛先倫達順以衆降德公
遂以叛卒窮蹙乞命奏首禍二百二十有四人盡釋歸伍
上切責其寬縱　命戍降卒二百餘人於新疆尋爲伊犁將軍
松筠公所誅楊公降總兵公坐馭兵不嚴釀變劾戍伊犁德公
旣劾公恐物議不平復密疏申雪公至伊犁未市月卽　賜環
命以守備千總補用十三年回籍省親補松桃協千總十五年
起廣東右翼總兵入覲　賞還花翎尋調西安鎮總兵十六年
丁母憂十八年秋林淸謀反旣伏誅李文成踞滑縣　詔陝督
那彥成公爲　欽差大臣帥師討賊提督楊公遇春副之公呈

請效力奏補河北鎭總兵隨楊公敗賊道口鎭遂圍滑攻成突圍出奔太行招賊四千據輝縣之司寨那公遣公追勦公伏騎白土岡誘賊出戰佯走伏起大敗之又追擊於南首山殺賊二千有奇是役也賊走山上殊死戰官兵畏賊鋒有退者公拔佩刀立斫數人衆效死遂大捷進奪司寨攻成縱火自燔死乃合力攻滑時滑城未下而陝西三才陝賊又起滑城堅外磚內土中沙大礟攻之遇沙而止官軍掘地隧皆爲所破公陽築他棚進攻而潛掘舊隧滿實火藥至期將卒皆甲騎以待十二月十日平明西南城崩裂十餘丈官軍奮前奪城蟻附入巷戰至夜共斬賊二萬免老幼男婦二萬有奇俘首逆牛亮臣徐安國等

檻送京師消縣平加提督銜　賞雲騎尉世職十九年春帥師入陝大破賊擒逆目譚貴等　詔優叙調漢中鎮總兵二十年擢甘肅提督道光元年調直隸三年調湖南五年調固原六年回酋張格爾反楊公遇春時署陝甘總督　詔授　欽差大臣帥師討賊請以大學士長齡爲揚威將軍楊公爲參贊公請行許之時賊陷西四城距阿克蘇八十里十月大兵集阿克蘇賊扼柯爾坪地險要中隔戈壁將軍令公襲破之焚其南北莊賊其援師七年二月師至大河拐賊三千來襲營敗之進抵洋阿巴特沙漠平曠賊二萬據橫岡五六里公與將軍參贊分三路進攻賊據岡下壓者再大兵分路奪岡賊披靡擒斬過半盡得

牲畜糗糧濟師進抵沙布都爾回城多葦湖樹林賊數萬臨渠列陣決水成沮洳使騎兵不得馳城後林中皆有伏賊雜繞襲公先令步卒冒險越渠匿兵挨復靡曉騎繞左右淺渠橫截入陣賊大潰追逾渾水河三十里俘馘萬計復分敗林中伏賊及河橋援應賊越二日賊數萬據阿瓦巴特回城依岡背河我軍距賊十里止營夜遣吉林勁騎千分探左右間道繞出賊後次日歷賊壘而軍賊佯退誘我兵登岡而反乘之我軍鎗礮迭前蘇倫兵虎衣躍入賊馬驚陣亂岡後伏賊起殊死戰而我下騎已繞出回堡後突擊其背賊大敗奔擒斬各半殪奚集延二酋自追至洋達瑪河距喀什噶爾城八十里次日整隊至渾河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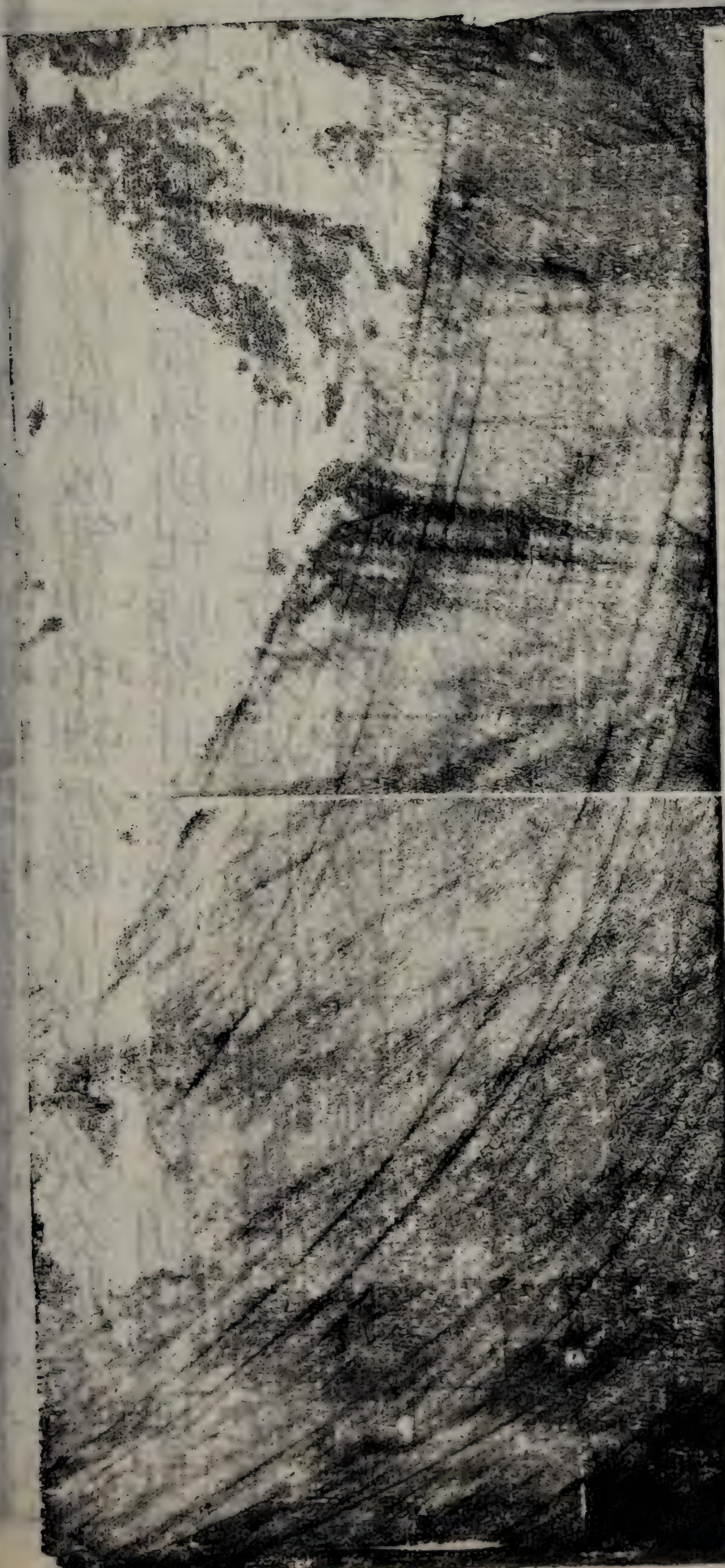
岸賊悉其衆十餘萬背城一戰且河爲陣亘二十餘里築壘樹礮之穴壘轟礮鼓角震天勢張甚公遣死士數百夜擾其營諸賢遂且是夜西南風起撼木揚沙大霧晦將軍以賊據形勢且衆寡不敵欲退屯十餘里須霽而進楊公持不可公意與楊公合乃遣索倫千騎繞趨下游牽賊勢公與楊公率親兵驟渡上游據上風礮勢與風沙勢相搏賊陣亂比曉我兵盡渡風且霧霽乘勢衝入賊陣賊土崩我軍乘勝抵喀城時三月朔日也張格爾先遁獲其甥姪及偽汗爸伯克等斬馘數萬十六日公以兵六千往剿和闐賊破之擒斬逆酋玉努斯遂復和闐加騎都尉世職　命在乾清門行走時楊公亦進復英吉沙葉爾羌二

城六月公與將軍參贊帥師八千出塞掩捕楊公屯色勒庫公
屯阿賴阿賴者葱嶺之脊春以西水皆西流乃喀城赴浩罕之
道也有浩罕賊二千餘誘官軍入伏鏖戰一晝夜衆幾殆公步
步為營嚴陣出險
上責諸將孤軍深入　召楊公入關以公代為參贊十二月當
遣黑回出卡縱反間言官兵全撤喀城虛諸回翹首以望張逆
果率步騎五百欲乘隙久不備潛襲喀城公與長公嚴兵六千
以待二十有七日賊潛至旋折回公率兵星夜追至喀爾鐵蓋
山擊斬殆盡張逆僅餘三十賊弃騎登山副將胡超都司段永
福等擒之八年正月捷聞　詔封公三等果勇侯　賞戴雙眼

孔雀翎　賜紫韁黃馬褂加太子太保　賜其子承注舉人　圖
象紫光閣漢大臣以公爲首　御製贊凱旋　命郊勞行受俘
禮勒碑太學及喀爾鐵蓋山
上召見數次晉侯爵一等晉太子太傅銜　賜紫禁城騎馬復
以公六十生辰　御書酬庸錫羨額並福壽字　賜之九年秋
安集延夷匪復肆掠公與長公馳至軍檄諭浩罕復許入貢通
市十三年四川清溪土千戶越嶲山各夷滋事調四川提督公
至夷已平定乃妥籌善後　詔嘉之晉一等侯十四年夷復蠢
動降二等侯以總兵往甘肅候補十六年湖南鎮篁兵變迫脅
鎮道借銀累萬起公爲總兵定善後章程五則皆如所請十八

年遷廣西提督調湖南二十一年海氛熾 詔宗室奕山爲靖逆將軍公與尚書隆文並爲參贊大臣由江浙至廣東以議款罷兵公回湖南提督任逾年請告歸 詔在籍食俸二十六年薨年七十有七遺疏聞 優詔褒恤賚白金五百兩治喪 賜祭葬如例諡勤勇公結髮從戎經百戰戰必躬先士卒所向未嘗挫衄屢荷 恩賚所得玉韘荷囊不可勝紀少受楊忠武之知執從子禮甚謹威望與忠武埒天下稱二楊而公受侯封且先於忠武八年論者謂二楊勳績冠天下而尤以招撫甯陝新兵稱首何則南山起隴西尾商鄖阻奧千餘里據川陝湖之腹而甯陝所治五郎形勢要害又據南山秦嶺之腹新兵五千皆

自賊之頭目流賊故智使招撫遲數日賊已分突秦隴楚蜀殘
良民老師糜餉曷所紀極然非公威信服人奮不顧身入賊穴
亦莫能追數千出柙走險之虎兕使歸就閑勒也孫一白全軍
爲上破軍次之公雖以此獲咎而功德所被無涯矣公兼資文
武負著述才所著有平平錄等書凡十餘種



嚴樂園廉訪事略

宣宗皇帝卽位之元年首擢漢中知府嚴公爲陝安兵備道四年春復以公宣力於陝有年功在南山特詔加按察使銜手敕嘉獎如漢璽書勞問故事尋擢陝西按察使將大其用而公遽以病卒

天子悼焉因秦人之恫俞其請俾奉祀名宦歲時享祀弗絕贈布政使銜酬藎庸表遺愛也公諱如熤字炳文號樂園湖南漵浦人生時母夢大星墜懷中光四溢因小字滿星始讀書目十行下年十三補縣學生乾隆五十四年以優行貢張學使姚成稱公爲經世才足當大任時海內承平久武備弛公獨留心

兵事會六十年正月黔苗作亂據乾州犯鎮筸辰沅震動　朝
廷命雲貴總督福康安公督師進討湖南巡撫姜公晟及湖廣
總督畢公沅以師會於辰州姜公嘗訪人才於學使張公鳳知
公延問計所出公草平苗議十二則言剿撫防禦策甚備其要
在急復乾州由乾進永綏可與保靖松桃鎮筸聲勢相通而攻
乾道瀘溪必先得大小章八乃無阻大小章者故土司遺民散
處邊界名曰犵猪最驍健與苗世仇苗之攻浦市也假道犵猪
不許怒焚其寨犵猪率衆出保浦市官兵不能禦苗反誘犵猪
以爲功犵猪怨甚苗因誘與俱叛官軍頻失利公乃募能爲犵
猪語者得向國果等赴大小章開示利害挾其酋六人以出公

推誠與同臥起咸感悅歃血誓不反遣子弟十九人爲質許率
其屬陽投乾州爲官兵內應約一舉破賊會雲貴主兵者欲專
其功嚴檄楚軍無輕動計遂不行然明年卒賴其力以救兩鎭
兵於河溪通乾州東路自後復平隴戰花園卒常爲軍鋒而大
小章於大府檄或不奉必得公手書始行云公在姜幕凡四載
嘉慶五年始以孝廉方正科起　廷試時川湖陝教匪方熾
制詔詢平定三省善後事宜公對言軍興數載師老財匱以數
萬罷傷之衆與猾賊追逐數千里長林深谷中投誠之賊無地
安置則已降復亂流離之民生活無資則良亦從亂鄉勇戍卒
多游手募充應一旦兵撤餉停則反思延亂如此則亂何由弭

臣愚以爲莫若仿古屯田之法三省自遭蹂躪叛亡各產不下億萬畝雖流民降賊之無歸鄉勇戍卒之無業者悉編入屯團練捍衞計可養勝兵數十萬餉省而丘墟化盜爲民計無逾此

奏上

睿皇帝親擢第一傳　旨次日詣軍機處傳詢所言公復條上屯政方略十二事　召見以知縣發陝西下其疏於三省大帥督撫令采行明年二月補洵陽縣縣宅萬山中袤延七八百里與湖北陝西邊界相錯官兵追賊急往來折竄皆道洵公力主堅壁清野議相地險要爲寨堡選置團勇正副長且耕且守且戰設卡於高岡瞭望賊至舉礮一耕者斂農具舉礮二人畜皆

歸寨堡與礮三則圍勇各據險以守頃刻間警備遞數百里賊至無可掠則去去則出奇兵抄其尾視其久頓處多方擾之疲其力使不得休息又念賊以劫掠為生所至飄忽而官軍行必待糧故追常不及乃擇堅寨偵兵衛者貯糗糧備供給由是聲息聯絡賊勢大蹙其年四月遂督寨勇生擒賊帥陳朝觀五月殲賊徐天德樊人傑六月復與官軍夾擊張天倫等七股賊於太平寨凡萬餘人一戰平之經略額勒登保公參贊德楞泰公上其功得 旨加知州銜 賞戴花翎尋擊襲楚北逸匪二千餘人於蜀河日斬賊目王祥擒方孝德誅之孝德故狀白河令黃袞者也壘賊歸公威名相戒勿入境有 旨以同知直隸州

用八年秋補定遠廳是時賊勢益窮分竄山谷間而西鄉縣界川境多深箐初設廳以公守之公以廳為全陝門户乃建新城復於廳之西南各百餘里擇地曰黎壩漁渡壩分築二石城為犄角團練武備如治洵陽時賊至輒殲先後擒陳心元及戕朱副將之馮世周等巡撫方公維甸奏補知府銜旋丁生母憂僉議援金華例請留公婉辭大府重之聽扶櫬歸十二年服闋諭仍發陝西以同知用交軍械處記名十四年補潼關廳同知有旨授漢中府知府公以兵燹後民困兵驕散勇避匪藪不逞之徒心面未革教養之法宜先於是興工賑修渠堰完倉庫以足民食聯營伍治堡寨團保甲以固民衛慎獄訟增學校禁剔

說以正民俗疏節闊目與民休息南山遂大安以其閒開諭悍
回縛獻亡命賊七十二人於韓渦散軍功王姓匪徒數百於甯
羌擒圓頓教首陳恒義等於城固皆推誠心置人腹治渠魁寬
脅從令行禁止人心大服而十八年廂匪之變至勤大兵剿討
論者謂始事時若得公治之黨可不煩一兵雖旋踵撲滅公亦
以饋饟無缺加道銜然非公意也公在南山既久亭障要隘村
寨徑涂四達無不目營指畫而心數之窮鄉邃谷老兵婦孺
皆識其姓字聞漢嘉選髦儁躬親講授十三年如一日所成就
士起家仕從教令者數十人卒有聲公勞於治民拙於事上始
大吏咸度外待公嘗歲暮小築甯陝新舊二城歸而南山聯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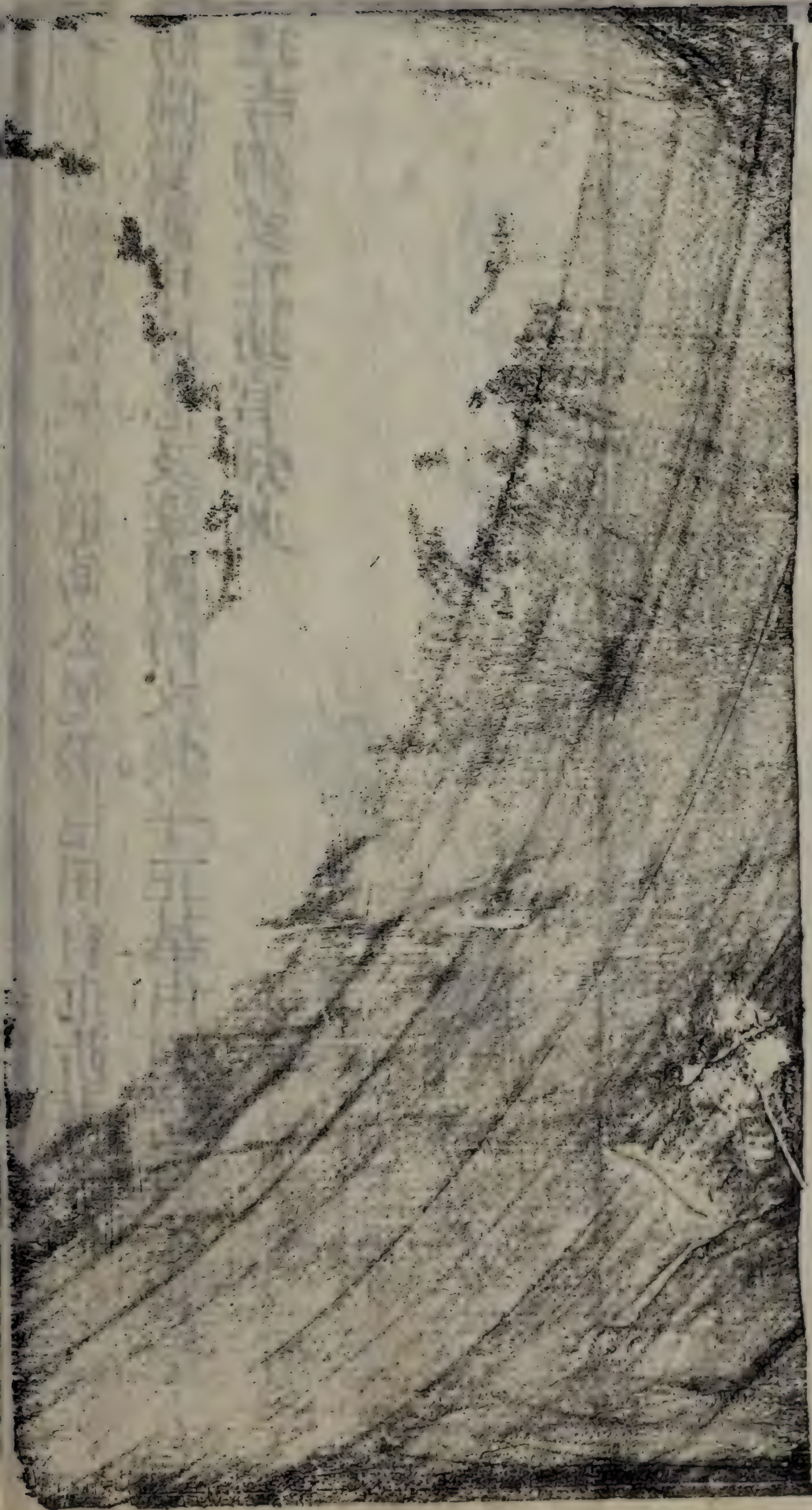
六載已逾請賑期遂元旦趨撫轅稽首願棄一官爲百姓請命巡撫董公教增亦爲破例陳請得　命旨及董公去而代之者爲朱勳公十年不得調益懲懲飭吏治勤民事名滿三省開道光元年特擢備兵陝安以臺臣條奏南巴二山情形下川陝湖北督撫議時川督蔣公攸銛夙重公治行遂會奏委公總勘公周歷數千里相度形勝裁官移治增營改汛條列井井奏入

旨報可邊防遂密然公嘗言山內州縣距各省會遼遠鞭長莫及權誘蠢蠢宜仿古梁州自爲一道及明設鄖陽巡撫之例專設大員鎭撫而割三省邊郡州縣以附益之庶勢專權一可百世無患以更張重大未竟其議也二年巡撫盧公坤至特重公

隨拜加銜之　命公愈感奮思效盧公採其議奏增置廳治於盩
庢洋縣界增營兵於商州及略陽復委公與修水利先是公在
漢中因平驛田衍艱灌溉躬履山河五門楊鎮大小百餘堰皆
加濬治至是欲廣其法於全秦奉檄觀灃涇灞滻渭湳諸川鄭
白龍首諸廢渠疏鑿蓄洩規畫具備而社倉義學諸法亦以次
推行焉五年冬　詔擢貴州按察使未行仍留陝西按察使六
年春入覲　召見者三奏對悉稱　旨歸途感微疾抵任七日
卒時三月二日也年六十有八公起諸生由縣令累擢至臬司
皆出　特簡中間小有沮　主知弗替
宣宗每與廷臣言疆吏才未嘗不首及公特以南山二十年鎮

靖之功非公莫屬不得已故遲留之俾歛惠於一方比任久地
方綏輯規畫已無遺
天子慨然思大其福於秦民驟用公而公不及待矣其卒也秦
民巷哭如失慈父母願比朱邑桐鄉請其柩入南山弗得則籲
請祀名宦而湖南士紳亦具公事狀請入鄉賢祠爲桑梓矜式
皆得　旨報可公性豪邁去邊幅泊榮利晚益沖粹視之田夫
野老人也及其馳騁古今理亂貫串天文河渠兵法星士以及
輿地險要形格勢禁若聚米畫沙燭照而龜灼所規畫常什數
千百年外遇盤根錯節無不迎刃以解其錯施略見於所著書
嘗佐兩廣總督那彥成公籌海寇有洋防備覽佐姜公籌苗冊

有茴防備覽佐辰沅道傅公鼐籌屯田有屯防書又有三省邊防備覽漢中府志及樂園詩文集子正基由副榜貢生官至大理寺卿玄正坊官知州



劉天一方力事略

嘉慶三年四川賊首王三槐俘至京　廷訊供言官偪民反

上曰四川一省官皆不善耶對曰惟有劉青天一人劉青天者

南充知縣劉清也

上亟加殊擢當是時劉青天之名聞天下公諱清字天一號朗渠貴州廣順人由拔貢官蜀得民心嘉慶元年三槐以教匪倡亂時公由縣丞遷知縣數以鄉兵破賊於南充廣元間公撫民及士卒皆以兒子畜之人樂爲死賊自爲民時知公名戰亟爲用故遇公輒逃四川總督宜緜嘗命公招撫三槐三槐隨公至總督營約卒所部出降然實詭覘虛實無降意還營復叛二年

公復至羅其清營其清故公部民甚德公公望之大哭其清亦哭即去所服白袍請罪蓋白蓮教衣白也留公宿其營奉牛酒聽約束甚謹復遣卒導公徧入徐冉王冷各賊營皆開壘列隊迎送如禮惟孫士鳳戎服踞座公望之拱手亦即下座語多桀驁然終不害公翼日公爲檄使鄉勇羅思舉持諭其清其清恃其衆終無降意及三年川督勒保攻王三槐於安樂坪數月不下策無所出乃復令公赴賊營招撫時公已由南充令縣遷建昌道　賞孔雀翎矣三槐恃前此出入大營無恙約重質始出勒公乃令前隨公至賊營之貢生劉星渠及都司某質賊營三槐遂詣軍門勒公俘報大捷星渠乘亂衆中逃出都司某被戕

首三槐被誅後他賊首疑懼不敢出故功不時就而賊亦深信
公前後招降川東賊二萬皆遣散歸農然公不惟撫賊有恩其
戰賊亦最力所練鄉勇尤敢死嘗破羅其清冉文儔於方山坪
破三槐於巴州江口轉戰川東數載與合賊大小百十戰斬馘
萬計見奏牘者僅十之二三公入營撫賊出營殺賊往返虎狼
之穴如慈母訓撓嬰兒譜史册所希有也後行堅壁清野議
上命經略大臣一委公賊亦由是破滅四年魁倫代勒保為總
督冉天元渡嘉陵江大猖獗公稟請防守潼河魁反盡撤沿河
兵軍入城自衛公以大和鎮灘淺請留黔兵協守魁不許賊果
涉淺西渡反委罪於公劾奪其官

上素知公不之罪也以其廉介 命總理達州軍餉達州牧劉隹琦詭報河運爲陸運肯餉巨萬勒反奏其與公齊名川中號二劉擢隹琦知府公先後剿撫州寇勞烈甚著事平入 覲賜御製詩取民所呼青天者以爲句授四川按察使遷山西布政使勒保劾公民社有餘方面不足遂左遷刑部員外郎改山東鹽運使時嘉慶十七年也逾年教匪李文成踞滑縣朱成貝陷曹縣定陶巡撫同興不敢發兵公力爭三日始從之即以公將兵時承平久兵習晏安行四五十里足即腫公乃自躡草屩先之日行八九十里士卒皆感叩首請公騎誓以死殺賊賊本烏合公身先士卒衝鋒所向輒披靡以官兵五百敗賊於曷山

復定陶又敗之於韓家廟殲戮二千賊退保扈家集公自定陶攻其東縱火拔柵賊突出多死誅賊首朱成及王奇山賊在山東者皆盡而河南賊自滑縣奔定陶者亦殲於公十一月賊平而總兵陳某反率眾在後爲公策應云公之平扈家集也

上諭曰劉清年逾六旬且係文職能身率士卒取賊巢勇敢可嘉其賞布政使銜尋授雲南布政使未幾以二品服留山東述使任公性坦率厭苛禮旣不合於大吏又不耐簿書錢穀自奏請改武職遂授登州鎮總兵二十一年調曹州鎮論者謂公以書生而將兵以循吏而殺賊以明經洊方面而改武職有國士風

本朝漢總督以武起家者趙公良棟岳公鍾琪梁公鼐楊

公遇春數人耳公以布政使改官總兵遇尤奇道光二年以疾乞休在籍食全俸七年卒

上深惜之賜祭葬如禮官其孫爗皆爲兵部主事

傅重庵廉訪事略

傅公諱鼐，字重庵，浙江山陰人。由吏員入貲爲府經歷，發雲南，以軍功擢甯洱知縣。乾隆六十年，黔楚苗變，大學士雲貴總督福康安公檄調湖南軍營，以計擒首逆吳半生，功賞花翎，以同知直隸州用。尋丁母憂，經略福公奏請留辦善後事宜，詔曰可。嘉慶元年，補鳳凰廳同知，廳治鎮竿，當苗衝，戶口貲亡。會大軍移征湖北教匪，月給降苗鹽糧銀錫縻之，而氣愈惡，藉曰前川督和琳有苗地歸苗之約，遂蔓延三廳地境。司事者議語應其求，公知愈撫且愈驕，而兵罷難再動也，乃日招流亡，附郭棲之，團其丁壯而碉其要害，積十餘碉則堡之，年餘犄角漸密，苗

妨出沒遂死力攻阻公率練勇東西援救戰且修其修之之法曰近其防閑遂其聲勢邊牆以限疆界哨臺以守望敵臺以禦敵堡以聚家室碉卡以守以戰以遏出以截歸築或以石或以土或外石中土留孔以銃擲礮以拒又曰申誡其民曰勉爲之是有三利矢不入火不焚盜不踰有三便族聚故心固扼要故數數犄角故勢強民競以勸直者皆作三年耿茵大出焚掠下五嵩大吏將以間邊隙罪公會四年鎮筸與苗吳陳受糾眾數千犯邊於是有苗疆何當底定之　旨責巡撫姜晟嚴捕首逆公立創之　賞加知府銜是年碉堡成明年邊牆百餘里亦竣每哨臺聚銃角則知有警婦女牲畜立歸堡還數十里戒嚴

於是守固矣可以戰時鎮筸左右營黑苗最患邊邇踞金塘苗固之食出掠瀘溪卽夜三路擣其巢仍伏兵要路痛殲之苗始奪氣六年而貴州變起蓋湖南環苗東南北三面七百餘里其西面二百餘里接貴州尙未設備故石峴苗復思狡逞煽動十四寨并糾合楚苗叛公以鄉勇千五百馳赴銅仁而黔撫伊桑阿至叱其越境要功遂以招撫戡定奏回貴陽時首逆鎗械皆未繳各寨方沸然邊民赴愬雲貴總督瑅玕瑅公至急檄公會勦三日盡破諸寨其破崖屯溝也前兩路賊皆壘石守公使黔兵攻其前而自領鄉勇夜探山後徑猱升而上犂旦遂連破五巢其破上下潮也萬山一峽苗以死守乃夜分兵左右圍之而

親督勇黎明攻峽及晡礮破之分兵火其寨前後殲苗二千有奇倣湖南法建碉堡守之而伊桑阿冒功諉過罪爲新撫初公彭齡劾奏伏法是年十一月湖廣總督吳公熊光奏加公道銜俾得統轄廳營總理邊務　優詔俞行並命俞以苗疆道員用七年丁父憂巡撫高杞奏留原任許之始公建議遷永綏城於花園副將營於茶洞而貴州方藉永綏聲援重其移公力言諸大府至是　詔瑔公查奏公再赴銅仁面陳永綏孤懸苗巢形釜底有二難三可慮并請移湖南守備於貴州邊境螺螄堡助彈壓瑔公乃奏移駐是七年九月遂移之旣而羣苗率衆來爭公以鄉勇數百深入忽遠近苗大集環之數重公以奇計突圍

出苗不敢逼尋議繳鎗械以摧其牙距其抗命者遂有永綏生
苗鳳凰黑苗之剿矣初永綏以廳城孿肘未能深入其巢首逆
石宗四等抗繳鎗械并阻丈田土復糾黨數千來犯而是時廳
已移出且分駐形勢地又得貴州螺螄堡可駐兵遂親率兵勇
三千敗之夯都河連燔六寨追至陽孟岡夜五鼓萬苗突至跳
起揮兵禦之時雨霰雜下我軍人自為戰鏖鬬至山後殪賊二
千有奇生擒石宗四得　旨優敘是役也賊起事即戕艮苗故
公得驅策苗兵深入轉戰月餘破寨十六獲鎗械數千餘寨皆
乞降永綏苗一舉平其黔苗未繳械者咸震慴無敢抗時嘉慶
十一年也公治苗專用沈希儀鵰剿法大小百戰殲苗萬計追

出艮民五千口艮苗千餘口而所用不過鄉兵數千則訓練之力也大抵苗疆用兵異他處穹山哨壁苗人騖越如平地一長也地不可容大眾其進無部伍行列退則鳥獸散密箐中伏賊忽起從暗擊明難猝防二長也銃銳且長隨山起伏多命中惟腰繩藥無重衣裝三長也公因苗地用苗技先囊沙輕走以習步兼習藤牌閃躍法狹路則短兵制之每戰還必嚴汰數年始得精兵千號飛隊優養勤練而嚴節制之行山溯風雨而行列不亂遺貲道上無反顧者共甘苦若妻孥哭陣亡若子弟報公憤若私仇是以能致死如一先是嘉慶元年平苗善後案內奏明將查出逆苗叛產分給無業窮苗佃種其時並未查斷多被

强苗侵霸及公剿辦石宗四查出侵占田地千餘畝其餘侵占尤多公逐一清釐照叛產歸公例另佃良苗耕種於是寨苗聞風震讋各願返所侵占地計永綏境內繳出萬餘畝乾州鳳凰保靖等處亦紛紛呈繳公請收作屯田分佃良苗納歲租充餉又請於撤防後挑留苗兵駐守即以屯糧贍之巡撫阿林保公疏聞得　旨俞允積久制益密田益闢則又墾沿邊隙地二萬畝曰官墾田贖苗質民田萬餘畝曰官贖田以廩屯官授屯長給老幼丁籌補助備犒賞暨歲修城堡神祠學校育嬰堂養濟院諸費百務並舉而苗古田三萬五千餘畝亦以兵勤出其苗并復呈獻七千餘畝爲經費以苗養苗即以苗制苗於五年陳

屯政三十四事十年陳經久八事十二年復陳未盡七事大要使兵農爲一以相衞使民苗爲二以相安故約官與兵民曰毋擅入苗寨毋擅役苗夫約苗曰毋巫鬼椎牛羣飲以靡財毋挾鎗矛尋睚眦釀衅又以詩書禮讓化其狉獷之氣請將乾鳳永保四廳縣編立邊字號廣鄉試中額一名苗生編立田字號外加中額一名苗益感奮有　旨擢辰沅永靖兵備道十三年春入覲　詔曰傅鼐任苗疆十餘年鉏莠安良興利除弊建碉堡千有餘所屯田十二萬餘畝收䘏難民十餘萬戶練屯兵八千人收繳苗寨兵器四萬餘件又多方化導設書院六義學百近日苗民駸駸向學籲求考試革面革心朕久聞其任勞任怨不

顧身家悉心籌畫本日召見果安詳諳練明白誠實洵屬傑出之才堪爲巖疆保障其即加按察使銜用風有位十四年擢湖南按察使以苗弁兵民願留　命每秋一赴苗疆慰邊人思公之在苗疆也日不暇給設木匭於門訴者投牒其中夜出閱之黎明起視事剖決立盡兵民白事許直至榻前及爲按察使一如同知時下無壅情故事無不舉十五年兼署布政使十六年復入覲

天子將擢公巡撫以大福湖南民而六月卒官年五十四事聞

優詔悼惜　贈巡撫銜照巡撫例賜卹嗣子端弼甫四齡　詔巡撫景安派員護送靈柩到籍後著蔣攸銛一體照料派大員

賜祭一次用示軫念藎臣優奬勳勞至意公權奇有才武躬親行陣出入矢石閒所設施務爲經久計不提旁議苗人聞其卒哭聲震郊野尋　敕祀湖南名宦苗疆並建專祠

潘文恭公事略

古今儒臣備五福者眾矣然率有闕而未全之處若夫名魁天下位極人臣直樞廷幾三十年　賞花翎紫韁黃馬褂加太傅享遐齡兩家　賜壽　溫旨予告食全俸優游京邸者四年弱冠登第後乞假歸娶晚年重赴鹿鳴瓊林　恩宴子若孫科第蟬聯武當再宴瓊林之歲孫以一甲第三人　賜及第身後祟祀賢良祠極人爵之榮無微弗備　本朝二百餘年來未有如吳縣潘文恭公者也公諱世恩字芝軒乾隆五十八年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嘉慶三年大考一等遷侍讀再遷庶子明年遷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晉少詹事詹事再晉內閣學士六年擢

禮部左侍郎明年調兵部右侍郎兼署戶部左侍郎九年轉兵部左侍郎仍兼署戶部尋調戶部左右侍郎十三年署戶部刑部左右侍郎明年復署刑部右侍郎十五年兩署戶部侍郎十七年擢工部尚書明年調戶部仍署吏工二部尚書十九年復署吏部母憂歸二十一年以父年高乞終養會其子登鄉舉具疏謝 恩坐未親赴京師陳謝降侍郎道光四年丁父憂七年五月補戶部左侍郎晉左都御史署吏禮二部尚書九年復署禮部尚書十年遷工部尚書兼署左都御史明年轉禮部尚書又明年兩署工部尚書十三年超授體仁閣大學士管理戶部二部事明年 命充軍機大臣又明年改東閣大學士管理戶

工二部事十七年加太子太保明年改武英殿大學士二十八年加太傅此公歷官階級也嘉慶四年分校禮部試尋督雲南學政九年典試浙江尋督浙江學政十三年充順天副考官明年提督江西學政道光八年典武會試十二年典會試十六年再典會試十九年典順天鄉試二十年三典會試二十七年四典會試前後充朝考閱卷官者七殿試讀卷官者六考試差閱卷大臣者十散館閱卷大臣者二大考閱卷大臣者一此公歷典文衡也署日講起居注官一充日講起居注官二充咸安宮總裁一武英殿總裁一國史總裁三四庫館文穎館總裁各一教習庶吉士五署翰林院掌院學士四充掌院學士一經筵

講官二文淵閣領閣事一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一上書房
總師傅一
上謁
祖陵　命留京辦事者二　命查三庫者二此公歷任差使也
督學雲南時奉
仁宗手敕少年得晉崇階又係鼎甲前程遠大勿貪小利勉之
嘉慶九年正月
上御重華宮小宴恭和　御製詩賞如意荷囊諸珍物自是
以爲常二月　駕幸翰林院　賜宴聯句恭和　御製詩頒味
餘書室全集及諸珍物　賜之督學浙江時奉　手敕實心勉

力整頓上習汝係大員不應緘默爾浙吏治民風及洋匪情形可隨時密奏乞養時奉　手敕忠孝二字不可歧視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道光八年回疆平　命與凱旋筵宴　賜紫禁城騎馬　賜第圓明園四次京察　諭稱其克勤克敬矢愼矢公均下所司優敘十八年十二月七十生辰　賜御書熙載延祺額弼亮宣猷襄密勿靖共介福錫康疆聯句並　賞戴孔雀翎入謝時

宣宗手賜玉管花翎　詔此後御門辦事加恩免其入班并免其帶領引見尋　命在紫禁城乘輿進內時　賜內監二人扶掖二十六年　賞穿黃馬褂二十八年元旦　特旨晉太傅行

並　賞用紫韁及八十生辰復　賜御書壽字　賜額曰三朝耆碩　賜聯曰望重三公資燮理祥開八袠衍期頤及上珍文綺有加並　賜其孫祖蔭爲舉人二十九年五次因病乞假均温詔慰留明年三月具疏乞休許致仕仍食全俸咸豐二年重與鹿鳴筵宴　詔賞其子太常卿一潘曾瑋爲員外郎三年重與恩榮宴

文宗手書瓊林人瑞額頒先期　須賜並　賞其孫祖同爲舉人是歲祖蔭成進士授編修科名盛事海内榮之明年四月公薨

上震悼　諭稱其立品端方學問醕正　賞陀羅經被派恰親王載垣領侍衛十人往奠餟並入賢良祠其孫國子監學錄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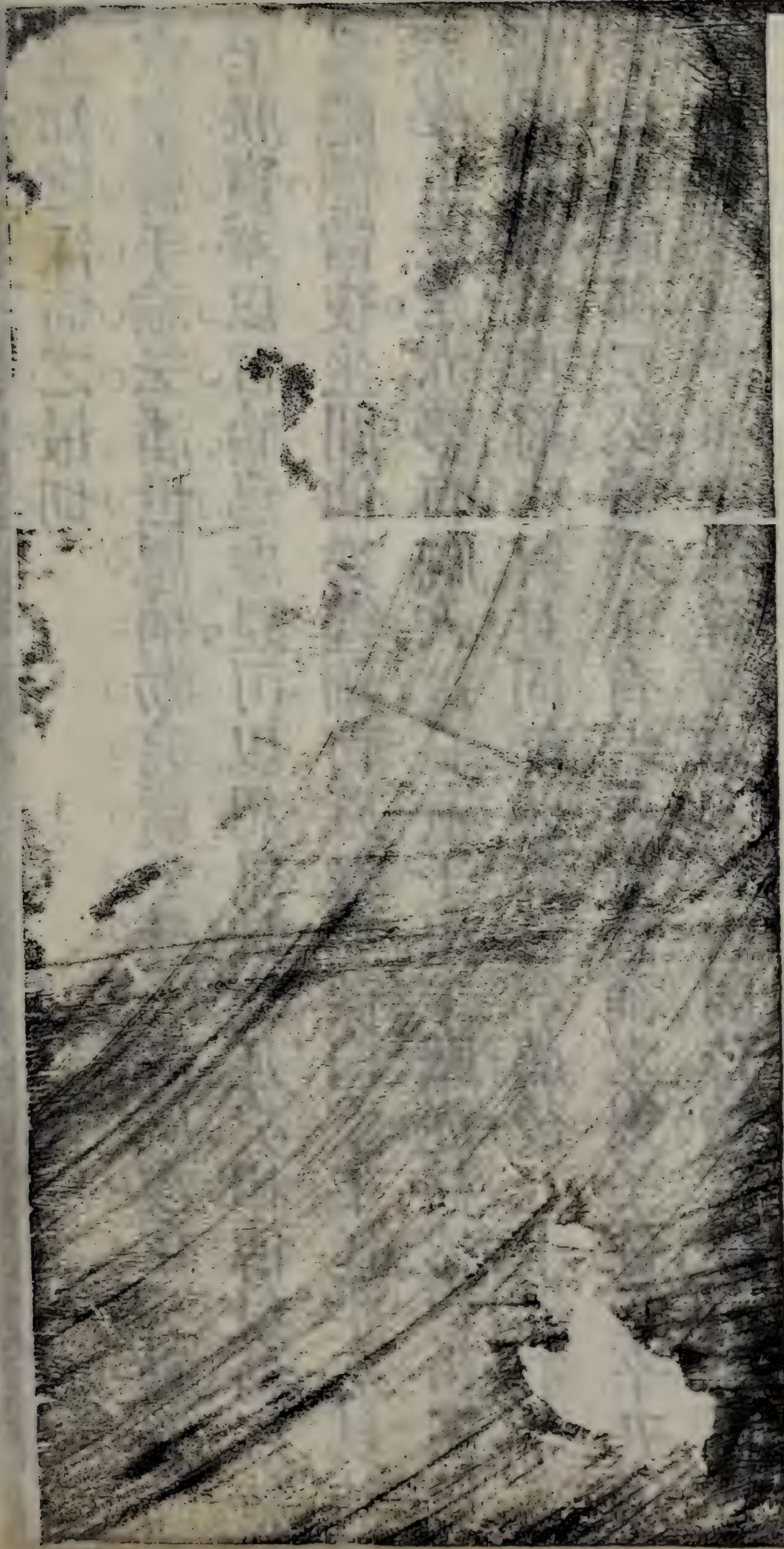
同　賞進士許一體殿試編修祖蔭以侍讀候補監生祖保
賞舉人尋　賜祭葬　予謚文恭此公歷承　恩遇也道光庚
子御史駱公秉章條陳洋務下粵督林公則徐等議覆林公奏
籌章程五則　詔公等議奏尋疏言所議章程或變通舊例或
循守成規應如所請行之以實持之以恆庶夷情悅服而海防
可以肅清總之招來之道得其情而後可以服其心制馭之方
峻其防而後可以袪其弊未有內治不嚴而能使外夷畏威奉
法者也
上韙其言甲辰二月公奏請查墾甘肅新疆等處地畝以裕邊
儲疏言近據伊犁將軍奏報開墾荒地四十三萬畝有奇安戶

升科已著成效其甘肅名州縣及烏魯木齊所屬地方遼闊膴士必多請　敕陝甘總督及烏魯木齊都統籌畫水利遴員勸墾升科以本地自然之利供本處應用之需既可減調餉銀更可節省採買並以額徵所餘准貼八旗支款實爲經久有益之舉如所請行庚戌三月

文宗登極求賢公應　詔首舉前任雲貴總督林公則徐膺任封疆有體有用所居民樂所去民思請　徵召來京備用並將前任臺灣道姚君瑩等皆一時人望此公建白之大端也公自入樞廷後造膝所陳多不形諸章疏雖子弟不獲聞故可述者止此惟

上知之深倚之最切

宣宗嘗手諭云潘世恩精勤襄贊一德一心夙夜在公勤勞備至朕實難以言喻烏虖是可以想見其大凡矣相傳封翁好施多陰德嘗夜坐聞仙樂鏗鏘有旌幢羽葆自空下遂生公其時蔡學士之定亦夢有神人送一童子東下麾從甚盛有告者曰此吳縣潘某也將來與君同年時蔡已鄉薦後二十餘年竟與公同舉禮部云公壽八十有六著有思補堂集子曾瑩辛丑進士由編修官吏部侍郎曾綬舉人官內閣侍讀曾瑋刑部員外郎孫祖蔭現官禮部侍郎



國朝先正事略卷之二十四 名臣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趙文恪公事略

公諱愼軫字遵路號笛樓湖南武陵人乾隆己酉拔貢學使錢南園先生器之曰人英也嘉慶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庚申辛酉兩校順天試改御史奏川楚善後事宜

上韙之十年分校會試巡通州漕革陋規奏釐艘起撥事發諸積弊轉給事中十二年充江南副考官母憂歸服除補原官湖南學政某以矜愎失士心欲附公自固列公諸子優等公仍奏劾之遂遣戍十七年授惠潮嘉道宣教化清獄訟優禮諸生海

擄晉甯民械鬬陽掠聚眾久官不能治公馳行捕誅之沿海民多寮居藏匪銷贓公悉編入保甲毁其棚寮水陸獲盜無數十九年遷廣西按察使慶遠莠民藍耀青假天地會結眾斂錢有廖五桂者苦其侵暴思結龍虎會敵之揭帖中有不治大元帥及令施方助餉語以恐嚇村民事發布政使請往將大其事公不可自往按治誅耀青及五桂脅從皆杖釋之自守免罪民大安復爲條約諭民開廣種植濬陂塘嚴守望堵巖峝摘律例中易犯者五十餘事刊示之廣東洋匪投誠後漸入廣西爲盜水路設巡船俾商民停泊有定所衛之以兵行守令以捕盜多寡定舉劾增州縣解送囚徒路費明年遷廣東布政使故事州縣

解銀及領銀皆有規費公革之名至司庫貯銀四百萬逾年乃五百三十萬南海桑園圍石堤九千五百丈有奇里民屢修屢決公上言民力已困請以司庫沙坦花息及糧道庫息銀八萬發商取息爲歲修資東省屯田五千三百餘頃賦重累民公請減屯糧額數而酌加科則極輕之沙坦六千餘頃以抵之督撫加議奏行又以粤俗奢靡刻行陳文恭從政訓俗二種遺規躬節儉以示勸連山縣城工銀以裁縣故未入奏銷公捐廉償之或曰子產之輿可勝濟乎公曰濟所可濟不能盡亦不能恝也二十三年擢廣西巡撫至則以農田水利爲急諭守令平疇修陂塘設龍骨車以挽水山田開蔭井設井筒架作式使民倣之

粵西地接黔楚盜出沒其間飭屬查保甲置望樓練民壯互相守望縣建卡房數十座府各以官會營巡緝柳州至省會千餘里增設水汛四十三所每卡設哨船有盜則卡船舉礮各團丁登望樓咸出堵擒終公任獲盜千七百餘人公以外盜十居七八乃稽察客民立客長籍之單身流蕩者爲游民查籍遞回山僻草寮盡毀礦廠窯棚傭丁皆立冊有保者留否則逐刊爲首例又動支司庫養廉空缺銀爲營汛工程之用西撫歲支養廉銀萬兩又稽尋二關例得動用羨餘公歎曰吾家衣食麤足身爲大臣復取盈焉將安用之當爲

聖主廣布仁澤耳乃剏頒備倉捐銀萬二千合桂林府買穀積

貯以千金發典肆生息爲歲修費愛日書院久廢修復之復建培風書院課民間童子柳州思恩慶遠三府縣向無書院公斤銀二千倡捐興建於是象州羅城天河武緣雒容興業等縣皆應之道光二年入覲

成皇帝諭曰卿誠實不欺故

皇考簡用以貽朕其益勉之公頓首泣謝八月除閩浙總督公治軍嚴重申條約編頒諸鎮營汎身自考校備弁無虛日參將某驕蹇浙江提督某玩洋務皆奏劾之手札司道諸鎮密令陳所屬文武優劣驗之以事信賞必罰故所用皆得人上游四府地僻山深漳泉汀廣人多租山立廠爲業凡十餘萬人游民混

助其間於是會匪擔匪丐匪羣聚爲害公令各鄉就地勢聯絡立鄉總盜至鳴鉦逐捕加增緝捕經費遣官弁搜山者名匪首皆就獲浙洋商艘報劫公既嚴責水師復與兩撫議立海口漁船出入章程水陸合捕所部晏然福州閩安鎮外有琅琦島居民二千戶多爲奸利濟匪公訪聞擒治移駐水師建礮臺望樓會垣門戶益重漳泉械鬬風未已刊故訓導謝金鑾治法論頒守令行之漳州守周鎬賢吏也以老乞去公手書勉留令署汀漳龍道尤以臺灣爲慮盡選賢能以往未幾鳳山民楊良斌作亂巡道孔昭雯知府孔傳穟不一月平之噶瑪蘭民入山伐木歲供道廠軍工船料匠首苛斂無已川匠林泳春因而爲變公

檄鎮將捕誅之。仍博採輿論。更定採料章程。蘭人乃服。臺灣十三營戍兵萬四千。皆自內地五十三營更替。例由廈門提督點驗分汛。其歸也亦如之。遠者相距三千里。兵弁苦之。公變通舊制。合水陸二提督及福州城守分途點驗。戍兵之困以蘇。臺本產穀地。福漳泉三府民食仰之。商運歲常百萬。江浙天津亦至焉。臺人不知蓋藏。又生齒日繁。歲稍歉。米貴輒思亂。公令稽出口米船。月報實數。酌年豐歉定限制。俾民間常留有餘。三年夏。浙江水災。公奏請賑卹。復捐俸倡勸紳商。得穀六千。米一萬七百。銀七十萬五千。展賑限。全活無算。凡就食流民。令所至州縣詢男婦名數。給滾單撫卹。是秋浙中米踴貴。閩撫欲運倉穀

往濟公以臺灣歲豐乃奏弛海禁招商販臺米濟浙省足而閩倉如故閩鹽不銷官商積困公奏減南靖長泰二縣額引撥入臺灣府屬并停徵商欠官民便之四年奏請以明儒黃忠端公道周從祀文廟東廡位列羅文莊公之次故訓導侯官謝金鑾教授德化鄭兼才有學行敦崇名節公敬異之令舉祀鄉賢五年調雲貴總督貴州彌望皆童山近歲大吏勸民種橡樹放蠶收繭織紬甚有利而守令或以爲迂公檄所屬多未行于教勸之目捐給工本抵滇南壹意以撫靖邊夷整飭銅鹽爲務既陳銅鹽積弊又以防邊之策無踰屯田日與滇撫考地圖訪形勢

五月一日薨於位年六十五有　詔優䘏　贈太子太保謚文恪　賜祭葬如例公少孤從舅氏王春埜遊教以勵行克己後益博覽儒先格言凡有益身心可致用者皆潛心體驗間儕輩中嘉言善行則惕然不自已通籍後致力猶勤爲日記至易簀乃已灼知州縣之困體䘏甚至而不可干以私見屬吏自道府以下懇切訓誡如師弟是非賢否喜怒不藏曰吾於人無私愛憎何必使妄相揣測耶有所詰責其人能以理自申必賞異之卒從所請遇事關民生疾苦國家憂樂者思之輒竟夕不寐必得當乃已督滇黔時病已亟猶疏劾貪墨吏數十人閱日屬纊代者發急遞追回滇人皆痛惜之公嘗顏其室曰省諐年位逾

進功益密好善嫉惡乃益眞且嚴昆明錢公所謂人英者公眞無愧也已著奏議八卷從政錄八卷載筆錄四卷榆巢雜識二卷省愆室續筆一卷讀書日記四卷惜日筆二十卷詩文集六卷

湯文端公事略

公諱金釗字敦甫一字勗茲姓湯氏先世自浙江青田遷蕭山公生而端靖寡言笑四歲患瘖幾不良於行家世服賈公獨奮於學乾隆五十九年舉省試第一嘉慶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朝貴爭羅致之謝不往而時時徒步從大興朱文正公遊請業督過如古聖賢相爲師友十三年入直上書房母憂服闋遷侍講視學湖南累遷祭酒詹事內閣學士二十一年仍直上書房典試江南遂督江蘇學政

仁宗手勑曰江蘇士子不患無才但須植德其勉力訓誨務得眞才以佐國政公敬謹宣諭令多士咸喻

聖意尋遷禮部右侍郎江陰有會匪煽惑鄉民以修善獲福爲說公著福善辨曉之錄稟奏聞　諭嘉其簡明透徹任滿　命仍在上書房行走二十五年七月

仁宗升遐　召公赴熱河襄理喪儀轉吏部左侍郎充經筵講官初

宣宗在潛邸尤敬禮公公之典試江南也

宣宗及諸　皇子皆賦詩贈行公內剛外訥師道自處意所不可輒變色不賓對雖大廷亦如此以是見憚然亦寖嚮用公時尚書英和公以州縣陋規日盛奏請分別查明以定限制公奏言陋規皆出於民州縣猶未敢公然苛索恐上知之而治以罪

也今若明定章程即爲例所應得勢必明目張膽求多於額例之外雖有　嚴旨不能禁矣況各自碎雜所在不同逐一檢察轉滋紛擾殆非區區立法所能限制也時總督孫公玉庭蔣公攸銛尚書汪公廷珍俱先後奏阻公疏入

上手諭曰朝有諍臣連章入告使朕胸中黑白分明無傷於政體朕不勝欣慨之至下所司議敍道光元年兼戶部侍郎時孫公玉庭以南漕浮收不能盡去議請入折收漕公又爭之曰康熙中奉有永不加賦之　明詔此　大清億萬年培養國脈之至計也前有議加徵耗米及公費銀者均經戶部以事近加賦議駮今准其略爲浮收則不肖者益無顧忌而浮收且十倍於

任日雖告以收逾八折節予嚴參而前此逾額者何嘗不干嚴譴卒不聞為之減少獨於新定之額恪遵而不敢踰無是理也在督撫奏定之後不慮控告浮收在州縣縱有發覺亦將巧脫其罪是限制仍同虛設徒為　盛朝開加賦之端臣竊惜之疏入事遂寢明年調戶部右侍郎憂歸起復署禮工二部侍郎兼倉場侍郎仍　命在上書房行走授　皇長子讀遷自戶部左侍郎遷左都御史是時

宣宗在位久熟於情偽自京師以及十九布政使司民風吏治之醕雜莫不周知凡細民含冤負釁嘷號而赴闕者

上必立遣重臣馳傳周歷窮治以申枉鋤強而公以公廉骾直

屢蒙委任自七年九月奉使山西明年使宣化十月使四川明年四月還至袁城復奉 命循漢江而東治獄於武昌六月抵京師十月奉使閩中又明年二月便道還家上冢前後三四年週迴萬里軺篤所屆盧衷約已務達下情而宣 上德
上嘉公勤勞每奉使還遷賚有加其使山西也擢禮部尚書使宣化還 賞紫禁城騎馬自川楚歸充上書房總師傅使閩還拜吏部尚書兼戶部尚書充經筵講官而公亦以南北馳征久虛輔導屬 皇長子遘疾
聖心憂軫陷公者因巧肆機牙以激
上怒於是有降補侍郎之 命重賴

天子神聖亮公樸誠不旋踵眷分如初而公信道篤自守堅雖
獲譴謫而當
天心覺悟後猶必從容奏對以畢申其說而
上亦不以芥蔕信乎古明良一德有出於尋常萬萬者而人亦
罕得而知也公既降補之二年復自左都御史拜工部尚書轉
吏部尚書十四年復兼工部先是御史許球劾陝撫楊名颺諸
溺職狀 詔公在鞫審擬有差矣而言事諸臣必欲傳治重罪
至謂公有所徇縱或摭謎語以謂名颺嘗致厚賕於粵撫梁章
鉅因以得欵曲於公將興大獄撼公於是公方由陝入川清查
西川各屬軍需出入及長吏貪擅不法事有 旨飭回奏公欵

曰吾豈可避嫌而撓法哉於是條上諸言可信與不可信者折衷平允累萬言疏入

上手勅報曰事若秉公問心無愧何恤人言哉　命公暫以尙書權陜西巡撫事公之治川陜獄也署按察使李廷錫涪州牧楊士容江津令郭彬圖皆公門下士並舉吏議公當官而行無所避就人稱其平十七年春考績得　旨湯金釗品學醇正奉使公明其交部議敘蓋

上益洞鑒公之志行矣是年冬奉使勘獄張家口及歲勘獄太原五月命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尋調吏部尚書會安徽鳳陽府試生童鬨於官府事聞　命公偕侍郎吳公文鎔往讞既

而按事皖南及浙江還至江甯淮安稽察河漕諸利弊御史禁家玕以河工賠項處分過寬劾公徇私錯謬公於途次遵 旨回奏家玕復疏訐 諭兩責之名鑴二秩留任尋偕宗令肅親王敬敏等奏議鴉片烟吸食興販及官吏失察胥役賄縱商船窩藏關津偷漏梘徒冒充官人奸民栽贓誣陷各罪名三十九條得 旨允行當是時中外乂安 朝廷無事明年夷禍首發於廣東不得逞則東陷定海南踞廈門北至於天津沿海騷動天子以為海島遠夷蛟螭蠭蛤之性不足與計是非且以中國方制數萬里豈屑與區區醜虜爭一旦之命於不測之淵既而事連不可解在事諸臣無能折衝禦侮以紓宵旰憂而政府獨

右之遂歸咎於首任畺事之督臣以轉圜而救敗一日
上坐便殿從容問公以廣東事可付託者何人公以林文忠對
上咈之公爭益力坐是失
上旨而公亦不安於位矣始公嘗派部郎陳起詩倉差起詩以
見有差使呈請改派至足起詩聞復保送乃赴部訐控廷議坐
起詩規避奪職公亦坐錯謬鐫四級調用三十一年授光祿卿
公以衰老乞骸骨並自陳家無室宇乞留京得　俞旨　賞二
品頂戴二十九年
孝和睿皇后升遐
上居苫次公具疏叩　安　賞頭品頂戴公服歷　三朝周歷

五部侍郎再長風憲歷吏戶禮工四部尚書典江南鄉試者三順天鄉試者一提督學政者再總裁會試者再總裁武會試者一知貢舉者一署掌院學士者三教習庶吉士者三 命留京辦事者四奉 命釋奠 文廟者三其他朝考殿試與較閱者不可勝數自官翰林時布被脫粟後嘗不使過之其學以治經爲務主敬爲本自明季姚江之學盛行 本朝諸儒矯之遂成水火公不立門戶不爭異同大約本明道敬義夾持而兼有取於良知卽慎獨之說以刻意勵行爲宗督學時重刻彭南畇先生儒門法語以訓士性尤篤孝烝烝爲孺子慕嘗辛巳假歸時公年已五十贈公猶命同牀臥起曰吾以爲十歲兒也其嘗官

廉而不峻察而不傲務在安靜持大體嘗按試海州大風發屋瓦多士悯愳公移坐號舍閒神色自若其長諫垣也有探邪教者株連甚衆公察其妄卽擿狀歸而以誤燬於火告同官事竟熄其鎮定皆類此公去位凡十有五載雖閉戶卻埽每遇朝廷立一法用一人喜戚見於辭色

宣宗季年　恩眷彌篤對廷臣垂問再四公子寬出守鳳翔陳謝曰　召問公病體增減起居服食甚悉

文宗御極之四年重赴鹿鳴筵詔加太子太保銜並頒給御書扁額　兩朝篤禮之盛罕有倫比自七十五歲後每日晨起鈔經二百字十三經皆徧日讀通鑑周易終其身寢疾之四日

值太夫人忌辰。猶肅衣冠。強起行禮。以咸豐六年四月十九日
薨。年八十有四。遺疏入。
上軫悼。　諭稱公立品端方。學問醕正。卽日　遣大臣率侍衛
往奠。照尙書例議卹。　賜祭葬如例。　予諡文端。著有寸心知
室存稾。子二。長寬。由廕生官知府。先公卒。次修。巳亥舉人。官通
政司副使。

姚文僖公事略

公諱文田字秋農浙江歸安人年十六入湖州府學乾隆五十四年舉於鄉五十九年獻賦天津 行在 召試第一授內閣中書嘉慶四年入直軍機處是科成進士殿試以一甲第一人賜及第授修撰明年典廣東鄉試又明年典福建鄉試尋提督廣東學政十二年典試山東十五年提督河南學政十八年奉命入直南書房二十二年充會試副考官二十四年提督江蘇學政道光五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公裕學職負人倫鑑屢典文衡皆得士任督學時革除陋例斥偽體拔真才士習蒸蒸丕變由修撰四遷至內閣學士歷戶工兵三部侍郎擢禮部尚書

以學行受兩朝特達之知不由推輓洊陟正卿持己方嚴而涖官勤以慎百數十年來學者盛談考據往往尊漢儒詆宋儒其弊流爲瑣碎穿鑿公獨持議謂三代以上其道皆本堯舜得孔孟氏而明三代以下其道皆本孔孟得程朱氏而傳自五季以後人道不至陵夷者宋諸儒之力也至其所著之書名物象數豈遂無一誤然文字小差漢唐先儒亦多有之未足爲詬病嘗作宋儒論以詔學者馬虖是可以見公所學之正矣然公於漢學未嘗不究心也生平傳注羣籍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所著易原春秋月日表說文聲系說文考異諸書皆入許鄭之室同時言漢學者未能或之先焉尤留意天文占驗法嘉慶十八年

林清之變未起彗横入紫微垣道光初彗見南斗下主外夷兵事公皆先事言之人服其情識洽部務通達治體不爲激亢之行議論尤平易近人所爲奏議多切中時弊其言曰督撫藩臬迎新送舊如衙門之整理館舍之儲偫無論其爲本營官郎例以主客情誼亦不能盡廢履任後所屬吏紛紛晉謁事又必不可已在大吏自以爲秋毫不擾而不知耗費固已多矣且大吏抵任之始諸務未能周知迨莅事稍久然後人才之賢否以明風俗之醕澆以辨方將稍有設施而瓜代者已至更有更事未深之人纔一莅事動議更張據人言爲舉劾以此博振作之名不知地方情形屬吏賢否均未諳悉見爲利而弊已隨其後見

爲是而不自知其非故不如久於其任次第圖之之爲得也又曰自古圖治之要惟以任人爲本近日科條過於煩密如某州縣得一循吏忽有四參彼議之案不能不罷斥又如地號難治非得人不能勝任然才優者或有處分合例者才僅下中亦不能不俾之受事是爲吏議所格而吏治皆不得人宜稍爲變計者也又曰自數年來開上控之端於是刁民好逞其奸彼見獄詞可以聳聽則多牽引其所不快者以陷害之胥吏惟利是圖則又多方株連以困抗之衣食粗足之家一經官訟連染雖立見昭雪而資產已蕩然矣彼所控訐不過一人而牽涉常至十數受丁胥之魚肉往往道斃而瘐死雖處原告之人以極刑於

被誣者何補推　國家慎刑之意亦曰恐有冤抑耳然一案未結而事外之被累者相踵是一冤未雪而合冤者且數十人也

又疏陳漕務情形曰乾隆三十年以前無所謂浮收事事是時無物不賤官民皆裕其後生齒愈繁用度日絀於是諸弊漸生然在州縣亦有不能不爾者所得廉俸公項斷不敷用自開倉至兌運其修理倉廒葦席木板及募友家人書役修飯工食費已不貲加以運丁需索津貼日甚一日至其署中大小公事動須出錢料理又加辦一擬徒之犯自初詳至結案約費百數十金案愈巨則費愈多復有遞解人犯運送餉鞘等事所在需費為州縣吏者以為他弊一破其獲咎且愈重不若浮收尚為上

下皆知其藉此以肥身家者不能保其必無要之不得已而爲此者蓋亦不少臣見近日言事者動稱不肖州縣竊思州縣亦人耳何至一行作吏便行同苟賤此又州縣不能上達之實情也諸疏多蒙 嘉納海內爭傳誦焉公薨於七年十月年七十還疏上

宣宗軫悼 優旨 賜卹 賜祭葬謚文僖著有遂雅堂文集

盧敏肅公事略

公諱坤字靜之號厚山直隸涿州人嘉慶己未進士選庶吉士改兵部主事累遷郎中隨圍木蘭校步射　賞戴花翎擢湖南糧儲道調廣東山東兵備道皆在

仁宗朝

成皇帝御極由湖北按察使遷甘肅布政使擢授廣西巡撫調陝西巡撫時教匪甫定後議者謂南山老林易藪奸不宜墾公謂此地漢唐皆開闢金元始荒廢歷舉漢書蜀志唐書宋史證之且舉漢李翕郙閣頌爲据遂加墾治至今賴焉在陝丁大母憂小祥後會回疆有軍務　特旨以行衣陛見馳驛往甘肅會

總督辦理轉餉事宜時逆回張格爾據四城精銳屯喀什噶爾滿漢官兵三萬七千有奇會於阿克蘇轉烏魯木齊糧濟之公上議曰烏魯木齊距阿克蘇三十二站官兵以五萬餘人計日需糧五百石有奇每站須置駝五百有奇共需駝萬有六千關內外臺站又需駝一萬有奇烏魯木齊雇駝七千尚缺二萬餘請刻期購撥出關其內地之銀餉軍火器械即以此駝運又請以伊犂糧由冰嶺運阿克蘇又議兵馬過沙漠加給草豆添設民夫酌給羊茶諸事凡十一條皆報可大兵自進勦至凱旋共用帑銀千一百餘萬轉輸不竭無虛糜公之功也服闋補山東巡撫以回疆平 加太子少保 賞頭品頂戴調山西廣東江蘇

巡撫遷湖廣總督道光十二年湖南逆猺趙金龍作亂公親往督師密陳湖北提督羅公思舉能辦賊時湖南提督海陵阿已在甯遠之下壿被猺誘戕副將游擊等皆戰歿新田縣知縣王鼎銘死之桂陽常甯諸土猺應賊起衆號數萬官兵未設糧臺而所調常德水師荊州滿騎皆不習山戰公至始奏罷之而改調鎮筸苗疆兵又以衡州水陸咽喉而常甯屏蔽衡郡當賊衝祁陽又入衡永捷徑且糧餉後路皆派兵勇防禦餘合堅壁清野檄將弁分路防堵迨湖南湖北兵大集貴州提督余步雲雲南副將曾勝皆率兵來助剿距賊巢十餘里會大雷雨我兵乘勢進剿賊悉衆抗拒於洋泉街其地爲入山水口有溪通舟楫

市長數里民去賊守公以賊偪歸一路且先其翻山長技密撤各路兵進偪合圍於是羅公思舉等晝夜督將弁立泥淖中仰擲火彈火弩延燒民舍數十戶斃賊數千賊黨趙立鳳乞降佯許之攻益急生擒其子女及頭目數百人金龍易服乘間遁為我兵所殺獲其尸及劍印木偶餘賊先後就殲

上嘉獎　賞戴雙眼花翎世襲一等輕車都尉在事文武晉秩有差方捷書之未上也

上命戶部尚書禧恩盛京將軍瑚松額來視師未至軍先三日奏捷會廣東逆猺趙仔青糾眾數千人楚界聲言為趙金龍復仇公即與　欽使率提督余步雲總兵曾勝移師剿辦敗賊於

濠江又敗之於銀江鶴仔壽至衡州磔於市時廣西逆猺盤均華亦起事官兵殲之并械渡均華爲楚界防兵所執寘之法而廣東連山黃瓜寨排猺復煽亂官兵初失利欽使奉命卒曾勝往剿平之

上速治粵督李鴻賓而調公總督兩廣命辦善後事宜時猺匪新定公編查戶口設猺長猺目漢民村寨設練總改綏猺同知爲遺要缺牧職佐雜改邊俸皆報可未幾越南奸民陳加海與內地游民馮生丁等在夷洋狗頭山嘯聚偷入內洋公遣官兵擊沈其八船餘寇悉平西洋暎咭唎來粵貿易夷目嘩嘮啤違法度公照例封艙停其市易嘩嘮啤遣獲貨兵船自外洋闌

人虎口我兵礮擊之帆以礮拒駛至黃浦奉　嚴旨督辦公撤鎮將用大船載石橫沉水底復用大木筏塞水面多設警備斷其入省之路其後路在老洲岡復遣將弁用大石船遏其歸復備草船火攻具督之沿海部署皆精整禁商民無許接濟夷船於是嗶嘮嗶諸夷窮蹙求給牌出口詞甚恭澳門夷商伽嗶啲等助之請命公固持之良久乃令出虎門奏入

宣宗手敕曰玩則懲之服則舍之尚合機宜不失國體也公之經濟表見者如此公器識凝重蚤歲留心經世學自官職方擢監司任封圻所涖皆有名績治案牘析及纖微而宅心忠厚曲盡人情不流爲深刻至典軍御將剗除凶孽皆有實效其餘察

吏安甿弭盜救災備荒辟地設險諸善政不可殫述而其尤關國體者則在堅持定力讋服外
夷驅霆蹈風落其耳距固宜上契
宸衷繫國安危輕重而合中外想望風采也十五年八月以疾薨於位年六十有四
帝深軫惜　詔贈太子太師兵部尚書　予諡敏肅　諭賜祭葬如例長子端蒲襲世職



朱莊恪公事略

公諱桂楨字幹臣號樸菴江蘇上元人性忠介剛實毅然以古人自勗於外物無所動爲童子時歲洊饑公白大父請毀產贍鄉里大父喜甚從其請知其志趣遠大益以古人期之乾隆五十二年舉順天鄉試卽廢置舉子業究心古臣言行及宋明儒言性理諸書曰吾他日待用而始求之恐已遲矣嘉慶四年成進士由吏部主事累遷員外郎郎中擢御史出爲眞遠府知府其治郡專力民事力反常吏宿習同僚見之格格若不可親然無不心折者郡屢饑民將流莩思惟盡出庫藏速賑爲有濟時公父之圀公迎養在署公叩頭白父頭舍身拯民乞自今無更

念已色甚戚父愕然詰其所謂竟許之乃集士民詭代奉甘旨
事士民愕然不解所謂姑應之乃盡發帑頭以濟饑全活亡算
事後攜印謁大府請罪就臬司獄士民惘然相誡曰吾儕眼大
守膚以自活於心安乎誓傾秋成醵金還庫款無角尖耗是歲
災實非常得公倡賑鄰境千里無一人僵仆者黃平州盜發告
變公曰數人鼓衆非眞亂也動兵則衆駭而事成兵單騎入境
呼父老縛爲首者出不戮一人而事定興義苗鬭大府已勒兵
公曰苗爲民欺忿鬭耳願以身保萬衆使使開諭之果帖服其
銳身爲民謀類此苗俗惑怪魅胥動以浮言公擇一二事嚴懲
禁衆懼今其地所傳焚木妖致甘雨等事是也居數年民俗丕

變勸本業泯鬬諍大府甚重之公强直自遂所至能無屈其氣

天子尤深鑒焉二十五年擢陝西潼商道道光三年擢浙江按

察使遷甘肅布政使旋調山東三年巡撫山西丁外艱服闋還

朝署禮部右侍郎七年授總督倉場侍郎九年授漕運總督漕

運爲國家倉儲首務歷二百載吏丁窟穴其中爲奸利公曲計

諸弊所由始自收徵兌運閘壩倉胥諸賈皆稽察而嚴望之故

廉入而用裕轉運以時無稽滯時公有疾以剔釐積弊廢寢食

數月形骨立扶掖以走見者憂之而卒無恙人問所藥曰我不

知疾惟見官事當了耳問官事何能必了曰我先治我亦不知

爲治官事也十年調廣東巡撫旋兼署兩廣總督粵地接外洋

俗獷悍玩禁令乃申法制釐海舶抑外班擯斥夷館凡興利治弊皆不動聲色有所句攝卒官弁日往某處莫知其事至則談笑就緒故公在粵數年莠民革面而西洋諸國皆震讋恭約束惟謹惠潮民壹械鬭屢興重獄公痛繩之飭吏事自無冤濫始有馮某者逆猺趙金龍黨其家族而因其父子未殺亂定在囚俘中公一見曰此冤民也訊得實立釋之每秋審讞囚平反尤衆十三年夏以病屢請告得　俞旨且諭病痊可速來百姓送者空一城或繪像以祀公每任一官必有數事卓卓在人口皆古名臣所深計而必爲者所餘廉俸去時必留備荒歉自奉極儉嚴爲窶人所不堪居家六年自號覺修日與鄉里學者考論

行詣孝弟婣睦諸大端皆身先之而平日在官或民事不得終治者如浙江海田廣東械鬬之類時耿耿懸諸心口視世俗苟且之治蹙然若叢垢之被其體也

天子屢垂詢冀其疾愈士民望公復起如占歲焉十九年十一月薨於里第年七十有三遺疏聞

上褒問照總督例賜卹　賜祭葬　予謚莊恪　賞六歲子鍍舉人皆異數也公宅心游目不在三代下其為治以教化為主內不動以欲外不可屈以勢一意於　國計民瘼孤立不懼與人交專以道誼切劘如濟布衣諮其一也涖官明而能恕所舉劾無不服其公察屬奉法非徒以嚴見憚而已其令行禁止有

莫知所以然者在粵東有拆毀暎夷馬頭事夷心慴服相戒不敢出一言尤爲人所稱仰云

鄧嶰筠制軍事略

公諱廷楨字嶰筠江蘇江甯人嘉慶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乙丑戊辰會試及戊辰順天鄉試皆爲同考官十五年出爲甯波知府母憂服闋補延安府調西安時南鄭韓城有死囚皆受誣公平反其獄又以全同州鬻母子事陝民歌頌由是譽流京師道光元年超遷湖北按察使權布政使請免田入江而稅銀在民者十餘萬兩遷江西布政使權江西巡撫以前守西安失察屬吏事免歸旋　命以七品銜赴保定起爲通永道陝西布政使權陝西巡撫六年擢安徽巡撫自嘉慶時皖中多大獄信臣覆案官吏多得罪而獄歷久愈疑鳳潁俗允悍常以兵定

變公至又值水災乃親乘舟賑恤尤精察吏所任皆得人悍民
投威斂亦不敢幻訟在安徽十年俗乃大和所舉任後多至大
僚十五年遷兩廣總督時方議鴉片烟禁公議奏以謂法行於
豪貴則小民易從令嚴於中十則夷貨自絀
上韙之未幾林文忠公以　欽差大臣至廣東喚夷遂輸烟入
官甚悔罪已而中變以兵船回泊尖沙嘴進至穿鼻公飭將士
迎擊六接戰夷皆傷退訖公任不得入虎門林公既改督兩廣
自廣東外夷易犯者莫如閩故改公兩江及雲貴總督皆未行
而卒調公督閩浙二十年四月夷船泊穿山洋及梅嶺厦門擊
之皆走援定海至清風嶺得　旨卻回蓋是時夷方銳欲入閩

而閩之海防地道多兵力散公往來泉州厦門閲署行宵征籌應捷出書吏夜牘且詢且披無一夕得安枕坐前在兩廣兵弁捕煙不力奪職戍伊犂二十三年　召回起爲甘肅布政使二十五年再授陝西巡撫時番賊屢擾蒙古游牧公先權陝甘總督卽邀擊於統犢溝得前所失馬牛羊以萬計八月抵陝時巳積勞久時時欲乞休以前後受　恩重未敢請也二十六年三月薨於位年七十有二得　旨軫悼　賜祭葬如典公機神高朗外容異量而制行内嚴自侍從歷封疆四十年屢起屢躓無幾微得失意見於顏狀

上亦諒其素而終任之有及見公年少者皆曰如諸生時過學

人文士薦龍講論不倦於詩及古音韻學所得尤深至世俗好尚一不以經意尤精於吏治有神明稱其守西安也有漢中營卒鄭魁坐置砒餅中殺人論死賣砒者賣餅者及鄰婦之為左驗者皆具獄成公疑之乃密呼賣餅者前曰汝賣餅日幾何枚曰二三百一人約賣幾何曰三四枚然則汝日閱百餘人矣曰然百餘人形狀名姓日月汝皆識之耶曰不能曰然則汝何以獨識鄭魁以某日買汝餅也其人愕然固問之曰我不知也縣役來告曰官訊殺人者已服矣惟少一賣餅者爾盍為之證訊鄰婦言為役所使如前言惟賣砒者為眞蓋死者嘗與鄭魁有違言以瘋犬死其骨青而魁買砒實以毒鼠也同州殺者以事

出其繼子子無所歸訟至省公佯怒曰此逆子也當杖死繫桎
鏈下故久治他事而潛令人以茶餅給其子子奉母母怒不食
奉其叔叔食之至日暮公度其母見子傑然繫庭中時時顧曰
影待斃也意且悔乃密呼其叔曰汝嫂癡人耳試以我意語之
汝撫六歲兒至娶婦婦死更娶勞甚矣頗信族人言有好兒
子將為汝嗣汝幼而撫者不能子顧能子長兒乎彼利汝財而
嗣汝顧能孝養汝乎汝死財與子皆族人有也即汝何利必欲
出子者明日官為汝杖汝無難也叔叩頭出次日母子來泣謝
不復言出子事此雖一節可以見公之精敏矣及為大吏尤嚴
束僚從無妄索嘗閱兵當途或問令曰廚傳費幾何曰二十千

聞者以爲難子孫恒由編修官至巡撫孫頤雲南趙州知州

陶文毅公事略

道光十有九年六月二日太子少保兩江總督陶公薨於位天子震悼　詔以公任事勇敢不避嫌怨堪式百辟加贈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　予諡文毅並　勅建專祠於淮北之板浦場明年又　特允名宦祠之請不由部議於是公之勳績益炳著於東南矣東南大計莫如鹽與漕二百年來官民交困大都由文法委曲繁重致利不歸上不歸下而盡歸中飽間有講求更革釐剔者則中飽蠹蝕之人交起而持之畏事者率卻步徐視莫敢肩其任道光五年漕河大梗　詔江南大吏議海運維時上海關儈撓於南通倉胥吏撓於北屯船丁役撓於中不日

風濤則曰寇盜不曰霉變則曰槳費
天子移公自皖撫吳毅然以身任之首致百六十萬石由海達
天津每石僅用銀四五錢視河運省費一倍人始知海運利國
利民爲東南拯敝第一策不得以風盜霉費之說相聾矣道光
十年公督兩江承鹺政蠧壞之後如淮南之窩價淮北之壩槓
兩淮之岸費皆浮縻數百萬仰食其間者以億計當事洞悉其
弊而不敢動公謂非減價不能敵私非輕本不能減價非裁冗
費不能輕本遂奏裁淮南窩價岸費場費二百五十餘萬淮北
則創改道不改捆之議歸販不歸商之制每歲暢行倍額溢課
數十萬盡償淮北之帶殘且劑淮南之懸引嘗欲推廣其法於

淮南雖以衰病不果而天下皆知票鹽減價敵私爲正本淸源
上策不復爲綱法所縛持矣然方公再議海運則南漕北倉撓
之議裁鹺費則窩商蠹吏撓之議截糧私則長蘆漕院撓之議
改票鹽則壩夫岸吏撓之羣議沸騰奏牘盈尺使公仔肩稍不
力
上之倚任稍不堅必且不能善後然後知公之犯勞怨而事未
嘗不舉蓋由遭遇
聖明而海運與票鹽後之人所宜賡其緒而恢之以蘇東南之
困而爲　國家籌百世利也公諱澍字子霖號雲汀湖南安化
人嘉慶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十五年典四川鄉試著蜀

輶日記於西南形勢利病如指掌改御史疏劾部員戀棧忘親及吏部重籤河工冒濫外省吏治諸積弊又條陳三急五宜以靖匪徒屢稱
旨巡視中城決滯獄八百有奇遷給事中巡視南漕盡革陋規會漕艘阻冰高郵禱於露筋祠一夕凍解奏膺
封祀尋授川東道有異政二十五年
宣宗卽位川督蔣公攸銛
陛見奏公治行爲四川第一可大用遂擢山西按察使入
覲時
欽交三案令赴任審辦是爲公受
上知之始每遇京控獨多直交臬司不由巡撫前此未有也道光元年擢安徽布政使安徽庫款虧空歷五次清查未得要領

公悉心鉤考分別應刻應償應豁於是三十年轇轕豁然一請因奏定章程十則嚴交代禁流攤裁捐款俾有司得專力治民三年就遷巡撫太平甯國旌德三縣不通水道漕米向由民折官辦公奏請由司庫領銀採辦立限徵還以杜借墊之弊是歲水災瀕江三十餘州縣田廬盡沒公親勘賑遣官赴上游買米十萬石勸捐數十萬金區畫周至民不流亡明年宿州懷遠大蝗公禱劉猛將軍廟有青蛙烏鵲無數一日食蝗殆盡奏聞特頒

御書匾額公以水災既退水利宜興親勘壽州之芍陂城西湖懷遠之郭塘陂荆山口鳳陽之花源湖鳳臺之蕉岡湖及濱江之圩垸堤壩次第籌濬又奏設豐備倉於各屬鄉村秋收

後量力各捐不經吏役不減糶不出易不借貸歲歉即全散之樂歲再捐以數歲救一歲之荒略如社倉法而去其弊其後復於江蘇仿捐豐備倉穀各數萬石創修省志表章忠節上及元明陽湖武進上元等縣以一次而題旌節孝三千餘人或五百餘人創建總坊其盡心教養多類此五年夏移撫江蘇値河淮交病漕運中阻公奏請以蘇松常鎮太倉之漕百六十萬石歸海運親赴上海籌商船定雇值檄崇明狼山及山東登萊諸鎮會哨海口以壯聲威各艘由吳淞口出崇明十滧轉成山入直沽口水程四千餘里旬月抵天津無一漂損者

上遣重臣赴驗米色率瑩潔過河運數倍海商運漕而北載豆

而南兩次得價復由部發給收買海船耗米十餘萬石漕項銀米自解津應用及調劑旗丁外實節省銀米各十餘萬事竣
優詔褒美　賞孔雀翎明年疏陳海運章程八條欲永甦三吳之漕國以格於部議未竟也自道光三年後吳中連歲水災由太湖入海之路不暢吳淞黃浦劉河即禹貢三江遺跡自黃浦奪溜而吳淞中幹日微劉河則幾全淤是以水無所泄當事屢議修濬不果公疏言今日治水以吳淞爲最要治吳淞以通海口爲最要請以海運節省漕項銀二十餘萬兩興工得　俞旨八年三月蕆工海潮直過崑山而西水深二丈以外其攔潮大壩內外刷側淤泥立盡公復請借帶徵緩漕十餘萬石變價爲

濬劉河之用部議未允及遷總督復與巡撫林公則徐合疏言劉河與吳淞分流東達太倉為元時海運出口之路其分支為白茆受常州諸水由常熟昭文入海近皆淤塞關數州縣田賦之命若開通海口則潮沙復虞倒灌莫若挑成清水長河工省而利永其海口各建石壩置涵洞平時築閉以禦渾潮潦時放水歸海共估劉河工十六萬有奇借帑攤徵白茆工十一萬兩官民捐辦十四年工竣適太湖蛟水驟漲盡啟劉河白茆海口各壩不三日水消歲仍大熟父老皆歡忭以謂百餘年來所未有也吳中運道莫要於徒陽運河而練湖為其上游孟瀆則其委支公自巡漕時已條奏利害及撫江蘇益事講求於六年大

濬時首將豬婆灘加浚以除漕艘咽喉之梗至是復籌款二萬
金先復黃金閘爲練湖關鍵并改建丹陽之黃泥閘以蓄全湖
之水而運河之上游治矣其常州孟瀆河旱則引江潮以灌田
潦則宣洩入江每遇運河冬月挑濬時尤爲商船出入要路自
公加濬孟瀆及德勝澡港二河而運河之下游亦治矣其受總
督事也值私梟黃玉林伏法前督臣大學士蔣公及鹽政運司
皆獲譴
上命戶部尚書王公鼎侍郎寶興公赴兩淮會籌改法爲課歸
場竈之計公謂除弊即所以興利因條上章程十五則王尚書
等遂請裁鹽政歸總督管理以一事權公於是殫心力以釐積

弊其大端著有成效者四一曰裁浮費以輕成本凡公費匣費岸費寓價數百萬其利皆不歸於納課行鹽之商故成本日重公一切裁減復裁鹽政陋規十六萬有奇繳還鹽政養廉銀五千兩本源澄而浮冒絕矣一曰愼出納以重庫款鹽庫不分正雜虧那百出又有總商晃庫不行鹽而專領費甚至捐輸皆出庫墊冒支從不報銷公奏分二庫以正項貯內庫備部撥雜項貯外庫革總商以杜侵漁永禁印本滅帖諸名目俾勿貽後患一曰禁糧私船私以清綱銷糧艘回空向帶長蘆私鹽公力禁之漕督以調劑窮丁爲詞奏請許帶蘆私仍完淮課御史亦以爲言公三疏駁之謂不但病鹺亦且滯漕堅持定議蘆私遂絕

至儀徵商船有借官行私之弊公一切禁杜又力主散輪隨到隨售而久滯報淹之弊亦少一曰革五壩十槓以清八無三十十年無課徧地皆私商遁岸懸蓋由運道迂而成本重公決計改票減稅裁費不數月商旅輻輳場鹽一空化私爲官皆從來所未有也初淮南以十年行六綱淮北以十年行三綱虧帑本七百餘萬而以帑利貽患後來立豫納減納帖息諸名色以數十年後之課豫虧之於數十年前至道光八年十年間則已無可挪墊無可借貸公承極弊之後淮事八載完正雜銀二千六百四十餘萬兩而在岸緩納之課尚不與焉庫貯常實存三百餘萬又帶銷辛卯以前殘引百三十餘萬帶徵還未銷印本積

欠蕆價銑引殘課三百數十萬以代償前人之欠公自任督撫以來若治皖之荒政之淸釐庫虧治吳之三江水利他人得其一皆足名世而海運票鹽尤百世之利後之籌國者必將取法焉公受

成皇帝待達之知每述職召對十餘次造膝密陳言無不盡嘗申奏鹺務巳有起色總督事繁請復設鹽政溫諭不許并垂詢里居山水 御書印心石屋四大字揚之兩次考績皆優敘十二年捕獲梟匪奏 手勅云卿爲乾國良臣朕亦獲知人善任之名矣十七年公壽六十 御賜福壽字并 賜額曰綏疆錫祜他珍物十六種十九年二月因病疏請開缺 手諭云

御體質本非不足緣費心太甚氣血不無消耗惟望卿不日全
愈來京面晤以副眷注委任之　情卿其善體之薨年六十有
二公虬髯山立洪音瓌辨絕類湘潭陳恪勤公生平宗仰亦在
是遇事奮發義形於色而胸懷洞無城府待人表裏如一用人
必盡所長凡所拔擧至方面節鉞者皆有名於時生平嗜風雅
留心文獻於地形水利尤究心嘗登塗山以望淮登虞山以望
海登雲臺山以覽淮海形勢所至賦詩紀事俯仰今古隱然以
一身係江淮保障自公卒後東南乃稍稍多故矣公嘗建惜陰
書舍於江甯震川書院於嘉定敦善書院於海州以惠學者巡
城時建悅生堂以贍京師窮民回籍時捐漁稅議禁罟斷以利

貧江之行旅他嫩行不可勝紀所著印心石屋文集五十六卷奏議七十六卷陶桓公年譜四卷淵明集輯註十卷靖節年譜考異二卷蜀輶日記四卷子洸 恩賞主事候選道

何文安公事略

京師冠蓋之藪高官大爵棨戟相望獨道州尚書何公起家儒素存陟崇峻

宸眷優異譽望隆碩不為聲勢烜赫家庭澹靜動履平實門生屬吏及鄉黨後進環集聽教誨訥訥如老儒諸子樸謹耆學一時魁儒隽才靡不諧際書冊金石不脛而至國內皆衣衣而壺譫款客論文趣古無虛日天下士翕然歸之蓋以文章道德繫中外望者數十年告終前夕有大星隕於庭嗚乎豈偶然哉公諱凌漢字雲門一字仙槎力奇嶺年十六州府廳皆第一補諸生孤露貧苦益力於學夜不能具鐙燭恒然松枝自照讀經書

必兼傳注夫人廖氏嘗襁兒於背躬刈薪致傷左目失明州牧汪某爲加賦事以抗糧拘諸生數十人解永州府太守王公宸郎拔公於順試者見公名詫曰此眞讀書人他日必成國器特省釋之後案至省久之獄雖解而諸生已瘐斃七人汪牧由彤幕起家能著書廣聲氣公恆歎酷吏之可畏而欺世盜名如汪者世尤多不察也嘉慶六年充選拔貢生　廷試一等爲吏部司官有雜職官被議鐫級聲言乾隆某年有　恩召加級或以無册可稽駮之公曰册雖燬　恩詔固在也冢宰韙之九年舉順天鄉試明年成進士　殿試卷進呈名在第四
上以筆墨飛舞拔置一甲第三授編修十二年充廣東副考官

復　命曰

上詳詢粤中吏治與正考官花公杰據所聞以對次日奉　旨查辦明年分校順天試十九年遷司業轉中允充　日講起居注官升洗馬轉侍講侍讀右庶子二十四年典福建鄉試擢祭酒道光二年典山東鄉試留督學政轉侍讀學士每試日靜坐堂皇校閱胥役悉閉署一室嘗奏云場中多一查弊之人卽多一作弊之人又云臣以為防弊之道苟挈其要領無事煩苛手勅褒許甚屋試院中忽產蓍六莖數日高七八尺因顏曰瑞蓍書屋並為之記刻試牘附以論文十三則推本於明理義氣令求之天人性命之際設課程督諸生治經科試年貌册人令

自注誦習何經以便考校故乙酉科拔貢生多治樸學者四年轉通政司副使六年擢順天府尹時前尹朱公爲弼無被議事而左遷府丞公棠 特旨除授 召對時有人品學問朕所深知之諭蓋在
帝簡中久矣甫莅任聞抱養育嬰堂幼孩者須以數十金買龍祟立革其弊立內號簿飭屬訊案每月按簿催結無留獄八年元旦逆回張格爾就擒
上以公支應兵差妥速而次 命優敘順天所屬牧令擢至四路同知更無升途公以人材須鼓勵會大名府缺出與直督會奏得 旨以西路同知辛文沚補授遂開此例京畿獄訟繁多

自府縣所自理外由形部都察院提督府奏交咨送無虛日公盡心研究大要以罪疑惟輕務歸仁厚惟於兇盜案件謂宜懲一警百讞治皆從嚴十年立春日循例進春士召問春牛顏色起於何時公奏月令稱出土牛並無顏色宋時頒行土牛經支幹各色略與今同始於仁宗景祐閒其博洽強記多類此七月　命　皇長子往祭

孝穆皇后陵寢公以大雨時行橋道難恃請改派親王大臣

上深然之卽改派署後有廢園及亭因蒔花竹為退思之地顏曰佳晴喜雨快雲之亭志無忘民事也八月授大理卿仍署府尹事十一年署兵部右侍郎授左副都御史遷工部右侍郎兼

管錢法堂事署禮部左侍郎典浙江鄉試留督學政重經解訪
優行試事整肅士習日醕每試得經術士命教官補舉優行以
勵之胥吏冒用頂戴藉作護符嚴示禁革試院桃李門前學使
儀徵阮公所署也補植桃李數百株蔚然成林 特命公偕督
臣程公祖洛鞫山陰會稽紳幕書役句結舞弊一案獄成
帝嘉其明允十三年調吏部右侍郎兼順天府尹 命卽來京
供職時歲試未竣也吏部議捐賑鼓勵章程有候補各員準捐
儘先補用一條已具稾矣公適由 陵工歸司員陳起詩上說
帖於公謂如此則正途之鈌轉為捐班所有而正途亦非挾貲
不得於官方吏治所傷實多公曰君言是也議遂寢調戶部左

侍郎兼右侍郎管錢法堂事再調吏部右侍郎仍兼戶部右侍郎時湖廣總督訥爾經額公奏苗疆屯防變通章程　命戶部議奏同官　係湖南事專屬公具稾乃援據舊章體察見在情形準駁相半總歸於遴選廉能代謀生計同官折服十四年升左都御史兼府尹如故　賜紫禁城騎馬晉工部尚書兼署左都御史奏　命查勘明陵充經筵講官十五年充會試副總裁教習庶吉士十六年奏永杜回漕錮弊公飭查順天各屬大小水路繪圖籌緝始奏定水次鋪戶存貯糶米不得過十石之例疊署吏部尚書十七年吏部因京察一等八員有先由御史改官者已議駁矣公以不勝御史非不勝外任者比苛繩恐妨言

路援筆改議遂奉　俞旨十九三調戶部尚書仍署吏部尚書充順天鄉試副考官時長子編修紹甚亦典試福建距公使閩時凡二十年父子同科典京外試前此惟乾隆丙子科劉文正文清公庚戌科劉文定公及青垣侍郎而已後先濟美同列榮之公於吏工戶三部皆久任遇公議多賴公主持從容正直熟思利弊鉅細一無所苟於政體人才特爲顧惜戶部假照案發先後在捐納房司員皆獲咎公從容爲
上言其中人才甚有可惜者而許其捐復之　旨隨下考功司議處有近於交致者必往復剖論冀存寬大工部素稱壅滯於司員中拔其樸實任事者貲緣既絕升轉之路遂通嘗因病起

銷假精神未甚復元
上顧而覺之再給假十日　諭無庸具摺次日公子紹基以編
修翰直　召對
上知公次子紹業知醫詳詢進藥狀且曰聞汝甚能讀書何以
不知醫紹基惶恐伏謝
上笑曰藥力難恃朕所賞參枝眞老山種固不易得乃荊芥大
黃亦有作僞者故用藥不可不愼也二十年正月值
孝全成皇后喪齋集西淀十餘日歸寓偶病寒猶力疾趨公尋
疏請假甫　命下遽薨年六十有九遺疏入
上嗟悼久之　贈太子太保　賜祭葬　予諡文安禮部交來

曰據謚法勤學好問曰文止於義理曰安　國初有得此謚者
後皆追奪二百年來至公乃蒙　恩特謚異數殊榮盈廷驚聳
始悟

聖主知公之深眷公之篤迴越尋常咸以年未古稀不及一踐
揆席竟其霖楫之用重爲公惜也而公之一生履蹈中和亦實
堪與先儒陸文安公金文安公媲美云公孝友純篤父廩主文
繪以學行伏一時嘗授徒白牛山遇疾距家三十里公昏夜疾
趨中途値雷雨忽紅鐙前導至茆舍一賣腐翁延入少憩遺童
子送至館而別後訪之失所在蓋孝思所感也設敎於家塾察
鳴軒敎法識盡從游者自遠至軒庭至不能容雷震庭樹弟子

皆病悸公方靜坐若不聞知有井水清而苦𪉷為文祭之得甘既貴後有門下士病風邪狂舞於街市書片紙諭之立愈其正直之氣類此與兄淩灝手足依倚未嘗暫離為翰林時嘗會文夜歸遲見兄坐候於門後遂節飲蚤歸晚年有恭彌篤居兄喪悲慟切摯胡紳咸為愴動時已官大司空攝冢宰年六十五矣居恒莊敬刻厲無欹坐無疾趨獨坐必斂容急遽時作字必裁劃正坐而後書畫鄭君及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像懸齋壁晨夕瞻仰家範嚴肅稱於時通籍四十年未嘗一干吏議在詞館攻苦如諸生治官書自立程法　國史傳志手錄其子目以便檢閱於蒙古地名滿洲人名尤詳悉總辨起居注所為前後序

掌院曹文正公稱爲傑作遇　誥冊文字重大者多屬公撰擬以公書法重海內屬敬書全唐文　御序兩次以講官隨圍命和御製甚多朝鮮琉球貢使索書應之不倦詩文酬答則堅不與通壬申戊寅大考皆優等　賜文綺辛未甲戌己卯皆教習庶吉士殿廷文字之役派閱覆試朝考散館試差大考及漢教習卷絡繹無閒前後尹京兆最久凡察吏安民弭盜備荒諸政不勝書任京尹時與兼尹盧文肅公陸文恭公和衷相得任兼尹時尹京者吳公傑曾公望顏皆以精强久任每有要事恆就公寓熟商公子持紙筆侍側具稾疏奏不令胥吏知也在吏部時同官如恩文肅公阜文端公精敏綜核議事多從嚴公常

以大體爭之初若齟齬卒無不轉圜者典試督學及教習庶常皆諄諄訓誡如子弟故門下士以經濟學術稱者甚衆勘估督修諸要工十餘次承辦龍泉峪陵工奉　特旨改派公往每有遷擢必兼它職凡掌文衡五權冢宰四派經筵直講以京兆而歲　賜葠貂以尚書而　賜頭等葠貂六次　賜福字皆　特命入　乾清宮侍書　寵光稠渥可謂極儒臣知遇之榮矣督浙學時試寧波以宋元學案發策士無知者因屬諸生勤爲蒐訪原書百卷次弟從舊藏書家得之命門人王梓材沈垚馮雲濠與子紹基校定付梓爲序以行所著詩文曰雲腴山房集子紹基丙申進士官編修紹業廕生少慧通天文算法先公卒紹

祺紹京皆舉人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林文忠公事略

道光三十年春

文宗皇帝既嗣服下　詔求賢時太子太保雲貴總督侯官林公方引疾家居大學士潘公世恩尚書杜公受田交章以公應詔奉　召入都未即至九月

上以粵逆洪秀全等稔亂　特命公爲　欽差大臣馳赴廣西督剿尋　命署廣西巡撫事公故嘗督粵威惠著聞中外想望丰采至是力疾出粵民額手相慶賊黨散大半洪秀全懼謀遁

入海十一月公行次潮州薨遺疏入
上震悼優詔襃卹 賜祭葬 予謚文忠自公薨後軍民失所
倚賊寖不可制未幾踰嶺涉湘絕長江踞金陵爲窟穴蹂躪遍
天下又十四年竭海內全力麾乃克之論者謂生靈多阨致天
不憖遺使得假公數年賊不足平矣然公之身繫天下安危者
尤不始此也先是公總督湖廣時鴻臚卿黃君爵滋疏請禁鴉
片以塞漏卮有 旨下中外大臣議公條上利害深切著明
宣廟嘉焉十八年冬 命以 欽差大臣涖廣東查辦海口事
務明年補兩廣總督公宣諭 德威繕守備於虎門各海口添
建礮臺設木栰鐵索奏移高廉道駐澳門撥隸水師資控馭時

通商之國以十數咸傾心受約束惟暎咭唎持兩端九月夷目義律等以索食為名糾師船犯尖沙嘴公遣叅將賴恩爵擊走之斷其接濟尋六犯海口皆受懲創義律潛赴澳門倩西洋夷目遞說帖求轉圜公以其言未可信奏請相機勦撫並請
敕福建浙江江蘇諸督撫嚴防各海口復奏停其貿易暎人屢撼之不動則大懼既以粵之無隙可乘也乃改圖犯浙陷定海掠甯波沿海騷動在事者莫能折衝禦侮爭歸咎公因中傷之事垂成而敗代者至悉反公所為恐和議之不速成也撤公所設各隘兵以媚之暎人遂徑犯粵城公知事不可為具遺疏以待
圜解　命以四品卿銜赴鎮海軍營效力尋謫戍伊犁海疆事

自此益棘王相國鼎湯協揆金釗至以死生去就爭之卒爲忌者所持不能得向令公得終始其事決裂不至此公之爲天下重也可勝道哉公諱則徐字元撫一字少穆晚號竢村老人父賓日歲貢生家貧力學以經術掖後進有子三公其次也生警敏長不滿六尺英光四射聲如洪鐘每劇談隔舍數重聆之輒了了年十三郡試冠軍補弟子員二十舉於鄉就某邑令記室閩撫張公師誠見所削牘奇之延入幕嘉慶十六年公年二十有七成進士選庶吉士派習 國書授編修益究心經世學雖居清秘於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綜核無遺識者知爲公輔器矣典江西雲南鄉試分校己卯會試咸得士二十五

年。補御史海寇張寶投誠後累官副將。至是擢總兵。公慮其愈驕蹇不可制也疏劾之。

仁宗遵其言授杭嘉湖道修海塘興水利。士民德之會聞父病即引疾不待命馳歸道光二年授淮海道明年擢江蘇按察使決獄平恕民頌之曰林青天尋丁母憂明年奉 旨赴南河督修隄工工竣仍回籍六年夏 命署兩淮鹽政以未終制辭不拜七年按察陝西遷江甯布政父憂歸濬福州西湖以惠桑梓十年夏補湖北布政使尋調河南十一年復調江甯遂擢東河總督疏辭 優詔不許尋奏言稭料為河工第一弊端其門垛灘垛併垛諸名目非抽拔折視難知底裏已將南北十五廳各

垛逐查抗弊者察治得　旨向來河臣查驗料垛從未有如此認真者十二年春調江西巡撫吳中洊飢公奏免逋糧籌賑郵情釐各屬交代盡結京控諸獄昧爽視事夜過半方息數年如一日焉會考績疏言察吏莫先於自察必將各屬大小政務逐一求盡於心然後能舉以驗屬吏之盡心與否若大吏之心先未貫徹於此事之始終又何從察其眞僞臣惟恃此不敢不盡之心事事與屬僚求實際耳公此言蓋生平得力處也先是公在江藩任內以各屬水災建議倡捐義賑資送留養收孩捺棺捐衣勸糶養佃典牛借耔種禁燒鍋凡十二則經江督陶公澍奏行至是事竣在事者得奬敘公之爲臬司也奉　詔綜辦三

江水利以憂歸嗣經陶公奏允孟瀆劉河分年籌辦至是孟瀆工竣公以劉河爲三江之一淤墊尤甚請酌辦從之又言江蘇錢漕倍他省其中有緩有急有舊有新勢難一律清款與其漫無區別徒令剜肉補瘡莫若專嚴於提新而暫緩於補舊漸款果能至解是州縣無新虧而舊欠神可冀彌補得旨竭力爲之江南人文甲天下鄉試恒萬六七千人入鏁院時竭一晝夜之力不能畢有擁擠仆斃者公創設信徼立燈牌陰以兵法部勒之日晡而畢十七年春擢湖廣總督荊襄苦水患歲以爲常公修築隄工躬自監視奏籌襄陽等屬鹽務緝私事宜及辰沅道屬苗疆屯務事宜皆如議行尋疏報南北兩省拏獲奸民與

販鴉片各情形　璽書褒美又以江漢安瀾請列漢神於祀典
從之十八年冬入覲　賜紫禁城騎馬遂有粵東之　命公之
在粵也奏虎門收繳暎咭唎躉船鴉片已十逾其八得　旨褒
敘及奏請剿撫兼施　手敕報曰既有此番舉動若再示柔弱
則大不可朕不慮卿等孟浪但誡卿等不可畏葸先威後德控
制之良法也尋請停貿易又　諭曰該夷自外生成是彼曲我
直中外咸知尚何足惜公前後所陳皆稱　旨爲忌者所中傷
卒不安其位而天下自此多故矣公議戍時河決開封首輔王
公鼎出視工疏留公督辦工成仍就戍有門下士官於陝迎謁
公竊爲不平見公談笑自若不敢言退謂鄭夫人曰甚矣此行

也夫人曰子母然。朝廷以汝師能舉天下大局付之今決裂至此得保首領　天恩厚矣臣子自負　國耳敢憚行乎公在塞外奉　命勘辦開墾事宜親歷庫車阿克蘇烏什和闐喀什噶爾葉爾羌及伊拉里克塔爾納沁等城縱橫三萬餘里水利大興稍暇則以筆墨自娛公書具體歐陽詩宗白傅在官事無巨細必躬親家居必熟訪民間利病白諸當道求題詠者雖踵接不暇應也至是始得肆意遠近爭寶之伊犁為塞外大都會不數月縑楮一空公手蹟徧水天雪海中矣二十五年秋　賜環以四五品京堂用十一月　命署陝甘總督會野番肆劫先飭鎮將防護馬廠時承平久營政弛公出按邊命演巨礮舉營

無知者一老卒能之公立授以官士氣爭奮尋勦捕番族及漢奸殆盡明年授陝西巡撫關中旱民不能耕爭殺牛以食公曰如此則來歲又饑也飭官爲收牛償其值勸富民質牛子以息次年乃大有秋二十七年遷雲貴總督滇中漢回搆釁垂數十年焚殺無虛日議者各有所袒莫能決公至諭之曰止分良莠不分漢回適回民丁燦廷赴京疊控漢民沈正達等有司提犯解訊保山民糾衆奪犯燬官署搜殺回戶幷抗拒鎮道兵公提兵出勦途次聞趙州之彌渡有客回句土匪滋事遂就近勦彌渡破其柵殲匪數百保山民股栗縛犯迎師公召漢回父老各諭以恩信復乘勢搜獲永昌順甯歷年拒捕戕官諸匪寘諸法

得旨加太子太保。賞戴花翎。引疾歸。旗人繪像以祀家居倡驅夷議。大忤當事。外夷方爲斂迹。而當事思中傷之。會璽書召用讒者。乃止。時方以西洋爲憂。後進咸就公請方略。公曰此易與耳。終爲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吾老矣。君等當見之。然是時俄人未交中國者數十年。聞者惑焉。公之薨於行臺也。易簀時呼星斗南者三。年六十有六。公服官江南最久。以吳民苦賦重。講求漕政。不遺餘力。在粵時。中旨詢江南漕務。公條舉四端。曰本原。曰補救。曰本原中之本原。曰補救中之補救。

宣宗褒許。擬俟粵東事畢。次第施行。

文宗之召公也。將使籌畿輔水利。即公前疏所謂本原中之本

原者也以
二聖知公之深任公之重以公報　國憂民之心一往無所卻
顧而卒不果行惜哉然公於政事無所不盡心而其尤關天下
治亂之數者則以辦夷務剿粵寇二者爲最鉅而皆齎志以終
此海內士大夫下及婦人孺子聞公薨所由太息流涕共爲天
下惜者也公天性孝友事事以養志顯親爲念自奉儉而資助
族戚歲必數千金尤愛士所至必擇其秀異者召入官署肄以
學行家居凡族姻中子弟讀書者約期治膳集而課之曰親社
性聰察摘伏如神馭左右嚴每黑夜潛行躬自微察無敢因緣
爲奸然待人以恕接人以誠人咸樂爲之用與人言必令反覆

詳盡得達其情道人善孜孜若不及善飲善奕服官後皆徹弗御好勤動與處數十年者未嘗見其袖手枯坐也咸豐元年滇撫請祀雲南名宦祠陝撫據輿情入告請建專祠報可子汝舟官編修聰彝浙江知府拱樞刑部郎中



栗恭勤公事略

公姓栗氏名毓美字友梅山西渾源州人嘉慶六年以拔貢生官河南知縣遇災年放稅賑穀以實惠民不以上官意爲損益遷光州知州汝甯府知府從開封歷河南糧儲道開歸陳許道遷湖北按察使河南布政使道光十五年授東河總督公前知武陟縣黃沁堤馬營壩工皆親與其役及是益勤諭河兵官久於河者以地勢水脈及前任行事之當否蓋北岸自武陟至封邱二百餘里南岸自祥符下汎至陳留六十餘里皆地勢卑下多串溝串溝者在隄河間其始但斷港積水而已久之溝首受河又久之溝尾人河而串溝遂成支河於是以遠隄十餘里之

河變爲近隄之河而隄河相遠之處舊皆無工不備料者也於是以無工之處變爲至險之工故人不及覺覺且不及防往往潰隄爲大患。公乘小舟周歷南北時北岸原武汛串溝受水已寬三百餘丈行四十餘里至陽武汛溝尾復入大河又合沁河及武陟滎澤諸灘水畢注隄下兩汛素無工故無稭石隄南北皆水不能取土築壩公即收買民磚於受衝處拋磚成壩四十餘晝夜成甎壩六十餘所壩甫成而風雨大至支河首尾皆決開數十丈而隄不傷公由是知甎之可用又試之原陽越隄及攔黃壩暨南岸之黑岡皆效遂奏請減買稭石銀兼備甎價計千甎爲一方方價六兩是後每有工役碎石及稭埽用大減數

年間省官銀百三十餘萬而工益堅有不便其事者持異議語
頗
上聞公前後陳奏曰護堤之方率用稭埽然埽能壓激水勢俯
齧堤根又易朽腐至碎石坦坡惟鞏縣濟源産石較近而採運
已艱河工失事多在無工處所千里長堤勢不能盡爲籌備而
河勢變遷不常衝非所防遂爲決口甎則沿河民窰終歲燒造
隨地取給不誤事機且甎及碎石皆以方計而石多歉空甎則
平實每方石五六千斤而甎重多三分之一一方石價可購甎
兩方而拋甎一方當石兩方之用其質滯於石故入水不移堅
於稭故久水不爛又土不能築壩水中甎則能水中拋壩卽盪

成坦坡亦能緩急衝化險爲易或謂輒可保將生未生之工不能用於已生之後然使將生者可保卽別無可生之工皆衛工之決因擲陷埽不能施馬營埽之決因補隄不能得碎石使知用埽不如拋甎收甎易於運石則數千萬之官銀可省疏入

上知公忠實可任且綜畫周密卒皆允之 屢詔褒賞終公任五年河不爲患 本朝河臣自朱公之錫後若靳文襄張文端張清恪陳恪勤齊勤恪嵇文敏張慤敬黎襄勤諸公皆有名績然修築率仍舊法易稭石以甎自公始非卓識精思身試而得其所以然之故不能創此法也二十年薨於位

上聞軫悼 贈太子太保 賜祭葬 予謚恭勤時長子恒巳

官刑部郎中乃　賜次子燿進士公在工勤其職有風雨危險必躬親之居平河曲折高下衡皆皆在其隱度每曰水將抵某所急備之或以爲迂且勞費公曰能知費之爲省乃真能損費者也已而水至乃大服故十五年原陽之支河十八年盛漲八尺之水皆決口而有餘卒以無事或以爲天幸然前公任三年祥符決公卒後二年南岸決明年又決則豈非人事哉公之分安陽武陟及守開封也恤疲甿懲猾吏折疑獄如神他人得其一足稱循吏然於公猶非其大者傳曰心誠求之公治河能遂物性以盡利誠壹故也况求民情也哉公旣卒吏民思公不置乃立廟祀之烜燿皆官監司

陳忠愍公事略 王剛節公錫朋　葛壯節公雲飛　鄭忠節公國鴻

道光二十年西洋暎咭唎以禁鴉片搆釁擾海疆
上稔同安陳公有將略由廈門提督調江南時閩浙戒嚴鄧制軍廷楨以公熟習廈門爲請
上不許蓋鑑其忠勇故始破同迴本鄉之例擢之廈門復以防海需才令移鎭江南扼守吳淞口公益感憤激昂誓以死報
國矣公諱化成號蓮峰福建同安人由行伍官水師守備五遷而至金門鎭總兵其調守吳淞也時以夷目就撫廣東將撤防入獨謂款約不可恃請留所部兵弗去冬雪方盛平地積數尺公時掉小舟往來海濱風浪中或踏雪按行部曲嫗煦如家人

軍中呼陳佛吳淞以東西礮臺爲犄角西礮臺在海口北距寶山六里東礮臺在其南險與西稱英夷擾浙公扼西礮臺以守凡三閱寒暑　欽差大臣裕謙公嘗以大風雨夕偵公見公危坐帳中鈴柝聲琅琅然也二十一年八月定海再陷三總兵同日戰死鎮海失守裕公死之吳淞民恃公爲固明年四月夷陷乍浦弋船三十艘震逼吳淞時牛制軍鑑在寶山懼商於公公曰無恐以礮扼險可快勝公第坐鎮毋輕出入也於是公率參將周世榮守西礮臺別遣將守東礮臺公夜語世榮曰吾與汝禍皆不薄周愕然公曰詰朝戰而勝則受上賞不然亦俱不朽非禍而何明日夷船排江進公登臺執紅旗揮戰轟礮及千聲

自卯及巳壞夷船六七艘賊沮欲退我軍譟而奮制軍聞師利
趨出及三里賊從檣上覘其幟鵲礮狙擊之制軍跳而免師遂
潰東路兵棄礮走賊併力攻公急周世榮請公弁公拔劍叱之
曰庸奴誤識汝世榮逸賊登岸礮彈雨下中公顛復起猶手爇
巨礮創重歕血死年六十有七同殉者守備龔齡埔以下合八
十餘人夷酋既入城犒飲鎮海樓酒酣或作華言曰此行良險
使有兩陳公安能至此哉越十日嘉定令練廷璜購公尸獲積
葦中面如生殯於武廟百姓罷市哭奠繪像二一函吳淞一貽
其子狀聞　詔優卹立專祠　賜祭葬　子謚忠愍世襲輕車
都尉三總兵者曰壽春鎮王公錫朋定海鎮葛公雲飛處州鎮

鄭公國鴻皆以定海城陷同日殉先公殉一年

王公名錫朋字燕儒直隸甯河人由武舉補兵部差官援例得固原游擊道光六年從大軍征張格爾自大河拐至回庄力戰矢殪其酋　賞戴花翎進戰至阿瓦巴特賊阻渾河沿從大軍間道渡河入喀什噶爾城進取英吉沙葉爾羌和闐皆有功十二年傜民趙金龍亂湖南殘常甯新田公以臨武參將從提督羅公思舉破賊羊泉街誅首逆別將逐賊高家坪大捷回攻楊家園圍賊殲之　賞鋭勇巴圖魯名號擢寶慶協副將時廣東傜亦煽動趙仔青進擾湖南公殺賊濠江口又破賊銀匠衝獲其酋旂仔青反走追獲之及其犂湖南平赴廣東大軍殲連州

大洪橋乘勝入火燒排之蛇見嶺奪馬鞍山遂平五排猺又從定蓮花汎冷水衝各猺擢福建汀州鎮總兵服闋改壽春鎮公自游擊從楊忠武定回疆知各及平猺功居最嘗誡諭士卒曰戰利呼人共之獲倍多即人不利趨救之司兩全故戰此有功而定海事竟以無救敗先是暎夷陷定海去之公以壽春兵鎮其地二十一年八月夷再至出守九安門鄭公國鴻駐竹山門葛公雲飛駐曉峰嶺相去十餘里賊先犯九安門不利退攻竹山曉峰公馳救兩營已先敗賊爭圖公衆且盡所親卒及身自盪殺數十百人賊至益多揮短刀陷陣死是役也賊可二萬我兵計五千公檄請益兵大府不應戰且五六日勢足以待救亦

生不救曰吾守鎮海者也鎮海急則又走三總兵皆坐是敗死公殺賊獨多死尤烈事聞

天子震悼以提督禮 賜卹謚剛節建專祠子承泗襲騎都尉

葛公雲飛字雨田浙江山陰人道光癸未武進士官守備五擢至定海鎮總兵父憂歸浙江巡撫烏爾恭額尋 奏請以公署原官公之以憂去也嘗上書大府言廣東禁鴉片令方急外夷陰狡恐爲變波及浙洋宜先事定謀及暎咭唎據定海巡撫服公先見馳書要公詣鎮海計防禦公督耕隴上得書白母遂行時道光二十年七月也公至鎮海請盡出鎮兵扼金雞招寶兩山閒集定海潰兵 大閱海上會夷酋安突得被執夷大驚摸公

請遂出兵復定海當事不能從明年許通市夷請釋安突得等
而歸定海公與總兵王公錫朋鄭公國鴻偕往鎮定海定海城
三面踞江臨海無屏蔽公議城其三面列巨礮塞竹山門深港
使不通舟增築南路土城與五奎山諸島相犄角當事以費鉅
不允行七月夷集廈門公聞之立牒大府以土城守兵單曉峰
背負海有間道宜增礮及以營船備水戰皆不省八月夷果復
犯定海攻竹山門敗走明日窺東港浦皆擊卻之先是守兵皆
駐城中惟公自駐土城及是王公錫朋出守曉峰嶺鄭公國鴻
守竹山門夷船二十九艘賊眾至二萬餘我兵合三鎮僅四千
朱書大營請濟師弗許戒死守毋望援天雨浹旬公青布帕首

麻袍著鐵齒葬日偕士卒往來霪潦中屢戰卻敵相持凡數日會天大霧夷全隊逼土城公徹沈其舟夷分道攻曉峰竹山曉峰無礮夷衆奪間道下攻破竹山門薄土城公手援四千觔礮迴擊之賊殊死進公率部卒二百餘人持刀械步鬬夷酋安突得執大纛旂麾兵進公罵曰逆賊終汚吾刀斬之刀折復拔所佩刀二衝賊隊中至竹山門方仰登賊刀劈公面去其半血淋漓徑登賊駴迸開忽有礮背擊公洞胸穴如盌力戰而殁方賊之逼土城也公行營有葯桶二公密納火線其中而朱書其上曰軍餉城陷賊蹋公營爭取之焚數百人義勇徐保夜跡公尸楚竹山門雨霽月微明見公半面宛然立厓石下兩手握刀不

釋左一目猶睒睒如生欲負之行不能起拜而視曰盍歸見太
夫人乎遂乘夜浮舟內渡及明抵鎮海大吏護公喪還葬事聞
上悼甚以提督例加邺遣官致祭諡壯節
鄭公國鴻字雪堂湖南鳳凰廳人由雲騎尉世職補屯守備遷
黃州協都司道光元年超擢提標叅將四年以蔣制軍攸銛薦
擢平樂協副將李制軍鴻賓奏調竹山協副將坐事鐫級起湖
州協副將調寶慶爲周文忠天爵所器二十年遷處州鎮總兵
所至皆能舉其職逾年以力戰死事
天子軫悼　贈提督加等　賜恤　予祭葬諡忠節世襲騎都
尉　特賞其孫銛鍔並爲七品小京官公優於文學工書好吟

經著有詩緝疏義行於世

吳文節公事略

公諱文鎔字甄甫號雲巢一號竹孫江蘇儀徵人少能文爲吳縠人祭酒所賞拔嘉慶二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道光二年充山西副考官八年典試湖北尋督河南學政十二年分校順天鄉試明年分校會試遷贊善大考遷侍講累遷侍講學士十四年督學順天以選拔屆期疏請通飭嚴禁招搖草卷費冊費諸名目所得皆知名士累擢詹事內閣學士除禮部侍郎署經筵講官典武會試十八年充會試副考官調刑部奉命偕蕭山湯文端公案事浙江江甯安徽諸行省覆奏皆稱旨十九年授福建巡撫偕署總督魏公元烺奏籌海口查禁鴉片

章程四則下部議行明年署閩浙總督時英吉利夷船駛入內洋詔遣祁侍郎寯藻黃侍郎爵滋會同公及鄧制軍廷楨籌備海防及揀選水師將領各事宜先是公與鄧公會奏請給海防經費至是得旨俞行故事琉球國間歲一貢自十九年詔改每四年遣使朝貢是歲中山國王尚育咨稱琉球地濱海最患多風惟朝貢以時則風雨和順每遇貢年歲必大熟又貢船出入閩疆歲須時憲書得以因時趨事庶務合宜又琉球不產藥材賴貢船截回應用至航海鍼法全賴隨時學習番休更替若四年一朝則豐歉不齊人時莫授藥品缺乏鍼盤荒疏請奏復舊制公疏聞手敕報曰據奏情辭懇摯如所請行並

允令陪臣子弟四人隨同貢使入監讀書公尋調湖北巡撫未赴二十一年正月以暎夷反覆肆擾疏請添撥海防經費又密陳厦門情形略言商民紛傳廣東有許與厦門通市之說査厦門周圍環海地方五十里北達會垣東爲臺澎唇齒西爲漳泉門戶係通省咽喉若令外夷闌入必益肆其占據之謀防之則已無險可扼聽之則將爲所欲爲害有不可勝言者
上韙其言又以上年暎夷駛擾厦門經軍官擊退保薦總兵竇振彪史建勛等在事出力皆報聞五月入覲調江西巡撫汲汲以誠民辨吏爲心遇災侵畢力撫恤凡疏請緩征者七借給籽糧者再民甚德之又以文信國公學術文章節義足爲萬世法

疏請從祀文廟 詔如其議又遵 旨奏保知府倪長耀麟桂吳式芬知州周玉衡同知程深策知縣曹士桂等報聞前後弋獲青蓮教匪戴理劍古魁連及南贛會匪謝詞封等九十三人皆論如律在江西八年百廢具舉有 旨調浙江浙中吏治久窳公訪悉衢州游擊薛思齊貪劣狀劾戍新疆又劾罷歸安令李玉典等五人下教各屬地方大利善許條上施行簠簋不飭者罪無赦又時時巡行巷閭問民疾苦察長吏賢否千里外纖悉周知土豪猾胥皆斂迹屬吏莫敢詭隨風向一變又以浙屬各州縣多係署事之員疏陳調署之弊謂有一員遞署他缺二三處久不回本任者有卸署後不回本缺閒住省垣者致令代

之案愈壓愈多莫能算結且官無定所卽歧難考成見飭司分
別勸回本任或不堪回任者卽介揭參其實係虛缺或要地需
才亦祇准專員署理不得紛紛更調以專責成得旨嘉勉漁
山島者浙東濱海地盜窟也公牒總督會師勦捕獲積盜百餘
人寘諸法沈燬賊船並將巢穴門戶堵除行旅大安尋偕欽
差侍郎季公芝昌清查兩浙鹽務奏籌變通章程七則均從之
道光己酉杭嘉湖嚴紹五郡大水漂沒田廬亡算公自以奉職
無狀致召天災上疏自劾并力請行賑恤蠲豁招商平糶勸輸
諸政親赴嘉湖等屬察賑全活甚衆江忠烈公忠源時權秀水
令公委以賑災捕盜事並留辦海塘工江以憂歸縣人購之郤

弗受公歎曰賢如江令可令其貧無以歸歸無以葬耶遂交養
廉銀五百兩畀之且令勿辭明年正月
文宗登極下　詔求賢公奏保藩司汪本銓臬司黃宗漢知府
佘士琛同知畢承昭知縣段光清楊裕深等江公忠源亦以賑
務出力特疏薦均得　旨錄用五月西防廳北岸海塘公聞報
即往勘時風雨暴至公立泥淖中失足落水幾危以救免隨以
先事失防自請治罪部議奪職留任八月塘工竣　詔予開復
復查明各屬災歉情形分別蠲緩並給賞口糧許之十一月擢
雲貴總督咸豐元年正月入覲　召對十二次　賜紫禁城騎
馬四月抵任甄劾不職知縣許文綬等四人雲南有淫祠曰[illegible]文

光寺俗稱梟天子廟凡數十處土人奉之維謹事涉不經公毀其廬尸其木偶于市淫祀遂革初永昌邊外夷匪乘虛入邊焚掠經官軍堵剿至是殲匪犯七百餘名俘獲五十餘名餘匪竄雪山以外事平而廣西賊洪秀全等復稔亂地與黔滇接烽火相聞回匪亦乘間蠢動公徵兵選將籌守備扼形勢終公任境內晏然胡文忠公林翼時方守黎平公才之使練兵除土寇得便宜行事保擢監司待之以國士三年夏以捐備餉金萬兩賞花翎先是公任江西巡撫捐河工經費銀萬兩在浙江捐本籍賑災銀萬兩制錢六千緡又捐浙屬備賑銀四千兩在雲貴捐本籍河工銀六千兩貴州防堵銀千兩皆得 旨甄敘有加

居無何粵賊自長沙渡洞庭陷武昌踩江西據金陵爲窟穴中原震動

上知公威望移公總督兩湖至則賊自下游上犯田鎮水陸營皆失利省會戒嚴城書閉居民一夕數驚巡撫崇綸思移營城外爲自脫計與僚屬察議公知之立策馬至巡撫署約與死守巡撫不可公憤甚拔佩刀置案上曰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自司道以下敢言出城者齒吾刃巡撫默然議乃定會賊已逼城公即登保安門城樓激厲將士誓死守衣不解帶者數旬圍解巡撫內愧公復慮公不相容乃謀先發制之疏劾公閉城坐守狀有

詔趣公進復黃州而以城守責巡撫當是時公方調胡文

忠師黔勇七百人來楚會剿而曾侍郎國藩公戊戌典會試所得士也時在衡陽治水軍公馳書約來攻黃州侍郎許之擬俟曾胡二軍至大舉滅賊而巡撫屢趣戰益急公嘆曰吾年逾六十受國厚恩豈猶惜死耶所以遲進者以麾下將卒宜選練且俟黔勇及水軍來擊耳今若此不及待矣遂以咸豐三年臘月下旬自師七千人進薄黃州壁堵城會大雪公日行泥潦間拊循士卒而巡撫銜公甚遇事陰掣其肘軍械輜糧不時至已而賊來犯營公督將弁力戰都司劉富成手刃數賊兵勇繼之殪賊數十後兩次出犯均擊退未幾賊大至正決戰間忽後營火起眾驚潰公下馬于雪泥中北向叩首痛哭大呼曰無

以仰對
聖朝遂自投塘水死之時四年正月十五日也年六十有三事
聞
上悼惜下所司議恤　賜祭葬　予謚文節入祀昭忠祠是年
六月武昌復陷巡撫先已受代去九月曾侍郎復武昌疏陳公
死事情形并追論巡撫傾陷狀有　詔逮問巡撫服毒死賊之
自粤竄楚也公在滇聞報方食投箸嘆曰虎兕出柙矣竟夕欷
歔不能寐及拜楚督之　命置二子一妾於蜀陪道疾驅誓滅
此朝食使得如公議待曾胡二軍戮力並進不過兩閱月耳爲
同官所齮齕齎志以終悲夫公臨行復遺書曾侍郎曰天下大

繫子一軍宜加意訓練勿造次且勿遽以援鄂爲念公之廣懷大局而不以己與若此其視死直如歸耳彼齮公者果何爲哉公性方嚴遇事能持正鬢眉凜然寮屬憚其丰采與林文忠並負天下望論者謂公正直林公聰明林公聰明而能正直公正直而復聰明是可以得其槪矣初公撫浙時例得鹽課羨餘銀八千兩卻之及殉難家無餘貲商人感公清德欲以此爲賻公子養原曰若義也先公早受之矣先公卻而某受之是隳先公之德也敢辭却之卒不受養原以己未副貢授主事襲騎都尉

[illegible]湖大及否早受之與于[illegible]

[illegible]明以仲主排完仍公[illegible]

貫大小並諭者一公正角林公[illegible]冊[illegible]

公其方義與事非持正[illegible]肩[illegible]務[illegible]

表大局而不以己與[illegible]其[illegible]不宜[illegible]

[illegible]千一[illegible]官而[illegible]

杜文正公事略

本朝舊學諸臣若張文端勵文恪徐文定顧文端嵇文敏福文端朱文端蔡文勤朱文正汪文端諸公皆以論思典學啟沃

聖聰共裨益於

王德者至深且久越

文宗朝則太師大學士杜文正公為最著極公以咸豐二年七月九日薨於淮安清江浦行臺越二日馳聞

上諭曰協辦大學士杜受田秉躬端正勵節在清經術淵醇體用兼備蒙

皇考特達之知由詞林視學山西　特召還朝天直上書房為

朕講習討論十餘年中日承啟沃獲益良多嗣游歷正卿忠勤益懋朕親政後加太子太傅以刑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每召見時於用人行政國計民生造膝敷陳深資匡弼前因豐工未合江南山東兩省窮黎急需賑恤特派前往查辦疊據馳報東南賑務均已布置周妥念其觸暑遄征心力交瘁正切倦懷而前後奏牘中總未自陳病狀乃以感受暑溼遽至不起披覽遺章不覺聲淚俱下悲痛實深迴憶書齋景況如在目前奉使陛辭情尤眷戀方冀贊襄帷幄讜論常聞詎料相暌兩月晤對無期耶其賞給陀羅經被晉贈太師大學士入祀賢良祠即照大學士例賜卹並給廣儲司銀五千兩治喪靈櫬回京沿途地方官

委爲護送準其入城治喪居時朕嘗親臨奠醊用申悲惘其父頭品頂戴前禮部郎杜堮年屆九旬猝聞此信定深悼痛其令恩華前往看視並賞給人葠十兩以資調養其子杜翰服闋後以庶子用孫三人均賞舉人用示朕惓懷舊學之至意未幾禮部以卹典奏請 予謚又 諭曰杜受田品端學粹正色立於
朝
皇考深加倚重特簡爲朕師傅憶在書齋朝夕納誨凡所陳說悉本唐虞三代聖聖相傳之旨實能發明藴奥體用兼賅朕即位後周咨時政利弊民生疾苦亦能盡心獻替啟沃良多嘉慶年間大學士朱珪仰蒙

皇祖仁宗睿皇帝鑒其品節特諡文正杜受田公忠正直揆諸
諡法實足當正字而無愧其即賜諡文正毋庸內閣擬請諡
賜祭葬如典禮其明年　駕臨辟雍講學追思往昔討論之功
特詔褒公品學復　命惇郡王即家　賜祭一壇蓋公自道光
十六年入直上書房及
文宗御極前後十有七年間朝夕輔導未嘗一日或離
上側當奉使日入辭流泣感動左右故公遺疏中感戀靡已念
楚氛未靖河患未平尤以敬天法祖勤政愛民崇節儉愼好惡
平賞罰爲言
上聞震悼輟朝　手詔淋漓悲感柩抵京　命恭親王率侍衛

十人往奠爵及　親臨賜奠　召見公父塄慰勞有加　特晉
禮部尚書銜　命食全俸　恩禮優渥蓋非徒以禮崇師傅其
君臣契合符揆有迴出尋常萬萬者中外聞知為公感泣亦非
徒謂遭逢隆備誠以其時
文宗方嗣服百為將起朝野皆延頸跂踵於
上之待公與公之所以輔翼
上者有無窮之望又且嶺嶠盜方熾承平久政事多隳廢左右
臣僚或有隱微難喻及疏遠陳詞所不易白者獨恃公從容宣
達於密勿之間而公年未篤老倚毗正未有艾顧不謂其猝然
中道而遂已也公諱受田字芝農山東濱州人父塄嘉慶辛酉

進士。由編修官禮部侍郎致仕。公生而篤謹敏學。由天受踰冠
舉嘉慶庚午鄉試。道光癸未會試第一。殿試二甲第一。選庶吉
士。授編修。癸巳大考翰詹擢中允。命督陝甘學政。與陝西巡
撫史譜姻親迴避。調山西學政。升洗馬。
文宗就學。奉　召還朝。命直上書房。累遷庶子侍講侍讀學
士。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特命專心講授。毋庸親閱部務。旋
升工部左侍郎。調戶部。管三庫事。遷左都御史。擢工部尚書。累
充國史館提調協修官。日講起居注官。經筵講官。道光戊子鄉
場分校順天試。壬辰充雲南副考官。辛丑以工部侍郎為會試
副考官。甲辰以左都御史典順天試。丁未以工部尚書為會試

副考官辛亥以協辦大學士再典順天試所至得人中更大考翰詹及鄉會覆試朝考庶吉士散館均爲閱卷大臣復充上書房總師傅實錄館總裁專

宣宗實錄稾本以刑部繁　復命管理禮部事務優之也公自侍經帷歲受　御書珍玩文綺之　賜道光丙午公六十生辰賜御書福壽字暨諸珍物明年公父壽年八十有四頒　御書敎忠篤慶額及福壽字如意文綺諸珍　賜之自後位日崇望日益重而公歛然不自滿假亦不好爲翹異平居敬慎所涖事不煩擾而輒就理人望之如高山深林巨壑莫測其所蘊蓄也少清貧隨宦京外躬佐理家政而劬學弗爲衰官京師退食猶

日親諸務公父致仕後就養京邸出入告面無少閒家庭雍穆於親舊閒情意尤欵篤母舅李壽春爲泌源令李官虧帑田以完民欠立以五百金爲贖復之與人坦坦無疾言遽色顧中實嚴毅人莫敢以非義干遇不避屹不可奪在戸部時豫工籌餉推捐例者欲開增附生援納教官之條公獨爲一疏罷其議尤覽擇當世賢才爲

上進用會有　詔保舉人材公首薦林文忠則徐周文忠天爵其池大受小知名節較然天下恒視其效而

上尤眷念公所進引每歷試之推信不渝向忠武榮在粵軍時謗議沸生幾蹈不測或言公實力陳與論數保全之富粵寇初

兆公屢以粵事詢粵人令條所聞見上之卽採錄入告公旣荷上倚其造膝所敷陳有什伯千萬於此而潛謀默運於政本之地者語悉外弗得聞卽其門人子弟欲於公之盛德大猷紀述一二亦終莫得而擬議烏虖不有　明詔宣示特授朱文正公之例以崇錫令名又孰從而窺其底蘊哉公薨年六十有五子翰道光甲辰進士由檢討累官工部侍郎軍機大臣出嗣爲世父坊後翻乙未進士由編修官至兵部侍郎

[illegible]

翁文端公事略

常熟翁文端公服官四十年以清介正直受　累朝特達之知由詞臣致位宰輔凡所規畫務崇大體未嘗爲　國家言利自庶僚以至權貴有以言利之說進者必抗詞執奏不少詘生平恬於榮利其退由力請進由　特召出處本末較然海內引重

今

皇帝御極之初公方以疾在告

兩宮

皇太后圖任舊人以輔

聖德　特旨起用以大學士銜管理工部事務有守正不阿之

裘公兩疏固辭。卒不獲請。明年春奉
懿旨在　弘德殿授讀日侍　經帷。寅入申出。十一月朔退直
後遘寒疾。越五日薨。遺疏入。
上震悼。　命醇郡王率侍衛十員奠醊。　賜陀羅經被。　贈太
保。入祀賢良祠。　予諡文端。　賜祭葬。飾終之典。至優渥矣。公
姓翁氏。名心存。字二銘。號遂庵。江蘇常熟人。父咸封。乾隆癸卯
舉人。官海州學正。祀海州名宦。公幼奇慧。七歲能屬文。十三徧
誦經史。下筆累千言。隨侍學正公於海州。唐公仲冕爲州牧。見
而奇之。遂師事焉。十六補弟子員。越十年舉嘉慶丙子鄉試。出
湯文端之門。入都會試。賢士大夫聞公名。皆願納交。嘗遊汴梁

南昌所至覽觀山川形勢名賢遺跡往往作爲詩歌以道其懷
道光壬午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充武英殿總纂大考優等
升中允充文淵閣校理五年典福建鄉試督廣東學政九年入
直上書房充日講起居注官擢侍講十一年分校順天鄉試十
二年典試四川甫還　朝而有江西學政之　命十三年補庶
子遷祭酒仍留學政任十五年典試浙江差旋過吳門乞假省
親適奉　旨補奉天府丞兼學政十六年授大理少卿十七年
抵京　特旨命授　皇六子讀十八年以母年八十乞養歸先
是公之告歸也
宣宗皇帝意方嚮用以疏辭懇惻不得不如所請至二十七年

母服闋
上亟望其還朝會公子同書授貴州學政　召見
上問曰汝父豈終不來乎葬事將以何日畢乎同書奏臣父受
恩深重今葬事將畢期以明春北上
上喜曰汝父固當速來汝其具家書述朕意趣其行同書頓首
謹奏　詔公聞命感泣遂以二十九年三月抵京　召見　諭
家居十年狀七月復直上書房再授祭酒遷內閣學士再遷工
部左侍郎奉　旨授　皇八子讀三十年正月
文宗皇帝登極　特派偕諸王大臣恭理喪儀調戶部右侍郎
兼管錢法堂事　賜紫禁城騎馬咸豐元年充順天鄉試副考

官兼署吏部右侍郎擢工部尚書充經筵講官二年充實錄館總裁兼署左都御史與武會試三年調刑部尚書旋仍調工部命兼管順天府尹事以失察屬員盜案牽連絓吏議落職四年二月起吏部左侍郎計去官不及五十日也三月調戶部右侍郎充武英殿總裁九月授兵部尚書十月仍命紫禁城騎馬十一月調吏部尚書教習庶吉士復充經筵講官五年三月

上謁

西陵命留京辦事管理戶部三庫事六年充國史館總裁兼掌院學士十一月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調戶部八年充上

書房總師傅九月拜體仁閣大學士管理戶部事九年四月因
疾請開缺　予假一月　溫旨慰留五月奉　命教習庶吉士
再請解職允之公疏謝並陳明在京調養
上每召見大臣猶時時垂詢公病狀十一年七月
文宗升遐十月
梓宮自熱河至京師公迎謁哭臨是月令
上嗣位公被　命再出理部務同治元年充　實錄館監修總
裁此公生平出處及歷官除拜之大略也常熟翁氏自明以來
多顯官而公先世獨潛德勿耀學正公官海州饘粥常不繼先
後五次奉檄賑饑無纖毫侵冒清介絕俗嘗出查賑州牧欲更

所造餓民問餽重金於其婦請補印婦峻拒之公秉庭訓力學食貧及鄉舉族鄉人包漕陋習歲晚出遊大江南北以避之里黨姻笑意夷然不屑也通籍後慎交遊絕餽遺不渝其素典浙試還入里門步行蕭然如諸生洎告養歸奉母讀書邑中每有公事縣令禮請皆謝不往庚子歲邑大水公捐貲賑饑率紳士誓於城隍廟有私一錢者禍及子孫在事者皆悚惕無敢欺隱篤於行誼友愛無閒言家既貧尤尚樸素布衣糲食無所擇所至惟以書卷自隨善誘掖後進有知人鑒前後所取士以學術政事文章氣節著者凡數十人主講敷文紫陽兩書院廸諸生以樸學在成均日興修南學六館之士彬彬焉及官卿貳為院

長薦達賢後不可勝數其手疏密陳者輒焚其藁曰吾爲大臣
爲　國求賢職也不可使外人知今
上初登極即一再上封事及　詔下中外大臣博舉遺逸家
揚及公謂不失以人事君之義人始知公所建白蓋以人才爲
首務云公初入詞館才名藉甚然於詞賦非所深好獨好經史
實學儒先說理之書及古名臣論奏湯文端深器之自盛京還
再直上書房時
宣宗皇帝以　皇子初入學重師傅之選　賜裘　賜饌　恩
遇優異每　召對必　溫諭移時乃罷及家居再出後入直如
故維時

文宗皇帝猶在潛邸授讀者爲濱州杜文正公適杜公休沐日
公亦得侍學一日論唐史及德宗世於陸贄盧杞賢奸進退反
覆講晰數百言
文宗動容嘉納焉翼日因以宣公奏議進其以尚書兼尹順天
也時粵寇北竄畿輔驛騷徵調關東索倫兵及東三盟蒙古兵
駐畿甸外所需車馬芻糧之屬無算有不給者以乏軍需論公
皆先期辦治民不知役並規度可控扼地列柵屯守又料簡民
兵以壯聲援舉光祿卿宋公太僕卿王公司其事百里外烽燧
相望金鼓聲四聞寇竊其有備遂不敢偪其再竄大司農值軍
興國用日絀主計者輒巧爲名色以掊克於民公每持其事

不下所規畫惟塞弊源窒滲漏以寬民力嘗以議洋藥稅事與
尚書肅順廷爭繇是有隙公既去位肅順方貴重用事會戶部
鈔票案起遂興大獄欲以奇禍中公
上以公無他卒不深罪當是時微
上保全幾不測公每與家人言及
兩朝厚恩未嘗不嗚咽流涕也咸豐十年京師有警都人洶洶
言
聖駕且出巡廷臣交章固爭公時已退居亦上疏力言不可
上皆采納不以爲迕公之奉　詔再出也足疾猶未瘳有　旨
免帶領引見及一切勞苦事示優䘏直　弘德殿每出入　命

內侍扶掖以行夜中或籠燭前導皆異數也每日晏授經之暇則進講帝鑒圖說退直輒紬繹大學衍義帝學諸書曰此致君堯舜之本也疾革時猶惓惓以
聖學早成四方旱靖爲念無一語及家事命繕遺疏言願
皇太后調護
聖躬愼擇近侍
皇上懋修正學親近正人端蒙養之本原致中興之事業繕畢命子同龢恭讀一過點頭者再閉目端坐遂瞑年七十有二子四長同書道光庚子進士由編修歷任安徽巡撫坐事免次同爵以廕生爲兵部員外郎湖南鹽法道次同龢咸豐丙辰一甲

一名進士授修撰遷贊善仍直弘德殿孫曾源同治癸亥一甲一名進士官修撰

李文恭公事略

太子太保　欽差大臣前兩江總督湘陰李公之卒於軍也遺疏言賊不能平不忠養不能終不孝殮用常服以彰臣咎
上覽而悲之烏虖來中郎劇臥自恨奉職不稱羊叔子臨危眷眷以未平吳爲言古勞臣殫心軍國值時勢之鉏鋙志決身殲歿而猶眠豈不以是哉方粵盜初起實道光二十有九年明年益横肆　詔起侯官林文忠公督師林公道卒　特敕公代之論者謂林公不亡賊且就殄林公亡而得公之誠實勤密如林公者嗣其事天假公年一事權以盡公之志必有閎識深計扼賊吭而制其死命而柰何天之奪公如是速也公之督兩江也

戶部以連年彌復絀度支無實庫爲備豫計於是廷臣條五事以上其大者則漕糧改徵折色入銀京師於奉天陝豫采買以充倉庾下直省有漕督撫議江南財賦甲天下弛張必自是始公疏言州縣兼收折色以錢抵銀本無定價若著爲令而示價於通省則銀價日昂民且重困奏入廷臣猶以爲言再下議公再疏言例價甚輕北方糧貴又水陸運費不貲勢不得不議增而例有明文迥非州縣通融辦法若就州縣分別輕重無論各州縣情形不同即一州一縣中亦各不同且不能舍戶部定例而轉執州縣之勒價爲準多則輸納不前少則采買不足此國計之難也至以漕項應折若干註明糧冊糧票畸零細碎開載

既煩且銀價時有長落將今日少完明日復多完乎歲收時有豐歉將今歲少取明歲復多取乎小民正愁穀賤兼值銀荒以有易無展轉虧折此民生之難也至州縣之私改折色祇以解費爲辭今若明示折改則張目而無所顧忌以公濟私浮勒必益甚而糧役之包串詐混亦必日出而滋弊多一名色即多一利孔脂膏朘削究惟編氓任之此防州縣浮勒吏胥訛索之難也奏入

成皇帝韙之事遂寢烏虖棄其所有而取其所無司馬溫公之諫塈倉也若乃折衆口而輟成謀則溫公所不能得之於其君者而公顧以婉切之言破膠固之議於是歟　明良一德之盛

遠軼前古而江淮之間不至蕭然煩費者非　公孰貽之哉公諱
星沅字子湘別號石梧湖南湘陰人父曉優貢生桂東縣訓導
公天挺魁特總角如成人以遠大自敕厲道光十二年成進士
選庶吉士授編修明年奏辦院事十五年　命督學粤東公謂
學臣所以造士士習端則民風正故必以扶持世教爲舉職學
中人士多健訟劄通省府州縣學藉生員之干訟事者牒以文
仍訓其賞而理之士風爲肅嚴覈丁胥禁革規費諸名目所頒
條教大率以人才經學名義爲急下至細微皆手自屬草吏無
敢舞文秩滿授漢中府知府遷河南糧道歷陝西四川江蘇按
察使除江西布政使仍調江蘇當是時

成皇帝識公於詞臣中期練習吏事為疆圉重臣多歷郡國俾周知利病之原也尋擢陝西巡撫抵任即奏劾牧令之尤不職者數人或自乞去固原提督胡公超戰功為世所指名初裁西安總兵缺議每歲以冬春駐西安如湖南四川分駐半年例公謂關中方無事乃汰總兵而移提督轉令東道咽喉半年虛曠於地勢事勢皆不順力持於總督寢之修軍政定疑獄尤深疾吏役詐贓致斃命者手劄行通省愷切深至皆斂手奉法調之蘇巡撫蘇松漕事煩重其大弊尤在大戶小戶之不平公至力圖所以均之於無錫金匱兩縣革地總包總等名刊石示永戒二十六年授雲貴總督時緬甯回匪不靖公亟調官兵分道進

腹背擊之首匪馬國海懼亡走則潛結雲州回馬登霄海連升等結回作亂迤西大震公定謀檄諸將迅擊而縱閒散諸回之被脅者不三月事大定捷聞加太子太保　賞戴孔雀翎疏劾前迤西道羅天池捘殺過多未能詳慎區則致衆回寒心滋亂得　旨削籍永不敘用旋調公兩江總督旋是公三至江南矣耆老聞公來皆額手相告江南武備他水師會巡尤不實公撫蘇時已引爲憂至是銳意整飭之奏籌海外水師事宜五則捐俸造蒙衝四十艘爲倡鎮將憚公嚴明泄沓之習一變會俄羅斯商船抵上海圖就地貿易公引例卻回有　詔嘉獎陶文毅之改淮北綱鹽爲票也旣以新章取速效而淮南課額重百餘

貴錢賤銷數易虧公謂引滯課絀不盡由私販而欲圖補救必以嚴治私販爲首務先後疏奏無慮萬餘言皆得　俞旨褒勉逮公去江南而淮南亦改票並設倉於儀徵爲捷法於是小販雜出鹺政益狼戾不可收拾然後知公之先見也先是有　詔分兩江總督轄河務如舊制會河督缺　命公兼攝之乃具疏力陳河工積弊且言道廳各駐汛地不得萃處清江浦有　旨察禁二十八年秋江淮海並漲淹民廬萬計公親出籌賑撫蒿目怵心眠食虧損疾大作再乞假乃瀝情請開缺會江南監司有入對者
上詢及公盡得公積勞成疾狀始得請仍　詔病閒即詣闕公

之以郡守陟監司也朝廷方嚮用公每之官不久即遷擢去地方興革有議擬未行者有創始而未竟者惟撫秦閱三年督江南及二年故閎綱巨目悉修舉矜慎刑獄而不為煦煦仁鋤奸暴尤力河南多滯獄獄因有病死者公謂罪死死於法病死死於官罪非殊死則賊命罪當論死則失刑飭有司速治獄既上日親錄之囹圄為空蜀盜曰國匪陝盜曰刀客久為民害公皆盡法懲之禽其尤置重典凶虣用戢其為江蘇布政使也浙江方禦島夷戰不利江蘇戒嚴提督陳忠愍公陣亡於上海夷舶由海入江陷丹徒犯江甯敗卒跳集於蘇勢洶洶且內訌蘇人大恐公告於巡撫斬摽刦者以徇其潰兵潰勇暫招留令立

功贖罪免滋擾七月唤夷受撫於江甯客兵分起歸伍公即牒
請撤糧臺改爲報銷局節浮費也三十年正月
宣宗皇帝升遐疾馳入臨
文宗召對　恩語肫渥公奏言臣病幸少差而母老多疾乞歸
養
上鑒其誠允之十一月復奉　欽差大臣督師之命公入告太
夫人即馳赴粵時粵西羣盜如蝟毛金田逆賊尤橫恣公駐師
柳州疏調黔楚兵合勦發蹤指示所向克捷時向公榮以宿將
爲提督在諸將中爲能戰周公天爵爲巡撫果敢任事公皆開
誠以道之金田賊既竄出據大黃江擾武宣屢被創而勢猶熾

我軍籌進止及駐軍地巡撫持議多異同於是有特簡將軍總統之請公進次武宣疾已作猶力疾見官吏料簡軍書激厲將士如平時憂心內焚寢至綿惙遂以咸豐元年四月薨於軍年五十有五烏虖師克在和之義固公所日反覆於中而特不能掬肝膈以示人至於憊心罷精以死報 國則伏波所稱馬革裹屍之義也遺疏入

上嗟悼 優旨嘉慰甚至 予祭葬給白金五百兩治喪謚文恭 賜其母陳太夫人人葠十兩子慨桓行服闋後引見飾終之典可謂盛矣公在翰林五年一視學政典甲午四川鄉試分校乙未會試皆得士公儀表瑰瑋聲如洪鐘自其少時發言制

行無少荀峻整篤實識量尤恢遠長遊四方益廓見聞嘗客陶
文毅所典章奏公所創稾文毅無以易也既遷籍受　兩朝特
達之知署豫臬時奉
宣宗手敕命毋失書生本色抵陝撫任　諭以勉力認真勿負
委任調江蘇疏謝　手敕報曰朕見汝年富才明學優品正甚
有厚望於汝汝當體朕用人之苦衷也及　命兼司河務　諭
曰卿年力甚強勉為之以副重寄逾年請述職　批劄云朕非
不願與卿相晤顧公事繁雜難離本任可暫停其乞病也　手
批云一俟痊愈卽來京朕切望之至卿當諒之其受　殊眷皆
類此性至孝歲時祭祀哀慕不自勝宦遠方太夫人以春秋高

恒不就養公廑思輒至不寐洎陳情得請喜得償所願不圖時事之棘惟艱惟瘁遽殞其身此公遺疏所以憾養之不終也公幼有異徵應童子試時外舅郭進士汪燦夢入公府見金冊列公姓名爵里物色之遂妻以女既館選諸姊中有召紫姑神者戲問公終身官秩皆不爽未署云著梧凜節其後公卒葬於梧州蓋前定云所著芋香山館集若干卷子五杭官編修有學行早卒槪候選道桓廩生江西布政使

呂文節公事略

呂公賢基字鶴田安徽旌德人贈公某遂於經學拔貢官教諭公生有至性飭倫紀兼正嫉邪詭言不入於耳道光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十七年分校順天鄉試二十二年授御史疏言南河工料與其購於他處不如取給於葦蕩請飭所司董勸庶險工有恃而經費亦可省又請申禁各省加派勸捐之弊俱從之遷給事中疏劾知州鄂雲貴緣投入揚威將軍奕經幕誑騙欺朦濫支軍餉又廣東劣幕余廷槐盤踞多年黷貨受賄與訓導黃培芳表裏爲奸藉團練乾沒軍餉且招募匪徒充數藐法滋事請飭嚴察究治如所請行二十三年轉掌印給事中

丁父憂二十六年起補禮科給事中明年掌吏科印以河南旱災方籌辦賑恤疏請將江南捐輸米改撥豫省賑災允之二十八年巡視東城時江西安徽湖北水災一詔發帑賑恤公疏言辦賑之弊莫如造冊稽延定例水旱成災督撫疏報即先給饑民一月口糧再查被災輕重分別給賑誠以飢寒待哺若必待查取戶口完竣則老弱轉徙已多應請敕下所司遵照定例一面查取戶口一面放賑無論極貧次貧均令先沾實惠俟冊籍已定即於限內具題加賑其加賑日期務與初賑接續毋許間斷至戶口或有開除續增隨時具報有任意延緩者嚴參庶有司不敢貽誤而愷澤得以旁流其辦賑急務數則一多設粥廠

嚴杜訛扣攙和積弊。一兼籌放錢糶米之法。一展緩 恩詔官
急宜示。一招商採買鄰省米穀接濟。一收恤遺棄幼孩。一收買
耕牛。疏入皆議行。尋 命稽察西倉。三十年正月
文宗御極。公應 詔陳言。一懋 聖學。一正人心。一育人才。一
恤民隱。並請將江蘇浙江等省捐米例停止。未幾遷鴻臚寺卿。
咸豐元年擢工部左侍郎。典浙江鄉試。三年兼署刑部左侍郎。
時刑部主事闕。尚書恒春擬照舊章以京察一等筆帖式題陞。
侍郎曹元欲以候補主事題補。意見不同。有 旨詢各堂官所
見與恒春曹元孰同孰異。公偕尚書周祖培右侍郎陸應穀遵
旨奏覆。應如恒春議。經定郡王載銓會同吏部議奏。如所請。公

尋以粵匪河工度支漕運事事可危疏請下　詔求直言又奏粵匪滋事已二年命將出師尚無成效甚至圍攻省城大肆猖獗南河豐工未合龍重運之沮滯災民之屯聚在在堪虞河工費四五百萬軍需費一千餘萬部臣束手無措必致掊克朘削邦本愈搖臣愚以爲今日事勢譬之於病元氣血脈枯竭已甚而外邪又熾若再諱疾忌醫愈難爲救惟有開通喉舌廣覓良方庶可補救於萬一應請　特旨令大小臣工悉去忌諱一改泄沓之故習於時政闕失有可補救者各抒所見盡言無隱以期集思廣益疏入得　旨申諭各部院大臣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責者於政治得失民生利病有可補救者各據見聞直言無

隱八月充順天鄉試副考官九月署工部錢法堂事務充覆試閱卷大臣三年正月以粵匪稔亂命赴安徽會同蔣文慶周天爵辦理團練防剿事宜公奏請飭部撥帑備用並請帶員前往幫辦又奏所過地方如查有堪備教習團練之人請咨各疆吏遴赴安徽軍營以資差委均如所請行二月奏請飭給事中袁甲三廣東知府赴昀均赴安徽協理防剿允之尋偕署撫周天爵奏言團練防剿三事當分致其任併致其力以圖之團練之事各就地方飭屬加意辦理激勸紳民殲除土匪防堵之事於江北沿江一帶擇精幹牧令稍假威權令其練本邑之兵團本鄉之勇因本地之糧以守本境之土各固藩籬永免徵

調察其辦理之善者升銜加俸不遷其職俾得盡心固守勦賊之事專責之統兵大帥如大帥駐營去賊百餘里者立即遞問如此則各有責成無所庸其推諉疏入得旨嘉納時湖北敗匪由英山犯太湖分股竄出洪家埠奪船意圖東下旋竄踞安慶經官兵截勦復分股由清涼庵至十里館犯集賢關各路兵勇接戰失利遊擊廣音太伍登庸死之未幾由集賢關犯桐城邑紳馬三俊等率勇迎敵敗潰桐城陷時公方駐舒城誓死守或勸曰公無守土責又未轄一兵今賊鋒銳甚請退守以圖再舉公叱之曰吾奉

天子命治鄉兵殺賊事不濟命也退將安之遂納鞾刀率父老

登陴力禦未幾城陷公竭力死難僚屬及幕佐皆殉焉十一月
巡撫江公忠源疏聞 諭曰呂賢基由翰林科道洊升京卿朕
因其品學兼優超擢侍郎令其回籍督辦團練該侍郎年力正
强方資倚畀乃以逆匪竄擾舒城捐軀盡節悼惜殊深可追贈
尚書銜照尚書例賜卹其子編修呂錦文服闋後以侍讀陞用
所有隨員幕友盡節姓名均查明請卹又 諭曰贈尚書銜侍
郎呂賢基素懷忠義大節無虧可於舒城建立專祠以慰忠魂
而光卹典並賞內庫銀三千兩交呂錦文祇領赴安徽扶柩回
籍治喪尋 賜祭葬 予謚文節並入祀京師及本籍昭忠祠
八年復入祀鄉賢祠公力崇正學行身植志不少苟詭隨者見

之慼然無所容在臺垣伉直敢言感時事至涕泣不食每入
對痛切瀝陳聲淚俱下
文宗屢爲動容疏出天下傳誦何君桂珍著續理學正宗唐君
鑑著學案小識公皆以進呈藉爲正學之助有議其迂者毅然
不爲止其出治團防也自知不返別母行痛哭不能起烏虖公
之志蓋夙定矣錫文現官侍讀兼襲騎都尉

國朝先正事略卷之二十六 名臣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江忠烈公事略 弟壯節公忠濟

公諱忠源字岷樵湖南新甯人爲諸生究心經世學不屑屑章句充道光丁酉拔貢是科舉於鄉甲辰大挑得教職新甯地接廣西民猺雜處多盜公察天下將亂倡行團練法以兵法部勒子弟是爲湖南團練之始丁未秋猺民雷再浩勾廣西賊爲亂鹽法道楊君炳堃總兵英君俊來縣合勦議徵兵公力止之自率鄉兵擣其巢再浩擒事定 賞藍翎以知縣用是爲公以鄉勇討賊之始戊申謁選發浙江權知秀水邑被水災公勸分設

賑收棄孩覈正賦民忘其災計擒劇盜十數人邑大治巡撫吳
文節公文鎔待以國士補麗水會
文宗皇帝登極　詔中外各舉所知侍郎曾公國藩具疏薦有
旨召見吳公疏留辦海塘工閱四月工訖以父憂歸時廣西賊
首洪秀全楊秀清等稔亂　朝命大學士賽尚阿公出視師聞
公知兵疏調軍前副都統烏蘭泰公忠勇負氣與他將多齟齬
一見公深相倚重公募故所用鄉兵五百人使弟忠濬帥以來
號楚勇是爲公以湖南鄉勇出境討賊之始始至僦衣槁項諸
軍皆匿笑時賊氛惡甚官兵數萬莫敢攖公築壘逼賊營賊以
其少且新集易與也急犯之公堅壁如不敢戰賊近塹始開壁

馳之斬首數百烏公拊掌語人曰君等蔑視楚勇今何如侍衛開隆阿者善射奇中嘗射虎十數軍中號打虎將者也公長揖過之意嗛公一日戰被圍矢且盡公登高阜望之曰必開公也怒馬馳救之並轡歸開公拜曰活開隆阿者君也遂握手飲極歡累功擢同知直隸州　賞花翎時賊犂永安官軍環之闕城北一面公與烏公請掘長壕聚殲之弗聽明年春以病歸賊果由北路犯桂林四總兵陣歿烏公以刀刺臂瀝血盤水中呼將士共飲涕泣誓師援桂林公在新甯亦力疾起出私財增募千人與今直隸總督劉公長佑倍道赴援至則烏公中礮卒城圍逾月公進扼東岸之鸕鷀洲三戰皆捷四月朔桂林圍解擢知

府賊趨全州公聞道敗之唐家司全州既陷銳意趨湖南公先諸軍扼富塘埔賊度不能越則悉載輜重舟中期水陸並下公伐樹塞河截賊蓑衣渡鏖戰兩晝夜逆舟挂樹不得前僞南王馮雲山中礮死盡獲其輜重賊遂東走道州初公慮東岸空虛白當事請分軍扼截弗許請躬率所部往又不許至是賊果由東岸竄湖南矣方賊之奪舟而下也天雨水漲由永州至衡州數日可達程總督矞采時駐衡聞警走長沙知府陶君恩培留之不可鮑提督起豹亦議去永州會聞蓑衣渡之捷人心稍固總督仍還衡郡及賊踞道州衆猶不滿萬公慮日久裹脅衆乃建議分防不如合勦遠堵不如近攻七月賊自藍山嘉禾犯桂

陽旋陷郴州公上言後路追勦愈急前路攻陷愈多請仍申合勦議當事皆漫不省賊則益張公在郴州約總兵和春公由石子嶺潛師出賊前未至賊竄永興以萬衆留郴相牽制公策永興賊必由茶陵醴陵犯長沙乃倍道由衡州援省會賊已踞城南及小西門窟穴於民屋攻甚急南城外天心閣地勢高賊方柵其上公望見驚曰賊據此長沙危矣急帥所部爭之死傷二十人督戰益力賊退趨移壘壘去賊數十武共汲一井擊柝聲相聞自是長沙止南門受敵賊巢背水面城當絕地雖後隊踵至無能爲矣會僞西王蕭朝貴中礟死賊數穿地道又先後爲副將鄧君紹良瞿君騰龍所拒氣少沮逾旬洪楊大股至勢燄

復江公弟忠濟自郴尾之約公夾擊方戰賊伏叢冢間挺矛刺公傷腓墜馬遇救免時新撫張公亮基至前巡撫駱公秉章與幫辦軍務前湖北巡撫羅公繞典均夙契公就詢方略公以官軍四面集惟河西一路虛請調重兵駐龍迴塘扼賊竄路期盡殲張公允踐之而河西諸將逡巡莫敢前當是時賽公罷免新帥徐公廣縉久不至城內外巡撫三提督二總兵十莫相統攝課用不成公憤甚躬赴湘潭力請於徐公不省賊卒由龍迴塘竄出掠舟西遁而東南大局隳矣十一月公追賊至臨資口屬巴陵土寇起檄公留剿事平而瀏陽匪渠周國虞之事起先是國虞等故與粵西賊共爲邪會眾萬餘人粵賊至即起應之已

復止當事始掩覆之至是將乘官軍之下爲亂湖南公出不意進討張示散脅從許自首免誅十二月十八日賊來犯設伏敗之斬首七百首免者萬餘人瀏陽平公時以援湖南功擢道員矣三年正月張公權湖廣總督疏調公旋授湖北按察使時賊棄武昌東下公私掃地一切倚公辦又平民之起爲賊者通城劉立簡崇陽陳百斗嘉魚熊開宇等有眾數千皆討平之遂奉幫辦江南軍務之命公拜疏言軍事請嚴軍法撤提鎭汰弁兵明賞罰戒浪戰察地勢嚴約束寬脅從凡五千餘言又疏請四川湖南北三省分造戰船習水師令廣東籌款鑄礮是爲公籌畫東南大局之始疏入

上嘉納之四月公率軍東下廣濟賊宋關祐等抗糧爲亂胝守
令聚衆數萬公就便征之戰三捷斬首五百有奇生擒三百人
釋其半令轉相解散詰旦賊大至又敗之訊俘多即釋歸者乃
駢誅之五月至九江賊自皖江泝流上距城四十里憚公威名
不敢近改由彭蠡犯南昌時公奉 命援鳳潁即抗疏改道援
江西軍士方患暑疫汰之得八千三百以五月十六夜抵南昌
凡三晝夜行五百里賊不意公乍至驚曰來何速也章江門最
受敵公自當之宿譙樓爇城外民舍十八日賊舟蔽江至薄城
礮擊之稍卻趨得勝門以門外民居阻雨未盡焚也方賊至營
兵四人將縋城走公立斬以徇曉夜躬巡礮碎從者首不爲動

賊穴地轟城公鑿隧道迎之三次藥發陷城八十餘丈公及弟
忠濟力拒之賊死傷山積不能入
上頒賜玉翎管及抉拾各二時湖南援師先後集賊氣沮圍竄
吉安臨江而安福泰和萬安寇復起公乃分軍樟樹鎮扼賊衝
檄羅公澤南等剿泰和各屬平之時羅方以訓導援江西也八
月二十二日圍解方公進援時巡撫以下皆持不可公曰南昌
兵逾萬留三千人不見多若泰和賊與南昌賊鉤連上下路絕
此危道也已獲賊諜得其往來書果約急攻吉安如公言捷聞
天子加公二品服當是時公義聲震天下師及德安聞賊上犯
公急往助守田家鎮以二千人渡江而令後至者間道趨武昌

備緩急時司防者武昌道徐君豐玉漢黃道張君汝瀛用戰船扼江而南岸半壁山不設備公至訝之急揮兵據險賊已先我至水陸交訌師遂潰公至甫一日也徐張二公死之黃州漢陽陷惟武昌以公援應得全賊懼公躡其後尋引去初公以田鎮之失鐫四級至是奉 命巡撫安徽公疏請增兵萬人當一路又僉行省新改廬州為南北樞紐去稍遲賊且北竄遂以二千人先發而湖北巡撫崇綸強留公所遣援軍公於是益孤矣抵六安適舒桐告陷士民遮道留公公病入城繕守備人心稍定廬州警報日夕至知府胡元煒具言城中軍實裕團丁可萬餘人請速往公乃留千人守六安自率數百人入城知府來謁公

詢守具以方籌畫對糗糧軍火一無有公審其有異志擬誅之未果越二日賊大至圍丁鳥獸散公力疾登陴誓死守城周二十六里合主客兵裁三千賊仍用地雷轟大西門月城繼轟文昌門公親督楚勇殊死鬭殪賊數百人疏陳守禦狀

上特賞公霍隆武巴圖魯名號賊自十一月十二日合圍公堅守逾月賊奪氣將遁矣有內奸以城中食乏軍火且盡告遂增闢隧道以十二月十七日昧爽併力攻逾時水西門城塌十餘丈公且戰且修築忽傳賊自南門緣梯入人聲鼎沸公知事不濟掣佩刀自刎左右持之一僕負公行公不可則嚙其肩及耳血淋漓僕創甚委公於地賊逼公公轉戰至水闊橋之古塘被七

劉奮投橋下死之同殉者同知鄒君漢勳叅將馬君良勳自六安從公入城者也叅將戴君文瀾縣丞艾君延輝自湖南來援乘間入者也布政使劉君豫珍池州知府陳君源兗同知胡君子雝副將松安君縣丞興福君皆死而知府竟降賊前以城中虛實告及置梯南門皆其勇目徐淮所爲也公困孤城時援師十餘壁皆不能前十二月十二日公弟忠濬自湖南募師來援與劉公長佑殊死戰不利及再戰而城陷矣後八日舊卒周昌發冒死入城負尸出面如生事聞

上震悼追贈總督　賜祭葬　予謚忠烈封公三代如其官

命廬州及湖南江西各建專祠公性英烈與人交披瀝肝膽終

始不渝同年生武岡曾如鑨暨湘鄉鄧鶴齡陝西鄒興愚先後客死京師貧不能返葬公皆身護其櫬歸治軍推赤心待人得其死力所過無秋毫犯每戰親陷陣踔厲風發誓不與賊俱生九料敵如神能以至少擊至衆故所向有功居圍城每夕必巡城一周見士卒食苦輒呼匕箸取嘗之曰適巡城飢與若一共此味耳以故士卒感服無忍背者賊起嶺西崗巒之王師且十萬環視莫敢先公以書生倡勇敢軍氣爲一變其後楚軍輩出卒克金陵夷大亂皆公風聲所起也公進三省會勦議請治舟師扼上游今大學士曾公卒用此肅清江面成大功公存亡實關天下安危豈僅以一死激頑懦哉初公計偕入都嘗過曾公

 七

語移時去曾公目送之日平生未見如此人既而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當以節烈死自公死海內識與不識下及婦人孺子皆爲流涕祠祀徧江以北公既薨之三年

上猶下前疏軍中其知公深矣五年援賊屯大蜀山上有公祠夜見列炬熒熒劍槊聲相摩賊驚遁祠得全喪歸柩尚在城別賊自東安犯新甯攻七晝夜敗去訊賊黨具言酣鬬時見藍旗軍突出遂不支藍旗者公部向所用旗時實無此軍也或謂公靈不昧雖死猶殛賊云公年四十有二父上杲歲貢生昆弟四公長次忠濬今任四川布政使次忠濟道員陣歿廻城次忠淑巽擢道員子二孝椿以忠濬子嗣孝棠遺腹生

忠濟字汝舟幼從忠烈公學道光二十九年李沅發作亂公倡募鄉勇有復城功咸豐二年粵賊犯長沙佐忠烈守城戰甚力三年忠烈赴武昌以舊部千人屬君與劉君長佑留長沙剿土匪及忠烈剿賊通城時崇陽嘉魚賊蠭起忠烈兵單君與劉君倍道進援抵崇陽大破賊斬首逆陳百斗及餘黨數百人進攻通城賊數萬圍官軍數匝忠烈拊君背曰非弟不能破此賊語未竟君挾雙刀大呼躍出眾從之忠烈援枹鼓助戰眾殊死鬬賊大潰生擒渠魁張西園等二十餘人斬獲無算湖北土匪平及守江西賊轟城坍十餘丈君督壯士百餘囊土築之俄而城大圮築者悉陷君跳而免越二日地雷復發城坍八十餘丈賊

操而登君斬先登者二人賊乃退麾勇急築之復穿地道出城鑿濠城下引水注之賊所為隧道盡廢省城獲全君先以功保通判加五品銜　賜孔雀翎至是圍解　詔擢知府尋以省母歸君弟忠淑奉檄剿賊通城兼督治團練會以疾請假巡撫駱公命君往代尋調赴永州堵剿粵寇敗賊於藍山再敗諸嘉禾又敗諸甯遠連復三城殺賊二千計　詔以道員用六年駐防岳州湖北巡撫胡文忠公請移剿通城至則召本地團勇千餘置營後助聲威出不意破賊四營賊遂悉銳來犯眾數萬四面圍官軍或勸君宜退叱斥之戰益力賊從後營攻入團勇驚散陣亂君立營門大呼殺賊手刃回顧者數人策馬奮欲力竭遂

死之年三十有八時四月四日也是役營勇三千死幾盡無一降者事聞　贈按察使銜予卹與同治元年　朝廷追念死事諸臣與忠烈公同膺　諭祭　特旨予謚曰壯節

塔忠武公事略

咸豐四年三月粵逆數萬人自金陵溯大江而上越安慶武昌再陷岳州過洞庭以戈船徧布臨資口等處知長沙有備遂由湘陰破甯鄉間道襲湘潭湘潭居長沙上游百貨所輳賊掠舟萬計分黨溯流窺衡永當是時賊挾百勝之勢料官軍無能挫其鋒既得湘潭長沙不攻自困塔忠武公時方爲副將聞警投袂起帥所部兵勇會同水師血戰五晝夜大破賊殲斃溺斃燔斃數萬計時所部千三百人耳微此戰賊且溯湘源以達粵西老巢直下通金陵首尾一江相貫往大局將不可支烏虖公之功在社稷豈尋常一手一足之爲烈哉自時厥後公威名震

天下由湘而岳而鄂所向克捷雖婦人孺子罔不知有公使天假公年平賊當較易顧以暴露行間久積勞成疾賚志卒於軍此朝野官吏軍民無論識與不識莫不同聲一哭為公悲且為天下生民悲也公諱塔齊布字智亭姓托爾佳氏滿洲鑲黃旗人生而神識沈毅都統烏蘭泰公夙器之由火器營護軍擢三等侍衛咸豐元年發湖南以都司用二年秋賊犯長沙以守城功擢游擊 賞藍翎署中軍叅將時在籍侍郎曾公國藩奉命督治鄉兵用明戚繼光法訓練束伍每校閱公必短後衣躡屩帶刀侍曾公與語奇之試所轄兵皆精練副將清德方忌公嫉提督將加摧辱曾公乃劾罷副將薦公忠勇可大用且云塔

齊布將來如出戰不力臣甘與同罪得旨加副將銜三年勦茶陵安仁土匪賞換花翎記名以副將用四年二月率所部由平江進勦湖北通城崇陽賊會官軍失利岳州賊乘勢上犯會侍郎水師退保省河公隨有湘潭之捷公之勦湘潭也始至次高嶺賊即奄至公手大旗麾軍士縱擊斬偽先鋒元帥九人賊敗潰逐北數里至城下明日賊大出犯公伏兵山左右設礮三重誘之及賊逼礮礮發以百數賊大亂伏起夾擊之賊爭路走僵尸相枕籍遂薄城圍殪悍賊數百公深入幾巾伏跳而免麾兵鏖鬭大破之城北賊柵皆盡其南則水師會勦焚賊舟數千并焚市廛使城外賊無所止火光燭天三日夜浮尸蔽江下其

時領水師者楊公岳斌彭公玉麟及褚觀察汝航夏同知鑾也四月二日賊棄城夜遁凡六日湘潭平　詔加公總兵銜賞喀屯巴圖魯名號　命署湖南提督未幾即真先是提督鮑起豹以清德之譖屢斥辱公至是起豹罷公代其位軍民快之時敗賊猶駐岳州分黨陷常澧公馳抵新牆破上城三座舟師亦敗賊雷公湖又敗之道林磯公與羅忠節公澤南李忠武公續賓合軍攻岳州敗賊於高橋閏七月二日盡破賊壘賊棄城退駐城陵磯未幾賊舍舟登陸將據險為營分三路來撲公亦分三路擊之賊抵死抗拒良久如敗潰追至擂鼓臺殲賊八百有奇公臨陣好匹馬衝鋒戒從者不必從從亦無能及者尤好單

騎薄賊壘覘虛實賊屢馳之瀕危得免有天幸一日攜親卒四人進覘擂鼓臺突遇悍酋猶髯䀹目直呼公名橫予刺其馬欲擒公親卒黃開魁躍起刺酋墜馬酋回刺開魁傷右脅公親刃酋殪之獲賊旗視所署字知爲僞丞相曾天養天養驍桀爲賊魁自楊秀清以外皆爲之下伏誅後賊黨爲之茹齋六日者也賊既失悍酋奪氣退　武昌公與羅公自臨湘進剿長安驛羊樓峒佛嶺大沙坪等處戰屢捷復崇陽蒲圻咸甯又敗賊於官步橋及徐李埔遂與羅公進屯江夏之紫坊初曾公在城陵磯約諸軍會紫坊至是召諸將議攻取武昌策定議羅公帥師攻花園賊壘水師扼長江公從油坊嶺趨扼洪山山在武昌城東

北左近梁子湖右隔湯孫湖孫絕地爲竄賊所必由時城賊悩懼以八月二十三日啟東北門遁公扼而截之賊路斷迎斬黄衣賊目數名賊崩奔恣趨山背復麾軍圍逼於沙湖塘角閒賊爭赴水死墳尸幾滿中多幼孩公見之大哭傳令拯救得二百有奇羣賊因面乞命者又七百有奇分別誅釋之武昌既復進攻大冶戰於五里牌斬黄衣賊馬賊賊大奔潰賊畢二七何賊反鬭伏突起刺傷公坐馬左右兩軍合擊賊復大潰爭橋濮橋斷多墮水死生擒百二十四人是日羅公亦有興國之捷於是兩軍會於興國籌進取羅公西擣半壁山公東剿富池口十月二日戰軍山嶺克之屯其地距羅軍十餘里中隔小河方造浮梁

濟忽出賊千餘過渡處別賊數千陣牛壁山左右與羅公大戰公隔河爲聲援賊大敗既又由富池口沿岸而上冀襲我軍後公擊走之浮梁成初五日田鎭賊渡江來犯公與羅公夾擊之殪賊四百餘獨斃牛之是時賊所設橫江鐵鎖在南岸者已斷而北岸猶未破十三日水師大戰公及羅公列陣牛壁山護燔逆舟數千北岸鐵鎖悉銷爍賊遁竄廣濟黃梅田鎭既克得旨賞穿黃馬褂子騎都尉世職二十日公及羅公渡江繞至蘄州及賊於蓮花橋遇伏我前隊稍卻公匹馬突陣手刃大旗賊追奔數十里遂復廣濟而黃梅爲賊必爭地悍酋陳日綱陳玉成羅大綱併力守之以數萬賊分布小池口孔壠驛而立堅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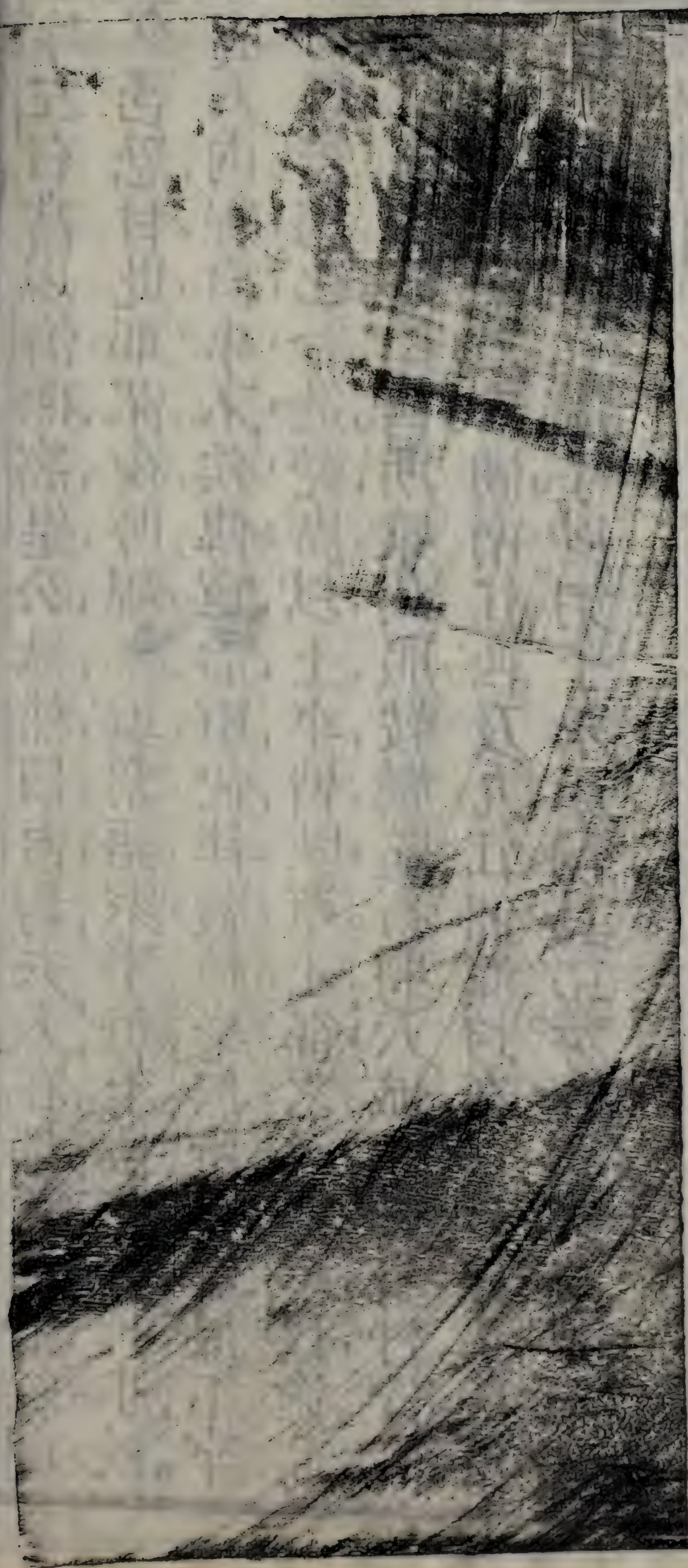
五於大河浦龍頭寨等處嚴密與田鎮犄十一月朔師次雙城驛賊數路來犯公與羅公併力擊之追奔十里破其五壘斃賊三千餘生擒九十餘越日進次夏新橋距城四里公與羅公登山望知北門可攻遂親進擣我兵肉薄而登多受創公頭被石擊流血被面督戰益厲卒克黃梅會公疏陳戰狀有詔戒公輕進公讀之感泣尋攻孔壠驛驛南通小池口東臨水賊於西南北築土城公從西南路進攻累肩爲梯卓矛而躍遂大破之賊悉竄小池口分黨奔湖口與九江相犄角爲死守計公遂與羅公渡江攻潯城十二月朔攻西南門不拔驍將童添雲死之會水師被賊襲喪失輜重而賊鋒卒從江北援潯羅公從二套

门渡江進攻小池口公率壯士二十八渡江督戰以衆寡不敵敗且戰且退公匹馬衝突爲諸營扞蔽有黃衣賊酋三人策馬來犯公以套馬竿圈一酋頸斬之且奪其馬餘賊皆靡公俟大隊沿江上單騎馳入鄉閒馬陷泥淖中幾失道有田父夙耳公名留匿其家時除夕前一日也次日各軍以公未歸營洶洶失所倚有泣者夜三鼓鄉民忽送公渡江歸曾公羅公皆躍起跣而出握手相勞苦繼以泣公談笑自若曰飢甚速具飯啖我時合營皆驩喜歡聲如雷飯罷已元旦矣五年正月六日城賊出犯公擊斃三百有奇生禽二十有一公令暗伏地雷誘賊來撲而陷之果斃百餘賊其後戰屢捷而城終不下六月曾公與公

約會於青山會公謂宜移師東渡剿湖口及東流建德長驅直下公以攻具方備誓力破此城七月十八日傳令攻城忽患氣脫日中薨于軍年三十有九事聞

上震悼照將軍例 賜䘏廕襲如例許入城治喪 賜祭葬予謚忠武公長身火色居平粥粥若無能及臨陣奮拳切齒口角流白沫若欲生啖賊者所乘鐵驪絕有力湘潭之捷殪賊酋所得也每戰不令士卒出已前他軍被圍或小衂必躲馬馳救背負火鎗一腰刀二手長矛及套馬竿各一技皆精絕無虛發每逼賊壘覘形勢比賊覺去已遠賊中驚以為神而公雍容恬退未嘗一自詡也天性忠孝自擢提督於左臂揑忠心報 國

字左右嘗以海燕窩進公愀然曰吾母夫人在都不知能給朝夕否忍甘此耶深夜呼親卒與絮語家事每至泣下偏裨小校直入內幄白事不俟傳宣治軍紀律嚴秋毫無所犯與最下卒同甘苦德化令進莞席以士卒皆臥草上卻之及薨軍民遮晴悲泣喪車過南昌所乘馬服鞍韉隨行將入城忽滿身汗溼人謂公靈實乘之云湖南江西及九江湘潭均奉 旨建專祠公娶于氏生女一無子以弟子永承嗣其弟彝阿布先一年戰死獨流軍中



羅忠節公事略

本朝武功邁前古所用皆八旂暨東三省勁旅各直省綠旂兵嘉慶初平定川楚教匪始以鄉勇輔兵之不足然十裁二三耳逮粵逆起而楚勇湘勇名天下營兵或反為世詬病此二百年來兵制之一變也楚勇始自江忠烈湘勇則自羅忠節公始公諱澤南字仲嶽號羅山湖南湘鄉人幼穎悟十歲能文家酷貧嗜苦於學夜無油把卷讀月下倦即露宿達旦年十九喪母明年大父及兄嫂歿二十九長次子及三子皆殤是歲為道光乙未大旱飢疫作公罷試徒步歸夜半敲門則其妻方以哭子喪明時飢甚索米為炊無有也已亥補縣學生年三十有三矣又

八年始食廩餼公自少篤志正學好儒先性理書賀制軍長齡唐太常鑑皆重之制軍延課其子咸豐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當事以公應二年粵逆洪秀全等犯長沙縣令屬公練丁設防號湘勇明年侍郎曾公國藩奉 命督治團防適江西上猶土匪竄桂東檄公進勦行次衡山忽草市寇起眾千餘公禽首逆劉積厚等二十餘人進擊桂東賊走之時粵寇圍南昌公帥湘勇赴援既至土賊陷太和安福圍吉安公與劉公長佑徃援勦賊解圍遁公追至安福復縣城日夕賊大至敗之明日又至我軍鏖戰一當百斬馘無數敗賊竄入湖南巡撫駱公秉章檄公回勦賊尋遁會永興土寇亂會侍郎檄公往勦戰於油榨墟平

之公初以湘勇三百破安福賊數千與李公續賓分帶中右營共七百人至是增至千人屯衡州再平草市土匪斬首逆王大漢四年夏湘潭賊退公與提督塔忠武公會師東下六月攻岳州公以大橋路爲賊所必爭率所部扼橋守三戰皆捷殲賊千閏七月二日破高橋賊壘九賊退踞城陵磯公與塔公乘勝進擊進破賊營三賊宵遁是役也公獨當大橋一面功最偉云尋自臨湘進駐長安驛賊分四路來犯公令偃旂息鼓乘間突起擊之賊大潰又破賊羊樓峝追至百花嶺再破之佛嶺進屯虎爪市連破桂口大沙坪賊壘復崇陽時武昌賊分黨由金牛入咸甯公擊走之追敗之官步橋又敗之金牛遂進駐江夏之紫

坊始會公約諸軍會紫坊及是召諸將至金口議攻武昌策公出所繪圖言紫坊出武昌有二道一洪山大路一沿江出花園當以重兵剿花園而分兵扼洪山防反竄諸將未決公請身任其難遂自攻花園而令塔公出洪山時花園悍賊萬餘築堅壘三枕大江一瀕青林湖一跨長堤深溝堅柵列巨礮爲固八月二十一日官軍水陸進攻公直趨花園賊憑木城轟拒我軍伏地進分兵奪賊舟數十舟賊退營賊亦亂乘勢踰壍摩其壘同時並下翌日攻鮎魚套賊營川勇郤公擊賊堤上隔溪不能救街口賊乘機出逼公奮擊敗之李公出江岸回援又大敗之賊竄洪山爲塔公所躪是夕棄城遁二十三日武漢城皆復距

會議時七日耳鄂城之克實公本謀也九月師出金牛敗賊於沿埠頭克興國塔公復武昌大冶遂規取田家鎮鎮居大江北岸與半壁山斜對爲上游門戶舊設防兵陷於賊賊更爲鐵鎖以截水師而用重兵屯半壁夾江以守十月朔公搗半壁山賊數路來犯公策馬衝陣賊敗奔江邊壓之墮水死者千人初四日塔公造浮橋渡小河爲賊所遏賊自半壁傾巢出北岸賊渡江助戰者近萬人僞王坐將臺督戰龍旂黃蓋勢張甚時公所部僅二千六百人衆包沮有潛遁者李公飛騎追三卒回手刃之軍心乃定公令堅伏弗動度賊銳已竭突起急攻賊大潰悉奔半壁山而後路爲我軍所扼不得上皆觸石墜崖死凡數千

水師亦徹江下斷橫江鐵鎖燔賊舟四千餘艘火光夜照數十里水陸夾擊田鎮平尋渡江次蘄提壩塔公已先至兩次伏賊起皆擊敗之擒斬千三百遂復廣濟十一月進軍雙城驛賊扼險而營一鼓登山平其壘抵黃梅與塔公奪柵入縱火攻之賊竄城復遂進軍濁港遇悍賊解衣出戰堆積市肆間公焚之斬馘千餘生擒數十餘賊退保孔壠驛賊酋羅大綱復從湖口率萬人至公分兵抄襲街口賊賊敗歸壘攻破之大綱逸去是役以五千人破賊二萬賊遂盡撤沿江各營併力守九江矣塔公渡江圍潯城分剿廬山湓湖上口援之賊攻梅家洲賊壘不能下會水軍自湖口入彭蠡盡燔賊艘賊亦潛以小舟縱火襲

我外江輜重船水師潰公回駐九江會對岸小池口有賊公與
李公率勇千四百人進勦塔公往助之渡江賊大至刃旣接我
前軍卻公急斂兵歸時十二月二十九日也五年正月北岸賊
由黃梅廣濟上犯武昌復失曾侍郎入南昌別賊由浮梁陷饒
州及弋陽檄公往援勦時公所部分三營李公將左蔣君益澧
將右公自將中營唐君訓方劉君希洛各率勇從之三月大戰
五里亭克弋陽賊尋陷廣信公壁城西烏石山賊三路來犯公
方築壘不爲動俟其疲乘之大獲翼日賊復大至見我軍不
動亦不敢前相持兩時許忽起乘賊大敗之遂四面薄城賊啟
東門遁初賊驟至民不及避殺戮甚慘公至不三日復其城士

民歡躍焚香遮道迎謁追賊至德興復其城賊趨景德鎮公引軍至賊遁未幾有義甯之役先是賊自崇通陷義甯江西大吏命都司吳錫光往援錫光故驍將至則全軍覆焉及是檄公進剿七月次梁口賊分兩路來拒我寘三伏以待之賊潰伏兵從山後出賊之抄我後者我軍反蹴其後斃賊六七百人越日進駐棋盤嶺以鼇嶺爲州城屏蔽急據之嶺距州七里左曰鳳凰田其右最高者曰鷄鳴峰峰下即西門攤百貨所輳也軍據此全城在目中矣十四日大戰以二千餘衆殪賊六七千賊奪氣閉城不出次日復戰又敗之盡焚江邊賊壘是夕賊棄城遁義甯既克公上書曾侍郎其畧曰武昌居吳楚上游九江爲豫章

門戶。今皆為賊據。崇通等處。羣盜出沒。江西之義甯武甯湖南
之平江臨湘均無安枕之日。欲克九江。必由武漢而下。欲克武
昌。必由崇通而入。曾公因奏派公回援武漢。而以彭三元普承
堯所部寶勇隸之。九月進攻通城。悍賊萬餘人見官軍至。突出
薄之。公令軍士席地坐。無譁。待賊逼。大呼奮擊。斬賊將三人。乃
崩潰。明日破城外三營。奪門入克之。尋進攻桂口。令會攻通城
之李原膺何忠駿等率平江勇駐守。而自率所部克崇陽。尋以
分兵攻楊木山有濠頭堡之敗。公整軍再戰。復大捷。進攻蒲圻
閒道出公安畈。初戰不利。殊死鬬。肉薄登城。卒克之。遂復咸甯
自是武昌以南無賊蹤。而逆渠石達開自崇陽乘虛入義甯江

西賊勢日蹙矣。十一月。師抵紫坊。與巡撫胡文忠公會合。又會提督楊公岳斌於金口。商進取策。定議公率湘勇從東路壁洪山南岡。胡公從中路壁城南隄上。而令九溪營屯金口。爲水師犄角。時賊於武昌城外築堅壘十三。高者與城埒。公至。方修壘胡公亦始至。悍賊二萬。從十字街出。胡公擊卻之。旋卻旋至。如是者數。公與李公濟師出賽湖隄。分兩路繞抄。胡公所部見湘勇至。佯敗走。賊追之。旋反擊。則公等已抄出堅壘北。遂破十字街營。盡殪追賊。無脫者。於是賊皆縋城入。盡毀城東南賊壘。公與諸將議曰。西路八步街口。爲我軍通江要路。壘不破。則軍糧無由達。北路塘角。爲賊通興治要路。壘不破。則賊糧無由斷。遂

造浮橋於鲇魚套進攻八步街以奇兵逼望山門襲賊壘後立
平之于是西路賊壘亦盡尋與胡公合力攻城並攻塘角賊營
毀漢陽門外一壘焚其船廠殲賊千城賊由竇出截我軍後路
公與李公夾擊之又殺賊數百環西北城賊壘皆盡公以仰攻
不易誘賊出城戰設伏敗之殪賊千賊急以大隊衝我伏兵公
督兵橫截又斃七八百人是夜賊于望山門外葺石壘二高與
城等我軍二路蹋平之李公出窯灣截賊餉道賊七八千人出
塘角沿湖下抄其後公令劉君騰鴻等出洪山之東自率中營
出洪山之西夾擊之殄賊千餘賊自此閉城不復出六年正月
公率中營移屯洪山絕頂後右各營仍壁南岡為犄角賊乘夜

襲中營已摩壘矣我軍槩石投之登者皆殪嗣是每夕輒至公設伏痛殲斬首四百賊始不敢復襲營二月賊掘賽湖隄劉君騰鴻出剿之及長虹橋遇伏力戰乃敗之公欲分軍扼黨灣賊出爭大戰于小龜山斬級六七百遂以二營駐其地明日賊由武勝門出萬餘人與我軍力戰隄上殲賊數百公追至城下繞城審視賊不敢出二十九日夜有大星隕于西北三月朔大霧不辨咫尺次日城賊出公親搏戰走之已而賊窺我守壘兵少大舉來犯公追賊至城下賊礮如雨中公右額裹創戰逾時歸而劇甚日夜危坐不寐越三日病甚不能起語諵諵皆時事口占忠義祠楹聯使人書之忽開目索紙筆仰臥書曰亂極時站

得定纔是有用之學初八日晨起汗出如瀋握胡文忠手曰武漢未克江西復危不能兩顧死何足惜恨事未了耳其與迪菴好爲之迪菴李忠武字也語畢而瞑年四十有九公貌樸氣沈究心濂洛之書通知世務期見諸施行在軍毅然以滅賊自任所部將弁皆其鄉黨信從者故所向有功前後克城二十大小二百餘戰其臨陣以堅忍勝加其爲學或問制敵之道曰無他觀大學知止數語盡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言其注腳也烏虖此所由能以書生擢巨寇率生徒子弟數十人轉戰大江南北使湘勇之名遠出營兵上羞武夫之顏闗其口而奪之氣而與忠烈江公同張大國楚也歟公初以團練敎訓導晉知縣平安

福晉直隸州知州克岳州擢知府　賞戴孔雀翎武漢克復還
道員尋授浙江甯紹台道以田鎮戰功加按察使銜克廣濟黃
梅　賞葉普鏗額巴圖魯名號凡勇號皆由外請此出　特恩
異數也義甯之役加布政使銜死事狀上　優旨照巡撫陣亡
例　賜䘏父嘉旦　賞頭品頂戴子兆作兆升均　賞舉人
詔湖南湖北江西各建專祠　賜祭葬　予謚忠節同治元年
詔湖南巡撫遣官詣家　賜祭一壇三年克復金陵　特旨加
雲騎尉世職所著小學韻語一卷詩文集八卷行於世周易附
說讀孟子劄記西銘講義大極衍義　皇輿要覽稾藏于家

李忠武公事略

公諱續賓字克惠號迪庵湖南湘鄉人沈毅寡言笑身長七尺膂力過人習騎射能挽三石弓羅忠節公講學里中公折節受學依依不去咸豐三年忠節募勇殺賊公奉父命往佐之所練鄉兵號湘勇從平桂東土匪未幾粵賊闖江西行省侍郎曾公國藩檄忠節往援公佐謝君邦翰將右營邦翰邑諸生故忠節弟子抵江西戰死公代將其營所稱湘右營者也會土寇陷太和安福圍吉安遂同解吉安圍太和安福賊皆敗潰復馳剿永新事平議敘從九品師旋假歸甫三日趨衡州剿賊油榨墟進復永興次郴州敘功進縣丞初公所部僅三百六十八至是巡

撫駱公秉章命增爲五百人明年駐衡州平常甯土匪時湘潭
賊敗竄會公統水陸軍東下檄湘勇從六月抵岳州壁大橋將
湘軍兩營才千人分防八路賊日夜來犯提督塔忠武公約會
攻賊巢兵始交我軍小卻賊追騎大至公左右止數人戒曰毋
走徐行陟山岡賊不敢逼已而我軍漸集公親搏戰斬大夫賊
數人餘賊爭登山公曰是可取也手劍策馬大呼而進斬賊目
一人奪其旂追北十餘里明日塔公至營指所部贊曰好勇好
勇與公語良久嘆曰名將也公自隨羅忠節從軍循循弟子列
退然若無所知人無有異之者至是始以知兵聞時官軍日與
賊戰斬馘數千公與塔公曰連旬戰賊不得擄掠食且盡可乘

機薄其壘明日遂進兵風雨驟至眾欲退公曰天助我也與塔
公並轡督戰頃刻破數十壘岳州平擢知縣 賞戴藍翎八月
同羅公克崇陽咸甯進窺武昌二十一日破花園堅壘及鮎魚
套賊營明日克武漢語在羅忠節傳公擢直隸州知州 賞花
翎九月同克興國州擒僞進士胡萬智斬之十月進攻半壁山
賊巢時南北兩岸賊無慮十萬鐵鎖橫江賊舟麕聚數十里塔
公師抵富池口以賊阻浮橋不克濟湘勇及寶勇僅二千六百
人軍士盡失色逃者三人公飛騎追還揮淚斬之軍心乃固迺
日大戰殺賊數千擣其巢遂破田家鎮擢知府 賞摯勇巴圖
魯名號授安慶知府當是時公知兵之名震天下初陸師分南

北進鄂楊制軍霈勦北岸公隨塔公羅公勦南岸曾公督水師循江下僞丞相羅大綱守廣濟黄梅設卡壘數十田鎮破後僞燕王秦日綱檢點陳玉成皆往附之勢張甚總督不能前塔羅兩公乃渡江北勦公率爲軍鋒每攻壘與塔公遏賊壘十數丈席地坐礮彈如雨下談笑自若忽躍起曰進則横厲無前當者輒碎遂復廣濟及黄梅敗賊濯港再敗賊孔壠驛抵湖口敗賊梅家洲知九江未可驟下從羅公移營廬山十二月水師陷入彭蠡湖外江失利小池口賊勢復張湘軍退回九江公憤甚請於曾公自率千餘人以歲除前一日渡江攻小池口僞城塔公亦率二十八偕往因衆寡懸殊戰不克比暮始收隊而塔公獨

未返公涕泣不食誓渡江再決死戰明日塔公竟覓舟返無恙時除夕三鼓矣明年二月武昌復陷當賊之從江北上竄也公知北岸官軍不能敵建議分南北兩軍夾江而勦令塔公益募勇三千合湘軍五千專勦南岸別選大將率湘軍三千益募勇五千直趨漢口勦北岸南北各自爲戰一圖安慶一圖金陵庶大局克有濟曾公韙其言將以北岸屬羅公以餉絀不果亡何曾公入江西饒廣告急檄湘軍援饒師抵章門則饒匪已陷弋陽三月偕羅公進勦敗賊大水橋復弋陽城賊趨陷廣信追擊之三日而城復移軍景德鎮會義甯州陷江省大震七月進攻義甯奪鸞嶺賊隘賊大創棄州城遁語均詳羅公傳得 旨記

名以道員用八月同羅公回援武漢克通城崇陽而岳州警報忽至公分兵趨蒲圻之羊樓峝會李君杏春彭君三元戰死崇陽之濠頭堡衆議馳救公曰死者無及矣生者必來歸賊乘勝遠鬪利在速戰宜堅守以持之俟其疲乃可擊也明日賊至我軍憑壘固守比暮賊將休公揮衆突之賊大潰追北至蒲圻翼日復其城並復咸甯　詔加公鹽運使銜帥師趨武昌壁洪山十二月　塘角賊壘分壁小龜山六年二月與劉公騰鴻扼窯灣斬馘數千屢戰皆捷忽羅公中礮卒當是時軍中新失大帥人情洶洶賊乘機築壘保安門外礮子及五里墩大營湖北巡撫胡公林翼奏以公總督諸軍公涕泣受命遂埽平保安門賊

壘而江西瑞臨撫建等郡賊蔓延北及崇通蒲咸西及瑞昌皆
陷賊乃分湘勇四千屬曾公國華劉公騰鴻等由咸甯進勦賊
詗知之屢出城來犯公敗之賽湖隄又敗之小龜山雙鳳山秋
七月偽翼王石達開率抵賊大至城賊將應之公分兵駐魯家
港防援賊遣壯士數百人執所奪黃旂誘城賊賊信為援至出
城夾擊伏起殲馘過半及援賊既至禦之魯家港屢戰三日城
賊鑑前失疑懼不敢出援賊遂敗奔追至小龜山斬首八百別
將與城賊屢戰賽湖隄公率師援之賊望其旂幟奔入城自是
堅閉不出公募民夫開濠握江水入湖為長圍斷賊開濟賊益
困十一月二十一日武昌復得 旨以按察使用尋分兵追勦

克武昌渡江克黃州旋渡江克大冶興國遂直擣九江林啟榮
者賊中最悍酋也前歳塔公圍攻時堅守弗下至是仍率衆死
守夜無更柝望火城以內人聲寂然官軍濟薄之鎗礮應聲下
七年正月公用攻武昌法闢濠困之賊出城阻截閱數月濠始
成四月皖賊上犯號十萬犯蘄州及黃梅羅田公分兵援蘄州
賊稍退六月賊傾巢上犯蘄黃告急賊于廣濟童司牌築壘伺
我軍公渡江剿平之八月破小池口偽城仍回九江先是四年
秋賊奪江西戰艦沈塞湖口築壘石鐘山為浮梁鐵鎖阻官軍
隔岸梅家洲矗偽城環巨礮我軍仰攻不利其年十二月水師
陷入內湖曾公益治水軍章門檄彭公玉麟統之水軍復振至

是袁吉瑞臨以次皆復衆議會剿九江公謂九江賊恃湖口相犄角不拔湖口九江不可得也乃定計水陸夾攻湖口九月八日公遣其弟續宜率馬步軍攻梅家洲偽城躬率師揚言剿宿松漏四下迂道八里江伏湖口後山士卒皆捫蘿上犁旦彭公率戰舟攻湖口東游擊黃君翼升率戰舟攻梅家洲提督楊公岳斌夾擊下鐘山賊方悉銳旗拒公率師從山椒破空下賊大驚遂盡殲其衆湖口立復梅家洲賊棄城遁於是內外水師始會合乘勝復彭澤夷 姑洑偽城得 旨除浙江布政使返九江適臨江逸賊竄興國晉寧遣兵往援擊走之八年春水陸晝夜攻九江賊守益堅我軍穴城城崩爲磚石所壅至稍遲賊旋

堵禦公令壯士數百人擁盾自蔽先夕伏城濠四月七日地雷復發勇自濠內奮呼登城城立復殄賊數萬無脫者啟榮死亂軍中磔其屍九江平加巡撫銜　賞穿黃馬褂許專摺奏事方九江之破也公弟續宜率師攻麻城未合圍公以九江師益之躬請假歸省甫抵鄂而悍酋陳玉成由安慶糾潛太英霍賊分擾蘄黃警報日數至未幾賊間道陷黃安續宜分兵馳援不下公聞警取道黃陂約夾擊敗賊黃安門外賊遁麻城賊亦不戰走乃還鄂時皖中糜爛奏　命越境剿皖　詔將軍都興阿總兵鮑超率馬步軍由宿松趨安慶公由英山趨太湖乃令續宜駐軍鄂渚自師八千人啟行議者謂出境剿賊宜益兵爲四翼

各三四千人而自師中軍五路並進公以餽餉難之會曾公奏
詔墨絰起視師與公會於蘄州公遣將朱品隆唐義訓分千人
爲之衛議者又謂宜調鄂中守硐勇以換留防九江彭澤之湘
軍六千人隨同剿皖公以更調需時日卽率守硐勇以行抵太
湖適署皖撫李君孟羣師潰廬州　諭公及都公改道援廬公
與諸將議曰由太湖救廬凡數百里廬已陷師至緩不能濟急
且太湖圍撤賊由豫北竄是背腹受敵也遂決計取太湖埽蕩
桐舒等縣直趨廬州時咸豐八年八月也是月克楓香驛小池
驛賊巢復太湖乘勝復潛山遂進搗三河集三河集者廬州要
害也賊築城傳以九壘用悍賊數萬守之三河破然後可進規

廬州自克桐城後公令總兵趙克彰率六營守之又命副將謝永祜守舒城於是所部僅五千人九月二十八日抵三河十月二日破賊九壘斬馘數千計忽偽英王陳玉成自江浦六合率大隊來援偽侍王李世賢自廬州糾捻匪來援衆十萬連營金牛鎮白石山等處烽火互數十里諸將議退守桐城公曰軍事有進無退當死戰遂飛檄各防軍來援未至初九日援賊蝟集明日我軍迎擊至黎家渡突遇大隊賊天大霧賊用衆抄擊我軍相繼潰副將劉神山叅將彭友勝游擊胡廷槐鄒玉堂杜廷光等先後戰死公傳令軍中嚴守牆壘無何各壘皆破運同丁銳義馳入湘右營誓同公死守或勸突圍出圖再振公曰軍興

九年皆以退走捐　國威長寇志吾當縱橫血戰多殺一賊即爲國多除一害且吾前後數百戰每出隊即不望生還今日固必死有不願從死者請各爲計諸將士皆曰某等願從公死日暮賊攻益急公上馬開壁馳擊殺賊數百人夜二鼓總兵李續燾副將彭祥瑞率屬越壘衝出賊遂踞其壘決河隄斷我軍去路公知事不可爲具衣冠望　闕叩首取所奉　廷旨及　批摺焚之曰不可使　宸翰辱賊手乃躍馬入賊陣身被重創見黃旂知爲賊渠曰此吾畢命處也馳入死之同知曾公國華知府何君忠駿知州王君揆一同知董君容方知縣楊君德誾從九品李君續藝張君溥萬皆殉焉道員孫君守信與丁君銳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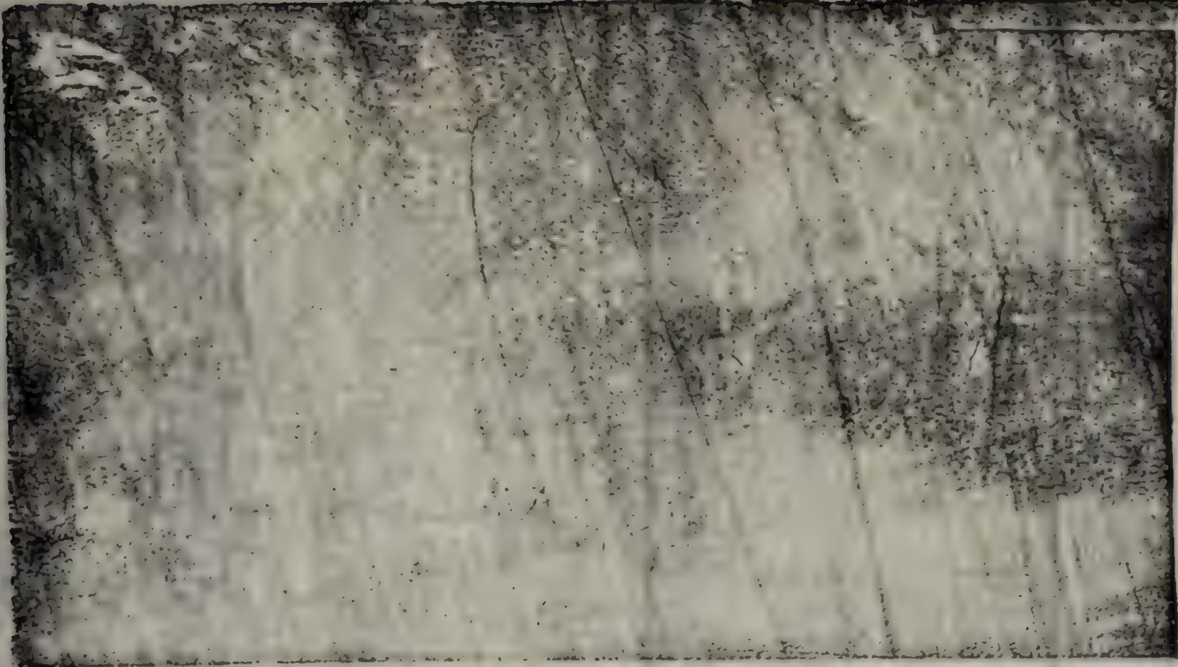
猶激厲士卒死守中右營至二十日水火俱盡營陷皆死之是役也文武官弁死者數百人兵勇數千人而中右一營爲尤多云事聞

上震悼　手敕曰詳覽奏牘不覺隕涕惜我良將不克令終尙冀忠靈不昧再生申甫以佐予也又　詔曰李續賓當賊犯長沙時首倡團練自後赴援江西湖北安徽等省皆親歷行間身先士卒七年中先後克復四十餘城大小六百戰所向無前一時諸將中無與倫比朕以其威望素著特命幫辦安徽軍務方冀肅清皖北淨埽狂氛乃因進圖廬郡先剿三河苦戰旬餘殺賊逾萬適江浦六合廬江逆黨大股來援以五千兵勇當十萬

之賊將士傷亡從容赴義其忠勇義烈之氣雖死猶生實深悼惜其加贈總督卽照總督陣亡例賜䘏入祀昭忠祠其父登勝可給一品封典並賞銀五百兩子光久光令賞舉人服闋後送部引見並于湖北江西安徽湖南湘鄉各建專祠事蹟宜付史館以示朕褒恤藎臣至意尋 賜祭葬 予謚忠武公崛起田閒以平賊自任選士以知恥奮勇樸誠敢戰爲上每臨陣安閒静鎮不苟接刃尤能以少擊衆大小數百戰未嘗錯衂在軍號令嚴明所至百姓歡迎耕市不擾轉戰江鄂時所過州縣不見客不索供張廣坐中言不輕發他將多以氣節相高公默然深藏恒曰事由心定毋張皇性至孝克九江後乞假省親旣不果

乃爲迎養計其父以書報之曰軍事方殷兒當壹志報　國勿以我二人爲念公省書掩涕及拔營握胡公手痛哭曰吾無由復見父母也左右皆感泣軍中所餘廉俸不以寄家嘗資助曾公營中及彭公玉麟水師營中公國荃吉安營約二萬兩而元度時駐軍貴溪餉罄盡公亦以五千金寄助焉與諸帥共事和衷商榷胡[illegible]標兵萬人隸公戲下皆心服樂爲之用其臨陣專以救敗爲務顧大局爲先遇賊則讓人禦其弱者而已當其悍者分軍則以強者予人而留弱者以自隸江楚兩軍每言肯接帶弱兵臨陣救人者塔忠武後公一人而已公薨年四十一舒城難民覓其遺骸送霍山大營同治元年　詔湖南巡撫

遣官卽家　賜祭三年。克復金使。　賞二等輕車都尉。弟續宜。
字希庵。以戰功。累官至安徽巡撫。卒謚勇毅。





鄧忠武公事略

公諱紹良字臣若湖南乾州廳人父土儀以歲貢任平江訓導行誼稱一時公自幼以將略自許充屯弁補鳳凰廳把總道光二十二年從征崇陽身被數創裳甲盡赤以功擢千總晉守備李沅發爲亂新甯公帥五百人退賊深沖峒賊悉銳逆戰公撝戈直前所部從之賊辟易仍據險拒公命將士乘晦銜枚登山譟而馳賊驚潰不知所爲蹂踐死者無算遂生擒沅發檻送

京師

賞揚勇巴圖魯名號換戴花翎擢都司二十九年粵賊洪秀全起金田屢敗官軍提督向公榮檄公往與爲犄角連敗賊紫潭陶鄧墟賊竄潯州駐大黃江公麾兵渡擊賊壘而軍別

賊數萬自牛排嶺來會公引精騎五百橫縱其陣張左右翼繼之兩路賊皆敗咸豐元年夏公躡賊至象州之謝官村賊巢環左右皆山公選壯騎奮而上鏖戰箐谷中奪其隘破走之乘勝追至永安州賊迎戰死鬭斬一酋陣稍動遂大敗論功以游擊升用旋授楚雄協副將二年春賊由大河竄桂林公空壁追躡一日夜馳三百里屯西城敗百道攻城不下解圍去遂入楚踞道州諸路賊俱響應勢大振連陷江華永明嘉禾桂陽郴一州公追及與諸軍壁其三門相持月餘賊乃逸由永興徑犯長沙據城西南隅民舍爲窟穴日鑿隧道達城下隱隱有鋤钁聲巡撫張公亮基急檄公入城往來策應九月二十九日魁星樓側

地雷發城圮十數丈城蜂擁緣陴上公率敢死士躍而前礮洞
右臂血淋漓不少卻與賊搏戰移時麾先登殪酋百餘餘奪氣
散走督兵入累土城復完賊知城堅不可下率全隊渡湘而西陷
岳州直趨武昌公卷甲疾馳尾賊三年春奉　旨擢壽春鎮總
兵隨授江南提督赴鎮江剿賊屬援賊大至公兵不滿千環顧
無後應遂奔上疏自劾　詔褫職仍　命助攻金陵公率所部
由雨花臺直薄神策門斬獲甚衆　欽差大臣德興阿擬奏請
公幫辦軍務向公尼之授公五百人令援東壩公單騎直擣賊
營瞋目大呼賊衆潰亂又遮敗之采石嗣駐軍黃池賊引衆自
蕪湖奄至公及其未定掩擊之斬馘無算追奔二十里　詔賞

三品冠服並花翎。命赴徽州援。至則選精兵伏要隘。獨以數騎嘗敵。賊易其少。薄之。陽北。伏發。賊敗走。以次復婺源黟石埭蕪湖諸縣。上嘉其功。復提督銜。六年春。詔援揚州。冒雨渡江。率精銳薄城。環攻六晝夜。奮身先登。及堞而墜者數四。誓必拔。卒引卒上。克之。詔授浙江提督。幫辦皖南軍務。攻賊三叉河。拔其稠會。甯國陷。倍道往援。先部兵駐金珂橋扼賊。旁竄。大敗之東溪橋。進次塗牛墩。毒其汲道。賊以數千人來挑戰。公堅壁不出。俟近偪外壕。乃縱擊之。斬悍賊數百。復潛師襲取七里崗。遂薄城下。毀牛馬牆。賊棄城走。旋進兵繁昌。營老鴉山。賊猝至。顧一酋銳

甚躍馬刺之賊大潰追敗之何家灣公念甯國爲浙藩籬而涇尤皖南咽喉遂屯兵遏其衝相持至兩載賊死爭不能入尺寸八年春公進壁灣沚賊糾捻寇數萬復踞黃池公亟馳往出賊不意大破其衆又敗之蒲塘夏村間賊從牟潭渡追蹙之施家渡時賊尚衆砦若鵶山南分三道來攻公亦分三道應之賊大披靡會浙事急先後分兵赴援賊乘虛突襲我橋石梔不守灣沚腹背受敵援師至自金陵者復一戰潰賊騎四面蹂騰之公具衣冠北面再拜舉火自燔其營死而浙遂不能支矣事聞

上軫悼　賜祭葬　命建專祠賞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

贈太子少保　予諡忠武　褒公三代如其官嗚呼自賊起粵

西長驅而東穴有江左獨賴吾湖南下水軍輸糧艘舳艫銜江千里相望不絕用能乘機逐利收奪失土以底王誅克夷大難然當前嬰城時穴火發賊呼噪乘城非得公奮身獨蔽陷處抵擊之城其危矣保一隅遂全天下公之功其偉矣哉雖不幸賫志殞未獲成大功享有茅土而此年荷社稷之靈諸干城之力卒平僭亂草薙之無遺種公亦可以無憾矣公卒年五十有八子亨先襲世職敘光祿寺署正

胡文忠公事略

公姓胡氏。諱林翼。字貺生。號潤芝。湖南益陽人。父達源。嘉慶己卯一甲三名進士。官少詹事。公九歲省詹事公京師。即授以儒先性理書。而公少負才氣。不甚措思也。道光乙未舉鄉試。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庚子分校會試。其年秋。副文端公文慶典試江南。因事降一級調用。明年父憂歸。服闋。援例爲內閣中書。捐升知府。發貴州。署安順府事。道光之季。寇亂漸萌。嶺嶠以南。駱越滇黔諸山中。奸宄亡命。狐嗥梟嘯。四出劫掠。句結營兵胥役爲黨羽。無敢捕治。安順宋普里部也。當雲南驛路。向有冒頂大五小五諸匪。聚衆爲奸暴。公廉得其狀。延訪士紳。寄以

耳目偵知賊黨以歲除釀飲某所公親率健捕馳至其地獲著名渠魁余饒貴等其黨無一脫者在安順年餘先後擒巨盜三百有奇一郡肅然日坐堂皇訟牒至立與剖斷清積案至三百餘牘倡修義學十數區掇輯節孝八百餘人彙報請旌建總坊通衢稟裁書吏規費安順二百年有司詳報節孝自公始調署鎮遠府府境跨有𣻗沅所屬皆苗貓其台拱清江黃平皆盜藪勢尤橫公治之如安順盜幾盡歲飢開倉平糶清社倉之被侵蝕者奉檄帶兵剿黃平革夷山等處苗匪獲盜首保甃等三百餘名悉平其寨以剿匪功 賞戴花翎會湖南新甯奸民李沅發爲亂奉檄赴黎平防堵事竣得 旨補缺後以道員用

文宗即位。詔大臣舉司道以下可大任者。雲貴總督吳文節
公文鎔。貴州巡撫喬公用遷。皆以公名應。旋署思南府事。咸豐
元年補黎平府。府境毗連湖南粵西。山深箐密。盜出沒剽奪。捕
之輒越境竄。公至。日延紳民及椎結在社諸渠率。賜以酒食。詳
詢民情地勢。令相連爲堡。擇立鄉正團長牌長。互相稽覈。捕治
諸不法者。是時廣西賊大起。永甯懷遠融縣環黎平西南界皆
賊。公募壯勇扼險防堵。辦團練千五百餘寨。建碉卡四百五十
餘座。連屯相望。上言督撫請環邊要隘築堡守禦。以爲言戰不
如言守。用兵不如用民。用民力以自衛不如先用地利以衛民。
郡城故無儲積。勸富民捐穀。置倉以備城守。自後黎平疊被攻

撲城卒不可拔皆公練勇備粟力也三年秋龔安柳匪滋事以抗糧爲名公以計解散脅從而誅其首犯劉瞎麽餘匪悉定先是粵逆出永安犯桂林道柳桂茶攸犯長沙東下湖南巡撫張公亮基調公辦軍務黔撫以公現辦黔匪關全省大局奏留之至是吳文節公由雲貴總督調任湖廣仍調公帶勇來楚辦軍務而王御史發桂亦言公捕盜鉏奸饒膽識所練勇一可當十請留楚帶勇勦賊四年春補貴東道公以黔勇千人行次通城而吳公已戰沒黃州賊遂陷漢陽以舟師上犯陷岳州湘陰甯鄉徑趨湘潭湖南巡撫駱公秉章調公自平江通城回援省城會忠武公塔齊布及楊公岳斌彭公玉麟已破賊湘潭而安化

土匪黃國旭等乘機抗糧爲亂檄公往捕討擒之而賊之敗於
湘潭者悉所掠舟趨常德公以所部赴勦尋授四川按察使仍
留辦防勦事是年令協揆曾公國藩大治水陸師東征公從下
岳州巡撫駱公奏請免隨東下仍駐岳州按勦崇陽通城餘匪
調湖北按察使秋會公復武漢破田家鎮進圍九江檄公會討
公自咸甯蒲圻大冶興國東出瑞昌與羅忠節公澤南勦賊湖
口之梅家洲五年春湖廣總督楊霈之師潰於廣濟賊悉衆上
竄公請於曾公以所部千餘人回援武昌別以副將王國才一
軍隸之未至漢陽失公先以軍營沌口檄國才軍由南岸趨武
昌會授湖北布政使甫半日城陷國才至偵得城賊暗號即夜

遣驍將詐為賊裝賺入城殺賊目數十城幾復天曙賊聚益眾公急率不能濟師乃令國才退營金口與彭公玉麟水師相倚扼賊使不得上犯旋奉　命署湖北巡撫時武昌三次淪陷公私掃地赤立無所措手公乃謂不攻漢陽則荊襄梗塞不攻武昌則咸蒲崇通愈形滋擾乃添募兵勇兼顧南北兩岸賊謀襲金口營斷官兵餉道公分兵為三路設三伏親率大隊旋繞之破賊七百餘生擒偽丞相陳大為等五月賊分六路來撲公遣將分路追勦用伏兵抄襲賊尾賊敗退屯紙坊我軍進擣其壘忽南風大起礮藥發賊狂奔入城是役也擒斬千餘淹斃者無算官軍直逼小東門於紙坊金口犄角立營賊伏不出七月

由金口渡江以火龍船毀賊浮橋水陸夾攻遂克漢鎮公親冒矢石奪大別山賊卡未克會別賊由漢川至漢口公軍已一月不得食至參山飢潰不數日整軍復戰移營大軍山分駐新堤嘉魚其時水陸萬人多新募賊至常數萬見者奪氣公從容談笑雖挫而其氣彌厲州縣殘破餉源絕支移指撥多不時應爲書告鄰省求助情詞深痛人感其誠稍資濟之旋發其私家之穀濟軍食是年秋羅忠節公破賊江西之義甯州以武昌居天下衝長江險要所必爭上書會公請赴援會公以塔公舊部彭三元普承堯等軍佐之連克通城崇陽蒲圻咸甯公親會羅軍於蒲圻併力擊賊夷其壘因偕回金口與楊公岳斌議水陸

進攻策於是公率所部及普君承堯唐君訓方諸營由中路出省城之南駐營提上羅公由東路駐營洪山南岡留九谿營兵駐金口護水師以當西路敗賊於五里街再敗之賽湖堤復分兵攻漢陽敗賊於龜山尾湖堤等處其鮎魚套賊艘亦被擊沈自是武昌以南無賊蹤而督帥官公以吉林精騎合眾軍營北岸餉道日通軍勢亦日振六年三月羅公以攻賊受創卒時與賊相持急日夜搏戰不少休而軍中新失大帥公與故浙江布政使李忠武公續賓拊循而整飭之氣益壯先是悍賊石達開由崇陽入江西連陷瑞州臨江又南出吉安東趨撫州建昌江西郡縣無完土屢告急請援羅公一意規復武漢不暇應至是

公念江西方棘而武昌猝不可復乃遣劉君騰鴻普君承堯屯瑞州應援而令曾忠愍公國華統其軍軍糧並資給焉五月九江賊古隆賢領萬眾由嵩店油房嶺後路撲武甯約城賊舉火爲識夾攻我營公諜知之陽爲賊火城賊果出撲伏發奮擊殆盡乘援賊初至遣兵連夜薄之賊敗 才七月石達開自金陵來援號十萬公分派水陸力戰都統舒保公領馬隊自江北來大破之于魯家巷賊壘四毀東湖賊艘七十有奇燔賊巢八十餘處追逐百餘里會襄陽土匪起連陷樊城穀城光化竹山興山遂與川匪合陷宜昌公遣舒公及唐公合數營往平之有議撫者公不謂然而事亦遂定時武昌賊若公先與李忠武於塘角

窑灣洪山青山等處掘長濠固守其曾家巷花園石山一帶亦如之城賊不得出援賊不得入我軍安坐以待賊糧之盡遂以十一月克復省城殪賊萬計生擒偽檢點古文新等十四人先鋒悍賊八百餘並逆黨五千餘得
旨賞頭品頂戴實授巡撫遂分兵收復武黃各縣屬餘賊遁入九江北岸之小池口公計江楚脣齒相倚而九江扼長江之衝實江楚門戶九江一日不復江楚一日不得安枕乃令李忠武率全部圍之分兵駐黃梅廣濟蘄州關以遏江北賊而公自駐武昌調度當是時官私廬舍焚毀殆盡諸事草創公一意振興裁通省浮勇以節糜費設武漢重兵以固根本慎選賢長與民休息設清查局查被賊

後州縣倉庫錢糧交代設節義局表章歷年殉難官紳士女設軍需局籌備東征器械餉糈挈提綱維巨細畢舉九以亂民之生由法度廢弛吏儌民媮因循苟且以有今日不務討賊則亂之流不塞不務察吏則亂之源不清劾鎮道丞守以下數十人與屬吏更始禁餽酬嚴夯競崇實黜華於是在官者稍稍摧廉偷能知吏事究其籌餉有三曰錢糧曰鹽課曰貨稅湖北漕政久敝官民交困道光中葉以還徵常收不及半公三次奏減章程民是以輸將足額湖南北自淮鹽阻絕率食川鹽公分置課鹽局於宜昌沙市又推行武穴老河口等處視向來額課過之仿劉晏用士人法設局各市鎮摧收釐稅嚴杜中飽弊白是湖

北兵與餉强天下七年悍賊陳玉成自皖北土犯蘄州諸營敗潰賊徑趨蘄水武昌大震公急渡江赴黃州收潰卒得數千人而賊眾十餘萬環巴河以東百餘壁亘數十里時巴水大漲惟三台河有石橋可通公念賊渡河則勢蔓延急派千人斷橋扼河以守而潛師出廻龍山過其上竄督諸軍合擊於孫家嘴馬家河等處賊大敗狂奔出境蘄廣肅清會將軍都興阿公及李忠武公亦連破黃宿之賊公視師九江定方略還省會提督楊公克小池口偽城次第收復湖口彭澤東流各縣九江勢遂孤塹長壕圍之八年四月李忠武公克九江城發地雷破之磔偽貞天侯林啓榮等啓榮竊據四年餘堵忠武羅忠節屢攻不下至

是乃悉獮薙無遺種

上嘉公調度有方加太子少保賊漸由六霍商城陷羅田麻城蘄安遣兵分道擊之復其城公以九江既復安慶在所必爭奏請數路進攻楊公以水師出江面鄱公田宿松望江逼安慶城爲圍師李忠武規復太湖潛山桐城與都公掎角會廬州失陷北路請援急忠武奉 旨催促遂分營留守舒桐自提五千人赴援軍次三河賊四面麕集力竭戰歿全軍陷焉公時丁母憂回籍都公以三河之敗由公去軍無調度請急起公視師總督官公亦疏請公聞 命痛哭起行徑次黃州時各軍退保黃梅人心惶惶聞公至皆以手加額自壯九年二月進營上巴河盤

飭部伍謀大舉會石達開由南贛犯湖南掠郴桂而西趨寶慶號稱六十萬湖南告急公命李公續宜率所部往援而以都統舒公馬隊三百佐之又以水師二營佐湖南水師分扼諸河道寶慶圍速解公之力也已而協揆曾公由江西奉入川之命總督官公奏請與公併力圖皖乃定四路進兵策曾公循江而下為第一路多公與鮑公超攻取潛山太湖為第二路公出英山霍山為第三路李公由松子關出商城固始為第四路議者以鄂撫應駐黃州不宜出境公謂我奪情起復不赴前敵討賊則此出為無名十月移營英山時太湖圍師方集逆首陳玉成來援眾數十萬多公鮑公等悉力拒戰賊來日眾圍鮑公營數

重聲息不逼公調金觀察國琛以八千人自松子闗躡英山踰潛山之天堂橫出冒大雪憑高築壘衷賊師而陣賊闖見之大懾而會公亦自宿松遣師來會十年春合擊賊於小池驛大破之遂復潛太命諸將分下會金陵師潰蘇常皆不守曾公授兩江總督檄鮑公渡江次祁門謀經理徽甯為規復蘇常之本乃以曾公國荃圍安慶多公圍桐城李公駐青草塥為兩軍援地廣軍分而將軍都公又奉　旨赴援淮陽公悉力經畫問兵事曰惟我任問餉事曰於我取一無所諉於人十月多公李公大破援賊於挂車河公念安慶久不下自英山移營太湖就近部署虔賊援皖不利必謀深入腹地以牽動諸軍於潛桐舒霍山

險建立碉卡守以兵民命副將余際昌屯霍山防中路總兵成大吉屯羅田防北路戒以賊至勿浪戰堅守待援十一年二月賊果合捻匪由六安霍山分路西犯成總兵破之松子關殲其魁龔瞎子霍山守者違節度戰敗車潰賊取其旂幟陷黃州德安孝感隨州公策賊西竄意在解皖圍皖圍解則大勢全去墮賊計非宜乃定策遣李公回援而圍皖益急賊復分股回略蘄州蘄水黃梅廣濟以趨安慶徇城賊來擊精悍皆聚公撤成總兵下援會公亦從南岸遣將破賊集賢關剗平赤崗嶺賊壘四座悍賊數千悉斬之磔逆首劉瑲林而援賊之由桐城來者又連爲多公所殪蓋安慶爲金陵屏障久陷賊中僞英王陳玉成

據爲老巢室家在焉故救之不遺餘力及見我懷桐潛太之師皆屹然不動鄂疆雖暫被擾而黨分力弱兇悍被殲城中糧已垂盡勢大蹙適南岸賊復由武甯義甯內犯輿國大治南及崇通省城岌岌公病嘔血僨甚率師回援而皖圍終不解既抵省南岸賊聞風遁八月朔遂克安慶會公以力主圍皖之議推公首功 詔加太子太保予騎都尉世職桐城廬江舒城以次攻下之而孝感德安黃州各郡縣賊亦先後擒斬楚境斬清而公則嘔血不止病不可爲已

文宗皇帝遺詔至公扳慕悲泣病益劇遂以八月二十六日薨於武昌節署年五十遺疏入 優詔悼惜追贈總督照總督例

賜卹入祀賢良祠湖北及湖南原籍均建專祠子子勛俟及歲時由吏部帶領引見未幾復奉　諭胡林翼戮力疆埸勛勞懋著數載以來恢復本境援勦鄰氛整軍經武以死勤事允宜亟予褒揚著宣付史館以光簡策胡子勛賞舉人一體會試用示朕篤念藎臣至意等　賜祭葬謚文忠同治元年二月奉　旨賜祭一壇並　命原籍督撫遣官前往家祠　賜祭公狀貌英偉目閃閃如巖下電威棱懾人聰强敏給事至應機立斷無留難苟當理艱煩重大毅然自任不以例文拘束自言守鎮遠黎平諸劇郡捕治盜賊為民興利除害皆默自程課惟恐大吏聞有所牽制清歷湖北漕糧議者以州縣公私取給積獘且二百

年不宜驟革公手自釐定以部定漕折爲率因其地之肥磽鈌
之繁簡加重輕焉歲爲民間省錢百四十餘萬緡爲庫項增銀
四十餘萬兩提存節省銀三十餘萬兩民與國兩利而爲州縣
裁革陋規幾盡使有以自給故亦無怨者籌辦鹽課釐稅皆自
定章程所派官紳各視才地所宜時加手書訓誡綜覈名實精
力絕人每于理財之中嘗寓察吏之法謂取民贍軍使商賈同
仇敵愾即以教忠使局員潔巳奉公即以興廉又時時戒飭屬
吏俾知稼穡之艱難知小民之情僞其治軍務明紀律尤加意
將才曰爲統將必明大體知進退緩急機宜其次知陣法臨敵
決勝又其次勇敢此大小之分也又曰兵之最著者無不能將之

貪者無不怯觀其將知其兵觀其兵亦知其將生平以天下為已任乘機赴會斷行無疑援江西數千人援湖南萬人皆精兵時鄂中賊方逼餉且缺公一意調遣軍糧皆自任之卒取全功武昌始復即規取九江九江復即規安慶越境千餘里討賊制其死命督撫之以全力援鄰省自湖北始也圍九江賊由江由皖犯鄂者三圍安慶賊由皖由江由豫全力犯鄂州縣城陷者十餘公屹不為動或遣將分援或躬親督勦從容肆應算無遺策其于闔屬事務大小各軍強弱以及鄰省之優劣高下瞭照數計洞然於心而尤汲汲以獎拔人才為事屬吏一行之善隨登薦牘手書褒美以寵異之士有志節寸名潛伏不仕千里

招致務盡其用嘗密薦才堪大任者十有六人多蒙擢用又以
興國布衣萬斛泉等砥礪廉隅不求仕進奏請奬勵　詔賞斛
泉等七品冠服有差嘗言國之需才猶魚之需水鳥之需林人
之需氣草木之需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才者無求於天下天
下當自求之故公所特薦不盡相識也在武昌專意吏事懲貪
惡任廉能吏治蒸然日上病急時猶引賢退不肖數人時論皆
以爲允公自爲湖北巡撫念國家多難而自負重任益務繩檢
其身較其尺寸毫釐而待人一秉大公推誠相與無粉飾周旋
嘗曰吾於當世賢者可謂傾心以事矣而人終樂從曾公其至
誠出于天性感人深故也然諸將弁在事者樂公之鼓舞振興

天下士從公爲尤盛而其言不自定如此立實善堂以延賢俊之至者察其才隨宜任使與人言虛中翕受苟可行必研窮其利害而竭盡其底蘊與所常共事文武諸公歷六七年之久披肝瀝胆無幾微間隔遇事苦心調護俾人人有布衣昆弟之歡而自視欿然常若不足語及人才優劣喟然曰世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顧吾才智不足有爲賢者終不我應耳庚午秋都城戒嚴急謀入衛會欵議成　詔止其行
文宗升遐遠在木蘭　哀詔久未下公憂思旁皇中夜扶病起立翹望京師輒流涕病因是加篤然猶終日危坐考求兵事吏事之要汲汲施行顧左右嘆曰聞道苦晚今雖稍有所見而不

及行者多矣。始曾公嘗奏胡某才勝臣百倍。及上公死事狀。謂其堅持之力。調和諸將之功。綜覈之才。皆臣所不逮。而尤服其進德之猛。嗚呼。此豈今之人也哉。所著讀史兵略若干卷。奏疏文集若干卷。家故有田數百畝。自筮仕貴州。誓先人墓。不以官俸自益。至是位巡撫。將兵十年。於家無尺寸之積。嘗事公曾著弟子箴言。公承其志。爲箴言書院。悉以家所藏書納其中。使人知務實學。建胡氏家學。教其族之子弟。故舊親戚仰給于公者。歲嘗數十家。嗣子子勛。襲職騎都尉。

[illegible]

[illegible]將兵千餘人[illegible]

[illegible]用數百人[illegible]

[illegible]今之人[illegible]

[illegible]兩淮[illegible]

[illegible]

何文貞公事略 弟剛毅公金科

公諱桂珍字丹畦雲南師宗人道光戊戌進士選庶吉士午甫冠乞假歸娶士類榮之旋授編修督貴州學政擢侍講入直上書房公所學以宋儒爲宗栢城竇先生克勤著書明理學流派曰正宗公續之於朱陸異同辨最晰又以己意增輯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手繕進

優詔納之廣西盜起數抗疏言軍事得失論前大學士某前總督某悞國不宜發軍前疏留中天下想望風采咸豐四年五月出爲徽甯池太廣兵備道時安廣久陷改省會廬州仍被踞巡撫福濟公提督和春公軍廬屬之店埠公所治在江南阻於賊大府遂疏留江北檄公募勇隨征餉無所

出火之得二百餘人率以西至霍山號召鄉兵得三千有奇激以忠義以十月二日破李兆受于霍城東追擊至麻埠又五月至流波疃李兆受者故河南捻匪魁也有眾數萬至是爲公破又檄商城固始諸團丁扼歸路而自率所部進追捻黨大股兆受與馬超江等相繼降散脅從萬計百姓懽呼餽糗糧不絕先是大府檄公援廬江檄未至廬江陷竟劾公落職軍民皆不能平會曾侍郎國藩督楚師克武漢大破賊田家鎮遂圍九江公通牒楚軍言戰狀侍郎具疏於　朝副都御史袁公甲三時軍臨淮亦欲資公兵西與楚師會公至蘄水矣爲地方吏所尼不得前居無何九江軍失利武昌再陷侍郎入江西遂鬲絕不相

聞公孤軍轉戰瀰霍間五年正月克蘄水旋克英山殪悍酋田金爵大府檄君駐英山然公任事八閱月支見銀三百兩不足供一夕恢民兵相從日多及益以兆受降卒無所得食初人日餉麪一斤遞殺至四之一猶弗給五月十一日師遂潰方兆受之降也公請縻以官秩大府難之至是絕懽意不能無觖望徒感公忠誠不忍背無何趨江為士人所殺兆受銜公拘其仇弗得益大恚則設位哭弔摠纂縻集於是皖豫諸帥爭以兆受反狀聞榜於衢購兆受頭千金兆受詣公自陳公推赤心撫慰之稍定矣會當道以密書由驛達公屬先發制之書為兆受得兆受謂公賣己也遂以十一月三日伏兵戕公于英山之小南門

焚其尸颺之從死者四十七人公死命時有白氣如疋練自屋
瓦出逾時乃滅年三十有九後二年當事復招兆受降累擢江
南提督而公之死無過問者公以書生提空名殺賊無餉無軍
貲無賞罰權而日與反側子居本萬萬無生理失廬江在奉檄
前遽入公罪卒以一紙速之死蓋公在翰林劾權貴中外久仄
目及外任初謁大帥㑂㑂陳軍事若將爲之師者然以是積嗛
公而公且死不之悟也禍所從來微矣哉同治三年秋江甯克
復逆渠盡殲曾公疏陳公率鄉團剿賊時飢餓艱危歷人間未
有之苦卒以機事不密爲叛人所戕天下冤之在巳九引以爲
疚籲請加　恩旌卹得　旨俞行　賜祭葬　賜謚文貞　命

建祠英山子騎都尉世職其時同一疏得請加卹者有升用游擊臨元鎮都司呼爾察巴圖魯畢公金科

畢公字應候籍臨元汶貞公鄉人也少入伍以征開化苗匪功敘藍翎外委粵賊起隨副將王君國才出師湖北敗賊天門丁司橋累擢都司　賞花翎咸豐四年冬曾公督師克武昌大破賊田家鎮檄公及國才隨忠武公塔齊布攻九江求下五年正月別賊犯武昌國才回援忠武才公留弗遣公驍健亞忠武能匹馬陷堅穿出敵陣之背戒從卒勿隨行人亦莫敢隨者羣賊率熟視不敢動十二月賊臨江樟樹鎮克之六年正月別將失利功弗竟曾公檄令防饒州五月大提章田渡與主防者不相

中公所部兵單爲所牽掣六月饒州陷公憤甚愉募壯士决死戰未十日復饒州獲賞勇號補臨元鎮都司以游擊升用時主者遷秩去公獨與防務屢破賊殪其魁賊畏憚之續撫皆德公倚爲固會饒南賊大至踞景德鎮歲且暮士不宿飽忌公者復齕齮之期以破賊後給饟公憤鬱不自聊思更立奇功自震襮遂以七年正月元日率千人進攻越二日抵鎮阻水而陣舉旦率壯士十人濟時賊臥未起入市寂然公舉火未及烈擦則後市伏賊起十人者亡其七傷其三公喋血鬭手格殺十數人賊不敢逼用火器環攻之及王家洲死焉年二十有五尸被戕閱十有八日前傷卒三人者弇以公殮事聞 賜卹如例弇公

之赴饒也自以孤軍寄人不足當一面跪請於曾公願留戲下弗遣曾公慰遣之許不久調回既而不果調公竟死曾公痛惜之爲勒碑紀其事至是以曾公請得加贈總兵銜　賜祭葬予謚剛毅　詔立景德鎮



趙忠節公事略

烏虖自粤寇稱亂以來海以內死封疆死職死綏者僂指不能畢數若其以鄉紳毀家紓難率民兵登陴效死坑數千萬之賊血戰三年解圍者三殺賊萬計迨行省陷列郡盡淪於賊糧盡援絕猶死守孤城六閱月力竭被執幽縶經年百折不可回卒駡賊以死若湖州趙忠節公者洵一代奇烈為時所創見者已

公諱景賢字竹生歸安人父炳言道光六年進士官刑部侍郎公少豪邁負奇氣不拘小節讀書慕古俠烈士喜任人所難有機權臨事輒能斷道光甲辰舉人以父子異籍被議黜入貲得復授宣平教諭改官內閣中書未赴丁父憂閉門讀禮鄉人未

之奇也同郡徐中丞有壬獨器之曰君有應變才將爲國柱石慎自愛公亦以時事多故思得一當以自效咸豐三年賊陷江甯江浙震動　詔舉行團練法公獨任其事輸重金爲衆倡得旨加道銜以知府發甘肅用未幾甯國克復湖州得解歲十年二月賊覆甯郡陷廣德直趨湖州公時在蘇州聞警馳歸與湖州守瑞春歸安令廖宗元烏程公李瀛等籌守禦當是時士皆虛伍官無見錢計莫知所出公曰事急矣今市肆雖空百貨未盡徙也宜權取充軍實事成有以謝父老否亦免爲盜齎耳遂下令有不聽取者治以軍法不半日事籾集公曰未也今城外民壓如櫛賊至竄其中城將不能守乃縱火熸之江南援師至

賊已圍攻西北城公部署既定納薪刀乘城誓必死遂約援兵夾擊斬賊數千圍三日而解時二月十七日也有　詔以道員用　賞額爾德木巴圖魯名號賊由埭溪攻杭州越十日外城陷巡撫羅公遵殿死之將軍瑞昌公死守滿城未下會提督張公玉良自金陵馳援過湖州公遣將引道復杭州王壯愍公有齡繼為巡撫壯愍夙知公才至是深相倚湖防事一以委公乃益繕城隍備器械造戰艦築牛馬牆分勸各屬鄉鎮治團練閏三月遣將復長興德清安吉孝豐武康五縣時蘇常迭警援軍皆謝歸惟存新軍三千公悉心校練且添募四月蘇州陷延及嘉興分兵駐南潯鎮以扼其衝未幾偽輔王楊輔清自宜興溧

陽太湖來犯眾十萬沿城大掠火光燭天刁斗聲聞數十里公閉城堅守意氣自若會記名道蕭公翰慶自石埭來援轉戰賊境五百里將至湖州馬蹟被害所部敗散入郡城公摘而用之兵力稍厚時賊眾已圍五門公親督隊開北門出血戰數晝夜斬馘多賊遁二次解圍得　旨以道員記名簡用五月聞張公玉良攻嘉興公即帥師由南潯進攻吳江之平望鎮蹴賊十數壘據守之思即復蘇州成不世功偽英王陳玉成忽自太湖竄湖郡公急回救賊反乘之師潰賊復踞平望并犯南潯鎮公再集民兵擊走之六月分兵克廣德州時杭州圍解敗賊仍竄湖屬十月省城再被圍公帥兵往援圍甫解人謂王壯愍曰湖防

告急。卽馳歸。賊已至南門之峴山。副將劉仁福者。故輿臺也。自平湖潰歸。通款於賊。率廣勇二千自昌化來。僞爲援兵。謀入城內應。公偵得實。陽治具款之。而止其兵城外。陰簡精卒出。令人束竹筋於腰爲識。圍而盡殲之。磔仁福於市。竿其頭示賊。賊爲奪氣解圍遁。分擾西南各鄉鎭。皆擊卻之。十一月。嘉興烏鎭之賊分途來擾雙林鎭等處。王壯懋遣副將文端來助剿。合民兵轉戰十餘日。悉破其壘。　詔以三次解圍功　賞按察使銜。十一年正月。遣兵再克長興。有賊自宜興陸路來犯。敗之。會太湖之洞庭東西山失陷。全湖皆賊。有長興既不能守。而北路七十二漊港時被擾。遂於大錢口添駐水師。聯絡民兵。通饟道。大小

數十戰皆告捷五月大股賊來踞菱湖鎭公親督水師礮船分路夾擊大敗之奪賊船數百艘生擒數百人七月平望賊竄南潯鎭與石門賊兩路來犯皆走之九月賊來益衆乃督水陸出鏖戰五晝夜賊始敗退適太湖賊又來犯夾浦連敗之回郡忽報杭州被圍賊營亘六十里餉道絶遂親督水陸軍往援連破賊十二十有奇終不能達城下洞庭東山賊偵公南向乘虛犯大錢口公急回顧且戰且退既至大敗之奪賊船二百餘艘始遁去而從逆之烏鎭船匪肆掠雙林鎭復遣兵聚殲之亡何杭州陷公嘆曰湖郡成孤注矣惟當效死勿去以報　國恩耳遂與在城文武紳民誓死守衆皆曰惟公命僞忠王李秀成遣二

謀遺書招降。公立斬之。以書達上海。呈江蘇巡撫轉奏。始荷簡
授福建督糧道之命。時四面皆逼賊鋒。惟留大錢口一線路。
十二月二十七日。大雪三晝夜。冰厚數尺如平地。賊艦膠不能
動。同治元年正月二日。賊乘夜來犯大錢口。遂爲賊踞。自此內
外隔絕。餉道不能通矣。賊屢受湖防之挫。死傷山積。恨次骨。掘
公父墓。相戒勿近攻。先是賊陷名城。率用地道。湖郡地勢低。掘
隧三尺。即見水。技無所施。又四面環大河。雲梯衝車無所用。惟
築壘樹柵。漸進逼。爲坐困計。二月朔。公選壯士三千。誓解城圍。
由南北門出擊各壘。十餘壘。獲賊糧運入城。自是賊糧不復屯
近處。而城內外水陸兵勇尚八千有奇。男婦十一萬餘口。糧且

盡越二日接奉飭赴福建新任及　賞加布政使銜之　恩命
軍氣復爲一振蓋昇時
上甚惜公才寄　諭重詢江督曾公國藩容令輕裝赴任移其
捍衛桑梓之力以固閭里公感泣誓死益堅寄帛書至上海
報其叔炳麟有衆志成城守死善道之語且云使我家出一良
臣不如出一忠臣公之志蓋素定矣自三月以後軍民羅雀掘
鼠食草根樹皮皆盡公言笑如常時縣丞某欲通賊事露立擒
斬之有搜掠者仍按軍法五月三日城陷公大呼曰死無懼死
我十數萬軍民爲他耳賊渠譚某擁至局公冠帶見賊喝曰速
殺我毋殺軍民譚曰亦不殺汝公拔刀自刎爲所奪執之去僕

陸二自刎死公被執至蘇州諸獄羅卒甚嚴求死不可得賊凌辱脅降不屈李世賢復爲下士狀百計誘說不爲動遂有遣歸之意譚逆不可世賢赴江北時誡勿殺譚稍稍善視之公見輒詈罵一日攜常熟地圖以詢邊投之火二年三月賊自大倉敗歸揚言公將襲蘇譚逆懼十八日日晡招公飲酒半詰公曰汝通妖兵耶公曰我本官兵何謂通汝欲獻蘇州耶公曰蘇本大清土地何謂獻即又曰汝死期至矣公仰天大笑曰求之一年而不得今何幸也連舉數巨觥罵益厲譚逆舉洋鎗封擊其胸而殞年四十有二賊具棺瘞之公身材不踰中人貌偉異口可容拳大小百餘戰皆親冒矢石天性好殺嘗曰吾得殺人下

酒乃快事耳所俘賊皆浮白斬之後見曾公國藩解散歌始悟
脅從皆獲免湖州既陷　廷旨敷諭公下落死事聞　優詔褒
問且曰趙景賢係在籍紳士無守土之責集團練每戰必捷
迨至孤城困守糧餉軍火俱盡仍堅持數月力盡被執賊匪誘
脅百端矢志不移卒以身殉勁節孤忠可嘉可憫著照巡撫
陣亡例從優議䘏且賜謚於湖州建專祠其長子趙深彥一併
附祀事蹟宣付史館立傳以彰忠藎次子趙濱彥潤彥滋彥滌
彥洙彥均俟及歲時送部引見尋　賜祭葬　予謚忠節公在
縶作絕命詩四章有云亂刀交揮處危冠獨坐時又云厚貌徒
為爾孤忠矢靡他僞忠王本欲送公歸致書以漢壽亭侯歸漢

僞言公斥其倫不於倫且曰歸我者之僞知己不如救我者之尤爲知己也初杭州既陷公知事不可爲盡遣其家屬出而身居守深彥年甫十二寓湖南聞湖州失大慟服毒死南撫爲奏請　旌卹

國朝先正事略卷之二十七　名儒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孫夏峯先生事略　子博雅　魏一鼇

先生諱奇逢，字啟泰，一字鍾元，直隸容城人。晚講學蘇門之夏峯，學者稱夏峯先生。少與定興鹿忠節善繼友，以聖學相砥礪。年十四，謁楊尚寶補庭，補庭問：設在圍城中，內無儲偫，外無救援，當若何？先生應聲曰：效死勿去。補庭，忠愍公子也。十七舉萬歷庚子鄉試，居京師，與左忠毅公光斗、魏忠節公大中、周忠介公順昌相尚以氣節。丁內外艱，喪葬一準古禮，率兄弟廬墓凡六年。宗使李藩以純孝疏旌其門。家故貧，日食常不繼，嘗與

鹿忠節論學自辰至日昃如得豆麪作羹怡然無不足之色自言從憂患困鬱中默識心性本原生平得力實在此天啟五年逆閹魏忠賢亂政大興鉤黨獄左忠毅魏忠節周忠介先後被逮左公弟光明魏公子學洢皆主鹿氏鹿忠節之父正世所稱鹿太公者也與先生及新城張果中各出身營救當是時高陽孫文正公承宗以樞輔督師檄關鹿忠節以職方郎贊軍事初嘗約先生至軍中徧覽山海形勝孫公學疏請任以贊畫先生語茅元儀曰古未有將相不合能立功於外者公信不愧吉甫亦柰時不可何乃辭歸至是爲書抵孫公使季弟奇彥及正孫化麟齎以往書略曰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罪

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自非有胸無心誰不扼腕惟桑與梓固浮邱首滋地也遺愛在人不止門牆之士興歌黃鳥昔盧次楩一葬男子耳謝茂秦以聯布衣行哭燕市謂元美等曰諸君子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遂菴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激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邱鄺園之品固當直踞獻吉何次楩之敢望某能無哭訢尚負慚於茂秦執事功德前無遂菴憐才扶世之感稍一引手且有出德涵上者況諸君子以道義臭味之雅受知於執事最深且久豈無意乎孫公得書且疏請入朝面陳機務忠賢大懼謂且與晉陽之甲夜遶御床泣遂以嚴旨

遏諸途尋誣左魏受熊經略賄各擄追之左嘗督學三輔又治屯田有惠政先生與鹿太公及果中謀設匭建表於門曰願輸金救左督學者聽於是投匭者雲集得金數千齎入都而左魏已先斃杖下明年忠介公逮至擬贓五千先生復爲營畫得金數百而忠介復杖斃矣乃皆經紀其喪且挾籍還金時邏校嚴急士大夫觸手糜爛容城去京師不二百里舉旛擊鼓衆皆爲先生危而忠賢左右皆近畿人夙重先生質行無不陰爲之地者以故卒免禍左魏遺骨藉以歸海內有范陽三烈士之稱謂先生及正果中也先生義聲震一世御史黃宗昌給事中王正志交薦之屢徵不起崇禎九年　大清兵薄容城先生率兄弟

族黨入城與有司及薦紳分城守禦先生獨領西北隅斜以久圯兵突至隨禦隨築鄰邑多陷而容城獨完巡撫張其平上其事詔優秩擢用會南都兵部尚書范公景文亦以贊畫軍務馳聘先生俱辭之時畿內盜賊數駭先生率子弟門人入易州五公山結茅雙峯戚族相依者數百家乃飭戎器待糗糧部署守禦又以其暇賦詩習禮絃歌聲相聞寇盜屏跡時以方田子春之在無終山焉 國朝順治初祭酒薛公所蘊具疏讓官以許文正相擬遂有 旨以國子監祭酒徵有司敦趣卒固辭兵部侍郎劉公餘祐巡按御史柳寅東陳棐交章薦皆堅臥不應自有明及 本朝前後十一徵不起天下士識與不識皆稱曰徵

君晚歲渡河葉蘇門百泉之勝且爲康節魯齋講學地承部郎
隨光裕奉以夏身田廬遂移家築堂曰兼山讀易其中率子弟
躬耕四方來學願留者亦授田使耕所居成聚公卿持使節過
衛源輒屏騶從以一見先生爲快而睢州湯文正公斌官嶺北
道告養歸遂從受業凡十年始先生與鹿忠節講學以象山陽
明爲宗晚更和通朱子之說其持身務自刻砥而與人無町畦
每晨起謁先祠畢澄心端坐雖疾病未嘗有惰容有問學者隨
其高下淺深必開以性之所近使自力於庸行上自公卿大夫
及野人牧豎工商隸圉武夫悍卒壹以誠意接之用此名在天
下而人無忌嫉者川中花放鄰村爭置酒相邀咸知愛敬居夏

年二十五年卒年九十有二康熙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也先生嘗語學者吾始自分與楊左諸賢同命及涉亂離犯死者數矣而終無恙是以學貴知命而不惑也其學以慎獨為宗而於人倫日用間體認天理嘗言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子臣弟友盡分乃終身行之不能盡者又言自七十以往每閱十年而功加密惟獨知之地不敢自欺無或懈而已著有四書近指讀易大旨書經近旨聖學錄兩大案錄甲申大難錄家禮酌歲寒居答問孝友堂家乘畿輔中州人物考取節錄孫文正公年譜乙丙紀事又著理學宗傳表周程張邵朱陸薛王及羅念菴顧涇陽為十一子別為諸儒考附之蓋出獨見非依傍舊聞

者比也河南北學者歲時奉祀百泉書院易州學者就故宅爲雙峯書院而容城與劉靜修楊忠愍同祀保定與孫文正鹿忠節並祀道光八年 詔從祀孔子廟庭弟奇彥順治中以貢生知武城縣有聲子六四子博雅最知名孫淦康熙壬戌進士官中書以孝聞

博雅字君僑幼端重不苟嬉笑甲申後屏舉子業絕意仕進徵君遷蘇門君獨留貧無以炊賒柿餅以供母徒步奉至蘇門徵君撫之喜作詩勞之母病不交睫不解襟帶者三旬餘及卒爲孺子泣三年不見齒徵君年漸高偕兄弟朝夕上食視嚔噎夜則更坐牀前候其欠伸未嘗頃刻離時從徵君游者日衆有數

百里或數千里至者君設榻供食各得其宜徵君晚年聽卟皆
弟子問難必藉君輔達反覆開示不厭徵君著書不下數百卷
嘗教易稿皆君手書字體古健無一筆苟康熙八年　詔舉山
林隱逸郡守程啟朱以君名上之大府君以父年老力辭亡何
徵君卒偕兄望雅弟韻雅廬墓三年哀毀骨立葬祭以禮君德
器純粹與人交和易可親見人一善贊揚不去口人有過不顯
言默然端坐閒引一二古語相感發聽者瞿然多自省改問以
時事似不甚別白至談古今成敗得失瞭若指掌也韻雅坐事
被逮繫刑部獄凡五年將遠徙君具橐饘以從病致藥餌吏周
卹其同繫者幸朝夕相顧視君故貧竭產供弟故交所贈遺皆

非不紉同难有械繫者君以蹇驢護之徒步烈日兩足皆腫嘗遇暴風雨失道幾溺死飢渴困頓遂病每假寐口中喃喃皆其弟事也頃之竟不起彌留猶張目曰吾弟免矣遂卒年五十有五不數日弟事漸解竟免流徙士大夫高其義稱文孝先生所著有約齋集子漢有文名

魏君一鼇字蓮陸直隸新安人夏峯高第弟子也嘗官山西官知州有惠政披訪隱逸折節下士及去官匹馬雙僮而已蓮陸與清苑高鐈范陽耿極等從徵君游最早遭時喪亂患难與共者餘三十年及徵君遷蘇門蓮陸白山右歸卒間歲一至每至必數月留後搆雪亭於夏峯為徵君訂正年譜白雪盈山孤燈

于夜上下古今視千秋如旦暮及門問答語蓮陸為多所著白雪亭夢語湯潛庵先生官京師時蓮陸嘗策蹇訪之見潛庵繩床破被數椽不蔽風雨慨然曰此猶見雪亭風味也因出夢語讀之屬潛庵為之序初徵君命蓮陸輯北學編尋命潛庵輯洛學編潛庵嘗以雪亭比朱子之寒泉精舍云

[illegible]豈見爾來山來音文觀與[illegible]
[illegible]者謂餘久矣而嬉讀命筆[illegible]
[illegible]數數表疑章下如風雨驟集日出聽之言[illegible]
[illegible]錦繡咨嗟曾與余言實見而詩道日進[illegible]
丁亥上計雨今喻余人何日北上門問今詩[illegible]

黃梨洲先生事略 弟宗炎 宗會

黃梨洲先生宗羲字太沖浙江餘姚人明御史忠端公尊素長子忠端爲揚左同志以劾魏閹死詔獄莊烈帝即位先生年十九袖長錐入都訟冤至則逆閹已磔即具疏請誅曹欽程李實會庭鞫許顯純崔應元先生對簿出所袖錐錐顯純流血被體又毆應元拔其鬚歸祭忠端神主前又錐殺牢卒葉咨顏仲文蓋忠端絕命二卒手也時欽程以入逆案實訐辨原疏非己出陰致三千金賄先生求勿質先生發其事復於對簿時錐之獄竟偕諸忠子弟設祭獄門哭声達禁中莊烈帝歎曰忠義孤兒可念也先生歸益肆力於學經史百家無所不窺憤科舉之學

鄞人思所以変之既盡發家藏書讀之不足則鈔之同里世學樓鈕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則千頃齋黃氏絳雲樓錢氏且建續鈔堂於南雷以承東發之緒山陰劉忠正公倡道蕺山奉忠端遺命從之遊而是時越中承海門周氏之緒餘援儒入釋石梁陶氏奭齡爲之魁姚江之緒大壞先生約吳越中高材生力摧其說故蕺山弟子如祁忠敏山公彪佳章給事正宸皆以名德重而四友禦侮之助必首先生蕺山之學專言心性而漳浦黃忠端公兼及象數人比之程邵兩家先生曰是開物成務之學也乃出所學律歷諸書相質證弟宗炎宗會並負異才先生自教之有東浙三黃之目及周延儒再召謀翻逆案起馬士英督鳳

陽爲阮大鋮地於是南太學諸生作留都防亂公揭斥大鋮陳
公子貞慧沈徵君壽民吳秀才應箕沈上舍士柱共議東林子
弟推無錫顧杲居首當禍諸家推先生爲首餘以次列名戊寅
秋七月事也壬午先生入都延儒欲薦爲中書舍人力辭免偶
遊市中聞鐸声曰非吉声也遂南下已而 大清兵果入塞甲
申難作大鋮驟起南中案揚中姓氏得百四十人將盡殺之先
生同里有閹黨首劾劉忠正公及其三大弟子則祁章二公暨
先生也先生與杲並逮太夫人嘆曰章妻滂母乃萃吾一身耶
會 大兵下南都先生得免踉蹌歸浙東時忠正公已死節弟
子多殉之而孫公嘉績熊公汝霖以一旅之師畫江而守先生

糾里中子弟數百人從之號世忠營請以布衣參軍事不許授職方郎尋改御史作監國魯元年大統歷頒之浙東馬士英奔方國安營欲入朝衆言其當誅熊公恐其挾國安為患也好言慰之先生曰諸臣力不能殺耳春秋之孔子豈能加於陳恒但不謂其不當誅也熊公謝焉又遺書王之仁曰諸公何不沈舟決戰由赭山直趨浙西而日於江上鳴鼓攻其有備蓋意在自守也蕞爾三府以供十萬之衆必不支何守之能為聞者皆駭其言而不能用惟熊公嘗再以所部西行下海鹽至是孫公以火攻營卒付先生與王正中合軍得三千人正中者王之仁從子也以忠義自奮先生深結之使之仁不得挽軍事職方郎査繼

左軍亂先生定之擎以西遂渡海箭潭山陳太僕晉夫以軍同
行議由海道入太湖招吳中豪傑抵乍浦約崇德義士孫奭等
內應會大兵纂嚴不得前而江上已潰公歸入四明山結寨
自固餘兵尚五百人先生駐兵於錫寺徵服出訪監國戒部下
善與山民結部下不盡遵節制山民畏禍潛爇其寨部將茅翰
汪涵死之先生無所歸捕檄纍下攜子弟入剡中已丑聞監國
在海上乃與都御史方端士赴之授左副都御史亡何大兵
圍健跳城中危急置靴刀待命會蕩湖伯阮駿救至得免時諸
帥之悍甚於方王文臣稍異同其間立致禍熊公以非命死劉
公中藻以失援死錢公肅樂以憂死先生旣失兵日與吳尚書

鍾巒坐舟中正襟講學暇則注授時泰西回回三歷而已先生之從亡也太夫人尚居故里當事錄其家口先生曰方寸亂矣吾不能爲姜伯約也乃陳情變姓名間行歸家是年監國自健跳至翁洲復召先生副馮侍郎京第乞師日本抵長埼不得請自是東遷西徙無甯居而浙中當事得名籍與海上有連者卽行獮薙先生於故國位在列卿江湖俠客多來投而馮侍郎等結寨杜嶴皆先生舊部風波鎭撼無虛日先生猶挾帛書欲招婺中鎭將南援時方捕諸寨之通海者山寨諸公相繼死弟宗炎坐與馮侍郎交通刑有日矣先生以計脫之辛卯遣閒使入海告警令爲之備甲午　西侯張名振閒使至被執又名捕先

生丙申慈水寨主沈爾緒禍作亦以先生爲首其得不死皆有天幸先生氣不懾也其後海上傾覆先生無復望乃奉太夫人返里門畢力著述而四方請業之士漸至矣自言受學蕺山時頗喜爲氣節斬斬一流患難後始多深造而追恨爲過時之學丁未復舉證人書院申蕺山之緒已而之勤之海甯巡撫張公以下皆請開講先生不得已應之先生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教學者必先窮經而求事實於諸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諸心則爲俗學蓋先生以濂洛之統綜會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象數東萊之文獻艮齋止齋之經術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自來儒林

所未有也康熙戊午　詔徵博學鴻儒葉學士方藹擬疏薦陳
庶常錫嘏曰是將使先生爲疊山九靈之殺身也方止之會修
明史徐學士元文謂先生非可召試者然或可聘之修史乃與
興化李公清同徵　詔督撫以禮敦遣先生固辭　朝廷知不
可致　特詔浙中督撫抄先生著述關史事者送京師徐公延
先生子百家及萬處士斯同萬明經言任纂修皆先生門人也
先生以書報徐公且請之曰昔聞首陽山二老托孤於尚父遂
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今吾遣子從公可以置我矣當是時
聖祖表章儒術大臣多鉅人長德顧皆以不能致先生爲恨魏
公象樞曰生平願見不得者三人夏峯梨洲二曲也湯公斌曰

黄先生論學如大禹導水導山脈絡分明吾黨之斗杓也庚午
徐尚書乾學侍直
上訪及遺獻復以先生對且言曾經臣弟元文疏薦老不能來
上曰可召至京朕不授以事卽欲歸當遣官送之徐公對以篤
老無來意
上嘆息不置先生卒於康熙乙亥秋年八十有六初營生壙於
忠端墓旁中置石床無棺槨作葬制或問援趙邠卿陳希夷例
戒身後無得違命蓋自以遭國家之變期於速朽而不欲顯言
其故也所著有明儒學案六十二卷三百年儒林之藪也易象
數論六卷力辨河洛方位圖像之非授書隨筆一卷則闡徵君

若璩問尚書而告之者春秋日食歷一卷辨衛璞所言之謬律呂新義二卷則嘗取餘杭竹管肉好停勻者斷之爲十二律及四清聲試之因廣其說者也又以蕺山有論語大學中庸解獨闕孟子乃疏爲孟子師說四卷嘗欲重修宋史未就存叢目補遺三卷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贛州失事一卷紹武爭立紀一卷四明山寨紀一卷海外慟哭紀一卷日本乞師紀一卷舟山興廢一卷沙定洲紀亂一卷賜姓本末一卷又汰存錄一卷糾夏考功幸存錄者也歷學則少有神悟及在海島古松流水布算簌簌嘗言句股之法乃周公商高之遺而後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竊其傳有授時歷注一卷大統歷推法一卷授時歷假

如一卷西歷回歷假如各一卷外尚有氣運算法句股圖説開方命算測圜要義其若干卷其後梅徵君文鼎本周髀言歷世驚爲絕學實先生開之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一卷吾悔集四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子劉子行狀二卷詩歷四卷忠端祠神弦曲一卷後分爲南雷文定凡五集晚年又定爲南雷文約合之得四十卷明夷待訪錄二卷留書一卷則佐王之略顧先生炎武見而嘆曰三代之治可復也思舊錄二卷中多尨史之文又選明文案廣之爲明文海共四百八十二卷闢明人文集二千餘家自言與十朝國史相首尾而別屬李徵君鄴嗣爲明詩案未成而李卒又輯宋元儒學案以志七百年儒苑門戶又

嘗續宋文鑑元文抄以補蘇呂二家之闕未成編卒又以蔡正甫之書不傳作今水經其餘四明山志台宕紀游匡廬游錄姚江文略姚江瑣事補唐詩人傳病榻隨筆黃氏宗譜黃氏喪制及自著年譜共若干卷先生文不名一家晚年忽愛謝皋羽所處之境同也雖不赴徵而史局大議必咨先生歷志出吳檢討任臣之手總裁千里遺書乞審正而後定嘗論宋史別立道學傳爲元儒之陋明史不當仍其例朱檢討彝尊適有此議湯公斌出先生書示衆遂去之於國難諸公表章尤力至遺老之以軍持自晦者久之或嗣法開堂先生曰是不甘爲異姓之臣者反甘爲異姓之子也故所許止四明周囊雲一人弟宗會晚

年好佛爲反覆言其不可於二氏之學雖其有託而逃者猶不少寬焉晚年益好聚書所抄自鄭之天一閣范氏歙之叢桂堂鄭氏禾中倦圃曹氏最後則吳中傳是樓徐氏然嘗戒學者當以書明心無玩物喪志也子百家字主一能世其學文從梅定九問推步法著勾股矩測解源二卷

宗炎字晦木世稱立谿先生崇禎中以明經貢太學學行與伯兄梨洲埒而奡岸幾過之己卯秋試報罷與弟宗會約閉門盡讀天下之書而後出畫江之役步迎監國於蒿壩兄弟毀家率子弟僮僕荷戈婦女皆執爨以餉所謂世忠營也梨洲西下海昌先生乃留龕山治輜重事敗狂走入四明山爲馮侍郎京第

參軍事奔走諸寨閒順治庚寅山寨軍殲被縛侍郎之姨先生妻母也匿其家事發當論死梨州還至鄞謀以計活之馮尚書子道濟故人也嘅然任其責臨刑日晡矣道濟潛載死囚隨之亡何火忽滅暗中有笑出負先生去者不知何許人也火至以匹代之寘行十里許始息行則萬戶部履安白雲莊也負之者戶部子程也時諸遺民畢集解縛置酒忽管弦聲出隔岸先生掉小舟往因自取琴彈之曰廣陵散幸無恙侍郎故部尋復合先生仍在右之慈湖寨主沈爾緒又以挐寄丙由再遭名捕梨洲歎曰死矣故人朱湛侯諸雅六力救之免遂提藥籠遊海昌石門間或以古篆爲人鐫石印或用李思訓趙伯駒畫法鬻之

以自給浙江傳爲黃高士畫葉鼎之生平作詩幾萬首沉寃悽
結暁稍頹唐於家緯律呂軌華王道之學皆有神悟著周易象
辭二十一卷尋門餘論二卷圖書辨惑一卷力闢先天太極圖
說之非謂周易未經秦火不應獨禁其圖轉爲道家藏匿二千
年至陳摶而始出謂摶之圖書乃道家養生之術與元陳應潤
說合謂周子太極圖說圖雜以仙眞說冐以易道亦與朱竹垞
毛西河所考略同晚年以石函錮所著述於其中語其子曰有
急則埋之丙舍如其言子卒途莫知所在宗會字澤望號縮齋
學者稱石田先生所學同性尤狷介國變後隱於浮屠浪遊名
山以疾終生平讀書一再過不忘日必盡百頁有事則次日倍

其常課自經史四部外釋道二藏未嘗不一閱也詩文古澹而有根據所著曰縮齋集

李二曲先生事略　李柏　王心敬　孫景烈　馮雲程
惠思誠　陸卿鵠

先生先世無達者父可從字信吾以壯武從軍爲材官崇禎壬午督師汪公喬年討賊信吾從監紀孫兆祿以行臨發抉一齒與其婦彭曰戰危事不捷當委骨沙塲子其善教兒矣亡何督師死事信吾衛監紀不克亦死彭聞報欲身殉以子幼含淚撫之然無以爲生或謂彭曰可令兒傭直以養或令給事縣庭彭不可令先生從師學修脯不具皆謝之彭曰經書固在何必師而時先生年十六粗解文義母夫人曰言忠孝節義事以督之母子相依或數日不舉火泊如也先生以昌明關學爲已任家無書從人借讀自經史百家至二氏之書無不觀其論學曰天

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大旨緊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是故天下治亂視人心人心邪正視學術凡學在反身道在守約功在悔過自新而必自靜坐觀心始靜坐乃能知過知乃能悔悔乃能自新又言學者當先觀象山慈湖陽明白沙之書闡明心性直指本初以洞斯道之大源然後取二程朱子及康齋敬軒涇野整菴之書玩索以盡踐履之功否則醇謹者乏通慧穎悟者雜異端無論言朱言陸皆於道未有得也於是關中士爭向先生問學關學自橫渠後三原涇野少墟累作累替至先生而復盛嘗事慕其名踵門求見力辭不得則一見之終不報謁曰庶人不可入公府也再至幷不復見有餽遺者雖十反亦不受

或曰交道接禮孟子不卻唯何甚曰我輩百不能學孟子即此一事稍不守孟子家法何害當請王事關中書院先生嘗謀爲馮恭定公設俎豆飭就之已而深悔急去之陝撫白君欲薦諸朝哀籲得免督學許君孫荃議進其所著書亦不可然關中利害在民者未嘗不爲當事力言也少墟高弟隱淪不爲世所知者言之當事表其墓以傳之初母夫人葬信吾之齒曰齒塚以待身後合葬先生累欲之襄城招魂以母老不敢遠出乙巳母夫人卒庚戌徒跣之襄城徧覓遺蛻不得乃爲文禱於社服斬衰晝夜哭不絕聲淚盡繼以血襄城令張允中出迎請適館不可乃亦爲之禱卒不得先生設招魂之祭狂號允中請立信吾

祠且造塚故戰場以慰孝子心揚州守駱鍾麟前令盩厔時師事先生者也聞先生至襄城謂祠事未能旦夕竟請南下謁道南書院以發顧高諸公書且講學以慰東林學者之望先生應之從者雲集開講於無錫於江陰於靖江宜興晝夜不獲休忽靜中潸下如雨搥胸自詈曰不孝汝此行爲何事竟喋喋於此閒尚爲有人心者乎雖得見高顧諸公書何益申旦不寐即戒行時祠事且畢急詣襄城宿祠下夜分鬼聲大作悽愴悲涼蓋先生祝於父祠願以五千國殤魂同返關中故也允中乃爲先生設祭上祀督師汪公監紀孫公配以信吾下設長筵徧及死事者先生伏地大哭觀者皆哭於是立碑曰義林奉招魂之主

取家土而歸告於母墓附葬家中更持服如初喪崑山顧甯人作襄城紀異詩傳寫徧海內癸丑陝督鄂善以隱逸薦先生誓死辭書八上皆以病篤所得 旨俟病愈敦促入京自是大吏歲歲來問起居先生遂稱廢疾長臥不起戊午部臣以海內眞儒薦有 旨召對時詞科薦章徧海內先生獨被昌明絕學之目 中朝必欲致之大吏趣行益急先生固稱疾篤舁其床至行省大吏親至榻前慫恿先生絕粒六日至欲拔佩刀自刺於是諸官屬大駭得予假治病先生嘆曰生我名者殺我身是皆生平洗心未密不能自晦之所致也當追知其不可屈姑置之自是荊扉反鎖不復與人接惟顧甯人至則款之已而

天子西巡將　召見命陝督傳　旨先生篤疾曰吾其死矣辭以廢疾不至遣子愼言詣　行在進所著四書反身錄二曲集　御書關中大儒四字以寵之先生學極博嘗著十三經糾繆廿一史糾繆及象數諸書既自以爲近於口耳之學不復示人惟以反身錄示學者晚年遷富平學者日至然或才士著書滿家先生竟局戶不納積數日悵然去或出自市廛下戶先生察其心之不雜引而進之當是時北則孫先生夏峯南則黃先生梨洲西則先生時論以爲三大儒然夏峯自明時已與楊左諸公爲石交其後孫高陽相國折節致敬易代後聲名益大梨洲爲忠端之子蕺山之高弟又從亡海上資望皆素高先生起自孤

竟上接關學六百年之統寒餓清苦中耿光四出無所憑藉拔地倚天視二先生爲尤難云先生名顒字中孚自署曰二曲土室病夫陝西盩厔人子二慎言愼行愼言以門戶故出補諸生終不與科舉後以選拔貢太學亦不赴先生晚年因兵氛遷寓富平與富平李因篤郿縣李柏稱關中三李門人王心敬能傳其學因篤自有傳

柏字雪木少孤貧稍長讀小學曰道在是矣遂盡焚帖括而日誦古書家人強之應試遂出走西踰汧南入棧道東登首陽拜夷齊墓復以母命就試補諸生旋棄巾服遊太白山讀書十年成大儒公卿多欲薦之度不獲行己志卒辭謝所夕詎吟拾山

中槲葉書之門人都其集曰槲葉集山居力耕日食粥或半月食無鹽意夷然不屑也嘗言古之人有七曰不火食者有三旬九餐者有食木子橡栗者有屑榆者有一日長坐者有十九年餐氊嚙雪者蓋有主於中不動於外所謂不忘溝壑也其高寄絕俗類此年六十六卒子日崧女適二曲子慎言

心敬字爾緝號灃川鄠縣人少傳二曲之學二曲集二十二卷皆其所撫次也少爲邑諸生歲試提學遇之不以禮發憤脫巾幘去遂出其籍雍正中 詔舉賢良方正總督額忒倫年羹堯先後上章薦兩徵不起及羹堯爲大將軍復招之卒謝不往羹堯敗出其門下者皆絓誤或禁錮終身灃川不與也朱高安督

學開中教造廬請益焉灃川學問淹通有康濟之志集中論選
舉軍餉馬政區田法圃田法井利說諸篇皆可坐言起行非空
談心性者此子某以知縣入都
世宗見而嘉之曰若儒子故自除凡乾隆元年蒲城進士某應
廷試大學士鄂爾泰問灃川安否進士素昧灃川不能對鄂
公笑曰若不識關中儒者乃亦成進士耶秦中新除大吏來及
皇華過境鄂公必寄聲候灃川其見重當世如此生平論
學以明新止至善為歸著有灃川易說江漢書
院講義及語錄
孫先生景烈者字西峯武功人也少舉於鄉為商州教官勤於

課士不受諸生一錢雍正甲午舉賢良方正乾隆己未成進士授
檢討以言事忤 旨放歸深自韜晦陳文恭撫陝奉 詔舉經
明行修之士將以西峯應固辭主關中書院教生徒以克己復
禮居平雖盛暑必肅衣冠韓城王文端杰其入室弟子也嘗曰
先生冬不爐夏不扇如邵康節學行如薛文清爲關中學者宗
有自來矣又郿縣馮先生雲程字海鷗號峪泉子生七歲而孤
感奮自立嘗謂生平有友五人同邑則雪木李子盩厔則名世
趙子鄠縣則澧川王子晚得一人爲盩厔司訓劉子又繼得瀟
灑之友方白趙子二曲先生爲之傳又同時有盩厔惠含貞先
生思誠武進陸儁公先生鄉鵠二曲皆爲之傳盛稱其學行云

顧亭林先生事略　張弨　吳任臣

亭林先生初名絳字甯人江南崑山人乙酉改名炎武自署蔣山傭本生父同應有同祖弟曰同吉早世聘王氏未婚守志以先生爲之後母夫人最孝嘗斷指療姑疾崇禎九年旌於朝丁亥夏避兵常熟年六十矣謂先生曰我雖婦人然受　國恩矣遇變我必死之於是先生方應邑令楊永言之辟與嘉定吳其沆同里歸莊共起兵奉故郎撫王永祚以從夏文忠允彝於吳中曾王監國授先生兵部司務事既不克永言行遁去其沆死之先生與莊幸得脫母夫人聞兩京皆破遂不食卒遺命誡先生勿事二姓次年唐王起閩中以職方郎召先生欲赴之念母

未葬不果次年發豫吳兆勝之禍更欲赴海上道梗不前庚寅有怨家欲陷之乃變衣冠作商賈游京口又游禾中次年之舊都謁孝陵癸丑再謁其冬又謁而圖焉顧氏有三世僕曰陸恩叛投里豪丁酉先生四謁孝陵歸持之急乃欲告先生通海先生亟往擒之數其罪湛之水僕壻復投里豪以千金賄太守欲殺先生勢危甚有代乞援於錢牧齋者牧齋欲先生自稱門下乃許之其人知必不可而懼失援乃私自書刺與之先生急索刺還不得則列揭通衢自白牧齋亦笑曰寧人之卞也會故相路文貞振飛之子澤溥爲白其事於是先生浩然有去志至是五謁孝陵乃東行墾田於章邱之長白山下以自給戊戌徧遊

北幾出山海關歸至昌平拜謁長陵以下次年再謁又念江南山水有未盡者復歸六謁孝陵東遊至會稽次年復北謁思陵由太原大同入門中至揄林是歲浙中史禍作先生幸得脫甲辰四謁思陵畢墾田於雁門之北五台之東初先生之居東也其地溼不欲久留每言馬伏波田疇皆從塞上立業欲居代北嘗曰使吾澤中有牛羊千江南不足懷也然又苦其地寒乃經營創始伊門人輩司之而身出游丁未之淮上次年自山東入京師萊之黃氏有奴告其主所作詩者多株連復以吳中陳濟生所輯忠義錄指爲先生作首之書中有名者三百餘人先生聞之馳赴山東自請勘相繫數月富平李因篤親至歷下解之

獄白復如京師五謁思陵自是往還河北諸邊塞者凡十年丁巳六謁思陵始卜居陝之華陰始先生徧觀四方心耿耿未下謂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他邦所少而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戸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乃定居焉王徵君宏撰築室延之先生置田五十畝於華下供晨夕而東西開墾所入别貯之以備有事又餌沙苑蒺藜而甘之曰啖此久不肉不茗可也能然公賜履方任史事以書來招答曰願以一死謝公最下則逃之世外懼而止戊午鴻詞科詔下諸鉅公爭欲致之先生以死辭次年修明史又欲薦之貽書葉

學士方請誓以身殉始得免華下諸生請講學謝之曰近日二曲徒以講學故得名遂招逼迫戕凶死名之爲累甚矣况東林覆轍有進於此者乎少讀宋史劉忠肅傳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矣即終身謝絕應酬文字李二曲求其爲毋傳至再三終謝之嘗曰文不關於經術政理之大不足爲也韓公起八代衰若但作原道諫佛骨表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諛墓之文不作豈不誠山斗乎今猶未也其論學則曰諸君關學之餘也橫渠盡田之教以禮爲先孔子嘗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而劉康公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然則君子爲學舍禮何由近日講學

家專以聚徒立幟爲心而其教不肅方將賦詩賜之不暇何問其餘尋以乙未春出關觀伊洛歷嵩少曰五嶽遊其四矣會年饑渡河至代北復還華下先生既負用世之略不得一遂所至輒小試之墾田度地累致千金故隨寓即饒足徐尚書乾學兄弟甥也未遇時先生振其乏至是鼎貴爲東南人士宗累書迎先生南歸請居以別業皆不至庚申其婦卒於昆山寄詩挽之而已康熙二十年卒於華陰年六十有九無子以從孫洪慎後高弟吳江潘耒刊布其遺書先生耿介絕俗雙瞳子中白而邊黑見者異之最與歸莊善少共遊復社有歸奇顧怪之目於書無所不窺尤留心經世學歷觀廿一史明十三朝實錄天下圖

經說部以至公移邸鈔之屬有關民生利害者隨錄之又參以躬所聞見曰天下郡國利病書別一編曰肇域志最精韻學能據遺經以正六朝唐人之失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有音學五書李文貞光地謂漢晉以來所未有性喜金石文自所至必躬自蒐訪有金石文字記晚益篤志六經謂經學卽理學也自有舍經學言理學者乃墮於禪學而不自知故持論悉本朱子之說而歸咎於上蔡横浦象山甚峻有書曰下學指南其平時論學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謂自一身以至天下國家皆學之事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

矣反身而誠其日知錄三十卷尤終身精詣之書凡經史粹言皆具焉自言有王起將以見諸行事者而躋斯世於古治之隆而未敢爲近人道也先生出游以馬二騾二載書嚮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詢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即坊肆中發書勘之或經行平原大野無足措意則馬上嘿誦諸經註疏偶有遺忘即又發書熟復之汪鈍翁嘗言經學修明者吾得顧子亭林李子天生內行醇備者吾得魏子環極梁子曰緝先生廣之曰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讀書爲己探賾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險

咀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
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好學不倦篤於明
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所著書
又有左傳杜解補正九經誤字石經考吳韻補正昌平山水記
山東考古錄京東考古錄亭林詩文集及二十一史年表歷代
帝王宅京記皆行於世力臣名弨山陽人精六書貧而嗜古尤
究心金石搜討靡遺嘗登焦山乘江潮歸壑入巖下仰讀瘞鶴
銘證爲顧況書援據甚核後以聾廢而考證彌勤亭林音學五
書力臣所寫定也任臣吳姓名志伊仁和人志行端慤博聞強
識兼精天官樂律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儒授檢討承修明史

歷志撰十國春秋百十四卷廣搜博引可稱淹貫又撰山海經廣注字象衲周禮大義禮遍春秋正朔考辨託園詩文集諸書

王而農先生事略兄介之　子敔

先生姓王氏諱夫之字而農號薑齋湖南衡陽人父朝聘副貢生以文學知名先生少負異才讀書十行俱下年逾冠與兄介之同舉崇禎壬午鄉試以道梗未與計偕明年張獻忠陷衡州士類多污僞命其不屈者投之湘江先生走匿南嶽雙髻峯下賊執其父以爲質先生自引刀刺其肢體舁往易父賊見其重創也免之父子俱得脫十七年北京陷先生泣涕不食者數日明年　王師下金陵唐桂二王相繼稱號督師何公騰蛟屯長沙堵公允錫駐常德兩公頗不相能先生憂之上書監軍章公曠請調河南北兩軍防潰變章公不能用諸鎮卒奔覆章公以

憂死順治四年　王師下湖南先生走桂林大學士瞿公式耜疏薦於桂王先生以父憂請終制服闋授行人是時桂王建國肇慶旋移駐武岡走靖州柳州大學士嚴公起恒皆從已復從至肇慶時朝端水火有吳黨楚黨之目主吳者爲朱天麟張孝起吳貞毓堵允錫王化澄諸人主楚者爲金堡丁時魁劉湘客袁彭年蒙正發諸人又其時李承棟新附於王朝政皆決於其子元允保等五人附之吳黨目爲五虎嚴公居其間不能有所匡正王在梧州貞毓等十四人合疏攻五虎下湘客等於獄將置之死先生走告嚴公曰諸臣棄墳墓捐妻子崎嶇從王而以黨人殺之則志士將解體誰與共危亡者嚴公感其言詣王所

力拔貞毓等並惡之。是時化澄已爲言者劾去。貞毓等請召還。因與合攻嚴公先生亦三上疏劾化澄化澄恚甚必欲殺先生。以救得免返桂林復依瞿公尋聞母病間道歸至則母已前卒。其後瞿公殉節桂林嚴公被害南甯先生知事愈不可爲遂決計老牖下已而緬甸亦覆沒先生益自晦匿浪遊郴永漣邵間所至人士慕從輒辭去最後歸衡陽之石船山築土室曰觀生居晨夕杜門學者稱船山先生所著有周易內傳十二卷發例一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稗疏四卷周易考異一卷周易外傳七卷書經稗疏四卷尚書引義六卷詩經稗疏四卷詩經考異一卷詩廣傳五卷禮記章句四十九卷春秋稗疏二卷春秋

家說七卷。春秋世論五卷。續春秋左氏博議二卷。四書訓義三十八卷。四書稗疏二卷。四書考異一卷。讀四書大全說十卷。說文廣義三卷。讀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張子正蒙注九卷。思問錄內篇一卷。外篇一卷。俟解一卷。噩夢一卷。黃書一卷。識小錄一卷。老子衍一卷。莊子解三十三卷。龍源夜話一卷。愚鼓歌一卷。相宗絡索一卷。楚辭通釋十四卷。薑齋文集十卷。詩集十卷。詩餘三卷。詩話三卷。外集四卷。夕堂永日八代文選十九卷。共計三百二十四卷。其著錄於四庫者曰周易稗疏考異。尚書稗疏。詩稗疏考異。春秋稗疏。凡六種。存目於四庫者曰尚書引義。春秋家說。凡二種。先生論學以漢儒爲門戶。以宋五子爲

堂奥其所作大學衍中庸衍皆力闡致良知之說以羽翼朱子而於正蒙一書尤有神契謂張子之學上承孔孟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惜其門人未有殆庶者而當時鉅公如文富司馬諸公張子以在衣貞隱無錄資其羽翼其道之行曾不逮邵康節之數學是以不百年而異說興於是究觀天人之故推本陰陽法象之原就正蒙精釋而暢衍之與自著思問錄二篇皆本隱之顯原始要終炳然如揭日月至其扶樹道教辨上蔡象山姚江之誤或疑其言稍過然議論精嚴粹然皆軌於正也先生生當鼎革申申後崎嶇嶺表發議論攻檢邪備嘗艱險既知事不可爲乃退而著書竄伏朔山四十餘年一歲數徙其處故國之

戚生死不忘康熙十八年吳逆僭號於衡僞傑有以勸進表相屬者先生曰亡國遺臣所欠一死耳大吏聞此不祥之人哉遂逃入深山作祓禊賦吳逆平大吏聞而嘉之屬郡守餽粟帛請見先生以疾辭未幾卒葬大樂山之高節里自題墓碣曰明遺臣王某之墓當是明海內儒碩推容城盩厔餘姚崑山先生刻苦似二曲貞晦過夏峯多聞博學志節皎然不媿黃顧兩君子然諸先生肥遯自甘聲望益炳雖薦辟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天子動容具著述易行於世推先生竄身猺峒席棘飴荼聲影不出林莽門人故舊又無一有氣力者爲之表章歿後四十年其子敔抱遺書上之督學宜興潘大史宗洛因緣得入四庫上

史館立傳儒林而其書仍不傳道光庚子族孫世佺始刻行咸豐四年燬於兵燹同治二年曾中丞國荃復捐俸重鋟焉 本朝經學家後先生而起者無慮百十人所言皆有根柢然有矜爲創獲不知爲先生所已言者四庫總目於春秋稗疏中嘗論及之實未易一二數也兄介之字石子號石崖鄉舉後值國變遂隱居不出先先生卒著有周易本義質四卷詩經尊序十卷春秋四傳質十二卷子敔字虎止操履高潔博學有文名康熙朝貢生與邵陽車無咎補旃王元復能愚攸縣陳之駓桃文稱楚南四家又稱楚中三王謂虎止與能愚及漢陽王戩伯穀也潘太史視學楚南延虎止入幕與宜興儲大文六雅善嘅集湘

西单堂著有蔗畦存稿發雲草學者稱蔗畦先生

陸桴亭先生事略 葉敦艮 盛敬 江士韶

本朝諸儒恪守程朱家法者推二陸先生爲正宗二陸者一清獻公一桴亭先生也先生名世儀字道威江蘇太倉州人少即篤志聖賢錢忠介公肅樂牧太倉時一見奇之曰他日必以魁儒名世劉念臺先生講道蕺山張受先采嘗約先生往受學先生卽赳之受先不果終身以爲憾時流寇日熾先生謂平賊在良將尤在長有司宜大破成格凡進士舉貢監諸生不拘資地但有文武幹略者輒與便宜委以治兵積粟守城之事有功卽以爲其地之牧令如此則將兵者所至皆有呼應今拘吏部法重以賄賂隨在充數是賣封疆也時不能用明亡嘗上書南都

右見聽又嘗參入軍事既解甃地寬可十畝築亭其中高回開闢謝客其自號樗亭以此風波既定至四明與忠介歸始應諸生之請講學東林已講於毘陵復歸講於里中當事者累欲薦之力辭免葉敦艮者字靜遠浙之西安人蕺山高弟也千里貽書討論先生喜曰證人尚有緒言吾得慰未見之憾矣先生少嘗從事養生之說有所得矣既而豁然悟乃盡棄之作格致篇以自考曰敬天者敬吾之心也敬吾心如敬天則天人可合一矣故敬天爲入德之門及讀薛文清書有云敬天當自敬心始乃歎曰先得我心哉先生教人先小學後大學以立志居敬爲本以聖經八條目爲綱主敦守禮法講明實用然後漸進於天

人之微旁及百家之言其先後次序悉朱子遺法也所著思辨錄凡十四類前集曰小學曰大學曰立志曰居敬曰格致曰誠正曰修齊曰治平後集曰天道曰人道曰諸儒曰異學曰經子曰史籍曰象緯律歷以至禮樂兵農刑政河漕鹽屯諸務以及歷代儒先之異同得失旁及異端莫不窮究其所以然而立論一歸醇正清獻公嘗序而刻之其景仰者至矣先生自序生平謂得力於理先於氣一言於理氣之閒盡心體驗始知太極爲理兩儀爲氣人之義理本於太極氣質本於兩儀理居先氣居後理爲主氣爲輔條理判然既而悟理一分殊之旨恰與羅整庵之言合頃灑然覺理氣融洽性原無二然未參及人與物性

何異處也既而知人與萬物之所以同又知人與萬物之所以異於朱子所云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二語大有契入於是又識得天地萬物本同一體處然而性善之說則終以先入之言爲主以爲孟子論善止就天命之初繼之者善處論未敢說到成之者性既而悟成之者性以前著不得性字既云成之者性便屬氣質既屬氣質何云性善於是曠覽夫人之原博觀萬物之際見夫異異而同同者始知性爲萬物所同善爲人性所獨性善之旨正不必離氣質而觀也乃取孟子前後論性語反覆讀之始知孟子當日止就氣質中說善而程朱以後尚未之能晰也於是又

取宋五子之言觀之周則無不脗合程朱間有一二未合而合者嘗入九也周子太極圖說惟人也得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形生質也神發氣也形生神發而五性具是有氣質而後有性也可見不落氣質不可謂之性一言性便屬氣質矣先生一不喜新舍餘兆之學故能動見其得失之故而平心以論之尤足廢諸家紛爭之說其論白沙曰世人多以白沙爲禪宗非也白沙曾晳之流其意主於灑脫閑曠以爲受用不屑苦思力索其靜中養出端倪之說亦本中庸然不言戒懼愼獨而惟詠歌舞蹈以養之則近於手持足行無非道妙之意矣白沙與敬齋俱學於吳康齋本皆以居敬爲主故其詩曰吾道有宗主

千秋朱宗陽說敬不離口示我人德方後來自成一家始以自
然爲宗而敬齋則終身無所轉移是以有狂狷之分也究之所
謂自然者誠也稍有不誠則粉飾造作便非自然而或者以牽
略放達爲自然非也其論陽明曰陽明之學原自窮理讀書中
來但才氣過高終屬聰明　用事其言朱子格物之非嘗以庭
前竹試之七日而病是則禪家參竹篦之法原非朱子格物之
說陽明自說會耳陽明意主簡易直捷以救支離之失故聰明
者喜從之而一　聞簡易直捷之說則每厭讀書窮理之繁動云
一切放下而居敬之功弛矣故陽明在聖門狂者之流門人味
其旨心以負之耳其論整庵曰陽明講學在正德中戌乙亥間

整庵困知記一書作於嘉靖戊子己丑之際整庵自謂年垂四十始志學正陽明講學時也其後致良知之說遍天下而整庵書治出然則非陽明講學則整庵將以善人終其身而是書且不作陽明切磋之功其可少哉陽明之力不逮整庵之半整庵才氣不逮陽明之半於整庵吾恨其聰明少於陽明吾恨其聰明多其論陽明弟子曰姚江弟子必以緒山爲巨擘其序傳習錄謂師亡未及三紀而微言日以沈晦豈非吾黨身踐之不力而多言有以病之耶此蓋爲龍溪而發而救正王學末流之功甚大是不負陽明者緒山也終背陽明之教者龍溪也又嘗語學者曰世有大儒決不別立宗旨譬之大醫國手無方不備豈

嘗沾沾然執一海上方而謂舍此更無方無藥哉今之談宗旨者皆海上方也所著自思辨錄外有宗禮與禮折衷治通治兆三約甲申臆儀城守要略八陣法門先儒語錄集成明儒語錄集成禮衡易窺詩鑑書鑑春秋考論讀史筆記考德錄諸書同州共學者曰盛先生敬江先生士韶

故字宗傳號寒溪長桴亭先生一歲年十五遇桴亭一見即甚相得與同學者三年厭薄聲華不事舉子業後罹家隉流離播徙去稍遠至崇禎丙子治與桴亭及陳子確庵江子藥園有講學之舉時絕學初興慮驚世駭俗深用韜秘四人者風雨聯牀或橫經論難或即事窮理反覆以求一是有甚商確未定徹夜

志寢質明而後斷而未斷而復辨者既而同志漸多旬月皆有常會會必講貫終日凡身心性命之奧天文地利河渠兵法之學太極陰陽鬼神之秘儒釋之辨經史百家之頤罔弗根究本末要於中正講論之樂嘗恨古人不及見之退則倣先儒讀書記之法各有所録旬日不著録卽互相糾以爲學問進退之別桴亭所著思辨録皆十二年間俛讀仰思有所見則疾書以自識其所得者也顧其所紀皆隨筆無倫次寒溪與藥園乃纂輯精要類分而書之藥園名士韶子虞九其學以桴亭爲歸所纂思辨録輯要寒溪既序其體例藥園復序之其略曰自結繩以降大昊始之皇龍諸聖人繼之而集諸聖之大成者有孔子漢

唐以降濂溪始之洛閩諸大儒繼之而集諸儒之大成者有朱子然自朱子以後羣言淆亂莫知折中其溺於詞章牽於訓詁者無論已自禪學盛而二氏標榜於是異學與正學爭自心宗盛而三教合一於是儒者與儒者爭浸淫至於末季所推儒門巨擘大學爲異端立赤幟耳或樹敵門外或操戈室中其指以異其害實同也桴亭之爲是書無間寒暑無間窮達無間治亂蓋十二年如一日皆爲衞道計耳則繼朱子而集大成者桴亭何多讓焉嗚呼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桴亭言之而天下萬世之人讀之習之或從而歌舞詠嘆之以是爲桴亭功桴亭言之而天下萬世之人疑之阻之或從而訕笑詬厲之以是爲桴亭罪

而皆無窮心也道存與存道亡與亡聽之天而已矣庶幾藏之
名山傳之其人以俟天下萬世之知梓亭而能讀是書者



張楊園先生事略

何汝霖 凌克貞 吳嘉玲 陳梓 祝淦 沈磊

先生名履祥字考夫居同鄉之楊園村學者稱楊園先生九歲喪父撫蹋祖括如成人母夫人訓之成立嘗中酒母責之且諭曰孔孟亦是兩家無父兒止爲肯學好人便成大聖大賢爾勿自棄也年十五補邑諸生恥入社讀小學近思錄有得作願學記渡江而東拜劉念臺先生門下聞甲申三月之變縞素不食擕書麓歩歸楊園隱約闇修益肆力程朱之書覺人譜獨體之說猶近陽明然以師故不敢言也溆湖何商隱延之家塾出傳習錄請評先生不敢任既而館語水主人以請復辭之後數年始毅然奮筆條分縷析直抉其所以然蓋自此書出而閑闢錄

困知記學蔀通辨皆所謂擇焉不精者矣吳江張嘉玲秉諸生從先生遊貧獨敏故所詣彌粹先生自亂後益杜門寡交病當世講學者騁日辯沽虛名故於來學之士未嘗受其拜一以友道處之與苕上凌渝安沈石長及商隱交最篤往復終身無間平居雖盛暑方中深衣端拱若泥塑或舟行百里坐不少欹眞年寫寒風佇立圖自題以見志嘗云三代以上折衷於孔孟三代以下折衷於程朱於通鑑綱目朱子文集語類晨夕不去手旁及讀書居業二錄童蒙訓曾齋集皆有評本輯劉子粹言於師門有補救之功念臺之子伯繩輯先人遺書多折衷於先生時黃太冲方以紹述蕺山鼓動天下先生曰此名士非純儒也

痛先世殯宮以貧不能早葬燬於盜雖罪人旣得斬首祭墓祖衣猶麤麻卒於康熙十三年年六十有四遺命以衰殮濮川布衣陳梓爲作傳輯年譜門人祝淦彙刻其全集目次凡十六曰經正錄曰願學記曰問目曰備忘錄曰詩曰書曰初學備忘曰學規曰訓子語曰答問曰門人所記曰言行聞見錄曰近古錄曰近鑑曰喪祭雜說曰農書先生恪守紫陽居敬窮理之訓貫體諸人倫日用間在前明爲薛胡之後勁在　本朝爲清獻之前茅身處草野日抱隱憂荒江寂寞中惴惴念亂其心固未嘗一日忘天下也嘗言人自著衣至於解衣終日之間所言所行須知有多少過差自解衣至於著衣終夜之間所思所慮須知

有多少邪妄有則改之此爲修身第一事又曰爲學自不欺始不欺自親長始於親長忍用其欺安往而不欺者又曰朱子精微象山簡率薛胡謹嚴陳王放曠今人多舍朱從陸尊陳王詆薛胡固由人情便簡率而苦精詳樂放曠而畏謹嚴亦緣百餘年來陽明之學大行遂以先入之言爲主雖間讀程朱書亦止本陸王之意指摘其短長而已此種習尚不變竊憂生心害政之禍未有艾也又曰學者舍稼穡別無治生之道能稼穡則無求於人而廉恥立知稼穡艱難則不敢妄取於人而禮讓興廉恥立禮讓興而世道可以復古矣故其所補農書皆得諸身試者何商隱名汝霖武原人淩渝安名克貞沈石長名磊皆烏程

人吳嘉玲字佩葱一字岵瞻陳梓字古民祝淦字人齋海昌人
商隱嘗曰楊園學術至正言行無疵至其不言而飲人以和與
人並立而使人化尤莫知其所以然也凌先生曰楊園閒修一
室而聞風者悅服覿德者心醉惟其誠耳陳古民曰先生純粹
如敬軒而研窮精核謹飭如敬齋而規模宏遠人齋祝氏旣刻
其遺書復擇粹語爲一編曰淑艾錄以示學者陸清獻公未獲
與先生相接及見其遺書乃心折焉

張蒿庵先生事略　孫若羣

齊魯自伏生轅固而還至東京之末康成鄭氏始爲諸經箋注號稱經師爰及北宋乃有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特起爲人倫師表越六百年復有蒿庵張先生先生名爾岐字稷若濟陽人明季爲諸生入　本朝隱居求志當正學昌明之日博綜載籍以篤志力行爲本性孝友服親喪三年號泣不輟殯葬皆遵古禮以沃產讓兩弟爲代納稅賦三十餘年及易簀猶字子代納以終二弟之身爲其有癈疾也卒於康熙十六年年六十有六當是時孫鍾元講學蘇門黃梨洲標宗姚江皆出入白沙陽明間先生獨守程朱說不少變海內君子如桐鄉張考夫太倉

陸道咸各以章布躬行任斯道之重先生縞紵未通而風明合轍隱然有以開陸清獻張清恪之先故昆山顧亭林亦時以康成泰山徂徠三先生相勖先生閉戸著書所與游自亭林外惟長山劉友生樂安李象先關中李二曲王山史四人而已乾隆中詔徵海內遺書其鄉人以先生所著書上當事進册府海岱經生益知先生爲三先生以後一人吳江陸朗夫燿陳杲山東建蒿庵書院以祀先生而額其堂曰辨志取先生所論著以立教也其辨志略曰人之生未始有異也而卒至大異者習爲之也習之所以異志爲之也志異而習以異習異而人以異故志乎道義未有入於貨利者也志乎貨利未有幸而爲道義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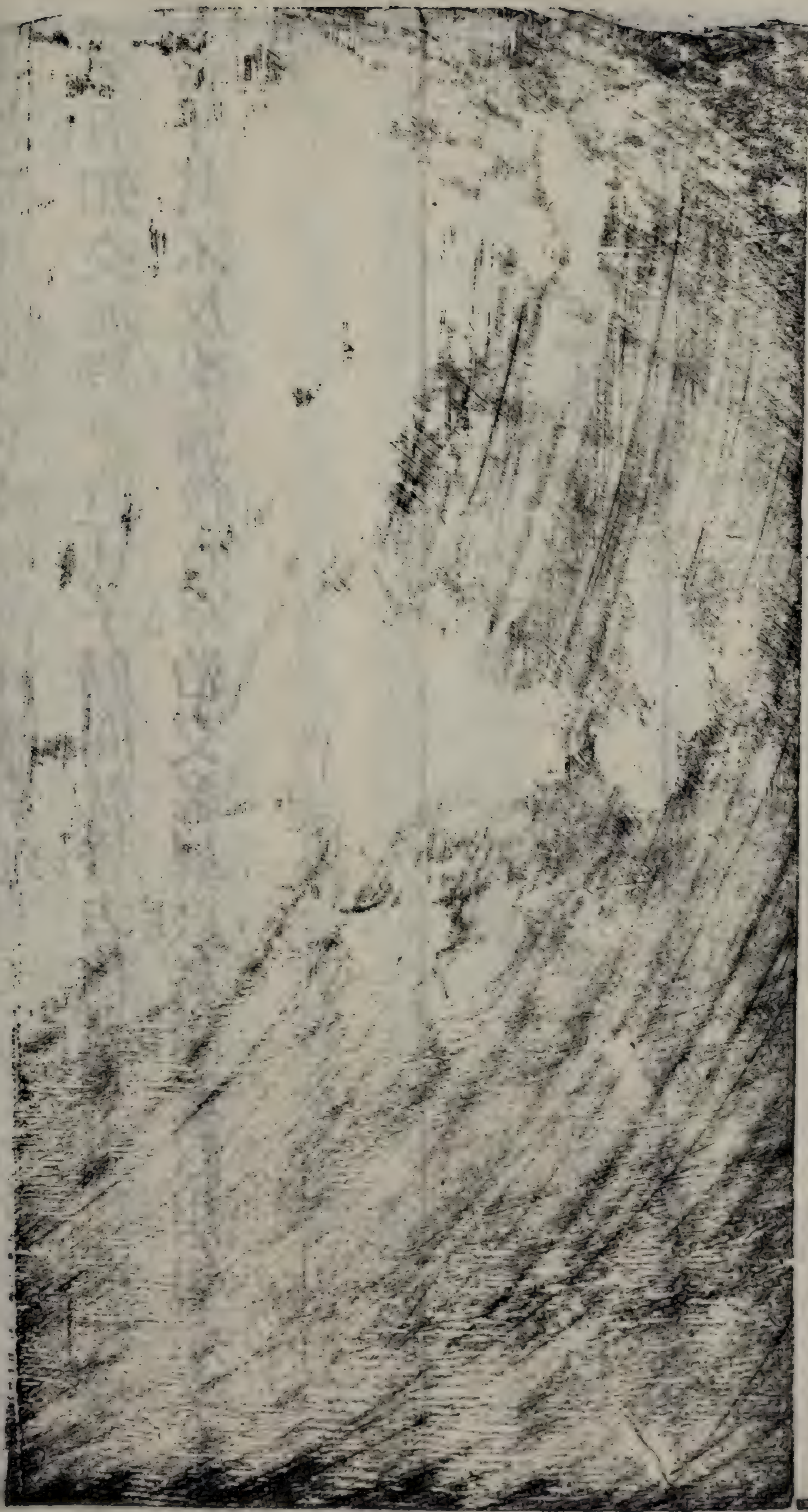
也志道義則每進而上志貨利則每趨而下其端甚微其效甚巨舜蹠之分利與善之間而已人之所以孳孳而爲者志在故耳志之爲物往而必達圖而必成及其既達則不可以返也既成則不可以改也於是爲舜者安享以爲舜爲蹠者縱自悔其爲蹠而已莫可致力矣所志者殊也世之誦周公孔子之言者肩相比也周孔之教未聞有見諸行事者豈少而習之長而忘之與毋亦誦周孔而志不在周孔也志不在周孔則所志必貨利矣以志在貨利之人而乘富貴之資制斯人之命吾悲民生之曰蹙也志之定於心也如種之播於地也種粱菽則粱菽種烏附則烏附矣雨露之滋培壅之力各於所種以成效焉粱菽

成則人賴以養爲附成則人被其毒學不正志而勤其佔畢美其文辭以售於世則所學皆其毒人自利之藉也嗚呼學者一日之志天下治亂之源生人憂樂之本矣且夫志在道義未有不得乎道義者也窮與達均得焉志在貨利未必貨利之果得也而道義已坐失矣孟子曰求在我者也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是求無益於得也能審乎內與外之分必得與不必得之數可以定所志矣其中庸論畧曰中庸云者贊禮之極辭也中庸一書禮之統論約束也夫禮抑人之盛氣抗人之懦情以就於中天下之人質之所不便皆不能安不安恐遂爲道裂指禮之物而贊以坦易之辭以究其說於至深至大至盡之地

所以堅守禮者之心而統之一途也由禮而後喜怒哀樂皆可以中節中節而後可以為中庸故其言始之天命以著從來曰斯禮也命與性先之矣不然不汝強也極之彝倫典則以表大業曰斯禮也帝王之所若名教之所責無之或二也要之誠明以立本事曰斯禮也非明無以通微非誠無以正隱非所以為外也於是使愚不肖者知所跂而賢智者亦厭其意而不敢求多焉此中庸之書所以繼六經而鞭其後也蓋六經之說而後可以究理之說而後可以究中庸之說中庸者禮之統論約說非其詳著也而孔子之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仁不得禮無以為行并無以為存也吾故斷以為中庸必有所指而所指斷

乎其爲禮也漢儒取以記禮爲得解矣先生所著有夏小正傳註一卷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卷儀禮考注訂誤一卷弟子職注一卷周易說略四卷春秋傳義四卷蒿庵集三卷蒿庵閒話二卷顧亭林嘗曰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又曰稷若所著儀禮鄭注句讀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以不求聞達故無當世名然書實可傳使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嶽之稱許也同時有孫元生若羣者淄川人也少勵品學言動皆有則鄉里稱小聖人早歲成進士謁選京師任侍郎克溥延之課子坐不易牀食不兼豆雖盛暑亦衣冠危坐如見大賓侍郎知其二子雁童子試時山左學使與侍郎交善將爲之地而不知二子名雙欲

問之憚其嚴終不敢發善評隲窮通壽夭皆能以文决之康熙癸丑知交城縣事遣其子歸淄就昏去後見其近作時藝嘆曰吾子其不反矣歸後竟卒治交多異政秩滿遷四川知州卒於官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陳確菴先生事略

先生諱瑚字言夏號確菴江蘇太倉人明季爲諸生與同里陸桴亭先生講明義理經濟之學桴亭作格致編首提敬天二字以證千聖心法先生由此用力深得要領著聖學入門書分小學爲六曰入孝曰出弟曰謹行曰信言曰親愛曰學文分大學爲六曰格致曰誠意曰正心曰修身曰齊家曰治平小學先行後知大學先知後行小學之終即大學之始而每日課程即以敬怠善過自考又以全史浩繁難讀乃編爲四大部以政事人

文別之政部分曹事部分代人部分類文部分體手書巨帙各數十略能背誦又旁通當世之務河漕農田水利兵法陣圖無不研貫暇則横槊舞劍彎弓注矢擊刺妙天下崇禎壬午舉於鄉赴禮部試不第歸時婁江湮塞水旱存至民大饑先生上當事救荒書其預備之政四曰築圍岸開港浦廣樹藝預積儲防挽之政四曰恤災告旱奏報懲游惰勸節省補苴之政四曰通問勸分興役弭亂彰恤之政四曰招流亡緩征索審刑獄恤病四又陳支吾三議其議食四條曰勸議助勸輸招商米優米肆議兵八條曰嚴保甲練鄉民設偵探勸習射練夫役練牙兵備城守之人備城守之器議信六條曰勵士節和大戶巡郊野

安與肆情獄因歲督察又上巡撫王開江書一審勢二經費三役兵四賞法皆精切可施行而時不能用自言其學如醫之治病求之於古循治方藥也求之於今循切脈也按脈以求病按病以定方按方以用藥故百發不爽然主人諱疾則良醫亦束手矣明亡後絕意仕進父病刺血書疏籲天乞身代父卒遺王忍讓之第避兵行遯不交人事嘗寓崑山之尉村村田沮洳導里人築圍岸禦水用兵家束伍法不日而成至今賴之晚益困窶常至絕食終不肯干人嘗初冬驟寒客有重裘者知先生單袷欲解以贈竟夕不敢言退而曰乃知今世復有陳無已也康熙十四年卒年六十有三先生之學博大精深以經世自任其

論學有曰國家之盛衰視人才之消長人才之消長視教化之興廢教化興廢之關人心生死之會也人心不死則天命流行而乾坤立人心死則天命不行而乾坤亦幾乎毀矣治亂之故豈非人心爲之哉其論曰省敬怠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小學不由乎敬則無以涵養乎本原而謹乎洒掃應對之節與詩書六藝之教大學不由乎敬則無以開發聰明進修德業而致明德新民之功敬也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有內敬主一無適是也有外敬整齊嚴肅是也有靜時之敬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是也有動時之敬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是也有一日之敬終日乾乾夕惕若是也有一息之敬終食之間不違仁是

也有統體之敬欽明恭已聖敬日躋緝熙敬止是也有物物之敬手容恭足容重非禮勿視聽非禮勿言動是也故容有善而未必敬者也未有敬而不善者也其論財曰管子富國之法理大約籠山澤之利操輕重之權在上不在下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利桑孔之徒師其意以為均輸平準之法而不知其合變何也管子霸道也可施之一國不可施之天下苟利吾國鄰國雖害不恤也為天下則不然此有餘比不足不足者亦王土也此享其利彼受其弊弊者亦王民也故桑孔用之漢而耗王呂用之宋而亡其論申韓曰申韓形名之學學者形也其法在審合形名故曰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又曰君操

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蓋存名責實之謂今直以爲刑法之刑過矣所著書自聖學入門外有蔚村講規社學事宜開江築圍書菊窓隨筆荒政全書今不傳

高彙旃先生事略 高愈 顧樞 劉汋 吳慎 施璜 汪遂 張夏 嚴穀

高先生世泰字彙旃無錫人忠憲公攀龍從子也少侍忠憲講席篤守家學晚年以東林先緒爲已任葺道南祠麗澤堂於梁溪與高子超等講習其中祁州刁先生包往返論學尤莫逆學者有南梁北祁之稱孝感熊文端出先生門下儀封張清恪平湖陸清獻亦常與東林講會歙人汪若聖者所學近禪既至東林乃大悟前失其同鄉吳愼施璜汪燧汪知默陳二典胡崑江佑朱宏韋方講朱子之學於紫陽書院因學聖以問業東林志相得乃作紫陽通志錄紫超名愈忠憲公兄孫也十歲讀忠憲遺書即知向學既壯補諸生曰誦遺經及先日語錄謹言行植

身艱苦嘗言士求自立當自不忘溝壑始事親孝父晉候嗜酒食必具酒肉出就人飲每遣僮往候而已屏立路旁俟與主人別則趨而掖以歸以爲常先後居親喪不飲酒食肉不內寢兩兄皆前卒撫其孤子女爲之婚嫁晚年益窮困嘗餟粥七日矣方挈其子登城眺望意充然樂也張清恪撫蘇時延主東林書院講會以疾辭有司餽之人葠不受平居體安氣和雖子弟未嘗詞讌終日危坐不欠伸盛暑不裸跣與人食不越簋下箸有忿爭者至其前輒愧悔縣人好以道學相詆諆獨至先生發曰君子人也卒年七十有八生平於取與之介最嚴年七十時門弟子製冠爲壽猶卻之顧棟高嘗從先生遊說經娓娓忘倦所

撰朱子小學注乾隆中尹學使會一以小學取士頒行其書又著周易偶存春秋經傳曰抄春秋類春秋疑義儀禮喪服或問周禮疏義諸書東林爲高宗憲顧端文兩公講學地得諸君恪守遺規其緒言益不泯於世同縣顧樞字所止一字庸庵端文公憲成孫也明天啓中舉人少從忠憲講朱子之學入國朝韜形遁跡不入城市不赴講會惟心體力行而已淹貫五經尤深於周易尚書晚作易稿折衷至當嘗曰吾祖於易最精獨無著述小子可妄穿鑿乎於明儒服膺薛胡而謂陳王不免差失又謂端文主無欲忠憲主格物並直接宋儒其議論之醇正可知矣同時山陰劉念臺先生之子汋字伯繩亦以清介力學稱

力念臺先生家居講學時前弟子問教未遑多私於伯繩伯繩應機開譬聞者莫不灑然及先生死國難明唐魯二王皆遣使祭且蔭以官伯繩皆辭之曰父死敢因爲利旣葬杜門絕人事著禮經考次一書以竟父業有司或請見雖通家故舊亦峻拒之副使王爾祿故念臺門下士以金三百請刻公遺書不受語使者曰幸爲我辭大夫出處殊途無相強居戢山小樓二十年所以接惟史子虛惲仲升輩數人耳或勸舉講會不應臨卒戒其子曰若等安貧讀書守人譜以終身足矣人譜者念臺所著書也所臥榻假之祁氏病革強起易之曰吾豈可終於祁氏之榻門人私謚曰貞孝先生吳愼字徽仲歙諸生也於書無所不

讀而元盡心於宋五子書著書三十餘種其行世者有周易標
言大學中庸章句翼論學以敬爲主自號曰敬庵初遊梁谿時
東林書院尚守忠憲家法嶶仲與其州人施虹玉無錫張秋紹
等同受業高彙旃先生春秋釋奠畢升堂開講威儀秩然見者
莫不斂容傾聽也已而歸歙會講紫陽還古兩書院興起者衆
施虹玉名璜休甯人少應郡試見鄉先生講學紫陽瞿然曰學
者當如是矣遂棄舉業發憤自力於躬行每會講先一日齋宿
務設誠以感人敎學者以九容養外九思養內已而遊梁谿事
高先生將歸與高先生期某年月日當赴講及期高先生設榻
以待或曰千里之期能必信乎高先生曰施生篤行君子也如

不信者吾不復交天下士矣言未既虹玉挈其子詹襄至矣著思誠錄小學近思錄發明行於世汪燧字文儀居歙之金城里年十六即手錄先儒書昕夕觀省既長篤於躬行一言動必秉成法所著書甚具一以洛閩爲宗其讀易質疑尤見推於時卒年七十有四張夏字秋紹無錫人隱居菰川之上孝友力學初受業馬文肅公世奇之門已而入東林書院其爲學先經後史博覽強記而歸本自治高先生既歿推秋紹主講席湯文正公撫江蘇與秋紹論學韙之延至蘇州學宮講孝經小學退而著孝經解義小學瀹注及洛閩源流錄年八十餘卒又嚴先生轂字佩之號生軒亦無錫人家貧屏跡不出性孝友篤學好古

經史百家靡不究尤潛心於易春秋嘗課其弟觳曰讀書以明道也吾自得高子遺書所學乃有歸宿旣與同志講道東林高君彙旃推爲主席重修道南祠輯忠憲年譜高子節要東林書院志諸書學使慕其名貽以額曰力扶正學終不一報謁也著有生軒易說易同春秋論春秋集說尚書講義四書講義生軒存稿以布衣終



沈求如先生事略 史孝咸 鄒死采 管宗聖 王朝式 韓當 邵曾可

有明餘姚王成文公講致良知之學弟子徧天下後或不軌師說爲詭議於世而同邑傳其學者推徐曰仁愛錢緒山德洪胡今山瀚聞人邦正詮再傳而得沈先生國模國模字求如餘姚諸生少以明道爲已任嘗從蕺山劉子會講證人社歸闢姚江書院與史子虛管霞標輩申明良知之說其所學或以爲近禪而言行敦潔較然不欺其志故推醕儒明亡聞劉子絶粒死哭之慟已而講學益勤初山陰祁忠敏公彪佳與先生善忠敏以御史出按江東一日杖殺巨憝數人會先生至欣然以告先生字祁曰世培亦會聞曾子云哀矜弗喜乎忠敏後嘗語人吾每

慮凶必念求如恐倉卒喜怒過當也順治十三年卒年八十有
二子慮名孝咸餘姚人繼求如先生主姚江書院嘗曰空談易
對境難於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三語精察而力行之其庶幾
乎家貧日食一粥泊如也醇潔之士多歸之卒年七十有八順
治十六年也管霞標者名宗聖亦餘姚人爲人孝友忠亮彊氣
自克言動必準於禮鄉人化之孫少保鑛始與霞標爲文字交
既從講聖學喟然嘆曰向讀左國秦漢百家書先生爲我洗
盡矣鑛世所稱月峯先生也自沈史殁後書院輟講垂十年而
縣人韓仁父繼之仁父名當求如弟子也其學兼綜諸儒以名
教經世兢兢儒佛之辨居貧未嘗向人稱貧每言立身必自節

用始出陸校山居家制用篇授學者曰能仿此亦自足用何更
外求爲臨講必默對良久始發語聞者輒內媿汗下退而相語
曰此從韓先生來不覺自失時又有邵會可者字子唯性孝友
愷悌少頗好書畫一日讀孟子至伯夷聖之清者也遂喟然釋
去姚江書院之立也人頗迂笑之子唯厲色曰不如是便虛度
此生遂往學同儕請業者多辨難子唯獨默然竟曰初以主敬
爲學後專提致知師事子璽甚謹晨走十餘里叩牀下問疾不
食而反月餘亦病同人推其誠篤卒年五十有一子唯生貞顯
字鶴間鶴間生廷采字允斯又字念魯學者稱念魯先生九歲
讀史即操槧爲徐達常遇春傳有法祖自外歸偶舉宋儒語語

之念魯興曰其人安往邪願得而事之祖以爲有志卽爲具衣冠送之姚江書院是時求如先生年八十矣歲必一再至書院爲諸生設講念魯立階下聽久之執卷請曰孩提不學不慮堯舜不思不勉同乎求如歎曰孺子知良知矣能撤以恕吾何加焉自是從韓先生孔當受業初讀傳習錄無所得既讀劉公念臺人譜曰善哉吾知學王氏學者所如事矣年二十爲縣學生恥爲應舉之文入則讀古書出則古衣冠行市中未嘗旁視居喪不作佛事營窀穸必誠必信一慟盡哀當是時書院諸先生相次殂念魯抱遺書於姚江斥海之濱守其師說不變然貧無以自存走嘉興課童子自給居數年有施博者與論學於放鶴

洲念菴曰天泉四言陽明本無極之說儒也龍溪浸淫無生之旨釋也不得以彼病此博肅拜曰博老矣惟吾子崇尚正學辛自愛癸吾李剛主貽書論明儒同異念魯答曰致良知者主誠意陽明而後願學蕺山其自信如此初宛平孫侍郎承澤孝感熊相國賜履先後以闢王氏學爲己任朝野之士譁然從之念魯曰是不足與辨顧在力行耳嘗從同縣黃先生宗羲問乾鑿度算法會稽董先生瑒受陣圖保定王先生正中學西歷施將軍琅征臺灣過念魯於西湖縱談沿海要害施奇之請與俱不赴閒遊鎮江與梁總兵化鳳講擊刺之法一月而盡之淮安從防河卒問河淮離合狀北訪黃河故道西走潼關喟然曰士則

古所耕也而水利亡矣奈何會邑人修復姚江書院用體幣致之先一日戒眾厥明諸子及地方吏畢至釋菜於先賢如禮出郎講堂南向坐童子歌詩闋為講易艮卦聞者肅然父老皆嘆曰數十年今見此也尋遊京師商邱宋至鄞萬經欲招入一統志館念曾謝曰老矣遂歸康熙五十年卒年六十有四先生貌豐目有光紵袍布履門庭潔如居家必正坐酒酣談忠孝事人人感動平生篤於三黨養老姑終其身館陶家擾時隣婦詬聲數出於梱閫邵先生過輒止一年而改行鄉里童子遭於道必拱手立然俗士輒藐薇之而廷先生莫肯傳其學既倦遊無所遇私念師友淵源恩及身而斬也乃思記著述以自見以為陽

明扶世蠹敎作王子傳戢山功主愼獨忠淸堅苦作劉子傳王學盛行務使合於覶準作王門弟子傳金鉉祁彪佳黃宗羲張兆鼎等奉敎守師說作劉門弟子傳又作宋明遺民所知傳姚江書院傳及倪文正施忠愍諸傳毋人梁其遺文爲思復堂集三十卷又姚江書院志凡四卷

王朝式字金如山陰人亦求如弟子也嘗入證人社念臺先生主誠意君守致知曰學不從良知入必有誠非所誠之蔽念臺稱其志願大而骨力堅所成就未可量崇禎末浙中大饑金如倡賑粟全活甚衆時天下大亂將走四方求奇傑士謀治安戰守策不果行順治初卒年三十有八

[illegible]

孫蒙吉先生事略子再濂　王餘佑　張濳

先生諱包字蒙吉晚號用六居士直隸祁州人父克俊樂道好施與學者稱貞惠先生先生生而穎異敦尚質行年二十有五舉明天啟丁卯鄉試以古文鳴於京輔既再上春官不第遂棄舉子業力以斯文爲已任於城隅闢地爲齋曰潛室亭曰肥遯日閉戶讀書其中無間寒暑學者宗焉執經之屨滿戶外甲申國變設壯烈愍皇帝主於所居之順積樓服斬衰朝夕哭臨如禮僞命敦趣先生以死拒幾及於難會賊敗得解入國朝遂不仕日取四子五經及宋元以來諸儒書反覆尋究積二十年不勧其學以謹言行爲要以程朱爲宗旨嘗謂君子守身之道

三日言語不苟日取與不苟日出處不苟尤篤好梁谿高忠憲之書曰不讀此幾過一生遂置主奉之如事貞憲禮偶有過舉必展謁悔謝曰某不肖甚愧吾父師不可爲子不可爲人其勇於自克如此先是貞憲卒三日勺水不入口母哭慰之始勉進一溢米鬚髮盡白杖而後起喪祭一準禮經既葬廬於中庭詹下三年不飲酒食肉不入內室每朔望忌辰悲號感行路年六十有七以居母憂毀悴致不起將卒時肅衣冠起坐命告辭貞憲及忠憲主問家事不答徐曰吾胷中無一事行矣遂瞑學者私謚文孝先生生平木訥似不能言及大義所在則正色而談上下皆傾聽州有大事不能決者必待先生一言爲斷明季

流賊犯州城先生毀家倡衆誓固守城得不破時有二璫王兵事探卒報賊勢張甚二璫怒其惑衆將斬之先生厲聲曰必殺彼請先殺包乃止二璫相謂曰使若居官者其不爲楊左乎賊既去流民截道設屋聚養之病者給醫藥全活尤多有山左難婦七十餘人擇老成家人護以歸臨行八拜以重託家人皆感泣竭力衛送歷六府盡歸其家尤篤於故舊然諾不苟與東林諸君子及魏尚書環極爲神交各以所得相質證孫夏峯徵君遷蘇門道出祁州先生留講學於家者三月每晨起誦易一周輒垂簾靜坐以爲常所著易酌十二卷四書彙註十六卷斯文正統十二卷辨道錄八卷潛室劄記二卷用六集十二卷先生

卒後無錫學者祀諸道南祠子再濂字靜之自爲諸生即弛置科舉業從父友五公山人王餘佑及顏習齋元游手錄父遺書又貳之以質四方之學者平湖陸清獻公嘗與靜之書乞借鈔用六集詩文正統辨道錄諸書靜之年逾六十復手錄付諸子且誡之曰昔蔚州魏公持節巡京畿余以故人子獨被渥洽鄰邑人遂竊金而請事余掩耳走蹵然若穢汚之及吾體也汝曹他日登仕籍者以官爲家吾生不受其養死不享其祭惟先人遺書未刻者尚百餘萬言必約身而以第術之其後仲子承祖登康熙乙未進士累官至江西布政使果盡刻諸遺書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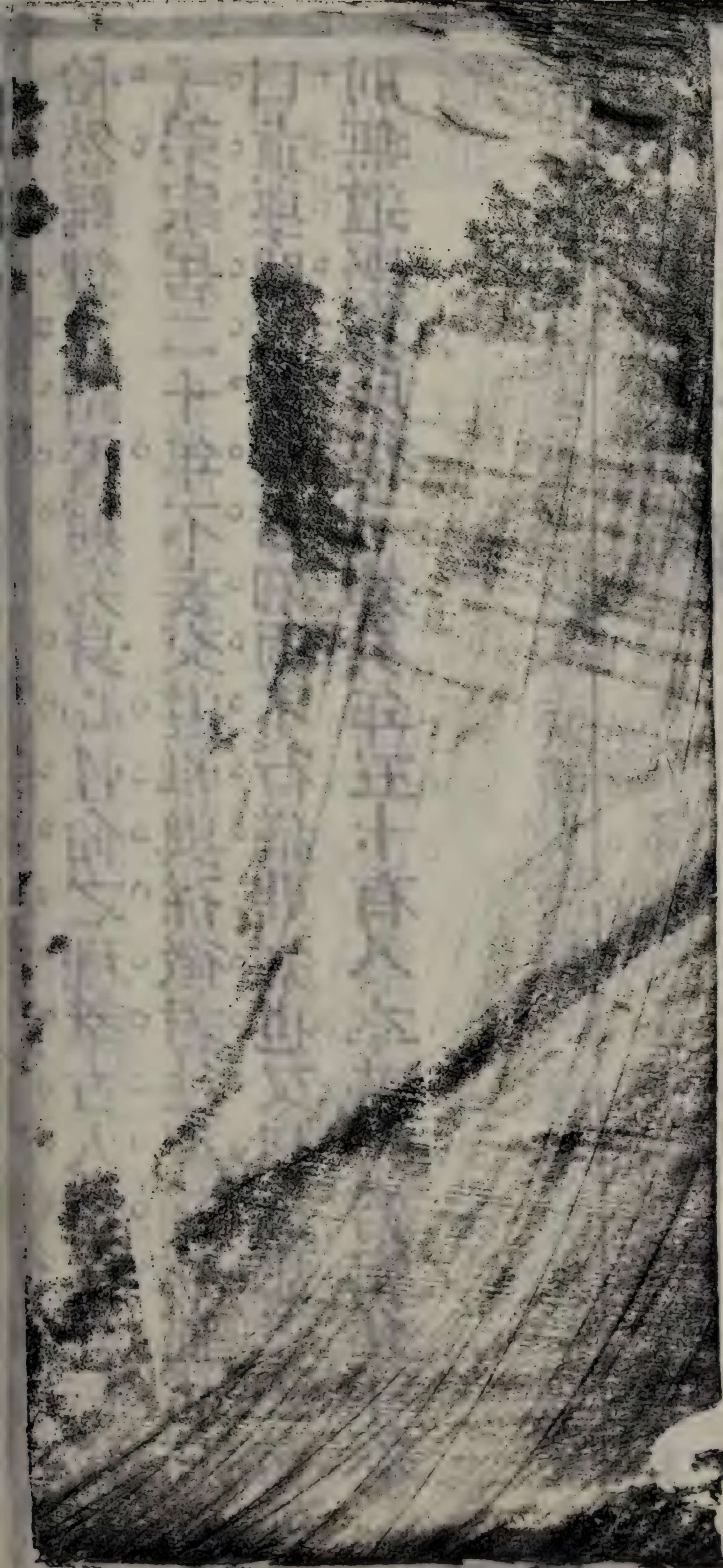
五公山人者字介祺保定新城人也父延善邑諸生尚氣誼當

明末散萬金産結客有子三長餘恪季餘嚴山人其仲也出嗣世父建善令魯山會闖賊陷京師山人自魯山歸父率三子與雄縣馬魯建義旗傳檄討賊時容城孫徵君奇逢亦起兵共恢復雄新容三縣斬其僞官未幾賊敗 大清師入山人父爲仇家所陷執赴東三子將從餘恪以山人後世父不可死揮餘嚴爲復仇計遂獨身赴難父子死燕市餘嚴歸葬 壯士入仇家殲老稚三十口無子遺名捕甚急會上官有知其枉者甚力爲解乃免於是山人奉魯山公隱易州之五公山少勵志行嘗受業於孫徵君學兵法國變後更從徵君講性命之學隱居教授不求聞達薦紳先生造造構講堂且安車幣迎受業從遊至數百

人山人負文武才教人以忠孝務實學嘗彙古人經世事爲居諸篇十卷八陣圖一卷萬勝車圖說一卷兵民經略圖一卷又慟哭草三十卷文集三十二卷王崑繩李剛主讀其遺書至撫卷太息曰此諸葛武鄉之流也卒年七十學者私謚文節先生山人與刁蒙吉先生爲石交靜之遊其門最久語詳尹少宰北學編

同時有磁州張先生者名潛字尚若年十二爲諸生順治己丑進士壬戌選庶吉士與湯文正公共砥礪爲聖賢之學性至孝聞母病即乞養歸躬侍湯藥母病遂瘥後連丁內外艱哀毀骨立喪葬皆如禮服闋赴補適有詞林外轉之命同人錯愕君

怡然歸鍵戶讀書窮究身心性命之理萃古人格言懿行以勉
子弟家居二十年不妄交遊惟與孫徵君往復論辯無虛日嘗
曰真學問在行誼若知而不行猶弗知也又曰除忠孝倫常外
別無道學真所得可知矣年五十有八卒著有澹甯集十卷



謝約齋先生事略　宋之盛　目京　章爔　黃采　黃熙

謝先生文洊字秋水號約齋江西南豐人生當明季見天下方亂慨然有出世志遂棄諸生入廣昌之香山閱佛書一日午坐忽如鳥飛出籠游大虛中自此神氣洒然異常時既讀龍溪王氏書服之復讀王陽明書自信益篤遂與同邑李萼林邵睿明講陽明之學會於新城之神童峯有王聖瑞者力攻陽明先生與爭辨累日爲所動取羅整庵困知記讀之始一意程朱闢程山學舍於城西名其堂曰尊洛著大學中庸切已錄及講義數十篇發明張子主敬之旨以爲學之要畏天命一言盡之夫聖人一生戰兢惕曰日顧諟天之明命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

曰昊天曰明出王游衍無非畏天命之心法也學者當常提此言注目而視惟傾耳而聽惟之此稍有一念之私急當痛悔速自洗滌以無犯帝天之怒久之人欲淨盡上下同流樂天敬地可得而臻也時甯都易堂九子星子髻山七子諸以文章節槩名天下而先生獨反已闇修務求自得其程山十則亦以躬行實踐爲主髻山宋之盛過訪程山遂約易堂魏禧彭任會講旬餘於是諸子皆推讓程山謂其篤躬行識道本同縣甘京字健齋與先生爲友已而服之誠也遂師之康熙二十年先生病自爲墓志卒年六十有七所著又有初學先言大臣法則左傳濟變錄詩文集諸書

宋之盛字未有星子人少孤事兩兄如父崇禎巳卯舉於鄉應禮試不第歸結廬髻山足不入城市郡以講學爲巳任其學以明道爲宗識仁爲要於二氏微言奥旨皆能抉摘異同非若世之闢異論者舍精而政其粗也與約齋最篤晚讀胡敬齋居業錄持敬之功益密戊申五月卒同邑有查小蘇者亦棄諸生山居不出年九十而終

甘京字健齋南豐人初爲諸生後棄舉子業與同邑封濬曾曰都師事謝約齋値邑荒亂特請免荒稅蠲賦稅賑饑平寇鄉人頼之濬曰都均以學行爲鄉里所矜式

章愷字仲實南城人明諸生隱居華子岡灌園養母與程三論

學有針芥之投程山每心折焉好讀史衡論精審發前人所未發著二十一史童觀集閱史偶談若干卷魏蘇子稱其發微闡幽大有功於後學

黃采字亮功南城人孩提時大父訓以小學近思錄反聖賢事蹟輒忻然聽受稍長言動不苟師事程山篤志力學事父母純孝繼母周得狂易疾扶持三十餘年如一日及卒亮工年邁矣仍哀慟盡禮居家以小學家禮倡引後進風俗爲一變與弟曦以學道相勸勉著有聖圖願學錄聖學彙編卒年八十有四子相丙午舉人官信豐教諭既歿豐人祠之

黃熙字維緝約齋同縣人順治中進士官臨州教諭乞養歸居

父憂哀感行路蔬食三年母喪未葬鄰不戒於火延燎將及維
緝撫棺大慟願身同盡我風返火息約齋於並世人少許可獨
引君爲入室弟子云



沈甸華先生事略　姚宏任

沈先生字甸華其後改名昀字朗思浙江仁和人年十六受知黎學使元寬時山陰劉忠正公講學蕺山先生渡江往聽講而應先生潛齋和之甲申之變棄諸生刻苦自厲其學以誠敬爲宗以適於用爲主而力排二氏曰其精者傍吾儒其異者不可一日容也聞四方士有賢者輒書其姓氏冀得一見之然不肯妄交於取與尤介授徒自給三旬九食以爲常嘗絕粒數日取階前馬蘭草食之有聞之者餽米數斗不受固請則固辭時先生餓甚宛轉辭謝益困遂仆於地其人皇然去良久始甦矣曰其意良可感然適以困老夫耳嘗展蕺山墓徒步往來西陵里

中子弟習知先生清節亦有好事者謀繼粟肉卒不敢前以先生必不受也潛齋嘆曰生平於辭受一節自謂不苟然覩沈先生猶愧之以末世喪禮不講輯士喪禮說薈萃先儒之論定其可行者以授弟子陸寅又輯四子略五子要言家法論升降編言行錄居求編皆粹然儒者之言蕺山身後弟子爭其宗旨各有煩言先生曰道在躬行但滕口說非先師所望於吾曹也疾革門人問曰夫子今日何如先生曰心中無一物惟知誠敬而已卒年六十有三無以爲殮潛齋經紀其喪不知所爲涕泣不食或問之則曰吾不敢輕受賻遂以玷先生也潛齋弟子姚敬恆趨問曰如某可以殮先生乎潛齋曰子篤行沈先生夙所許

始可也於是姚生遂殮先生葬之湖上子二毅中純中皆承家學敬恒名宏任鐵塘人少孤母賢婦也敬恒不應科舉隱市廛其母偶見敬恒貿絲銀色下劣慍甚曰汝亦爲此惡行乎敬恒長跪謝願得改行乃受學應先生曰誦大學一過一言一行服膺師說遇事必歸於忠厚潛齋不輕受人物惟敬恒之餽不辭曰吾知其非不義中來也然敬恒不敢多有所將每待其乏而致之終其身不倦潛齋歿敬恒執喪如古師弟子之禮姚江黃先生晦木於人鮮可意者獨許敬恒曰是獨行傳中人也晚年以非罪陷縲絏憲使慮囚入獄敬恒方朗誦大學憲使異之入其室案上皆程朱書也與之坐語大驚飭曰釋之然敬恒卒以

貧死平生但事躬行不著書故鮮知者



應潛齋先生事略　錢嘉圳　沈士剽　秦雲爽

潛齋先生姓應氏諱撝謙字嗣寅仁和人也父尚倫故孝子先生生而有文在手爲八卦左耳重輪右目重瞳少卽以斯道爲已任偕同志虞畯民張伏生蔣與恆爲狷社取有所不爲也最後交沈朗思尤稱莫逆母病服勤數年母憐之曰吾爲若娶婦以助若先生終不肯入私室母卒除喪始成禮於遺經皆實踐而力行之終身無疾言遽色每倦而休則端坐瞑目稍則遊息徐行所居僅足蔽風雨簞瓢屢空恬如也一日見梁上白蛇墮地曰此兵象也奉親逃之山中既遭喪亂自以故國諸生絕志進取益盡力著書康熙戊午閣學李公天馥項公景襄以博學

鴻儒薦先生輩琳以告有司曰某非敢卻聘實病不能行耳或舉泰山孫明復嘗從石公請以成丞相之賢請不必果於卻薦先生曰我不能以我之不可學明復之可乃免徵范忠貞公小謨繼撫浙又欲薦之先生遂稱廢疾海甯令許酉山請主講席造廬者再不見既而曰是非君子中庸之道也扁舟報謁許大喜曰應先生其許我乎先生逡巡對曰使君學道但從事於愛人足矣彼口說者適足以長客氣也許嘿然不怡既出先生徑維疾行曰使君好事必有束帛之將拒之且益其慍受之則非心所安也杭州守嵇君宗孟數式廬欲有所贈囁嚅未果及見所作兄閎先生傳乃不敢言後以志局請先生辭之則請下榻

郡齋數日以請益先生但一報謁而已司空姜御史圖南視鹺歸於故舊皆有餽嘗再致先生不受偶過諸途方盛暑先生衣木棉衣憔瘁躑躅御史歸投以越葛二端曰雅知先生不受人絲粟然是戔戔者非自盜泉來也先生謝曰簡伺有絺綌昨偶感寒欲其汗耳竟還之先生坐臥小樓中一几一榻書冊外無長物弟子甚多因以樓上樓下爲差如馬融例里中一少年使酒忽如門求聽講先生許之居三日不勝拘苦去使酒如故偶醉持刀欲擊人洶洶莫能囗忽有人曰應先生來其人頓失魄投刀垂手汗浹背先生撫之曰一朝之忿何至此盍歸乎其人俯首謝過去先生卒於康熙二十六年春秋六十有九病革尚

手輯周忠毅公傳未竟而卒生平不喜陸王之學其論性論太極於程朱亦不盡同如論易謂孔子得易之乾老子得易之坤又謂伏羲之易乾在上以天爲主得之不得有命非人之所能爲也先天之事也後天之易作於文王離在上以心爲主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易凶爲吉所以立命也故所著周易集解皆獨具心得之言他若詩傳翼書傳拾遺春秋傳考禮樂彙編古樂書論孟拾遺學庸本義孝經辨定幼學家養編朱子集要潛齋集凡十餘種各有精義又撰敎養全書四十一卷分選舉學校職官田賦水利國計漕運治河師役鹽法十考略仿文獻通考例而明代事實尤詳又有性理大中二十八卷其論次陽明

言行一卷附焉平湖陸清獻公爲之序謂當自爲一書不當附性理後因表而出之曰王學考清獻嘗兩會先生於武林與論學術源流甚契先生亦命二子訪清獻於西湖僧舍其卒也清獻祭以文略言先生高風峻節可比許由陶潛然許雖高潔文采無聞陶之文采表著矣而耽於麴櫱不可以爲訓惟先生閎覽博物澹泊甯靜許之所無先生有之陶之所有先生無之爲定高視古今云先生殁後河陽趙公士麟儀封張公伯行刻其遺集行世門人婁嘉玔字文衡沈士則字志可姚宏任字敬恆能傳其學時錢塘有秦定叟先生者諱雲爽字開地著紫陽大旨八卷專爲糾陽明朱子晚年定論而作也書分八門曰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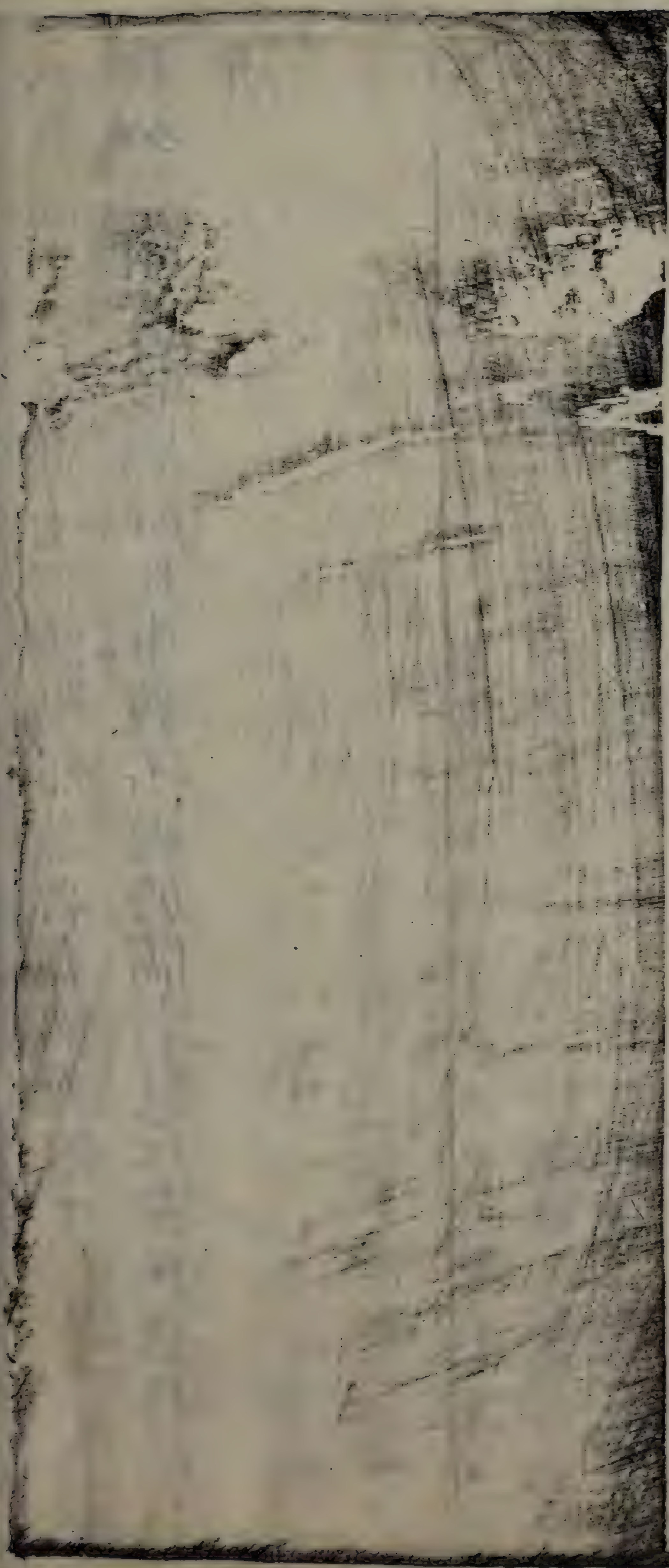
初學曰論已發未發曰論涵養本源曰論居敬窮理曰論致知格物曰論性曰論心曰論太極而陽明之論亦附識以資互證焉

胡石莊先生事略　陳大章　劉夢鵬

胡先生承詔字君信號石莊湖北天門人明宗禎末舉於鄉入國朝隱居不仕臥天門山柘間窮年誦讀書無所不窺而深自韜晦足不出庭戸生平無講學名而析理至精論事尤極平實著繹志六十一篇繹志者繹已所志也凡聖賢帝王名臣賢士與凡民之志業莫不兼綜條貫原本道德切近人情酌古而宜今爲有體有用之學其自目曰志學曰明道曰立德曰養心曰修身曰言行曰成務曰辨惑曰聖王曰審學曰王治曰治本曰任賢曰去邪曰大臣曰名臣曰諫諍曰功蹟曰吏治曰選舉曰朋黨曰辨姦曰教化曰爰養曰租稅曰雜賦曰導河曰勅法曰治

盈目三禮曰古制曰建置曰禨祥曰兵略曰軍政曰武備曰名將曰興亡曰凡事曰立教曰論交曰人道曰出處曰取與曰慎動曰庸行曰父兄曰宗族曰夫婦曰祀先曰奉身曰養生曰經學曰史學曰著述曰文章曰雜說曰兼采曰尚論曰廣徵曰自叙凡二十餘萬言先生自擬其書於徐幹中論顏之推家訓然其精粹奧衍非二書所及也李君念慈序稱先生尚有續書說若干卷與是書相表裏又稱有菊佳軒詩宏深博奧不屑爲新穎秀發以趨時尚今皆不傳楚北學者後有陳大章劉夢鵬大章字仲夔黃岡人康熙二十七年進士選庶吉士深於毛詩著詩傳名物集覽十二卷徵引既衆可資博覽夢鵬字雲翼蘄水

人乾隆十六年進士官饒陽知縣著春秋義解十二卷大旨推
本公穀謂公穀屬辭比事義不詭於儒者其斥左氏也持論甚
辨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九　名儒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李闇章先生事略　党成　陶世徵

李先生諱生光，字闇章，山西絳州人。未冠爲諸生。聞辛聘君復元倡學河汾，遂往受業，質疑問難無虛日。生平篤於躬行，事親至孝。聘君深重之。甲申之變，先生北向痛哭，焚其青衿，自號汾曲逸民。搆草堂，日夕燕處其中，讀書自得。諸弟子羅列其下，談經課藝外，訓以二南大義、程朱微言，所成就者衆。著有儒教辨正、宗正黜邪編，凡萬餘言，衛道之力甚勇。又著正氣猶存、西山閣筆、友于集諸書，皆直寫胸臆，以淺近語寓覺世牖民之意。其

處子吟曰東鄰有處子夙明烈女篇字人尚未嫁而乃失所天痛茲生命薄守貞期自全毀容絕膏沐矢志窮益堅愛人貴以德姑嫜莫相憐侃辭謝媒妁何用口譊譊是可以見先生之志矣同州党先生成字憲公號冰壑其學以朱子為宗以明理去私為本生平不求人知人即知而學道之終非其志也州守前後表宅里士大夫公舉純孝舉實學州守貫其祖庸先生皆若罔聞知魏敏果公屢遺書商學業說士於太守袁公禮幣式閭徼請開講范彪西先生嘗揚之於觀察張公郡守梁公先生聞之皆遜謝意甚不懌時以古狷者推之其辨朱陸異同謂論者多以陸為尊德性朱為道問學此言殊未然蓋朱子之道問學

實以尊德性也陸氏則自錮其德性矣何尊之可云陸子嘗曰不求本根馳心外物理豈在於外物乎此告子義外之學也朱子曰本心物理原無內外以外物爲外者是告子義外之學也即此數語可以見二家之異同矣若粗論其同二家皆欲扶世教皆欲崇天理去私欲其秉心似無大異者而實究其學宗則博文約禮者孔顏之家法屢見於論語朱子得其正矣陸氏乃言六經皆我注脚又言不識一字曾取堂堂作大丈夫豈不偏哉先生之語氣和平而辨論精當類如此又陶先生世徵字覲庵亦絳州人與李閒章黨冰壑兩先生同學平生願學孔子嘗言一部論語皆孔子精神所流露也至無行不與之語及諸弟

子極意摹擬贊揚之語較尋常答問尤爲親切從此想像其精
神命脈之所存久之覺夫子之眞面目躍然欲出恍若親承提
命者然可謂極羮牆之慕矣

朱柏廬先生事畧　顧培　益生　潘天成　易之鏑　金倣　十五

朱先生用純字致一江蘇崑山人父集璜明季諸生貢太學大兵下江東城陷不屈死先生慕王裒攀柏之義自號曰柏廬隱居味道以諸生老其學確守程朱知行並進而一以主敬爲程長洲徐昭法與先生友屢以書問學辨析甚至居平精神純謐動止有常晨起謁家廟退即莊誦孝經數手書其文教學者置義田修墓祭友愛諸弟白首無間遇事變嶄然不撓自言看得天理熟當機立應如離弦之矢更不疑議更不矜張行所無事康熙十七年或欲以鴻博薦固辭乃免其後有司欲舉爲鄉飲賓亦弗應有來學者必先授以小學近思錄繼進之以四子

昔每歲孟春率諸弟子行釋奠先師禮畢講四子書進止肅恭誠意激發興起者甚眾已又患學者空言無實得復作輟講語反躬自責言尤痛切其論學未嘗爭持異同曰知所當知行所當行可矣他非所暇也二十七年卒年七十有三前卒之三日設先人位強起拜於堂曰吾可告無罪於先人矣顧弟子曰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勉之哉有愧訥集及大學中庸講義行於世所著治家格言尤膾炙人口云同時有顧昫滋者名培無錫人也少善病毋憂其不壽命習長生家言頗得導引術年二十五從宜興湯先生之錡問業始幡然有志於學湯先生卒自號曰金做先生築其學山居以延做昕夕講習遵高子靜

坐法以整齊嚴肅為入德之方黙識未發之中久之遂篤信性
善之旨動靜語黙無非學矣晚歲四方來學者益衆春秋大會
山居行復七舊規有請益者教以黙識其大原實體諸倫物七
日期畢釋奠於先師習禮歌詩歲以為常張清恪撫吳時詣東
林講學頗疑靜坐之說先生往復千言暢高子之旨其言甚辨
清恪不能難也年七十有九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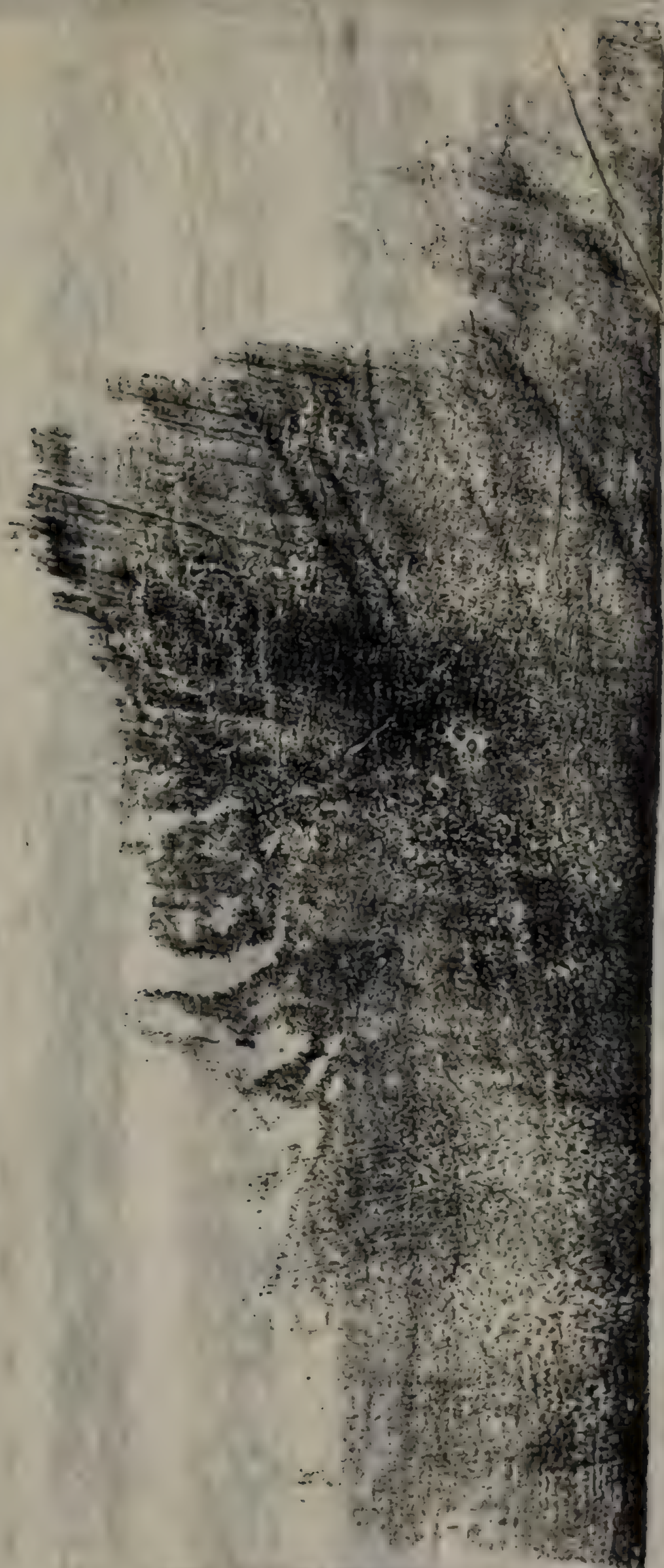
又潘先生天成字錫疇號鐵廬溧陽人寄籍桐城為安慶府學
生幼與父母避仇相失年十五乞食尋親往來徽甯萬山中行
且哭每至一村持鼓大呼作鄉語觀者輙笑至江西界母金氏
聞聲自巷中出遂相持哭迎父母歸備販以養備極艱苦亦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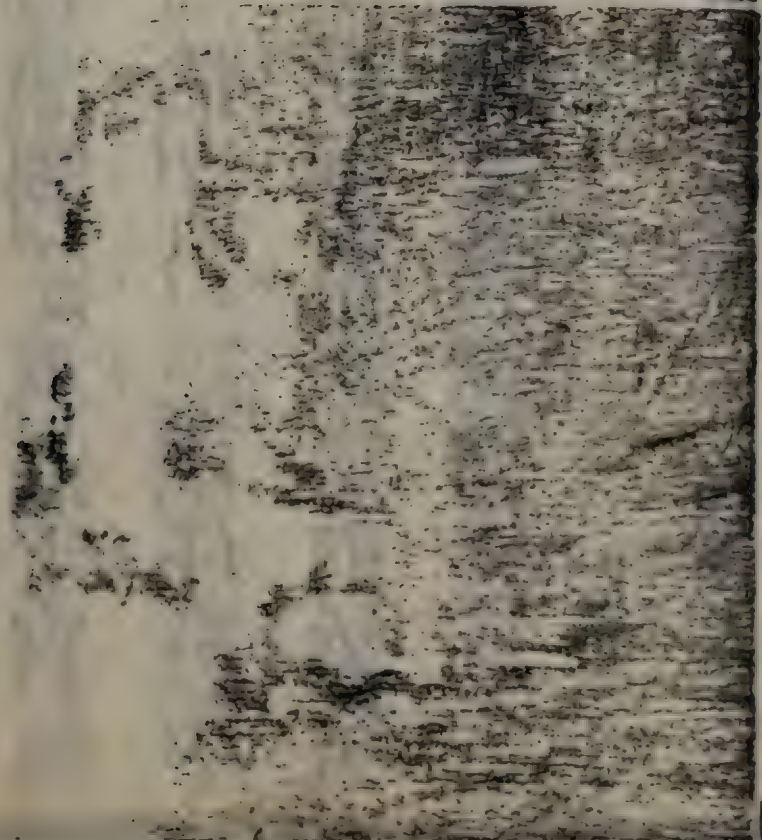
湯先生之錡遊稱高座弟子又請業於梅徵君文鼎遂爲績學之儒年七十四竟窮餓以死遺書鐵爐集五卷其門人荆溪許重炎傳其學謀葬之且刻其集得徵入四庫錫疇之學源出姚江以養心爲體以經世爲用出自寒門天性貞摯品最高潔而精神堅苦足以維風俗而勵人心四庫書提要稱爲義理文章莫大乎是卒祀郡邑忠孝祠

之錡字世調王聖純篤居親喪一循古禮就塊寢苫事諸父如父於儒先書無不讀而以周子主靜之說爲宗以子臣弟友爲教當事延主東林延陵諸講席不就有詢朱陸異同者則曰顧力行何如耳多辨論何益其卒也整襟危坐而逝金敞字廓明

靖江人好高顧遺書以聖人爲必可學師事湯世調長世調三歲執禮甚恭後居無錫與同志靜坐讀書與起者甚眾

王喆生字醕叔崑山人柏廬先生弟子也康熙壬戌進士官編修授職七月告養歸絕意仕進讀書敦行檢望日重兩任邑中清文田畝事先後爲巡撫湯公斌宋公犖所推重表章前哲扶持桑梓皆不遺餘力著懿言日錄張清恪稱其精深博大比之抑戒云





劉崑石先生事畧　姜國霖　法坤宏

劉先生名原淥字崑石號直齋山東安邱人生五歲問身所從來父奇之十四歲而孤事母至孝遇難負母而逃卒免禍明末盜賊蠭起先生與其仲兄率鄉人壘而守閉婦女一室中約戰敗則火之及賊薄壘鄉人多被創死仲兄身中九矢鬬益力先生從之發數十矢矢盡仲兄麾之去先生大呼曰離兄一步非死所也卒斬首二獲馬六賊遁一鄉得全亂定經營土疆力耕致富已而盡推膏腴與仲兄分其餘爲長兄立後贍其亡姊家大購經史閉關讀書初閱養生家言喜之旣讀宋儒語錄乃篤信朱子之學反覆推究四十餘年於明學薛文清於　本朝學

陸清獻其餘不以爲是也嘗曰學者居敬窮理二者皆法文王而已矣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居敬之功也不識不知順天之則窮理之功也又曰讀書乃身上之用而人以爲紙上之用居官乃辛苦之時而人以爲快樂之時衰年正勤學之日而人以爲養安之日科第本消退之根而人以爲長進之根皆可歎也每五更起謁祠堂退居一室與諸弟子講論常至夜分月爲講會興起者甚衆請於有司建朱子祠東郊春秋祀焉以喪祭禮廢俗日偷乃酌古今之宜定爲品式祭必嚴齋戒涖事極虔仲兄疾籲天祈以身代兄卒七日中止三食久之一邑皆化於禮又爲鄉人置義倉煮粥以食饑人嘗言人與我一天而已何畛域

之有焉年八十二有病當祭朱子強起拜於庭悶絕良久始甦

康熙三十九年卒撰讀書日記六卷近思續錄四卷泠語三卷其泠語中詆劉安世爲領王等於章惇邢恕則以其與伊川不協之故而未讀宋史盡言集也繼先生而起者有濰縣姜雲一膠州法鏡野等皆以學行稱

雲一名國霖少有至性父遊京師病雲一往省則已勿無錢市棺以緻衣一襲裹父尸身負之乞食而還族人醵金以葬母善怒怒則致疾雲一百計解之一日怒甚雲一跪膝前作小兒嬉戲狀持母手撻其面母笑而罷自是不復怒時雲一年五十矣師事昌樂周先生士安士宏有高致嘗與雲一至苔樂其山水

家焉死即葬於莒雲一築室其側家極貧七十外猶躬耕年饑卒二日一食貌轉腴莒人恐其餓死聞於官而遺之粟居常肅衣冠謹言語竟日危坐無頹容人或非毀之至面詬夷然不爲動昌樂閻懷庭問雲一喜讀何書曰論語二十篇終身味之不盡也自言年四十始能不以貧富攖甘心五十始能不以死生動其心云

鏡野姓法氏名坤宏曾祖若真康熙己未舉鴻博官布政使先生性恬靜不諧俗遂自號迂齋少讀先儒書未厭也既得傳習錄大喜以爲如己意所出故其學以陽明爲宗以不自欺爲本閻懷庭嘗辨之鏡野曰此無事口談也譬之飲食得其甘者果

其腹飫其精者澤其體徒諜諜然爲他人辨是非所謂含靈龜觀朵頤也乾隆六年舉人官大理評事卒年八十有七著春秋取義測及綱目要畧同時齋曾閉學者又有濰縣劉君以貫德州梁君鴻翥安邱張君貞益都李君文藻壽光王君允中彬彬乎稱盛焉



白含貞先生事畧　党湛　王化泰　張承烈　馬嗣煜

白先生奐彩字含貞號泊如陝西華州人出馮恭定公從吾之門明末與張太乙武陸海諸君同講學後所與游則同州党兩一王思哲張敦庵馬立若蒲城王省菴諸君以道誼相切劘党兩一先生名湛字子澄嘗言人生須作天地間第一等事爲天地間第一等人故自號兩一王省庵先生名化泰篤志理學與党兩一爲至交互相砥礪同時有周先生澹園究心濂洛關閩書立身行己大體卓然與門党諸先生並推關中學者又武功張先生承烈字爾晉初喜任俠三變而留心正學折節讀儒先書言動以之準繩尺寸毫髮不敢苟而同州馬先生嗣煜者字

元昭號二岑以古學自任通判山東權守武定州敵兵來攻城陷死之李二曲先生謂閑學自馮恭定公以後咸推二岑先生云

施愚山先生事畧

愚山先生諱閏章字尚白安徽宣城人祖鴻猷明萬歷閒遊鄒忠介焦文端羅近溪三先生之門以理學顯稱中明先生父譽篤孝友父喪三日水漿不入口杖不能起既葬奉木主寢室出告反面如事生櫃父遺草必跪書遇諱日白衣冠號泣終其身母病禱九華山神願減算延母壽母後竟以八十終而譽止三十有七家法嚴重始婚夕客強以酒謝弗勝父以爲忤客目攝之卽跪謝父遺去則退而跪於寢門漏三下父入見之引其手曰孺子執禮過矣弟譽讀書陽羨會秋薦新穀與客會食烹地魚忽泣然曰吾弟出門時魚方二寸許今盈尺矣遂嗚咽廢箸

兄弟閒自爲知己嘗恐年壽不齊月下相抱哭願世世爲兄弟
先生少孤叔譽撫之成立弱冠工制舉業兼治詩古文辭從沈
徵君壽民遊金壇周儀部鑣異其文延之讀書其家順治丙戌
舉於鄉己丑成進士授刑部主事
天子大婚禮成上
皇太后徽號　詔赦天下公奉使廣西徧遊嶺西諸山水會永
明王犯桂林殺定南王孔有德畧地而東先生還至平樂將嬰
城其守知府尹明廷曰公使臣無嬰城理揮之行抵家丁祖母
艱服除補員外郎引經斷獄有疑必反覆推求曰如是則生者
死者兩無憾也公餘與宋荔裳嚴顥亭丁飛濤張譙明趙錦帆

周循來諸君相唱和號燕臺七子當是時
世祖方右文選尚書郎貧望深者 御試高等乃得補授提學
使者先生名第一擢山東提學僉事敎士以通經學古爲先論
文崇雅黜浮風氣一變嘗葺孟廟閔子廟伏生祠墓及孫明復
石守道二祠其初至濟南也夢古衣冠丈夫指而若有所屬也
三孜日遊藥山尋李滄溟墓墓蕪沒不封樹一豐碑無字仆草
閒恍然悟夢境即自爲文勒其上其應 御試也大學士劉公
正宗實薦之後屬其同年孤子竟以文不入格黜劉公語人曰
學臣不受請託獨施君耳秩滿遷湖西道參議時軍餉嚴迫屬
邑多逋賦追呼急輒相聚爲盜先生作勸民急公歌召父老垂

涕泣諭之相率輸租惡後吉水有巨室依險自保邑令執之以叛聞先生察其枉令輸賦而遣之因徧歷窮山邃谷開作彈子嶺大阬歎竹源阬諸篇以告諸長吏讀者爲流涕曰施使君今之元道州也臨江城圮築輒潰先生禱於神越日城成會歲旱禱雨徒跣走南郭門外伏雩壇下呼天痛哭俄一人發狂叫號云某日雨及期雨果大至地多虎暴白晝噬人爲文告城隍神期三日得虎次日午郊外民居兩婦方舂虎突至婦以杵擲之應手斃患自是息暇日修景賢鷺洲兩書院祀王文成鄒忠介羅文恭日與諸生講學其中時屏騶從往來金牛石蓮諸洞訪前賢遺跡遊宴賦詩耆舊逸民皆出就之偶會期有具牒請質

者先生曰此講習地聽訟有官署令就坐講長幼有序極陳兄弟之恩且曰某少孤終鮮兄弟見友恭者固欣然慕即見鬩牆者亦心動以謂彼尚有同氣或猶可轉乖爲和也言下涕泣忽未坐二客相持大慟各出袖中牒燔之蓋兄弟訟産十年不決者曰吾小人今遇聖賢而不洗心者非人也遂讓所爭産爲祀田居亡何以裁缺歸士民醵金建龍岡書院留先生講學三日乃去叟老遮道不可與步而登舟爇香哭送者數千人所乘官舟輕不能渡湖民爭買石膏塡之既渡乏食賣舟而歸時叔譽年七十矣先生事叔如父有終焉之志部檄至引疾力辭里居十年　詔舉博學鴻儒相國李公霨杜公立德馮公溥交薦之

先生固辭叔父强之出　召試授侍講纂修明史是年叔譽卒先生哀毀成疾擬奔喪格於例居平忽忽不樂逾年典試河南稱得士張公伯行其一也請假省墓先就叔譽葬所哭奠三宿然後歸又二年轉侍讀先生素以文學飭吏治自入史館當著作之任朝士大夫求碑版詩歌者趾錯於戶四方名士負笈問業無虛日一一應之不少倦平日口期期若不能言及談忠孝奇節輒抵掌奮發慷慨流涕不能已遇羈人才士失志無聊多方為之延譽士以此益歸其門一日退朝端坐草焉恭定傳自午迄酉移案就簷隙草罷不能起左右掖之若形存者時子彥濬以咯血歸彥恪亦南還就試妾徐氏刲股和藥以進焚香籲

天曰主翁當道德名滿天下縱必不起亦請延待其子一訣使
彥苑妾婦手目不瞑矣因長號三晝夜一夕白光如匹練自屋
上落奇香起榻前先生忽甦康熙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事也
彥恪尋奔侍先生是庚戌春彥恪夢神人按籍言司天下壽算叩
先生壽以七十有八告至是從容言之先生遽曰吾少失母大
母吳太恭人鞠之後太恭人疾不受治吾齋沐禱城隍神願減
一紀延其壽人無知者次日同學楊薦臣來曰昨夢入城隍廟
見子跪階下手一紙哀請聞神曰準達天曹矣子豈有所求乎
吾悚然不敢應是日太恭人竟不藥愈又十二年乃終以若所
聞減一紀則今秋正限盡時也閏六月果卒年六十有六先生

官湖西時叔譽往視先生跪迎之有不悅必冠服跪終日俟其解乃起自中明公歷世創義田不就先生積俸置田二百畝贍其族葺里中同仁館又修復依仁齋於白門以推闡中明公理學之緒蒙師劉伯陽無子葬之中明墓旁歲明分祀焉生平以友朋爲性命高淯邢孟貞江甯顧與治宛平楊商賢皆文字交也邢顧殁皆經理其喪刻其遺集顧無子邢止一孫以屬高淯令買田贍之商賢客死櫬石志其墓嘗與同邑吳某赴禮部試吳有老母下第先生已在第中相持泣一若與之俱擯者同年生李頲官粤東卒無子妻女流落東萊爲責所迫將鬻女先生理其責而資送之後十五年遊茗雪閱廣陵宗鶴問過訪詢之

則嫗女夫也太喜偕至其家李泣拜至不能仰視平樂守尹君嬰城死其子三十未娶先生爲娶之嘗曰吾去平樂時放舟中流迴望尹君送予還丑前後伍伯忽獸走獨一驢眇眇隨決皆殄至今思之猶絕痛也應召試時人都不通一刺於朝貴或尤之先生笑謝曰吾豈矯情哉所懼者官高一級則人品減一等耳先生嘗云終日不見已過便絕聖賢之路終日喜言人過便傷天地之和時以爲名言所著有學餘集八十卷年譜四卷試院冰淵一卷詩話雜著各二卷青原志畧補輯十三卷行於世

孫念會乾隆丙辰召試博學鴻詞科



曹厚庵先生事畧　張貞生

先生姓曹氏名本榮字欣木又字厚庵湖北黃岡人幼讀陽明書好之探索至廢寢食常屏跡山中夜半月出坐達旦怡然有得順治六年成進士選庶吉士謁館師胡此庵講明善之旨先生曰何其言之似王文成也因與往復討論此庵曰子所言皆先儒之言非心悟獨得者於子何益先生由是益究心每深思不得輒泣下閱一年豁然大悟趨質此庵此庵遙望見先生大喜曰子今大有得矣八年授秘書院編修應　詔上　聖學疏千餘言其畧云合

皇上得二帝三王之統則當以二帝三王之學為學誠宜開張

聖聽修德勤學舉四書五經及通鑑中有裨身心要務治平大業者內則深宮燕閒朝夕討論外則經筵進講敷對詳明從此設誠致行君德既修自能祈天永命有 詔嘉納十年擢贊善尋遷司業刊白鹿洞學規以敎諸生明年轉中允又明年

世祖拔詞臣中品端學殖者充日講官先生與焉十三年晉秘書院侍講轉左庶子兼侍讀日侍講幄論辨經義問無不對對無不盡尋與傅公以漸同奉 詔撰易經通注九卷鎔鑄衆說詞理簡明爲說易家之圭臬先生素善病

上遣御醫診視 御筆仿巨然畫 賜之

世祖一日讀孟子至人知之亦囂囂顧先生曰自得無欲汝足

官之矣十四年主順天鄉試充經筵講官坐失察同考官不法
事鐫五級明年九月
上諭吏部曰曹本榮侍講幄日久著有勤勞其令復原級十八
年補翰林院侍講學士改國史院侍讀學士康熙四年以病請
回籍遷葬卒於揚州年四十有四先生家素貧在京師居黃岡
會館布袍蔬食家人不勝其苦有同年生從容謂曰今詞臣供
職一兩年即假歸盛冠蓋出入烜赫爲親族交遊光寵子何自
苦若是先生曰吾將以爲學也學貴澹泊明志使吾學麤有成
得致吾君於堯舜飢困非所惜也同年生譚鳳禎卒於京邸先
生爲之治喪其妾生子令室中婢乳之後成立魏敏果公爲賦

古人交行其學初從陽明入直悟心原繼加以踐履篤實之功著五大儒語錄及周張精義王羅擇編居要錄切問錄諸書其論次五大儒以程朱薛與陸王並行其卒也蘇門孫徵君慟惜之謂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宋元之際道在許子明　清之際道在曹子其言不可易也病革時門下士計東在側猶諄諄語以窮理盡性之學且曰當知此道極簡易勿過求之苦且難矣之日起就沐浴正衣冠視日影方中危坐而逝行李蕭然囊無十金積賴門人賻贈歸其喪計東嘗問先生曰今天下幸而前有朱子後有王陽明使心性之學大明於世倘二子不能先後生則誰爲天地必不可無者先　悚然厲聲曰寧無王陽明不可

無朱子其所得可知矣子宜溥由廩生舉博學鴻詞科召試授檢討同時有張簣山者亦官學士與先生同以理學名簣山名貞生一字幹臣江西廬陵人順治十五年進士累官侍講學士為司業時刻鄒南皋宋儒語畧頗主良知之說後與魏敏果熊文端往來講學乃一宗考亭康熙九年議遣大臣巡方幹臣言察吏安民當責成督撫大臣巡方徒擾百姓無益坐出位言事降二秩尋乞病歸然卒罷巡方之令居京邸蓬蒿滿徑突無炊烟瀕行不能具裝故人餽贐皆弗受家居搆我師祠又捐宅為誠意書院學宗朱子一以愼獨主敬為歸嘗大書座右曰最危是人禽之界喫緊在義利一關著有庸書二十卷聖門

戒律八條及玉山遺響集十四年以原官起補卒年五十有三嘗言學問經濟本非兩塗然經濟有從學問來者學顏子之學即志伊尹之志是也亦有不從學問來者則爲驕吝爲器小爲執拗甚至爲奸險非不自謂有爲有猷其實毒蒼生而誤國是者即此自命經濟之人也論者以爲名言子世坤能傳其學著有恥言集

秋逸庵先生事畧　張沐

先生名介字介石號逸庵河南登封人性淸鯁篤於踐履順治八年進士由檢討出爲福建巡海道時海疆未靖築石城以備盜興廉去貪革除苛歛恩信大行康熙元年轉江西湖東道因裁缺改直隸大名道時方嚴旂下逃奴之令坐窩逃就縶者纍纍在官期年淸三百餘獄不牽累無辜民感之母憂歸不復出詣蘇門受業於孫徵君執弟子禮甚堅篤志躬行以倡明絕學爲已任與睢州湯潛菴上蔡張仲誠先生往復辨難興復嵩陽書院士習蒸蒸丕變二十五年以潛菴薦授少詹事入直上書房轉導　皇太子會潛庵爲執政所嫉掎摭萬端先生引疾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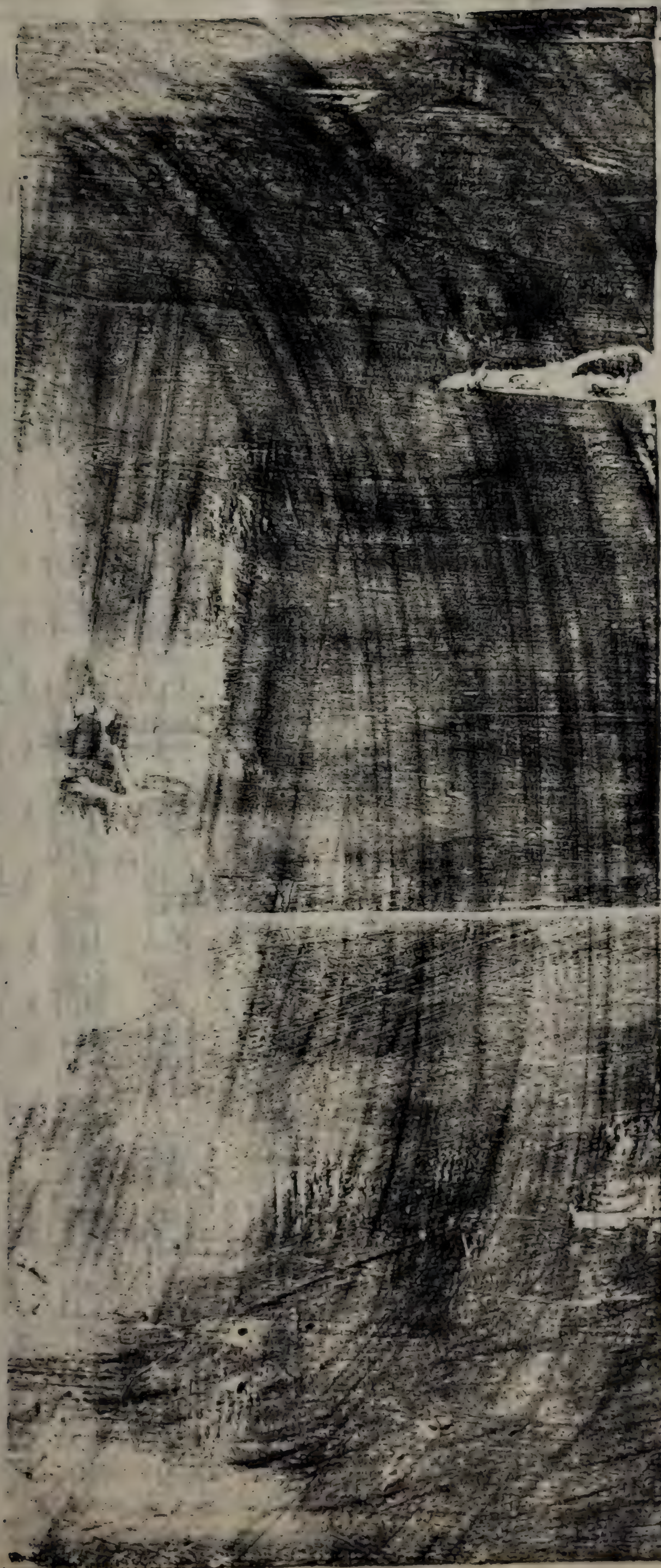
休詹事尹泰等刻先生詐疾因以傾潛庵尋予假歸復主書院日孜孜以講學爲事潛庵疏稱其賦質剛方踐履篤實服官沐櫱自矢居家淡泊自甘蓋實錄也所著有理學正經性理要旨中州道學編孝經易知敬恕堂存稿仲誠姓張氏名沐號起菴順治十五年進士授內黃知縣其治以躬行爲本重農桑敦敎化裁華苛歛與民休息令家書爲善最樂於門注六諭敷言反覆譬曉雖婦孺莫不憬然易慮也朔望集諸生會講明倫堂俾自奮於學居五年坐視免以薦起知四川資縣其治如內黃慶舉廉吏乞病歸從孫徵君遊與湯潛菴耿逸菴二先生往來講學初潛菴自夏峯道內黃與先生語大悅遺書徵君稱其任道

甚勇求道甚切及以薦入京潛菴與人書又稱仲誠腳踏實地

其學以主敬為功治易有心得當代真儒也其推重如此尋主

游梁書院晚年闢白龜園草宇土壁以受四方學者興起者甚

衆學者稱上蔡夫子著圖書秘典溯流史學鈔一隅解訥書



汪星溪先生事略

溪先生佑字啟我號星溪安徽休甯人十歲讀四子書至孔子作春秋孟子闢聖道章夜夢天目晦冥舉手捫之覺而詢諸師師曰此皆聖道之榛莽楊墨之流禍汝今所讀正人心息邪說孟子直爲此也稍長慕劉因氏所評周程張邵朱呂之說謂幸生朱子之鄉遂願私淑以終身焉篤好小學近思錄遵朱子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法明崇禎末疆事棘先生憂之嘗草平寇十六策思效伊川詣闕上書敬事以時不可爲不果上遂隱居事親學日進友人楊景陶邀赴還古書院會講先生見所講多雜陸王之說乃與同人發明程朱正學會汪君覺斯倡復大泉書

院請會先生見汪君所學邑正遂授以陳清瀾學蔀通辨互相考覈嘗曰有善無惡性之體有善有惡情之動知善知惡為良知為善去惡為良能擴而充之盡其才窮理盡性至於命斯為大中至正斯為至誠无妄乃陽明宗旨反以無善無惡為心之體何耶顧端文有言釋氏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其害可勝言哉紫陽書院正吾黨講學明道之壇坫也乃與汪正叔江衡道江月巖胡匏更吳敬菴汪石樵吳慎步汪括齋朱濟臣陳書始謝兼善諸君振興紫陽大會訂六邑同人歲以朱子生日行釋菜禮講學三日一遵白鹿洞遺規嚴斥歧趨循正軌此外若休城四孟會白嶽聖誕會各邑

塾月講會皆不憚遠涉應期必赴蓋先生自遯世以後視富貴如浮雲避勢利如蛇蝎格格不諧於俗者四十年而一時同人皆知崇尚正學則爲功多矣所著有詩傳闡要易傳闡要禮記問答禮記訂訛大樂嘉成四書闡要四書講錄五子近思錄四子近思翼明儒崇正錄明儒通考明儒性理彙編讀史筆記星溪文集日記家訓諸書而尤邃者明儒通考一書擇精而語詳高彙旃先生千里借鈔以謂得見此書雖瞑目而無憾云子鑑安貧讀書能嗣其家學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　名儒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范彪西先生事略　王端

范先生鄗鼎字彪西山西洪洞人康熙六年進士性孝友究心濂洛遺書闡明絳州辛復元仝之學養母不仕河汾人士多從之受經十八年舉博學鴻詞科不出奉　溫旨賜御書山林雲鶴四字士類榮之家居立希賢書院置田以贍學者四十二年

聖祖西巡迎　駕進理學備考三十四卷刻取辛氏仝孫氏奇逢熊氏賜履張氏夏黃氏宗羲諸家之說附以己意

上命留覽時陳文貞公廷敬扈從賦詩有曰歸來屬車上猶指

少微星謂先生也陸清獻公嘗與先生書曰夙聞山右辛復元之名而未見其書承乏恆陽幸與山右接壤則又聞先生出處不苟守禮謹嚴蓋今之辛復元也且盡刊行辛書大有功於世道辱以見示不敢私於篋衍將攜以南歸徧告鄉後進俾知太行之西龍門之東復有大儒出其閒王仲淹薛敬軒之遺風未墜相與討論而傳習之爲惠不亦多乎其推重如此所著五經堂文集五卷語錄一卷又繼其父芸茂作續垂棘編十九卷三晉詩選四十卷又王先生端字子方一字任菴翼城人生八歲而向學十二能爲文十六有志於聖道獨行獨勉二十四而粗見大略又二年病失明乃益厲於學耳聞而口誦之所詣日邃

習有學思錄



張武承先生事略　陳法

張先生烈字武承順天大興人性至孝事繼母委曲承順無閒言康熙九年進士授中書十八年　召試鴻詞科授編修與修明史選贊善先生少聰穎讀書目數行下及長專心理學篤守朱子之說毅然以衛道爲己任著王學質疑舉陽明傳習錄條析而辨難之凡爲卷五其一質心卽理也其二質格物致知也其三質知行合一也其四質與人問答也其五總論陽明之流弊至於該淫邪遁也後附朱陸異同史法質疑二則讀史質疑五則其總論略曰象山言本心陽明言良知其弊使人喪本心喪良知何也天之道非別有一物寄於聲臭之表時行物生卽

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人之心非別有一物在窈窈冥冥之中視聽言動皆心所在也善治心者治視聽言動卽治心也治倫物政事卽治心也視聽言動倫物政事之閒講明一分則心之本明者復一分矣力行一分則心之本善者復一分矣積之久而悟其皆心也天命流行之妙一以貫之而無餘卽使不悟而持其守講求於視聽言動倫物政事閒者固各有規矩可循而心之本明本善者自在也此聖學所以平穩純正萬萬無流弊也堯舜言人心道心而外不復言心但與其臣惇典庸禮命德討罪敎稼明倫恤刑熙績卽無非精一不必人人與之言心也成湯於若有恆性外不復言性但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

顯忠遂良取亂侮亡即無非建中不必人人與之言性也夫子立教惟是文行忠信詩書執禮聞見擇識知人愛人不必人人與之言一貫也惟朱子善學孔子循循畏謹一字必求其安一事必審其極倪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此聖門家法也學者循是而謹守之即使不皆進於高妙要其恪遵往訓甯愼勿踰甯拘勿肆其敢於逞聰明恣議論略行檢者無有矣今詆學朱子者曰支離也玩物也義外也以此垂教其誰不曰吾自有良知六經任我驅使讀書訓詁不足爲制度儀節不必謹公議皆世俗之論名教特形跡之粗但求一念自信不妨肆行無忌而流弊不可言矣故專提本心良知者予人以假借掩飾之題高可

以陵夷君子下亦開不肖者以方便之路而及其既為不肖也幷掩飾假借亦可不用此必至之勢也總之陽明天資雄放其於循循講習謹守規矩實所不耐及一旦有得於佛老與象山旨合喜其與己便也遂獨闢宗旨舉聖賢經書皆欲以此强貫之直謂六經注我隨意驅駕何所不可此詖淫之始也及人多不服則借孟子良知二字復竄入大學致知中遂盡翻朱子之案又以朱攻朱著為色年定論實則以中為晚以晚為中與當日情事迥不相涉則又曰年歲原未深考乃委曲調停不得已之心豈非遁之又遁乎先生是書陸清獻公嘗序而行之凡宗洛閩之學者皆奉為圭臬而四庫書目稱集中朱陸異同論不

及賈董異同論爲持平王學質疑則未免煆鍊云所著尚有讀易日鈔六卷卒年六十有四祀鄉賢同時有陳先生法字定齋去平人也由詞林外歷郡守官至大名道爲政以教養爲先興利除弊力挽風氣之靡公牘文告皆手治情詞懇款旣久人猶感誦之陳文恭公應　詔舉賢才嘗再疏薦先生生平力崇正學著明辨錄其論象山合乎禪宗曰自古聖賢教人不過使之循子臣弟友之常謹視聽言動之則而求之遺經以致其知反之身心以踐其實去其外誘之私充其本然之善如是而已故曰夫道若大路然無他元妙之可言也自達摩入而後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自宗果教入靜坐體究而後有改頭換面之伎倆

於是好高欲速者希冀捷獲絕聖棄智定慮澄心以求之虛無
曠眇之中惝怳閃倏偶有所見遂務爲獨得以爲道之妙不外乎
此乃舉吾儒所謂一貫所謂仁所謂天理者皆以釋氏之本來
面目當之蓋彌近理而大亂眞矣昔楊慈湖有雙明閣之悟象
山歎其一日千里詹子南靜坐瞑目半月操存一日下樓忽見
此心澄瑩中立象山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且證其爲智仁
男證其爲萬善皆是物徐仲誠處槐堂一月問之云如鏡中觀
花象山謂其善自述此皆禪家頓悟法其所謂反身者不過反
觀內照其所謂萬物皆備者不過鏡中影象而已至智仁勇三
達德惟聖人能不思不勉下此皆不能無學問思辨力行之功

今乃瞑目安坐半月而遂可以全三德備萬善雖顏閔且不能與此非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者邪慈湖在太學循禮齋嘗夜憶先訓默自返觀覺天地萬物通爲一王陽明在龍場晝夜默坐一夕大悟汗出踊躍若狂陳白沙靜坐久之見心體隱然呈露錢緒山靜坐僧房凝神靜慮倏見此心眞體蔣道林靜坐寺中半年忽覺此心洞然宇宙渾屬一身羅念菴坐石蓮洞中有悟汗下如雨灑然自得羅近溪一日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其父亦起舞凡學之墮禪宗者無不有此頓悟之機學不如是也其辨致良知曰昔者子思嘗言致良知矣曰其次致曲孟子嘗言致良知矣曰擴充四端朱子嘗言致良知

矣曰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曰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皆由其偏而致其全由其發見之微致之以至於不可勝用由其所從生致之以至於其所終極所謂充其本然之善也而陽明之所謂致良知者則謂天性之眞明覺自然自有條理又曰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致吾心之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是所謂良知者已自然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所謂致焉者毫不假借推致之力純任自然所謂萬法從一心流出者也夫以孔子生安之聖至七十而始從心不踰矩今欲概之人人不學不慮任天則之自然其不至猖狂而妄行者幾希矣至所著易箋辨來易錯綜之非謂先儒雖言卦變

未有易其陰陽剛柔之實顚倒其上下之位者今以乾爲珅以水爲火以上爲下混淆汨沒而易象自此亡矣又著有河干問答內心齋詩槀諸書

竇遯齋先生事略

自容城孫徵君遷河南中州士大夫多興於學及其門者潛菴湯公逸菴耿公為最而聞二公之風而興起者復四三人竇遯齋先生其一也先生諱克勤字敏修一號靜庵河南柘城人父大任邑諸生為學以不欺為本性喜成就後學先生幼異敏讀書每過夜中父懼其瘁也止之乃以衣蔽戶牖籌燈默誦少長徧治諸經時徵君既歿耿公講學於嵩陽往就之六年五至非父召不歸康熙十一年舉於鄉見湯公於京師學益進湯公謂師道不立由教官之失職也勸就教職得泌陽教諭乃仿朱子白鹿洞遺規分立五社長月朔稽善過而勸懲之又立童子社

每月五日集童子習禮儀令讀孝經小學稍長者爲解性理暇則齋居讀書饘粥不繼晏如也十七年成進士館選丁母憂服除授檢討尋告歸父趣之入朝踰年竟歸蓋痛母深不忍久離其父也於柘城東門外創立朱陽書院倡導正學時中州自夏峯嵩陽外惟朱陽之學者稱盛矣

聖祖皇帝嘗命諸翰林作楷書先生書治法堯舜學遵孔孟其要在主敬愼獨以進

上深器之其家居大府監司守令多重其行鄉邦疾苦多賴以更除枉撓者得直故其殁也士友深慟知與不知莫不書傷邑之頑人或匍匐赴弔哭盡哀而去先生素無疾方侍父食氣逆

上有頃端坐而逝時康熙戊子閏月二十五日也年五十有六

先生教行於家婦王氏執舅之喪年六十有四矣終祥禫不飲酒茹葷其稱其盡禮子三人次容非容遂皆舉人能承其家學

先生著理學正宗謂自孟子後歷漢唐之世無有登堂入室與者故溯道統正傳必以宋儒爲斷而宋儒稱孔孟嫡派必以周程張朱爲歸他若南軒東萊及龜山豫章延平勉齋遞傳王何金許以及傳春秋之康侯集書傳之九峯凡有功聖道者皆詳列之而於元明則列魯齋敬軒取其最也又著孝經闡義事親庸言泌陽學條規尋樂堂家規等書皆行世泌城有專祠

勞麟書先生事略

先生姓勞氏名史字麟書浙江餘姚人世爲農先生少就傳讀書及長躬耕養父母夜則披卷莊誦年十七讀朱子大學中庸序慨然發憤以道自任舉動必依於禮讀朱子近思錄立起設香案北面稽首曰吾師在是矣常自刻責以謂天之命我者若君子部臣父之詔子一廢職即曆嚴譴一墜家業即窮無所歸可不懼哉讀易有疑不能晰輒仰天顙朱子曰夫子其牖我乎久之觸處洞然其能學以爲始於不妄語而妄動極諸至成無息接後學娓娓盡誅雖傭工下隸皆引之向道曰盡爾職分務實做去終身不懈即聖賢矣勿過自薄也聞者莫不爽然里中

貧賤者近先生居不忍貨傷物鎖兒牧蕘或折棄蹭蹴毀機穽有鬭爭者就先生質往往道酒求解門人桑調元自錢唐來謁論學數日將別送之曰吾壽不過三年恐不復相見行矣勉之居三年先生年五十九其年九月語門人汪鑒曰不過今月吾將去矣遂徧詣親友家飯與老者言所以敎少者言所以學已合家人治木飾後事晦前一夕趣具湯沐浴更衣移榻正寢炳燭宴坐如平時旋就寢明晨撫之逝矣子廷鉽右學行能食貧居喪不受賻贈先生嘗言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是實理深山窮谷中有道儒者出縱遯世不見知其神明亦必在孔子左右無當疑也一夕調元夢先生從一大殿出執其手曰爾稱子竭蹶

欽遹萬里程吾何能釋然調元驚悟後十年入太學瞻大成殿如夢所見調元字伊佐號跛甫為孝子天顯之子雍正十一年進士官工部主事引疾歸有別業在東皋闢餘山書屋以友教四方之士從者雲集為人清鯁絕俗足跡遍五嶽晚主濼源書院益暢師說刻餘山遺書勞先生所著也所自著者曰覲甫集論語說躬行實踐錄鑒亦餘姚人嘗扶父櫬自雲南歸至漢江遇大風舟且覆鑒憑棺號哭誓身殉忽風回得泊沙岸乃免衆呼汪孝子為人務尚志節既從勞先生學誠之曰英氣客氣也其學以鑒之先生之殁鑒實左右焉

李禮山先生事畧 冉覲祖

先生名來章字禮山河南襄城人明恭靖公敏後也李氏自恭靖以來世以禮學著稱先生爲肖雲先生曾孫生而穎異於書無所不窺年十五入邑庠工詩古文詞既而一切棄去專心濂洛之書以興復先業爲已任從孫夏峯李二曲兩徵君游所業益進康熙之卯舉於鄉後受業魏庸齋象樞之門庸齋有欲除妄念莫如立志之語因作書紳語畧復與張潛菴竇靜菴張起菴三先生寓書往來剖析經旨其持論以不背先儒有益世用爲主嘗謂近思錄一書爲周孔眞命脈學者不從此入手欲或近道難矣時孫徵君與耿誠齋諸君講學百泉先生與耿逸菴

巾幘菴講學嵩陽書院兩河相望一時稱極盛焉已主南陽書院作南陽學規及達天錄士習日上尋以母老謝歸葺紫雲書院讀書其中學者多自遠而至母歿後謁選知廣東連山縣先是排猺負嵎跳梁提督殷化行討之反爲所乘調重兵會勦始就撫距先生從任甫隔歲耳人多危之先生曰猺雖異類亦有人性當推誠待之乃仿王文成遺意日延耆老問民疾苦招流亡勸之開墾薄其賦復深入猺穴爲之置約延師以至誠相感動創連山書院著學規曰進縣人申教之而猺民之秀者亦知嚮學謂讀聲徹巖谷臺使者交獎曰忠信篤敬蠻貊信可行矣己丑與行取薦牘有文翁化蜀之稱壬辰授兵部主事監此新

衿革運官餽遺若䟽引疾歸田相國 從典李侍郎先復王侍郎
企靖交章以實學可大用薦得 旨徵召以疾力辭遂不出嘗
言欲為聖賢須自慎獨始著衾影錄卒年六十有八著書四十
餘種其行世者曰禮山園文集洛學編連陽八排徭風土記陳
文恭撫豫時嘗以先生及夏峯潛菴逸菴靜菴起菴合以張敬
菴冉蟫菴為中州八先生增祀許州七子祠并祀鄉賢冉蟫菴
先生名覲祖字永光中牟人也康熙癸卯舉鄉試第一不汲汲
進取而潛心理學殫精著述耿逸菴特延主嵩陽書院席為學
大指十八則及天理主敬圖以示生徒問業者雲集辛未成進
士選庶常授檢討尋乞假歸翛然寂處銳意實學時張敬菴方

閩請見書院延先生主教事所著有五經四書詳說及詩文雜著二十種　朝廷遇有纂修或就其家採擇焉年八十有二卒

彭南畇先生事略　弟　求　孫紹升

先生諱定求字勤止一字南畇長洲人父瓏字雲客號一菴順治十六年進士授廣東長甯知縣有惠政以廉直不爲太守所容被誣劾歸歸益力於學反本守約要於自得晚年得梁谿高顧二子書一以主敬爲宗署所居曰志矩齋中懸高子所書程子四箴手題其上曰師承儼在凝塵滿榻靜對穆如也先生幼承家學又嘗師事湯文正公康熙十二年舉於鄉十五年會試及　廷對皆第一官修撰性恬於榮利鯁直自遂處公卿大夫閒弗善也居三年乞假歸時一菴方家居講學先生跪請曰兒願得閉門讀書如童子入塾時庶少補前過乎於是齋居靜思

研極性命久之慨然以道自任既入都奉職擢司業設教條正文體杜請託諸堂肅然以八旗子弟爲人材所自出宜豫教乃集孝經古義爲旁訓譯以國書頒諸教習以訓於官學生二十七年擢侍講復乞歸三十二年父憂服闋補原官與同列不相中逾年引疾歸遂不復出其爲學以不欺爲本以踐行爲要初好宋五子近思錄已而徧讀先儒書輯其要爲儒門法語又以生平服教最切者尤在明七子作高望吟七章以見志七子者白沙陳子陽明王子東廓鄒子念菴羅子梁谿高子念臺劉子榕壇黃子也時有作書極詆陽明者先生憫之以謂陽明實兼三不朽今謂良知之說近禪則良知兩言出孟子將幷孟子病

之平程子云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又云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德性之知不假見聞將并程子病之乎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朋黨不亡於寇盜而亡於學術意以此歸獄陽明嗟夫誠使明季臣工以致良知之說互相警覺提撕則必不敢招權納賄則必不敢妨賢害忠則必不敢縱盜殃民識者方恨陽明之道不行不圖誣詆者顛倒黑白逞戈矛弄簧鼓一至斯極也著陽明釋毀錄又以入德之方莫先主靜大本立而後達道行濂溪之蘊發於延平默坐澄心乃其要領東林復七其遺矩也而昧者非之杜方便之門長汗漫之習豈不謬哉作密證錄又以寡過之方莫備於易喜伊川易傳兼採瞿塘來氏

說旁通諸家纂周易集注四十四年
聖祖南巡大吏稱先生學行首賜　御書命開局揚州與諸詞
臣共校全唐詩時先生門人秉銓政謂銷假即可按俸遷除先
生不應舉事還仍閉關謝客獨徜徉眞洞中雞鳴起焚香靜坐
日出誦先師及家廟以爲常觀花對酒有得輒發之於詩灑如
也平生以獨善爲恥扶植善類獎勵名節棘棘不阿張淸恪巡
撫江蘇爲總督噶禮所誣獄久不決代者至先生率諸搢紳及
諸生數百人具章白張公誣請以民情入告事雖不行天下猶
知有淸議未幾督伏罪張公再蒞任先生絕口不道前事蔣侍
郎恭棐爲外吏被訐頌繫維揚先生詣訊所爲吳民請留昕忌

者虎視弗顧也五十八年有疾自爲墓志焚香啜茗而逝年七十有五同堂弟寧求字文治號瞻庭爲諸王從一菴講學里中康熙二十三年　賜進士及第第三人由編修歷侍講勤於其職母憂歸服除不起後以張尚書英韓侍郎菼薦　召入都補侍讀直暢春苑逾年以勞卒家無餘財至鬻居焉子啟豐號芝庭會試廷對皆第一官兵部尚書清苦力學事在名臣傳芝庭子尺木名紹升字允初乾隆己丑進士能傳家學工古文初慕洛陽賈生之爲人思赫然樹功烈後讀儒先書尤喜陸王之學及與吳縣汪搢大紳瑞金羅有高臺山同縣薛家鳳皆二游乃大閱藏經究出世法絕欲素食持戒甚嚴嘗與同志集貲爲近

取瑩施衣施棺恤嫠放生鄉人多化之又拓先世義田千餘畝著有二林居集其解大學格物訓格爲度量本之倉頡篇最爲精確又作讀古本大學說深有裨於經傳然彭氏學兼朱陸識兼頓漸芝庭尺木之學頗入於禪大紳臺山皆三論學皆以見性爲宗意欲徹儒佛之樊而游大同之宇林寧戴東原蓋嘗遺書辨之云

李剛主先生事略 顏元 王源 劉齊 張白超 劉捷

李先生塨字剛主直隸蠡縣人父明性故明諸生學者私謚孝慤先生性篤孝其父春秋高日必五六食孝慤率其婦馬雞鳴起盥漱問安每食心手捧持之自奉穮𥡴不繼嘗侍疾數月衣不解帶居喪屏酒肉不入中門晨興必上冢號泣六年如一日雍正十年被旌保定故多儒者容城孫徵君奇逢講學蘇門閒祁州刁孝廉包聚生徒里閈孝慤獨篤行卻講謂學貴實踐與同邑王法乾五公山人王餘佑相期爲有用之學晚乃得顏習齋習齋名元字渾然博野人明末其父成遼東殁習齋貧無立錐地百計負其骨歸塟世以孝子目之其學主忍嗜慾苦筋力

以勤家而養親而以其餘習六藝講世務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以是爲孔子之學而自别於程朱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蓋目擊明季諸儒空談心性之失而力矯其弊也先生弱冠即從習齋游躬耕善稼穡雖儉歲必有收而食必粢糲妻妾子婦執苦身之役舉康熙庚午鄉試晚歲授通州學正浹月以母老告歸長官不能奪也先生博學工文辭與慈溪姜宸英齊名又嘗爲其友治劇邑逾年政教大行用此名動公卿閒明索一相國嘗延先生教其子不就安溪李公撫直隸薦其學行於
天子固辭而不謝諸王交聘輒避而之他又與王源子崑繩俠奇人也所慕惟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目程朱爲迂闊見先

生大悅因與共師事習齋時年將六十矣方望溪莅許之昆繩
曰衆謂我目空並世人非也果有人敢自侈大乎先生嘗與望
溪論習齋之學望溪曰程朱未嘗不有事於此也但凡此乃道
之法跡耳使不由敬靜以操其源則於性命之理知之不真而
發於身心施於天下國家者不能曲得其次序先生色變爲默
然者久之昆繩概不快意旣葬二親遂漫游將求名山大壑以
隱身焉雖妻子不知其所之居數年忽過望溪曰吾求天下士
四十年得子與剛主而子篤信程朱之學恨終不能化子爲是
以來留兼旬盡發程朱之所以失習齋之所以得者望溪不與
爭將行憮然曰子終守迷吾從此逝矣望溪曰子之言盡矣吾

可以言乎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在人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荆湘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閎稱此轉其小焉者耳吾姑以淺事喻子非其義也雖三公之貴避之若浼子所能信於程朱者也今中朝如某某子夙所賤惡倘一旦揚子於朝以學士或御史中丞徵子將亡命山海而義不返顧乎抑猶躊躇不能自決也吾願子歸視妻孥流行坎止歸潔其身而已矣崑繩自是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其後望溪出刑部獄先生往唁以語崑繩者語之先生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已鋟板者削之過半望溪舉習齋有治存學二編之未愜者

告之先生隨更正曰吾師始教師以改過為大吾敢留之為口實哉習齋爲繇于先生中歲遷博野為葺祠堂以收召學者望溪使子道希從先生學博野去京師三百里先生復三至望溪家一聞其母疾再弔喪終則自詰哀顏恐不能更出就與言别驅柴車長子習仁御往返芻秣皆載車中 知望溪時窶且艱也初先生喪親服闋慨然曰禮云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今古樂並亡當誰讀者既聞毛西河檢討精於樂律且得其竟山樂錄 皇言定聲錄二書即束裝走三千里往受業凡三日盡得舊所傳五聲二變四清七始九歌十二管弁器色旋宮諸遺法且能正西河樂書訛謬二十餘字西河大驚

乃盡出所著俾論定今西河經史文集四百餘卷皆先生所編輯也所自著曰恕谷集十三卷周易傳註七卷筮考一卷郊社考辨一卷論語傳註一卷大學中庸傳註各一卷傳註問一卷李氏學樂錄二卷大學辨業四卷聖經學規一卷小學稽業五卷

崑繩一字或菴少喜任俠言兵從甯都魏叔子學古文性豪勁尚氣於文章自謂左史昌黎外無北面者年四十始遊京師徐相國元文賓禮之諸公排纂文史必就質焉明史稿兵志其所作也或病其不習時文笑曰是尚需學而能乎因就有司求試舉京兆第四人曰吾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詬厲也晚年與李剛

主師事顏習齋學禮終日正衣冠對僕隸必肅恭然自負經世
學益堅曰吾所學乃今始可見之行事非虛言也旣而爲汗漫
遊見人不自道姓名逾六十復歸客死山陽生平內行篤修其
兄死旬歲巾貌若非人卒之日神色傲然無一語及家事著有
易傳十卷平書二卷兵論二卷及或菴文集評訂孟子旨春秋
三卷行於世崑繩與方望溪交最篤同時論交者曰劉言潔張
彝歎劉古塘望溪爲作四君子傳
言潔名齊無錫人康熙丙寅以選貢入太學當是時崑山徐尚
書以收召後進爲已任祭酒司業多出其門士有爲尚書所可
者名輒重於太學由此雋鄉會猶歷階然惟言潔與其有三數

人閉門修業孤立行己意顯而不悔久之此數人遂爲淸議所從出士之立名義者皆歸之雖布衣其重若與公卿相蕩激習斯滿例當得知縣而某少宰起荒陬至大僚欲擅風雅之譽傳人禮先焉謂往見必爲選首君謝不往某銜之注籍州判某由是叢詬訕而言潔望益高或曰將飛者縮翼言潔自此遠矣君聞卽日趣裝歸歸數年卒年四十七性沈毅與人君終日溫溫人皆嚴憚之偃臥一室天下士常想見其風采與方百川同祀鄉賢。

張彝歎名自超高淳人少孤課耕奉其母研究經史一以躬行實踐爲本困諸生幾三十年未嘗有慍色年近五十舉康熙癸

未進士而不肯試爲吏性明決所不爲衆莫能奪所欲爲雖圉不以自悔也無子母疾篤時爲具妾命入側室泣曰兒方寸亂矣雖入室不能合歡成子姓天果不絕張氏兒何患無子其後終母喪數年妾終不孕衆乃歎其知命而不惑也歲連祲死者相籍君賤價斥其田首捐二百金爲富人倡脫歲家日落取菽麥雜稱稗食之或遺以財終不受鄉人有不善常長其鄉徐文定撫浙時聘主書院後奏召入都行至茌平無疾而卒著有春秋宗朱辨義

劉捷字古塘江甯諸生試必壓其儕名日起獨自謂所業弗善也發憤窮經史久之出所爲文衆弗善以進於有司則擯焉而

君顧自喜貧甚母家給田數十畝盡以歸庶弟而覓食自活以名在天下諸大府常不遠數千里厚弊招之年羹堯巡撫四川固請與偕議加賦力爭而止遂以他故行曰其心神外我矣能守吾言以期月邪及督川陝復固請以往再三見陝日而歸張文端公鵬翮督學江南招入使院有故人夜詣君出千金爲其姻家請事君曰吾不意子以此等人視我其自遠方歸解裝嘗得數十百金戚族環至視其所急而分之隨手盡朝炊不繼晏如也兄輝祖字北固康熙庚午舉鄉試第一及辛卯君復爲省元以磨勘停科癸巳赴公車適望溪以南山集被逮并室此士君曰吾義不可不偕行至京師巳失試期後遂不復與試

張鷟庵先生事略 李能遠

李圖南 李成文

先生諱鵬翼。字甚子。晚號鷟庵。福建連城人。幼知好學。塾師教以作文取科第。心疑之。十四歲熟讀四書大全。忽悟曰。心當在身內。身當在心內。弱冠籍郡庠。尋食廩。餼越三十年。充歲貢。質素弱。初學導引攝生術。五十後專用持敬寡欲之功。神氣日固。壽八十有三。生值亂離。十二歲明亡。播遷飢饉。而學不廢。迨閩疆底定。士務進取。先生年已四十。遭耿逆之變。棄舉業。及返初志。是時始見近思錄及朱子全集。更十年。始見薛文清讀書錄。連城處萬山中。無師承。先生銳意問學。而自治嚴整。終日端坐。雖跬步不苟。盛暑不袒裼。事親養志無違。居喪蔬食三年不外

遊不內寢動必以禮嘗門考亭易簀之年乃我下帷之始盡俛焉曰有孳孳不知其老且耄也讀四子五經自識心得名說略輯濂洛關閩要言爲禮學入門又爲後四書采歷代名臣爲將相諫三譜綜二十二史定史案考古今疆域九邊阨塞黃河原委著中華世統圖說當明季學術龐雜海內宿老如孫夏峯李中孚黃梨洲尚多濡染先生與當湖陸清獻公並時宗主程朱異地同心生平韜晦不自表襮儀封張清恪公撫閩蒐羅碩彥悔未及知先生漳浦蔡文勤公書醇學二字表其閭先生晚年喜與長江黃霞陽聲遊其及門則黃建中劉偉克傳其業所居鄉曰新泉男女往來分二橋道不拾遺市中交易先讓外客皆

服先生之教也所著書尚有芝墟日讀小記皆切倫常日用之道與林赤章霞起及童玉鉉李峴峰董君水四先生友號曰四愚構四愚亭於冠豸山中先生結屋獨居山之深邃處讀書鼓琴自樂地故無水禱而得泉玉鉉修山志有二十四景先生爲之記耿逆偽將軍劉應麟欲聽琴擄先生至郡先生白衣抱琴不拜應麟知其難屈遽釋之殁三十餘年當事題入鄉賢祠同時入祀者有童寒泉先生

童先生諱能靈字龍倚晚號寒泉與警菴同邑人也爲諸生好學守程朱家法不失尺寸乾隆丙辰薦博學鴻詞累舉優行皆以母老辭母年登九十兄弟白首同居居喪以禮化及鄉人學使

者重之欲以優行貢成均仍不赴乙丑主漳州芝山書院閱七月以微疾端坐而逝前一夕與學博鄒君共飯出手書一帙皆身後事也年六十有三著有朱子爲學考專考朱子爲學次第其閒淺深疏密異同曲折逐年逐月纖悉畢具與陳氏通辨一書專論朱陸異同者稍有別云又著理學疑問周易廣義樂律古義河洛太極辨微諸書皆從苦心力索得之雷翠庭先生稱其精神與古經傳相憑依所造深以遠嘗再遊武夷歸築室於邑之冠豸山翠庭嘗訪之孤館寒燈商訂舊學時北壁破風氣栗烈以草薦障之意怡然自樂也連城理學始自宋之邱起潛明之童東皋而警菴寒泉繼之力敦倫紀嚴辨朱陸異同張清

恪撫閩時建文溪書院祀起潛東皋兩先生起潛蓋長汀楊淡軒高弟東皋則臨川吳康齋高弟也後增建五賢書院中祀宋五子而以警庵寒泉配焉

李先生簡庵者名圖南字開士亦連城人性端敏甫四齡成誦四子書能整容節習舉業工詩古文既而歎曰吾學自有身心性命所宜急者可以虛名鶩乎於是究心濂洛關閩書以反躬切以爲務居連峯豐石諸山者久之嘗曰學者惟利名之念爲害最大越此處可與共學弱冠餘諸生舉康熙庚子鄉試屢上公車不第未嘗不自得事父母以色養居喪盡禮平居恂恂若不勝衣遇不韙輒義形於色邑令杜某其父舊亦宰連城自爲

生祠既去民改祀朱子迫令至欲復之眾莫敢言君毅然白太守爭之令怒甚索君素行無可瑕疵乃已家居讀書彈琴饔飧或不繼雍正九年吏部檄天下舉人壽次縣令者先赴京學習政事君至觀政戶部隸湖廣司以母病亟歸歸而竟先母卒年五十七好讀易卒時自以未竟其業命子納易於懷以殮雷翠庭謂學聖人必自狷者始君庶足當之子成亥字仲彭性介潔爲名諸生境極困授徒自給歲終以徒學未成引爲愧束脩有半受者有全卻者其徒益感憤自勵嘗應舉以贐餽固辭或遺其家既而知之卽酬以古琴聞翠庭先生之喪徒步行二百里往弔不受餐而歸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朱湘陶先生事略 潘恬如 錢民 任德成

朱先生澤澐字湘陶號止泉江蘇寶應人少勤學得程氏分年日程即依次讀之閱數年而徧更擴覽天文與地諸書窮竟原委久之始有志聖人之道讀朱子語類有心得反覆不厭嘗言世之名朱學者其居敬也徒矜持於言貌而所爲不覩不聞者離矣其窮理也徒泛濫於名物而所爲無方無體者昧矣於是有舍德性而言問學以爲朱子固如是者不知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先子觀朱子中和之說可知矣故知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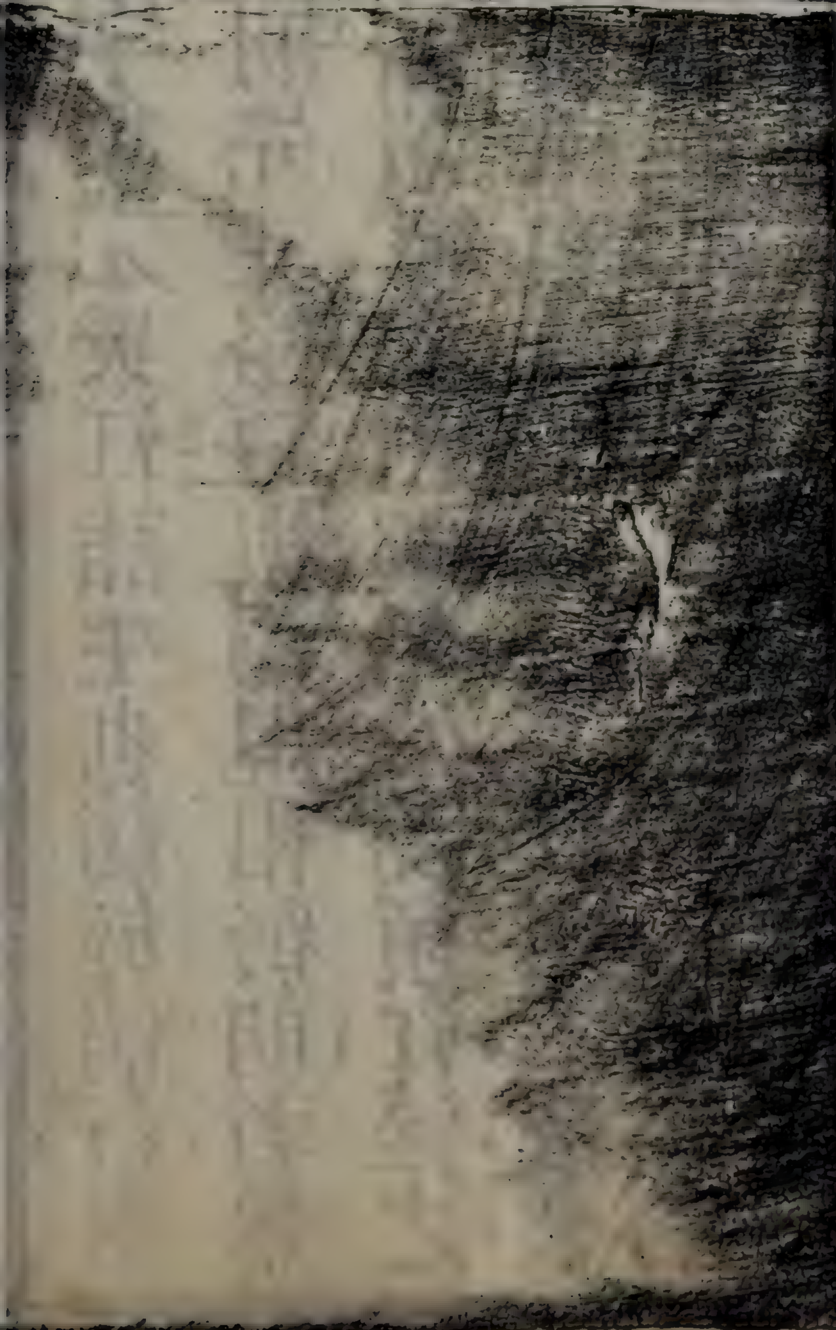
敬窮理止是一事窮即窮其所存之心。存即存其所窮之理。非有二也。平居齋肅如對神明。遇喪祭一以朱子家禮爲法。雍正六年。詔公卿各舉所知。直隸總督劉公思恕欲薦先生。命其弟造廬請再應。晚歲得脾疾。然猶五更起盥沐觀書。至夜分不倦。誡其子曰。聖賢工夫。正於困苦時驗之。若稍縱弛。便至墮落。可不懼哉。疾甚。吟邵子詩。別親友。怡然而逝。年六十七。著有朱子聖學考略。朱子誨人編。王學辨。先儒闢佛考。陽明晚年定論。止泉文集。嘗講道錫山。通書闡中。皆闡明紫陽之學。殁後學者。祀之東林道南祠。同時有潘恬如者。字克先。長洲諸生也。其學切於內省。聲光闇然。以師道推重鄉里。與彭南畇尤展成友。康

熙三十五年以疾終年八十先一日致書展成曰病甚弗起矣存吾順事歿吾甯到此覺眞實受用也南畇歎其知命又錢子仁名民嘉定人早孤棄書學賈既長數爲鄉里所侮乃慨然有志於學聞靑浦有孔子衣冠墓齋戒往禱願爲聖人之徒其夕夢一丈夫告之曰道之不明由後儒之說亂之也子欲爲學屏去漢以後書其可既歸取四子書力究之時年已三十矣題所居曰存養屢宴坐其中反觀默識日有省發陸淸獻公知嘉定子仁從之論學又五年復往平湖見之淸獻與語多不合訝之子仁曰公從宋子入民從尼父入耳嘗言聖學貴本末兼盡始終有序大學所謂知本者作聖之基也誠正者作聖之功也中

庸所謂尊德性先也本也道問學後也末也即物窮理其病在於無本六經注我其誤在於無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朱子以爲學者不可厭末求本教人但學其末是所謂其本亂也本亂而末可治乎此末合乎大學也孟子曰堯舜之智不徧物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朱子教初學即責以知旣盡而後意可誠又云格物者窮事事物物之理如此則意之惑滋甚又安得而誠乎且堯舜之智不能徧物況初學乎是未合乎孟子也又云今之學者不求孔孟之實而紛紛焉爭朱陸之異同是謂舍田而芸人之田終亦必亡而已矣其篤於自信如此子仁卒於康熙中後七十餘年族子大昕爲之狀搢紳閒始

有傳其學者又任先生德成字象元吳江諸生也篤於儒行奉
朱子白鹿洞規因集自漢及明先正格言與洞規相發明者爲
一編曰洞規大義居鄉勤施濟置社倉創鄉塾濬萬頃江達之
太湖里中無水患年饑煮粥食餓者有偷兒夜入其室手量米
一斛給之命無恐且誡曰此危道愼勿更爲其人叩頭負米去
徧告其黨相戒勿竊任氏語頗聞於時而象元初未以語人也
雍正初鄂文端公爲布政使舉君賢良方正固辭乃已年八十
得疾誡其子曰勤讀書勉爲善守此兩言足矣遂吟康節詩曰
俯仰天地間浩然無所愧吟罷而逝乾隆三十七年也後　詔
求天地遺書其家以所著上之四庫館





徐青牧先生事略

先生諱世沐字爾瀚號青牧江蘇江陰人少孤奉母孝力學自立補學官弟子見太極西銘諸書發憤志道自歎囿於舉子業如井蛙焉其學篤信朱子切已反求務有益於身心其辨別異同務歸於實踐俾人無惑歧途而後已其虛心抑志不敢自是至耄年如一日也先生少時猶及交太倉陸桴亭無錫高匯旃武進馬一菴諸先生往來論學無虛日關中李二曲南遊先生與深談久之二曲曰子學篤而行未廣答曰先生行高而學未醇其不苟同多類此晚以子恪選拔入都擕之行遂館焉閉戶讀書日有記注仇君滄柱見而驚歎颺言於衆由是安溪李公

當湖陸公亟與訂交先生所著四子書易詩書儀禮周禮春秋孝經小學及明紀諸編統名之曰惜陰錄其大指以爲聖賢之學隨知隨行若知而不行雖讀盡十三經二十一史徒敝精神其光陰可惜也故嘗深痛舉業之驅人入鄙欲學者實從事於聖賢之道而勿務空知當湖手鈔其四書中精要語而爲之跋謂與曾子之尊聞行知董生之正誼明道相表裏而自矢以餘年竭其駑鈍作秉燭夜遊計其爲當世大儒所傾服如此當湖以御史罷官先生亦旋里越二十五年乃卒年八十有三疾革召老友陳克艱與訣遺命勿作佛事息心端坐而逝克艱與先生同里共學繼之者則楊文定公名時也

向荆山先生事略　黃艮輔　程登泰

向先生璿字荆山號惕齋浙江山陰人少政舉子業年二十居母喪始觀性理書一日讀孟子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瞿然曰吾其遂甘爲禽獸乎切巳悔過心不甯者數月乃從王行九請業行九者王文成公裔也方講良知之學先生及其門去而以書往復者數四益自信集里中十餘人爲輔仁會每月朔一舉威儀進止皆有法先生服膺王學者六七年讀程朱書忽自疑偶得高忠憲公年譜讀之遂舍其故所學一以程朱爲宗惟守小學近思錄諸書與學者辨析異同其自省亦日密嘗言事事反躬刻刻畏天一刻不畏天便是罪過一事不反躬便

涉怨尤故其平居雖小過失刻責甚至日之所作夜必告天家貧或終日不舉火而手不釋書著志學錄四書記疑明其所得於程朱者雍正九年卒年五十門人黃良輔程登泰能傳其學良輔字序言登泰字會望皆先生同縣人聞其論學有省遂受業焉始宗王學卒歸於程朱序言能文章善闡其師說會望以侍父病得咯血疾疾亟讀書不輟或止之則曰死命耳以學死不愈於徒死乎卒年二十有九序言後先生一年卒

李恒齋先生事略　唐鑑

李先生文炤字元朗號恒齋湖南善化人幼有奇誌知向學十歲適郡城其父攜往文廟告以羣賢配享從祀之故先生歎曰如此庶不枉一生十歲補弟子員博通經史舉康熙癸巳鄉試官穀城教諭與同里熊班若邵陵車補旃潙山張石攻邵陽王醒齋諸同志共勉爲濂洛關閩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讀無務究其蘊奥雖子史梵書亦必抵其根柢嘗言不察二氏之所以非安知吾儒之所以是不觀諸子之有醕有駮安知吾儒之醕乎其醕不審秦漢以下之成敗得失安知三代以上帝德王猷之盡善盡美也性純孝躬行實踐篤於人倫以扶持世教爲任主

講嶽麓書院數年從遊者衆悉訓以修己治人之學著周易拾遺六卷周禮集傳六卷春秋集傳十卷太極通書拾遺後錄正卷西銘拾遺後錄一卷正蒙集解九卷近思錄集解十四卷愿與詩解一卷訓子詩解一卷家禮拾遺三卷恆齋文集十二卷傳於世其未出者語類約編聖學淵源錄四書詳說楚辭集註拾遺增刪儀禮經傳通解古文酌古詩的先生之學一以朱子爲歸其通書集解序曰昔者哀周之運百家競作孔孟之徒有憂之集微言而成論語遵正學而著七篇使學者不迷於向方其功偉矣自秦漢以降道術分裂荀揚王韓各鶩其說而不能相一有宋周子以先知先覺之哲建圖屬書弁冕羣言以傳之

程氏而張氏亦與有聞焉推演廣大辨析精微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顧其業至廣其說愈詳學者乃或望洋而興難甚至未嘗究其顛末而妄肆詆訶有如陸九淵議太極之非是大原可得而湮也林栗攻西銘之失是宏綱可得而絕也程迥詆至敬之誤是聖功可得而廢也陳亮疑道治天下之迂是王猷可得而雜也朱子蓋深憫之不得已而作近思錄著性命之蘊而天下之言道者有所宗揭進修之要而天下之言學者有所準至於窮理居敬克己之方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法以遠應物教人制心之則與夫闢邪說宗正說之歸莫不舉之有要而循之有序誠可以羽翼四

子而補其所未備焉欲求四君子之道而不先之以是書固不得其門而入矣然其微辭奧義多未易曉朱子雖往往發明之而散見於羣書學者欲觀其聚焉而不可得也竊不自揆爲之裒集而次別之而又采其意之相類與其說之相資者條而附之以備一家之言至其所闕之處則取葉氏陳氏薛氏胡氏之言以補之閒亦或附已意於其閒庶幾可以便觀覽備遺忘以待同志者之取裁而已嗚呼學者誠能遂志於此書則諸子百家皆難爲言而於內聖外王之道不患其無階以升較之役志於辭章之中老死於訓詁之下風推浪旋無以自振而猶自矜衣鉢之傳者其小大之不同量爲何如也聊志其槪以自警云

其語錄約編序曰大化之運元必歸貞道統之傳開必有會之
故修和之盛司空告其成讚烈之垂家相成其德洙泗衍其傳
命世發其蘊斯蕃卓然自立於一代而萬世共由之也秦灰既
烈聖道中淪雖董韓孫石之才而莫能振其緒迨濂洛疊起而
道統於是乎中興然合志者未免夷惠之偏及門者鮮有顏曾
之匹而道術亦復爲天下裂矣藉六經以文奸言託三代以飾
虐政蠱中於君心毒流於生民是王氏之學也尚縱橫之詭習
揚嵇阮之餘波其文適足以滅質其揣適足以溺心是蘇氏之
學也特履忠蹈信之資蔑知言窮理之學醇大而疵亦不細功
多而過亦不少是司馬氏之學也以佛乘爲道岸以禪悟爲儒

修肆淫詖邪遁之辭攻頻膸蟊賊之技是張氏之學也昧心性之大原務德業之崇廣九層之臺不積於累土千里之行不謹於舉步是胡氏之學也識問學爲榛塞詆思辨爲陸沈聚精會神而以爲德性任性率意而以爲天機是陸氏之學也擇善之不明而託於運厚立巳之不固而流爲通融博學多聞而不知守約窮源之要是呂氏之學也即器而謂之道即物而謂之則侈心於制度之末鑿知於文爲之繁是永嘉陳氏之學也義與利雙行王與霸雜用枉巳而思以直人詘身而思以伸道是永康陳氏之學也神徂聖伏百喙爭鳴於是晦翁朱子獨與敵夫乎道左驂右介攘剔之扶持之然後聖道大明如日月之經天

江河之行地從遊之士幾徧天下而訓誨諄懇提撕反覆憂之深而言之切慮之遠而說之詳顧紀錄之多未免重複識見之悞未免舛訛敬軒薛子蓋屢以刪修詔從之人而未有承其志者竊不自揣擇其言之精粹者勒爲一編名之曰約至若四書五經太極通書西銘之說則前民固已裒集於傳註之下惟程張之書之發明者則附於近思之集解禮儀之辨晰者則附於家禮之拾遺故其所編者獨此而已其他文集則將入古文之選而獨取知舊門人之間答列於各傳之末焉嗚乎宋之道統先知先覺周子以之其斯道之元乎有典有則程子以之其斯道之亨乎無內無恨朱子以之其斯道之利貞乎然則讀是書

者何異聆大成之再集也哉先生卒祀鄉賢祠

同縣唐先生鑑字鏡海陝西布政使仲冕子也嘉慶十四年進士由檢討授御史劾武陵令顧烜圻貪劣狀一時稱快出知平樂府盡除陋規不以一錢自污創立猺獞義塾陋俗丕變遷江安糧道置嘉背於法累遷江甯布政使入爲太常卿海疆事起疏劾總督琦善耆英等直聲震天下以老告歸咸豐元年

文宗下詔求賢　召赴闕奏對稱

旨辭以老不能任職　優

詔加二品銜命回江南主書院講席矜式後學七年卒　特

旨予說生平力宗正學闢陽明不爲調停兩可之說著學案小識以示宗旨又著畿輔水利書　召對時曾以進呈

詔嘉納焉

王白田先生事略

王先生懋竑字予中江蘇寶應人世爲儒家叔父式丹以詩文名康熙四十二年賜進士第一人世所稱樓村先生者也先生少從叔父學卽自刻厲又與方先生望溪交篤志經史恥爲標榜之習康熙戊子舉鄉試又十年成進士年已五十一矣諸鉅公多物色之先生皆堅謝嘗云黃陶庵有言人止羨三年中之一人不知更有數十年數百年之人此語殊足念也時太倉王公常熟蔣公補薦三人皆館選先生皆未一往適蔣公五十生辰或約往祝亦謝之有笑其拙者先生曰正欲爲天地間留此一脈耳逾年改就安慶府教授重建培元書院以學行造士語

學者曰八一號爲名士無足取矣雍正元年
世宗手諭蔡世遠王懋竑喬崇修均著調取來京先生應　召
特授編修上書房行走時同直者滿洲福敏公徐元夢公高安
朱公軾皆負一時重望而先生尤邃於經術原原本本有叩卽
應明年春以母憂去官　特賜內府白金爲喪祭費　諭以治
喪畢卽來京不必俟服闋先生性最孝善病居喪哀毁踰禮明
年入都謝　恩畢遂以老病辭歸時年未六十也性耿介恬淡
少嘗謂友人曰老屋三間破書萬卷平生志願足於斯矣歸田
後杜門著書當路要人雖素親厚未嘗以竿牘及之晚年校定
朱文公年譜於文集語類考訂尤詳謂易本義前九圖筮儀及

家禮皆後人依託非文公所作其略云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啓蒙與門人講論甚詳而此九圖曾無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啓蒙者多矣門人何以絕不致疑也本義之敘畫卦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初不敢參以邵子之說至啓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圖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有此三圖而啓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注大傳及邵子語於下而不敢題云伏羲六十四卦圖其慎重如此今乃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

而孰傳之耶又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按邵氏止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而以爲皆出邵氏是誣邵氏也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李得之穆修穆得之希夷先生此明道敘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移之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并誣希夷矣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爲未詳啟蒙別爲之說而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爲揲蓍以求爻啟蒙以爲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爲首兩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今乃以爲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而孰傳之耶變卦圖啟蒙詳之蓋一卦可變爲

六十四卦彖傳變卦偶舉十九卦以爲說爾今圖卦變皆自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考之惟訟晉二卦爲合餘十七卦皆不合其非朱子之書明矣筮儀之文亦不類朱子士冠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故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朱子豈不讀儀禮者而疏謬若是耶自笹齋陳氏謂本義首列九圖末著揲法學者遂以九圖揲法爲本義原本所有而不知其爲後人依託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亡而復得之由載於附錄似無可疑者然李公晦敘年譜謂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乃文集答汪尚書與張敬夫呂伯恭書論祭儀祭說

往復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既有成書何爲絶不之及也語錄云向作祭儀祭說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儀祭說而非家禮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惟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非今所傳之家禮也勉齋作行狀在朱子歿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詞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人雖云尊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其中謬誤多不及察今按家禮云非嫡長子則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後其子孫爲立祠堂於

私室且隨所繼世數爲龕俟其出而異居乃備其制此據禮支子不祭之說然死而立祠私室勢有難行假令支子有四五人而同居則將立四五祠堂不知何地可以容之又云生而異居則預於其地立齋以居如祠堂之制死則以爲祠堂此於古無所據生而自爲祠堂已非人情子爲父立則尤不可紫陽所定之書必不爾也士冠禮鄭注云廟爲禰廟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賈疏家事統於尊祖在則祖爲冠主蓋以父言則祖爲禰廟以祖言則曾祖爲禰廟也家禮改以繼高祖之宗子爲主其非宗子之子則冠不於禮之祖堂而於高祖之祠堂而主人亦非將冠者之親父兄不亦遠於禮乎後世封建既廢無別子爲祖

繼別爲宗不例凡爲大宗者其始皆繼高祖之宗也然傳之六世以後則當云大宗而不得僅云繼高祖之宗其二世以下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故曰小宗今家禮一以繼高祖之宗爲主人以大小宗論則去大宗而就小宗以遠近論則舍同父之兄弟而就同高祖之三從兄弟進退皆不可矣告遷於祠堂一條云族人有親未盡者遷於最長之房尤爲無義夫支子不祭禮也今使最長之房主高祖之祭其爲繼曾祖之宗則向不得祭高祖者而今反得祭其爲繼祖之宗則曾祖且不得祭其爲繼禰之宗則祖且不得祭其爲繼禰之宗之支庶則禰並不得祭而今反得祭其高祖此說之不可通者也且繼曾祖之宗以下

本無高祖之龕將別爲龕以祭之乎抑竟寘於所虛之龕乎若繼禰之支庶則並無祠堂其將祭於寢乎況高祖而下必不止一房最長之房既卒又有一次長之房是使高祖之主流轉於支庶之家而遷徙莫知所定豈敬宗收族之義乎此必非朱子書也同邑朱澤澐潛心朱學據答南軒書云敬貫動靜而以靜爲本謂必從主敬以透主靜俏息先生辨之曰人之有動靜也猶其有呼吸也靜則必動動則必靜論其循環則有互根之妙論其時節則有各致之功朱子已發未發說作於己丑有以靜爲本之語甲午乙未以後不復主此說矣主靜之旨出於濂溪而朱子丙申作濂溪書堂記巳亥作隆興祠記癸卯作韶州祠

記癸丑作邵州祠記俱不言言主靜蓋敬可以貫動靜而靜不可以該動專言靜則偏矣先生於諸史皆有考證實事求是不爲抑揚過當之論其考孟子書齊人伐燕事謂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爲齊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愼靚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則不可以爲宣王事也於是上增威王之十年下減湣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減皆未有據而仍以燕人畔爲湣王時則與孟子亦不合不知孟子七篇所言齊王皆湣王非宣王也湣王初年兵强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其所以治國者亦必有異矣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是用爲善皆道其實而其好勇好貨好色不能自克未

年之禍亦基於此後來傳孟子者改湣王爲智王以爲孟子諱蓋未識此意耳孟子去齊當在湣王之十三四年下距湣王之殁更廿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公孫丑兩篇皆稱王而不稱諡乃其元本而梁惠王兩篇稱宣王其爲後人所增無疑矣先生撰述已刻者白田草堂集二十四卷朱子年譜及讀史記疑若干卷晚年貧益甚布衣蔬食恬然安之有婚嫁事營辦苦不給誡其子曰此等處須撥去世俗見解放開眼界直以古人爲法若有一毫自歉則非矣疾革不亂作詩訓子曰人之立身惟孝與忠恕以接物愼以持躬讀書考古其益無窮守此不失先世遺風無殁之言汝其敬從六子各書一紙給之整衣冠端坐逝

乾隆十六年十月也年七十有四

孟瓶庵先生事略　謝金鑾

先生諱超然字朝舉號瓶庵福建閩縣人乾隆二十四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改兵部主事累遷吏部郎中三十年典試廣西三十三年分校順天試尋督學四川廉正不阿遇士有禮蜀人爲立去思碑使還以親老請急歸年甫四十二遂不出巡撫徐公嗣曾請主鼇峰書院書院刱自張清恪而蔡文勤爲之長相與講明正學其後繼之者惟林通政枝春張編修甄陶嚴惲有法先生立教以誠人人自奮於學論者謂不啻文勤主講時也性至孝侍父疾必躬扶掖執廁牏家居名刺不入公府周卹族攜孤弱助嫁娶殯葬雖罄之必應嘗歎服徐陵我

猶有車可責之言有謗誣者僞爲者久遠者即置勿問其學以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爲修身立命之門嘗曰變化氣質當學呂成公刻意自責當學吳聘君又曰談性命則先儒之書已詳不如歸諸實踐博見聞則將衰之年無及不如返諸身心其論明儒曰明講學家宗旨最繁王文成曰致良知其徒羅近溪易之曰赤子良心聶雙江曰歸寂季彭山曰主宰其綸曰艮止王心齋曰百姓日用耿天臺曰常知李見羅曰止修耿楚倥曰不容已唐一菴曰討眞心胡廬山曰無念湛甘泉曰隨處體認天理諸家各有語錄不可勝紀要之陳白沙靜中養出端倪爲王氏之先驅而焦竑李贄之佛學即聖學亦王氏之極弊也著與禮

輯略二卷以正閩俗喪葬之失傷不葬其親者惑形家言以速禍取孟子掩之誠是之語作誠是錄一卷記檢身實踐之要爲焚香錄一卷取周易復卦之義歸之損益二象爲求復錄四卷輯朱子粹語爲晚聞錄一卷輯古今殺戒語爲廣愛錄一卷訓子孫爲家誡錄二卷雜考經史識遺佚爲避暑錄一卷又使學徒錄日記各一卷詩文集十二卷嘉慶二年卒年六十有七學者祠祀之與同祀鄉賢者有謝先生退谷

謝先生退谷諱金鑾侯官人也乾隆丙午舉人官教諭其學以四子書爲綱五經爲輔未冠即喜讀宋儒書比長交陳恥齋先先與語合遂畢力心性之說既復求之易書詩周官禮記篤好

胡東樵顧復初任判溪方望溪四家之書謂其博通傳註而有所領悟折衷使學者可以修諸身而見諸用庶乎孔門之功臣矣其他考據家喜務求古書闢新傳愈古愈廢之說則以爲愈佳將謂唐不如晉晉不如漢東漢又不如西漢宋以後則鄙夷弗屑已矣其於聖人之經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以訓詁名物象數務考辨以語修己致用之方則無術焉謂之經學則可不足以語經術也若胡顧任方四家可謂經術也已又言聖人所以教人者曰忠信曰好學二者盡之矣蓋忠信則以日用實行爲憑而無虛空高遠之說好學則極倫常變態之跡而無信已執一之求故弟子大書特書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言聖人

之教如此而已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然則好學不先重歟吾於經術之言獨取胡顧任方四家者以四家讀經皆汲汲於倫常日用而非訓詁鈔錄者也趙文恪督閩浙時疏請以先生及鄭教授兼才入祀鄉賢祠所著有泉漳治法蛤仔難紀略退谷文集

鄭慕斯先生事略

鄭先生文炳字慕斯福建莆田人少有志操長探性命之學作正學論要以洛閩爲歸父光春客遊四方音耗久絕先生將往尋而莫所知在問於母葉氏熟記其狀貌及離家年月以行展轉蹤跡至滇南旅寓忽相見號泣懇俱還不果父趣之歸未幾父卒復奔赴負骸歸葬孑身跋涉萬餘里一笠一囊露宿草行徬徨江楚黔蜀閒歷瀕於死人目爲孝子汪學使薇拔補弟子員張清恪撫閩重其學行選入鼇峰書院從蔡文勤學清恪調撫江蘇遣使聘之至講業年餘而歸雍正乾隆兩舉孝廉方正皆不就太守欽其品延主洞橋書院訓迪不倦倡修平海衛學

建五賢祠年八十有六卒著周易要義明倫集性理廣義省心堂集諸書初先生之徃尋父也娶婦吳氏裁數日及歸婦巳死東昌守程鯤化嘉其孝以女妻之子士仁有學行善事其親庚午舉人其後嗣皆守道能友鄉里咸曰鄭孝子家

伊用侯先生事略子秉綬

閩南儒者世服朱子緒言雖親愛業姚江之門如薛行人中離於紫陽不敢少悖　本朝安溪李文貞公漳浦蔡文勤公益推而明之文勤授甯化副都御史雷公雷公授同邑光祿卿伊公其爲學以慎獨爲本其推行始於固窮汔於成仁取義故其道近而難至其事質重而光明伊先生諱朝棟字用侯先世自河南遷甯化由拔貢生舉乾隆二十四年鄉試越十年成進士補刑部主事累遷郎中擢御史給事中嘗奏對

純皇帝知其賢歷除光祿少卿通政司參議鴻臚卿大理少卿最後爲光祿卿將大用之矣病偏枯以乾隆五十七年乞休時

長子秉綬官刑部主事　予告後遂養痾京師嘉慶元年扶掖以與千叟宴其後秉綬知惠州府就養至惠州當是時嶺南多姦民歸善博羅屢有為逆者而提督孫兵反與通大吏特諱言之也秉綬既以先事請誅亂民觸總督吉慶之怒劾戍矣而亂黨遂起先生乃謂子之屈可以不伸而嶺南自弁縱賊及兵與賊通之患不可不詰身嘗為九卿義不得苟止其疏將以聞吉慶并劾先生落職聽勘於是亂益劇總督倉猝自裁勘者至奏先生言皆實秉綬故無罪

上乃蔑雪其事起秉綬知揚州府先生從至揚州以嘉慶十二年八月卒年七十有九先生少湛靜尠耆好持身尤耿介歲饑

食粥或欲周之而不能也自聞雷公之學益究心儒先書言動有榘矱先後居喪一用朱子家禮茹蔬三年哀感行路相國蔡文恭公嘗曰居貧實樂居喪實憂者吾見伊君而已文恭名新文勤公從子也方處極困時將會試而無資適族子以事繫縣持百金詣先生求一言不可已而事聞於縣縣令雅重先生竟釋族子先生亦竟不受金居鄉舍二十年治事甚勤恪不求人知獄有不平必與同僚上官力爭之人或悅或否而不為易諸城劉文正公最賢之欲薦舉而文正旋歿故自主事遷御史皆用積資自給事中以至為卿皆特擢不由論薦
高宗嘗面諭曰福建理學之邦汝謹厚守繩尺朕所知也惜以

疾未竟其用晚以秉綬官中事爲國一奮天下覩其丰采及
先生卒而閩學之傳或幾乎息矣自公好讀書所著南齋叢書
多發先儒疑義其爲詩尤有高韻逸氣曰賜硯齋集
秉綬字組似號墨卿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嘉慶三年以員外郎
典試湖南其守惠州也下車問民疾苦汰陋規抑豪強倡修學
宮建豐湖書院課諸生有程法嘗修朝雲墓於蘇文忠祠沼中
得德有鄰堂硯人謂文忠以貺賢守云陸豐甲子司好民聚黨
刦人限期勒贖逋則支解之乃請總督發兵速勦幕中客多阻
之不聽總督因問策秉綬曰總兵錢夢虎素有威望同知袁樹
悉其地民情如檄錢駐甲子而令袁曉諭父老使獻渠魁事當

濟從之果送七人出未幾歸善博羅變動陸豐不乘隙起者誅此七人之力也尋以擒勦歸善奸民陳亞本事忤總督劾戍會浙督僊什布至平反入告

仁宗以情事頗類劉清之於魁倫特免其罪旋有揚州之命賑淮南災每邑置粥廠四銀米皆親給寢食爲廢北湖湯家泮盜藪也擒其魁數人餘黨解散一攝河庫道再權運使皆稱職父憂歸闢秋水園以奉母嘉慶二十年九月卒年六十二揚州士民祀之三賢祠三賢者宋歐陽文忠蘇文忠 本朝王文簡皆揚州名宦也工詩尤善隸法好蓄古書畫頗究性命之學屏謝聲色每食必具蔬曰精以清吾心耳其被劾也灑然若無事值

坡公生日招宋芷灣輩設祀懸屐笠小像共拜之賦詩飲酒極歡高士徐藕園曰嗟乎如墨卿者豈復有世俗升沉得失之念在其意中哉所著曰留春草堂集

閻懷庭先生事略 韓夢周 滕絅 任埃

閻先生循觀字伊嵩一字懷庭山東長樂人性穎敏讀書過目不忘年十八舉於鄉其學初好佛氏旣讀宋儒書乃一奉程朱爲宗與濰縣韓理堂講學於程符山省身克己刻苦自立而諄諄致戒近名於河津之派爲近治經不立一家言而要歸於自得乾隆三十四年成進士授吏部主事當官議事務持大體嚴功罪意所不可持之甚力公署會食率用四五簋先生獨自買麪餅食之同年生爲外官餽以金不受曰忝居議吏之地何敢辱君惠且不可以貧故累君也居二年引疾歸歸一月而卒年四十有五先生少孤及長每承祭哀慕累日其父母墓卑溼値

霪雨衆水交匯輒不食繞墓哭以是致羸疾議從墓旁濬渠洩其流數年而事不集久之卒遷葬焉益都李文藻曰當懷庭之遷葬也啟壙時恐水之敗其親之棺也恐敗其棺遂及其親之膚也窅窅乎其若欲以生殉親也若欲以身代親之體膚也旣見棺無恙依依乎若親之再生也若孺慕乎其側也及遷葬封穴皇皇乎如弗克見也如親之初歿也戚友持掖之如克終事焉著困勉齋私記西澗文集尙書讀記毛詩讀記春秋一得名人小傳行於世先生之學以克己爲主每發憤獨坐嗟咨涕洟或終夜不寐名其堂曰去惰爲三目以自詔曰存省勿忘躬行勿怠常業勿廢自言讀書程符三中杪秋薄暮落木有聲偶出

行微雨沾袂意悽惻以之歸讀史記屈賈傳纍欷流涕忽自省曰此非情之正也君子憂德不戚年修身不垢俗豈以外至累其心哉更取儀禮讀之時天宇漸霽日明左扉澹然見古人素位之意焉程符山在濰縣西南先生與韓先生公復居山中師其邑人滕先生綱同學相善也綱字建三歲貢生隱居窮經不稱人過失雖貧甚一錢之餽苟無處莫能强之受母疾嘗一日夜行五百里求藥療母病良巳旁縣好學者多從之游先生與公復論學皆宗程朱斥陽明其言曰王氏書發明知行合一之旨最爲有味然由其說終任心而廢講習言雖高而非貞則也聖人之教人也使人賓賓焉於博文好古言行禮樂之閒至性

命一貫非其時則弗語蓋多爲之方以服擾其聰明思慮之用及其久也內外馴習欲棄之而有不可得故能強立而不返其機之欲達然後發其來原始知夫道之極焉參義理未明持行未諳而驟使專事其心一念一時之至非不適適然自得也然過焉而易忘震焉而易變無所以馴習之故也吾聞聖人之道愚夫婦與能其說不過高孔孟及程朱是也王氏不然故竊以爲非貞則也其持論多類此

韓公復名夢周一字理堂濰人也少孤力學揭母不敬思無邪二語於齋壁跬步必以禮乾隆二十二年進士知來安縣始至懲蠹役斥淫祀勸農功訓民節儉遂黠商之以窳物網民者歲

饑當賑大吏謂可已曰一申狀卒得請剏江清書院已又立恤孤院地故產椿槲以爲薪先生止之曰是宜蠶乎訪耆蠶及種樹法募沂兗工師敎其民民用以饒嘗欲開黑水河以利圩田事成當爲白世利會鄉試奉檄爲同考官而縣有蝗災監司遂以捕蝗不力罷之歸講學程符山中凡二十有六年嘉慶四年卒年七十先生少讀諸儒書於朱陸以來學術之辨不得其是非及交淮安任先生瑗自謂釋然無疑生平律巳嚴敎士以恥求利達爲尙嘗言三代以上士皆務道德自治而已矣其措諸事業者自治之餘也故曰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春秋時先王道衰人各騖於功利管晏之徒豔稱於世道德功名裂

而爲二自是以降各以才力相尚漢唐君臣乘時建樹考之春秋治五霸之義功罪各不相掩或以其有濟於世忘其所以致此者皆逢時遇主一切以救時弊而但炫於揚厲之跡遂欲左顯右隱譏儒者不達時務空言無補等諸匏瓜之不食則是顏曾務於管晏而孫吳商李之徒賢於孟子也又曰戴東原謂程朱說性卽理也其視性如人心中有一物此卽老氏之所謂無佛氏之所謂空稍變而爲此說孔孟無之然孟子有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彼疏孟子字義幷此句忽之何也如此荒謬直枉讀一世書耳嘗有友人謁選吏部以爲貧而仕爲言先生規之曰足下之出處當問其義不義不當問其貧不貧若遂計較於此

恐臨利害不能無畏顧將成患得失之鄙夫也先生工古文表章名賢忠節皆有關於世道所著曰理堂集

任先生瑗字恕庵號東澗江蘇山陽人年十八棄舉子業講學靜坐三年見心之妙者機既而歎曰聖人之道歸於中庸極於盡性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豈是之謂哉乃取孔孟朱程之書潛玩力索久乃得於聖賢之要作反經說傳習錄辨以救姚江之失嘗佐父宗延守延平平順昌巨寇與舉淮安水利俱有成效其措施方略具見於遺書乾隆元年舉制科高安朱文端以先生薦此至而文端薨 廷試亦報罷自是遂決志不復出矣越三十九年卒年八十有一有纂注朱子文

類一百卷。論語困知錄二卷。中庸困知錄二卷。續編補遺各一卷。易學象數傳心錄一卷。太極圖說析疑一卷。通書測二卷。讀經管見一卷。小泉筆記一卷。困學恐聞二卷。反經說一卷。陽明傳習錄辨二卷。小泉集一卷。知言劄記二卷。朱子年譜一卷。讀史衡說二卷。史記論文。史記筆談各一卷。六溪山房文稾五卷。六有軒存稾二卷。寒山吟漫錄四卷。拊缶集二卷。和陶一卷。六有軒詩漫抄二卷。嚶林一卷。大學困知錄。周易筆解如干卷。

鄧慕濂先生事略朱門圖

鄧先生元昌字慕濂江西贛人也爲諸生有文名弱冠得宋五子書讀之涕泗被面下曰吾乃今日知爲人之道也遂棄舉子業朔望陳五經及宋儒書拜之每晨起跪讀通書太極圖說西銘三四遍乃起靜坐雩都宋昌圖以通家子謁之先生喜曰吾小友也館之於家晰夕論學爲日程言動必記之互相考一日昌圖讀朱子或問首章先生過廡下聽之泣而拜慟不能起其子見之趨掖焉先生與昌圖相持而晞謂昌圖曰子年未二十負志趣願子勉卒之毋蹈吾所悔永爲朱子罪人先生有長兄瞽而頑大小事必稟而後行後母性攢刻每怒先生必長跽

請罷得解乃起後母弟早夭弟婦有子請於先生曰感兄公之德願留守待兒之有立也先生泣拜之自是遂不入處室撫其子與弟之子寢於堂課督之先生有田在城南秋熟視穫挾小學書坐城隅見貧人子拾秉穗者纍纍先生招之曰來吾教汝讀書能背誦書者吾與汝穀羣兒爭眤趨之始導以識字既使諷章句又以俚語譬曉之羣兒咸踊躍稱善旣卒穫羣兒哭曰穫卒先生且歸奈何有泣者自是每秋穫羣兒則就學爲故城南人無少長智愚皆曰我鄧先生城南人見有衣冠問鄧先生者則曰是我先生客即爭挽留渴進飲飢進食市非闕見先生至必肅立端拱俟其過乃敢列坐云乾隆三十年卒年六十八

姚鏡塘先生事略　潘諮

姚先生學塽字晉堂一字鏡塘浙江歸安人性靜介讀書能實體諸身乾隆己酉舉於鄉遭父喪能盡禮嘉慶丙辰進士官中書母不樂居京師乃歸侍母母不許期滿任則歸戊辰夏擬乞終養適奉　命主黔試歸道聞母訃痛不得躬養侍疾遂終身不以妻子自隨服闋獨行至京妻張有婦儀蓄妾方氏年十七將遣侍京寓不許乃歸其父母方氏曰婦人從一者也吾有所從矣竟不嫁與張躬紡績以終先生獨居京師前後四十年若旅人之寓者衣食敝陋然冠服未嘗不整其學以修己為要每論事言必可行與潘布衣諮友善日求寡過以無詬古人從遊

者常滿室人至其居蹙然病其貧旣就之乃知其樂嘗曰吾覩百物皆有眞趣又曰人必內自定始可應物在官惟恐曠職而恬退不務進取其不歸者毋遺命也累遷兵部郎中治部事必愼毋欺既病不就寢日正衣冠坐有問者必起揖道光丙戌十一月病篤搦布衣手曰人生獨知之地鮮無愧者我生平竭蹷竟如此止君亦就衰也盡所得爲侯年而已遂坐暝年六十有一

潘布衣名諮字少白會稽人少卓犖讀古人書不事制舉業好獨遊天下奇山水足跡踰數萬里入蜀居青城大酉適晉居藐姑射在江介居龍眠九華當入峽時舟敗身僅免守令使人餽

還之不受也讀書姑射山時大吏欲識其而不能致則以計遇之留數日去與長民者言言愛人與里老言言耕鑿樹藝與士人言言孝弟忠信遇名下士則告以實行爲首務尤兢兢義利之辨居惟一襆被日兩蔬食食有餘則以給人之困者自山西歸弟子贄以金皆不納有數人潛與偕行賫金爲其母壽抵越而後發不可返乃各取少許同抵家其母怒曰汝見僧以如來像丐市者乎吾其爲像也乃謝而盡散之少好奇節喜尙難晚年遊燕趙與姚鏡塘善愓然知人生學問未有毫末可有餘者雖聖人亦僅無欠闕耳故其於庸言庸行惴惴若不足常欲使天下人咸務本節用治禮義以稱國家教養之意無負天地所

以斯生人之心間爲詩古文超曠絶俗居京師上自公卿下至婦孺無不知有潘先生者然其所致力實不在聲聞閒也著古文八卷詩五卷常語二卷桂林陳繼昌歙程恩澤等爲序而行之同時劉君傳瑩字椒雲漢陽人道光十九年舉於鄉官國子學正初慕顧亭林閻百詩顧景范諸先生考古務精博好爲詩古文辭尤究心輿地之學顧體羸善病病作輒廢食又連喪婦或勸其少休君自苦彌甚志益高嘗曰世之困人者獨功利耳文章考證家得其深者亦足以澹外慕而自足要不若義理之學自浩其心性超萬累之表而無所挫自是益反求諸身不以文學人自處所爲日記多痛自繩檢二十八年夏告歸未數月

卒年三十有一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閻百詩先生事略　李鎧　楊開沅　吳玉搢　宋鑑

先生幼日吃性頗鈍讀書千百過不能熟年十五冬夜讀書寒甚漏四下堅坐沈思心忽開自是穎悟絕人是歲補學官弟子一時名士如李太虛方爾止王于一杜于皇輩皆折輩行與交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僞沈潛三十餘年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尚書古文疏證八卷其最精者謂漢藝文志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古

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頤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役數之不合也杜林賈馬鄭皆傳古文者據鄭氏說則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凡十六篇而九共有九篇故亦稱二十四篇今晚出書無汨作九共典寶等此篇名之不合也鄭康成注書序於仲虺之誥大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皆注曰亡而於汨作九共典寶肆命等皆注曰逸逸者卽孔壁書也康成雖云受書於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今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耶又曰古文傳自孔氏後

惟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眞今文傳自伏生後惟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書䂻谷鄭作柳谷心腹腎腸鄭作憂腎陽劓刵劅剠鄭作臏宮劓割頭庶剠與眞古文既不同矣石經殘碑遺字見於洪适隸釋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書校之不同者甚多碑云高宗之饗國百年與今書之五十有九年異孔敘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碑以傳序爲次則與今文又不同然後知晚出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別爲一家之學者也班孟堅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故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許愼說文解字亦云其稱書孔氏今以史記說文與晚出書相較又甚不合安國注論語予小子履以爲墨子引湯

誓其辭若此不云此出湯誥亦不云與湯誥小異然則予小子履云云非眞古文湯誥蓋斷斷也其注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句於論語則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於尚書則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其詮釋相懸絕如此此豈一人之手筆乎又云古未有夷族之刑即苗民之虐亦肉刑止爾有之自秦文公始僞作古文者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之泰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且三代上亦斷無此慘酷之刑也荀卿曰誥誓不及五帝司馬法言有虞氏戒於國中夏后氏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當虞舜在上禹縱征有

豈安得有羣羿后誓師之事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藥醫歸之三代之用兵以仁爲本如此安得有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之事既讀陳琳檄吳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乃知其時自有此等語則此書之出魏晉間又一證也又云武城篇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巳是月之二十八日復繼以癸亥甲子是爲二月之四日五日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書法也洛誥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此周公伯禽口中之詞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史家紀事之例乎又云書序益稷本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是一篇中多載后稷與契之言楊子雲法言孝至篇云言合稷契

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子雲親見古文故有此言晚出書析皋陶謨之半爲益稷則稷與契初無一言子雲豈鑿空者耶其辨孔傳之僞云三江入海未嘗入震澤孔謂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共入震澤者謬也金城郡昭帝所置安國卒於武帝時而傳稱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豈非後人作僞之證乎傳義多與王肅注同乃孔竊王非先有孔說而王取之也漢儒說六宗言人人殊魏明帝詔令王肅議肅乃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以對肅以前未聞也而僞傳已有之非孔竊王而何識者以爲知言康熙元年游京師龔尚書鼎孳爲之延譽由是知名十七年　召試鴻博不第在都門與汪編修琬交汪著五服考異先生糾其

謬數條汪意不懌謂人曰百詩有親在奈何喋喋言喪禮先生曰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諱喪服也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說經之家可拾其餘唾乎徐尚書乾學因問於經亦有徵乎先生曰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殁子張尚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徐歎服延爲上客每詩文成必屬裁定曰書不過閻先生目訛謬百出合肥李公天馥亦言詩文不經百詩勘定未可輕示

人及徐公奉　勅修一統志開局洞庭東山先生相從最久徐公手輯其緒論曰閻氏碎金先生於地理尤精審凡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若指掌少讀孟子疑滕定公薨使然友之鄒問孟子慮緩不及事及長親歷其地乃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相去僅百里故朝見孟子而暮即反命也因撰四書釋地四卷釋地餘論若子篇又作孟子生卒年月考嘗言孔門從祀顏曾之外當廣為十二哲德行三人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三人宰我子貢有若政事三人冉有季路公西華文學三人子夏子游子張以論語孟子證之確不可易又謂先儒以大學傳出曾氏門人之手但見誠意

章引曾子說謂古者弟子於師方稱子耳不知禮記四十九篇稱曾子者百其一爲曾申餘皆曾參則是記禮者之通稱不必弟子謂其師也若謂大學止一引與它篇屢引者不同則禮器內則亦止一引豈二篇亦曾子門人作乎孟子七篇於孔門高弟或名之或字之而稱曾子者二十三益驗其爲通稱也又言檀弓載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爲記者之妄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點少孔子若干歲雖不可知然論語序其侍坐次於子路則必少於子路矣孔子年十七時子路甫八歲點不過六七歲童子烏有倚國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乎又嘗舉朱子論語孟子集注之誤如季文子始專魯政不

待武子子紂兄而非弟曾西子而非孫武丁至紂凡九世非七世昭陽敗魏取八邑非七邑不衣冠而處見說苑非家語農家者流見漢書非史遷去魯司寇則適衛而非適齊滅夏后相則寒浞而非羿敬叔弟也非懿子之兄顓臾近也非遠人之謂曾有少施氏則孟施當亦其氏不當以施爲語聲聞者皆服其精確

世宗皇帝在潛邸聞其名手書延至京師握手賜坐呼先生曰素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疾革請移就外寓之不可乃以大牀爲輿上賜青紗帳二十人舁之出安穩如牀簀不覺其行也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卒年六十有九

世宗遣官經紀其喪親製挽詩四章有三千里路爲予來之句復爲文祭之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僉謂非先生不能當也生平長於考證遇有疑義反覆窮究必得其解乃已嘗語弟子曰曩在徐尚書邸夜飲尚書云今晨直起居注

上問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當時不能答予舉宋陳亮時有使功不如使過論篇中言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語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以靖逗留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破開州蠻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然矣謂卽出此也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

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太子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乃知全出於此甚矣學問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天性頗好罵詞科五十人中獨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強記於李天生謂其杜撰故事汪苕文謂其私造典禮劄記中多微文時賢如王阮亭魏叔子喬石林朱竹垞何義門皆不免譏評所服膺者曰黃太沖顧甯人然於明夷待訪錄指其訛謬者不一甯人出日知錄相質卽為改訂數條甯人虛己從之先生名若璩字百詩山西太原人五世祖居淮安後改歸原籍父修齡平生慎行檢以詩名母丁氏亦能詩文先生又著潛邱劄記六卷毛朱詩說一卷及日知錄補正喪服翼

注博學堂錄宋劉攽李燾馬端臨王應麟四家逸事諸書詩有眷西堂諸集子泳官中書舍人有文名同時淮安學者有李鎧楊開沅吳玉搢皆山陽人

鎧字公凱順治十八年進士官蓋平知縣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詞科授編修纂官內閣學士著有史斷讀書雜述惺庵集玉瀛洋稱其爲有本之學開沅字用九康熙四十二年進士官編修受業南雷之門尤明於河漕之利害玉搢字山夫由廩貢官訓導著山陽志遺金石存說文引經考六書部敘考又著別雅五卷辨六書之假借深爲有功小學非俗儒剽竊所能爲也又有宋半塘者名鑑字元衡安邑人能傳潛邱之學以古文尚書

疏證支詞衍曼衍乃重輯尚書考辨四卷嘗曰經學不明小學不講也小學不講則形聲莫辨而訓詁無據矣乃采經史方言釋名玉篇廣韻水經注諸書爲說文解字疏詳贍辨博又益以附備借三門爲治經者之津筏半塘以乾隆戊辰進士令常山稍遷南雄通判子蓀醰字芝山舉人官助教能世其家學

萬充宗先生事

子經　猶子言

萬先生斯大字充宗浙江鄞人始祖斌明初從龍得功斌子鍾世襲指揮又四傳至淮安總兵表以儒將私淑新建之學世稱鹿園先生又二世至福建總兵邦孚生戶部主事泰先生父也戶部八子皆受業黎洲先生之門稱高座弟子長子斯年字澹菴少爲錢忠介所深契避亂必載書行晝則偕老農雜作夜擁書集子弟講習成就者多第五子斯選字公擇躬行實踐爲同堂領袖嘗言宋儒自游楊後雖朱陸大賢不免夾雜二氏至明儒尤甚其於諸儒書譔駁疵類至數千萬言黎洲以爲吳康齋之流所著曰白雲集第七子斯備字允誠李杲堂徵君鄞嗣文

大也與徵君唱和二十年相依如左右手著有深省堂集第八子斯同自有傳先生其第六子生逢喪亂不事科舉業湛思諸經以爲非盡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注之失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亦無由悟傳注之失於是融會考證奉正朔以批閏位百注遂無堅城舉諸家聚訟條分而縷析之劃如也尤精春秋三禮排纂說禮之言較衞正叔爲尤博正叔無所折衷先生則批郤導窾言之了了爲書二百卷其別出者曰學禮質疑二卷周官辨非二卷儀禮商二卷禮記偶箋三卷棃洲皆序而行之又輯春秋二百四十卷燬於火晚年復輯絕筆於昭公臨終曰吾魂魄猶彷彿與劉原父諸人論季武子立後一事其覃精

如此浙東經術自深甯東發兩先生後明初黃南山楊鏡川能承其緒其後寖衰矣得梨洲及先生而一振其辨正商周改月改時周詩周正及兄弟同昭穆皆極精確爲人剛毅諳義若飢渴張公煌言死國難藁骨荒郊先生葬之南屏山乞梨洲誌其春秋野祭致西臺之哭父友陸文虎符甬中所稱陸萬是也文虎無後兩世喪皆未葬先生葬其六棺嘗遊武林之玉龍山見張縉彥神主碎之觀者咸辟易李杲堂嘗言說經無雙名擅八龍昔有慈明今見充宗其推服者至矣卒於康熙癸亥七月年五十有一外著有丁災用陽草各一卷萬氏家譜十卷子經字授一別字九沙自幼擩染家學一切世俗之佔畢未由至前於

是授經說數百萬言於父及諸父受明史紀傳三百卷及列代史表數十種於季父及其從兄言而又講性理於應徵士嗣寅求漢隸源流於鄭君谷口考地理箋釋於閻徵士百詩其學益奥傳無涯涘以康熙癸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方先生苞時以南山集牽連下詔獄莫敢保出之者九沙奮然送狀西曹遂釋之舉朝高其義典試山西得孫公嘉淦一見推挹卒成魁儒又嘗識杭君世駿全君祖望於髫年以爲鄭漁仲之流世稱其有人倫鑑視學黔中還朝爲忌者所中有通州修城之役家既磬蕭然如布衣時賣所作隸字得錢給朝夕乃增補充宗先生禮記集解凡數萬言以春秋定哀二公未畢續纂數萬言又取

從兄言尚書說輯成一編以成萬氏經學又重修季野先生刻代紀年及從兄言明史舉要以成萬氏史學雖疏食不給而見義營必爲蒼水張公墓道將圯竭力修之歲必設祀墓故充宗先生所營葬者也會　詔舉鴻詞科趙侍郎殿最薦之已而三禮館開李侍郎紱又欲薦使成其父書皆以老不赴晚年家燬於火先世遺書皆燼焉年八十有三卒

言字貞一號管村少以古文名隨諸父在講社中最精博棃洲先生深器其文謂能撫震川之古淡而加以剡源之色澤季野先生亦云使吾有爾筆班馬不難到矣以副貢被　召修明史獨成崇禎長編一書出爲五河知縣忤大吏論死尋得免所著

曰管村集

萬季野先生事畧

萬先生斯同字季野學者稱石園先生浙江鄞人戶部郎泰第八子生而異敏讀書過目不忘八歲在客座中背誦楊子法言終篇不失一字顧跅弛不馴戶部閉之空室中先生竊視架上有明史料數十冊讀之甚喜數日而盡又見經學諸書皆盡之既出時時隨諸兄後聽其議論嘗家課先生欲豫焉諸兄笑曰汝何知先生曰觀諸兄所爲易與耳因雜出經義目試之千言立就伯兄大驚持之泣以告戶部曰幾失吾弟戶部亦愕然曰幾失吾子遂從棃洲先生遊爲高第弟子與聞蕺山劉氏之學以愼獨爲主以聖賢爲必可及時甬江有五經會先生年最少

過疑義輒片言析之嘗守先儒戒以調無益之書不必觀無益之文不必作遂專意古學博通諸史尤熟於明代掌故康熙戊午

詔徵博學鴻儒巡道許鴻勳以先生薦力辭免明年修明史徐相國元文延至京師時史局中徵士例食七品俸稱纂修官先生請以布衣參史局不署銜不支俸許之諸纂修以稿至者皆送先生覆審覽畢謂侍者曰取某書某卷某葉有某事當補入某事當參校如言取至無爽者徐公罷繼之者張公玉書陳公廷敬王公鴻緒皆延請有加禮明史稿五百卷先生手定也先生病唐以後史官語局分修之失嘗曰昔遷固才既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其後專家之學才雖不逮猶未至

如官修者之雜亂也官修之史倉卒成於衆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也吾辭史局而就館總裁所者惟恐衆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奸之跡昧晦而不明耳又嘗語方侍郎苞曰史之難爲久矣非論其世知其人具見其表裏則吾以爲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館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默識暗誦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遺也長遊四方從故家求遺書旁及郡志邑乘雜家志傳之文莫不網羅參互而要以實錄爲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所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言而平心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十得八九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

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子盍就吾所述約以義法而經緯其文他日書成曰此四明萬氏所草創也吾死不恨矣蓋先生以遺民自居而即任故國之史事以報故國其至京師特以羣書有不能自致者必資有力者以成之其心事類元遺山其潔身非遺山所及也其後乾隆中大學士張公廷玉等奉　詔刊定明史皆以史稿為本而加增損焉先生之志於是為不負矣其初至京師也時議意其專長在史及徐尚書乾學居憂請先生纂讀禮通考自國卹及家禮十四經之箋疏廿一史之志傳漢唐宋諸儒之文集說部無或遺者又以其餘

爲喪禮辨疑四卷廟制折衷二卷乃知先生故深於經徐公因
請編成五禮之書二百餘卷當是時京師耆彥雲集各以所長
自見而先生最闇淡自王公以下爭相從問古儀法月再三會
聽講者常數十人錄所聞共講肄莫不呼曰萬先生而先生與
人還往其自署祇曰布衣萬斯同未嘗有他稱也故督師之姻
人方居要津乞史館於督師少寬假先生屢數其罪以告之有
運餉官以棄運走道死其孫以賂乞入死事列先生斥之父友
馮侍郎躋仲諸子沒入勳衛家先生贖而歸之以康熙壬午夏
卒於王尚書史局中年六十門人私謚曰貞文先生於前史體
例貫穿精熟指陳得失洞中肯綮劉知幾鄭樵不能及也馬班

史皆有表而後漢三國以下無之劉知幾謂無關得失先生則曰史之有表所以通紀傳之窮有其人已入紀傳而表之者有未入而牽連以表之者表立而後紀傳之文可省讀史不讀表非深於史者也所著補歷代史表六十卷又紀元彙考四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南宋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儒林宗派八卷石經考二卷石鼓文考三卷羣書疑辨十二卷書學彙編二十二卷周正彙考八卷歷代宰輔彙考八卷石園詩文集二十卷而明史稿及讀禮通考別爲書先生在京師擕書十數萬卷及卒旁無親屬編修錢名世以弟子爲喪主兼取其書去時論薄之

錢田閒先生事略　方中通　方中履

錢先生澄之字飲光原名秉鐙安徽桐城人生當明季弱冠時有御史某閹黨也巡按至皖盛威儀謁孔子廟諸生方出迎先生忽前攀車而擥其帷衆莫知所爲御史大駭命停車而溲溺已濺其衣矣先生徐正衣冠昌言以誡之騶從數十百人皆相視莫敢動而御史方自幸脫於逆案懼其聲之著也漫以爲病狂而舍之先生由是名聞四方與雲間陳臥子夏彝仲嘉善魏學渠交最深又嘗問易於黃石齋先生著田間易學十二卷初從京房邵康節入故言數頗詳蓋石齋之餘緒也後乃兼求義理大旨以朱子爲宗又著田閒詩學十二卷謂詩與尚書春秋

相表裏必考之三禮以詳其制作徵諸三傳以審其本末稽之五雅以核其名物博之竹書紀年皇王大紀以辨時代之異同與情事之疑信即今輿記以考古之圖經而參以平生所親歷其書以小序首句為主所採諸儒論說自注疏集傳外凡二十家持論精核於名物訓詁山川地理言之尤詳云先生少以經濟自負常思冒危難以立功名及歸自閩中遂杜足田閒課耕以自給年八十有二而終同縣方中通字位伯明檢討以智密之之次子也明之中葉以博洽著者稱楊慎而陳耀文起與之爭然慎有僞說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勝次則焦竑亦善考證而習與李贄游好牽綴佛書傷於蕪雜惟密之先生崛起崇

禎中博極羣書考據精核迥出其上風氣既開　國朝亭林百詩錫鬯諸君　沿而起一掃懸擬之空談密之撰通雅十二卷窮源竟委詞必有徵中通承其家學以博綜稱著數度衍二十四卷附錄一卷其書有數原律衍幾何約珠算筆算籌算尺算諸法復條列古九章名目引　御製數理精蘊推闡其義其幾何約及珠算等大抵裒集諸家之長而增損潤色勒爲一編又撰物理小識十二卷及浮山文集中通弟中履著古今釋疑十八卷雖不及通雅之精核然學有淵源故不爲弇陋也

貞中樹區摹字

馬宛斯先生事略　王爾膂

馬先生驌字驄御一字宛斯山東鄒平人順治己亥進士謁選京邸以文望舉爲順天鄉試同考官除淮安推官多所平反裁缺改靈璧知縣蠲荒除弊均里甲歲省民力無算流亡復業卒於官士民奉祀名宦祠著左傳事緯十二卷附錄八卷先生於左氏融會貫通所論具有條理其圖表亦皆考證精詳爲專門之學又撰繹史百六十卷纂錄開闢至秦末之事博引古籍疏通辨證雖牾牾閒亦不免而詞必有徵實非羅泌路史胡宏皇王大紀所可及且史例六家古無此式與袁樞紀事本末均卓然特創自爲一家之體顧亭林讀是書歎曰必傳之作也康熙

四十四年

上南巡垂問繹史一書。命張公玉書物色原板明年夏遣官至鄒平購板入內府後先生而起者有掖縣王止菴名爾齊字襄哉治經宗漢學嘗云鄭夾漈謂漢人窮經而經亡此言大非漢儒有家法七十子之微言大義賴漢以存窮經而經亡當在魏晉以後蓋荀虞之易亂於王弼馬鄭之書亡於僞孔氏賈服之春秋淆於杜元凱其幸存者毛鄭之詩何氏之公羊鄭氏之三禮耳窮經當以毛鄭何爲主然後博考諸儒擇其善而折衷焉斯可矣學者以爲知言

毛西河先生事略　陸邦烈

先生名奇齡字大可一字齊于又名甡字初晴學者稱西河先生蕭山人生時母張夢番僧持度牒入門四歲母口授大學即成誦乃授書使循所讀自認之一再過無不識者時以篇首后後厚三字形異音同爲問具語之即欣然以解既就塾讀論語集註至有子孝弟章愀然請罷讀問何故則曰性中止有仁曷嘗有孝弟此言不忍聞也師大奇之總角補諸生與伯兄萬齡齊名人呼小毛生華亭陳公子龍評爲才子之文會明亡哭學宮三日時山賊起先生竄身城南山與同縣沈禹錫包秉德蔡仲光爲四友築土室讀書其中順治三年　王師下江南杭州

不守山陰鄭秀才遵謙與餘姚熊給事汝霖孫副使嘉績上虞徐尚書人龍括閭左爲民兵截江抗　王師會武甯侯王公之仁保定伯毛公有倫初以備倭軍甯波至是引軍西與民兵合號西陵軍共推魯王監國保定伯至蕭山移檄購大小毛生徐尚書薦授先生監軍推官力辭之當是時馬士英奉故福王太后奔杭州竄方國安軍中號方馬軍與西陵軍相掎角先生謂保定曰方馬國賊也明公爲東南建義旗何可與二賊共事請絶之國安聞言大恨欲甘心焉幾被獲脫之龕山時保定弟有僩爲靖南將軍軍龕山也唐王建號福州黃公道周以蠟書招先生又辭之亡走山寺祝髮披緇匿坑中　王師破江東戮留

髮者先生以髡免歸母夫人泣曰吾向夢僧寄度牒生兒今竟髡矣先是明季士林好爲社先生品目過嚴峻人多忌之至是選越郡詩會稽庶常王自超從賊中歸授以十詩選其四中有鄂城夜走及哭周介生赴西市作先生以右丞司戶評其篇庶常大恚謂誣其從賊乃聚諸出社者首先生抗命今復抗試且以浮屠居士林骫壞名教罪當死讞者察其枉得不坐順治八年復諸生籍怨家猶洶洶布政使張某以從賊歸命爲今官構者讒先生張大恨屬提學仍黜其籍先生嘗效元人作詞曲自娛提學摘其語以爲訕謗謀訐而殺之制府寃之置不問仇者憤不得雪適姻戚有負營丁責者忽攫先生於途責以代償捶

而渡江邳人追至西陵渡墓之還次日購道殣橫所瘞處謂毛
生聚眾殺營兵籍捕四出乃變姓名爲王士方將出亡仲兄錫
齡出周易泣授曰古賢處憂患必知易汝知此足矣先生跽受
教乃避地靖江之海陵逾月渡淮飲故人所有客自攝之酒半
牽之入旁舍勞問則故靖南將軍有傲也具言保定死武甯巳
殉節而已以亡軍倖免將要赴彭城值山陽令朱禹錫聞先生
至款之而吏部郎張新標有名園中秋夜會客數十人伎樂合
作先生倚醉扣槃賦明河篇凡六百餘言及旦傳寫殆徧施愚
山參議還自京師見之驚曰此必吾友毛生者也於是之齊之
楚之鄭衛梁宋作續哀江南賦萬餘言嘗登嵩山越數峯遠望

悽愴不能上曰吾力衰矣傷哉貧且多難芒芒者安歸乎乃復之禹州寓故懷慶王邸之白雲樓作白雲樓歌未而月都下伎館酒樓競傳唱仇者偵知之去之嵩山匿道士士室中甞無書夜起傍徨假寐而泣夢有告之者曰盍之嵩陽問之踰月過嵩陽廟市無書惟高笠僧貽書一帙則古本大學也先生憶夢心動叩所自來曰吾遼人也天也未全家死於兵遂祝髮鼠海濱少受學義州賀凌臺先生凌臺爲賀黃門欽之孫講學醫巫閭以大學古本授予曰古學之失傳由不知本也大學不云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乎本該體用而統心意及家國天下必正心誠意而學乃有體必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學乃有用北宋祖陳摶

之學講性命而略事爲則專內遺外不知有身南宋宗程頤之學就事物以求心必則登枝逐流幷不知有本夫格物者絜量本末本諸身也致知者審度先後以身先之也中庸以誠意爲誠身孟子以存心爲養其大體是正心誠心無非身也先生受學心契之已而應湖西施參議之招設講鷺洲書院楚人楊洪才耻庵來講姚江之學使君雅不善姚江謂不宜舍事物求心性耻庵不之辨會平食使君曰不遷怒實難吾昨責官庖以鬬供也今又責之直怒怒矣宜何以治之耻庵乃舉手肅四座曰若此者可仍求之事物否時四座闃然先生大悟即下拜曰受教矣歸而惺然坐通夜不寐踰年客崇仁又客淮西臨三年淮

人有知小毛生者先生曰吾北小毛生自毛甡也是時撿屢
下先生禍已解康熙十七年　詔舉博學鴻儒先生入都馮文
毅溥辟館相待而李文定天馥留先生主其家時應召者雖集
馮公大會城東萬柳堂先生援筆作萬柳堂賦稚座客第一及
試
聖祖方幸霸州攜諸書親覽翼日下三相國公閱
上忽問曰媧皇補天事信乎蓋先生卷中用此語也衆未對馮
公奏淮南子有之
上曰徒記事耶則楚詞列子早及之何止淮南第未知傳信何
如耳馮公復奏賦主鋪張古籍宜可用於是先生列上卷授檢

討纂修明史闔題得宏正兩朝紀傳具草二百餘篇時
聖祖精韻學剖晰精嚴關中李檢討因篤與吳門顧處士炎武
竭終身之力講音韻然卒狃於陸氏切韻二百八部之說先生
詘之嘗與檢討飲文定宅論韻不合李公曰吾少讀箕子麥秀
歌惡其無韻故凡遇論韻者吾必曰能柳是則言敢請檢討未
卽對先生曰禾黍油油者尤也不與我好則蕭肴豪尤之通也
好者尤三聲也有證乎曰有詩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請益曰
易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公曰善檢討笑曰韻
有四聲未聞三聲也先生曰四聲起於齊周顒而沈約成之古
無有也古人自爲韻而多以平上去三聲韻互相通押謂之三

聲不讀虞廷賡歌有股肱起元首喜百工熙乎不讀蔓草詩有
零露漙清揚婉適我願彤弓詩有受言藏中心貺一朝饗乎公
與檢討乃大服先生著古今通韻十二卷進呈
上幸南海子攜書行覽之稱善有 旨宣付史館幷 勅禮部
知其事其後嶺南楊生進沈約原韻十六卷
上疑其僞特命取 皇史宬所藏通韻本付閣臣參校以不合
斥去 丹陛樂者黃門鼓吹曲也設簨簴於午門旁太常典之
而其曲多誤
上命更定之掌院陳公廷敬以列代樂章配音樂議屬先生條
上多所采用先生於音律有神悟二十三年

上諭羣臣以徑一圍三隔八相生之法先生遂極意揅討作聖諭樂本解說皇言定聲錄及竟山樂錄思進之大常衆阻之三十八年

上復南巡先生進樂本解說刻本、詔傳先生至行在朝門奬勞并勅改刻本訛字宜付專行時鄙吾李塨走三千里受業凡三日盡得其五音二變四清七調九聲十二管犴器色旋宮之法先生大驚遂盡出所著令校輯焉時值北郊定配位太常卿徐元珙謂南郊南向則三祖配位固宜以東設西向爲一配西設東向爲二配又東設

西向爲三配其日月星辰諸配亦皆始東設而次西設何則以
崇左也至　北郊北向則向所爲左者今在右矣乃
三祖配位一如南郊始東設而次西設其山林川澤亦如之則
在昭穆爲顛倒而在左右爲偏戾於禮不合疏上　詔學士徐
公乾學韓公菼議覆
上實無改意而翰林官多各持一議李文定特召問先生先生
曰　南郊尚左故南向而配先左此東設者南向之左也　北
郊尚右故北向而配先右此東設者北向之右也曰此亦有言
之者矣特以左右言則一左一右似乎有分而以東西言則一
東也天下有南北異向而一東一西可同偏之禮乎曰有之在

何經曰在曲禮禮曰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語未竟李公撫掌曰有是哉經之無所不備也然則仍舊貫而已矣議遂定先生尋乞病歸越三年
聖祖南巡謁禹陵先生迎　駕西陵渡
上遙見先生遣侍衛勞問比還送　駕
上駐馬問所苦復勞之去及　三巡江浙先生謁　行在年老矣　命起立勿跪且　賜御書一幅時　皇太子隨　駕亦賜書屏聯各一其蒙　恩遇如此先生嘗痛易學未明太史占筮見之大傳及春秋傳者並失傳而仲兄有五易之說以移易爲文王孔子造卦象詞爲春秋史日立變解占所自始遂推衍其

義作仲氏易三十卷推易始末四卷春秋占筮書三卷河洛原舛編一卷太極圖說遺義一卷易小帖八卷易韻四卷尚書廣聽錄五卷舜典補亡一卷古文尚書冤詞八卷國風省篇一卷毛詩寫官記四卷詩札二卷詩傳詩說駁義五卷白鷺洲主客說詩一卷昏禮辨正一卷廟制折衷二卷大小宗通繹二卷辨定祭禮通俗譜五卷喪禮吾說篇十卷春秋毛詩傳三十六卷春秋條貫篇十一卷春秋屬辭比事記十卷春秋簡書刊誤二卷論語稽求篇七卷大學證文四卷大學知本圖說一卷四書賸言四卷 聖諭樂本解說二卷 皇言定聲錄八卷竟山樂錄四卷大學問一卷孝經問一卷周禮問二卷明堂問一卷學

校問一卷郊社禘祫問一卷經問十八卷彤史拾遺六卷武宗外紀一卷後鑒錄七卷蠻司合誌十五卷古今通韻十二卷後觀石錄二卷越語肯綮錄二卷蕭山縣志刊誤三卷湘湖水利志三卷杭州志三詰三誤辨一卷杭州治火議一卷詩話八卷詞話三卷天問補註一卷曾子問講義四卷韻學要指十一卷策問一卷表一卷雜說十卷文一百三十三卷詩五十六卷合四百九十有八卷先生少負奇才說經長於辨駁多與宋儒鑿枘而雄辨足以濟之晚益樂易好奬借後進或疑其歷詆古人使氣難近及親炙乃爽然出意外侍史曼殊豔而工詩諸名士為文張之晚歲悼亡忽忽不自得先生每作詩文必陳書滿前

及伸紙疾書或反不用一字夫人陳氏性妒以曼殊故輒詈於人前曰公等以毛大可為博學耶渠作七言八句亦必獺祭乃成先生笑曰握筆一次展卷一回積久自能賅博婦言不足聽也嘗僦居屋三間左右庋圖史寓眷屬而中為客次先生日著書其間筆不停揮請業者環坐問隨答井井無一誤夫人在室中時或詬詈先生復還詬之殆互官並用者始甯女士徐昭華讀瀨中集感歎願受業桐鄉講焉琉球使者過杭州以兼金購文集且求見先生其名動海外若此自明以來申明漢儒之學使儒者不敢以空言說經實先生開其先路其文縱橫博辨傲睨一世與其經說相表裏自成一格不可以繩尺求然議論獨

到處卒不可廢詩次於文要亦我用我法不屑隨人歩趨者卒年八十有五以兄子遠宗後康熙庚午進士弟子陸邦烈盛唐王錫章大來等著錄者甚衆邦烈字又超平湖人嘗取先生經說所載裒爲聖門釋非錄五卷謂聖門口語未可盡非云

朱愚庵先生事略　陳啟源

朱諱鶴齡字長孺江蘇吳江人前明諸生性好學遺落世事晨夕一編行不識路途坐不知寒暑或謂之愚因以愚庵自號嘗箋注杜子美李義山詩故所作韻語頗出入二家入　國朝屏居著述與顧亭林友亭林以本原之學相勖始湛思覃力於諸經注疏及儒先語錄著有尚書埤傳禹貢長箋讀左日鈔詩經通義等書尚書斟酌於漢學宋學間長箋作於胡朏明錐指之前不及朏明書而旁引曲證亦多創獲讀左瑕瑜並陳不及顧亭林惠定宇之密詩經參停於今古之間於　國朝惟用陳啟源說蓋啟源實與參訂焉其邶鄘衛三國禹貢三江震澤太湖

嶓冢漢源諸辨多有裨於若璩又著愚庵詩文集其書元裕之集後云裕之於元既踐其土茹其毛即無反詈之理乃今之誣詘不少避者若欲掩其失身之事以誑國人非徒悖也其愚亦甚矣其言蓋指 國初啓心反覆之輩可謂知大義矣啟源字長發先生同縣人著毛詩稽古編自記謂閱時十四載稾凡三易乃成引據賅博疏證詳明爲唐以前專門之學

劉繼莊先生事略

劉繼莊者名獻廷字君賢順天大興人先世本吳人寓吳江者數十年卒焉其學主於經世自象緯律歷邊塞關要財賦軍政之屬旁及岐黃釋老家言無不窮究崑山徐尚書好士多藏書大江南北宿老爭赴之先生遊其間別有心得萬徵君季野於書無所不讀獨心折先生引參明史館事顧君景范黃君子鴻長於輿地亦引先生參一統志事先生謂諸公考古有餘而未切實用其論向來方輿書大抵詳於人事而天地之故概未有聞當於疆域前別添數則先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為主定簡平儀之度制為正切線表而節氣之後先日蝕之分杪五星之陵

祀占驗皆可推矣諸方七十二候多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桃李臘月已開而吳下梅開於驚蟄桃李開於清明相懸若此今世所傳七十二候本諸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今之中原已與七國之中原不合則歷差爲之宜於南北諸方細考其氣候詳載之爲一則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微矣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皆北流故必北風而後雨山水之向背分合皆當按籍而列之而風土之剛柔暨陰陽燥溼之徵可次第求矣諸方有土音又有俚音蓋五行氣運所宣之不同各譜之爲一則合之土產則諸方人民性情風俗之微皆可推而見矣其論水利謂西北乃二帝三王之

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於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自劉石雲擾以訖金元人皆草草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爲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爲民利乃爲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瀦無道可行人固無如水何水亦無如人何虞學士始奮然言之郭太史始毅然行之未幾竟廢三百年無過問者有聖人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西北水利莫詳於水經酈注雖時移勢易十猶可得六七酈氏略於東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當詳正在西北擬取列史中關於水利農田戰守者各詳考其所以附以諸家之說以爲之䟽俾施行者有所考鏡又言通鑑綱目非朱子

親筆故多迂而不切而關繫重者反遺之當別作紀年一書氏先生所撰著其運量皆非一人一時所能成故多未就也生平自謂於聲音之道別有所窺足窮造化之奧百世而不惑嘗作新韻譜自華嚴字母悟入而參之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蠟頂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眞等音又證以遼人林益長之說而益自信同時吳修齡自謂蒼頡以後一人先生則曰是其於天竺以下書皆未得通而但略見華嚴之旨者也先生之法先立鼻音二以鼻音爲韻本次定喉音四爲諸韻之宗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爲韻父而韻歷三十二音

為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萬有不齊之聲攝於此矣嘗欲譜四方土音以窮宇宙元音之變乃取新韻譜為主而以四方土音塡之逢人皆可即證蓋是書多得之大荒以外囊括浩博學者或驟見而未能遍也先生與梁質人王昆繩友所嚴事者曰梁溪顧畇滋衡陽王而農而尤心服者曰南昌彭躬菴所自著曰廣陽雜記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梅定九先生事略　孫文穆公瑴成

先生諱文鼎字定九又字勿庵安徽宣城人年二十七與弟文鼐共習臺官交食法著天學駢枝六卷值天學書之難讀者必求其說至廢寢食疇人弟子皆折節造訪人有問者亦詳告之無隱期與斯世共明之所著天算之書八十餘種讀元史授時法經歎其法之善作元史天經補註二卷又以授時集古法大成然枷法五端外大率多因古術因參校古術七十餘家著古今天法通考七十餘卷授時以六術考古今冬至取曾獻公冬

至證統天術之疏然依其本法步算與授時所得正同作春秋
以來冬至考一卷元史西征庚午元術西征者謂太祖庚辰也
庚午元者上元起算之端也志訛太祖庚辰爲太宗不知太宗
無庚辰也又訛上元爲庚子則於積年不合也考而正之作庚
午元法考一卷授時非諸古術所能比郭守敬所著法草乃法
經立法之根柢其義之情微者作郭太史法草補註一卷立成
傳寫魯魚不得其法不敢妄用作大統立成註二卷授時法於
日纏盈縮月離遲疾並以垛積招差立算而九章諸書無此術
從未有能言其故者作平定三差詳說一卷此發明古法者也
唐九執法爲西法之權輿其後有婆羅門十一曜經及都聿利

斯經皆九執之屬在元則有札馬魯丁西域萬年法在明則有馬沙亦黑馬哈麻之回回法西域天文書天順時貝琳所刻天文實用即本此書作回回法補註三卷西域天文書補註二卷二十雜星考一卷表景生於日軌之高下日軌又因於地差而變移作四省表景立成一卷周髀所言里差法即西人之說所自出作周髀算經補註一卷渾蓋之器最便行測作渾蓋通憲圖說訂補一卷西國日月以太陽行黃道三十度爲一日作西國日月考一卷西術中有細草猶授時之有通軌也以大指六意隱括而詳之作七政細草補註三卷新法有交食蒙求七政蒙引二書並逸作交食蒙求訂補二卷交食蒙求附說二卷監

正楊光先日食圖以金環與食甚時分爲二圖而各具時刻其誤非小作交食圖法訂誤一卷新法以黃道求赤道交食細草用儀象志表不如弧三角之親切作求赤道宿度法一卷謂中西兩家之法求交食起復方位皆以東西南北爲言然東西南北惟日月行至午規而又近天頂則四方各正其位矣自非然者則黃道有斜正之殊而自虧至復經歷時刻展轉遷移弧度之勢頃刻易向且北極有高下而隨處所見必皆不同勢難施諸測驗今別立新法不用東西南北之號惟就人所見日月圓體分爲八向以正對天頂處命之曰上對地平處命之曰下上下聯爲直線作十字橫線命之曰左右此四正向也曰上左上

右曰下左下右則四隅向也乃以定其受蝕之所在則舉目可見作交食管見一卷太陽之有日差猶月離交食之有加減時因表說含糊有誤作日差原理一卷火星最爲難算至地谷而始密解其立法之根作火緯本原圖說一卷訂火緯表記因及七政作七政前均簡法一卷金水歲輪繞日其度右移上三星軌跡其度左轉若歲輪則仍右移作上三星軌跡成繞日圓象一卷天問略取黃緯不眞而例表從之誤作黃赤距緯圖辨一卷西人謂日月高度等其表景有長短以謂日遠月近其說非是作太陰表影辨一卷新法帝星句陳經緯刻本互異作帝星句陳經緯考異一卷測帝星句陳二星爲定夜時之簡法作略

晷眞度一卷以上皆發明新法算書或正其誤或補其闕也康熙開明史開局天文志爲吳檢討任臣分修總裁爲湯公斌徐公乾學經嘉興徐善宛平劉獻廷常州楊文言各有增定後以屬黃先生宗羲又以屬先生先生摘其訛舛五十條處以天草通軌補之作明史志擬稾三卷雖爲大統而作實以闡明授時之奧補元史之缺略其總目凡三曰法原曰立成曰推步又作天志贅言一卷大意言明用大統實卽授時宜於元史闕載之事詳之以補其未備又回回法承用三百年法宜備書所謂世子之天學袁黃之天法新書唐順之周述學之會通回法以庚午元法之例列之皆得附錄其西洋法方今見行然崇禎朝徐

李測驗改憲之功不可沒也亦宜備載緣起康熙二十八年先
生至京師見安溪李文貞公文貞謂曰天法至本朝大備經
生家猶若望洋者無快論以發其意也宜略倣元趙友欽革象
新書體例作簡要之書俾人人得其門戶此學照將大顯因作
天學疑問三卷四十一年文貞扈駕南巡駐蹕德州有旨
取先生書文貞以天學疑問呈求
聖誨奉旨朕留心歷算多年此事朕能決其是非將書留覽
後二日召見文貞
聖祖云昨所呈書甚細心且議論亦公平此人用力深矣朕帶
回宮中細閱文貞因求

皇上親加御筆批駁改定

上肯之明年　駕復南巡於　行在發回原書中間圈點塗抹

及籤貼批語皆

上親筆也文貞復請此書疵謬所在　諭曰無疵謬但算法未

備未幾

聖祖西巡問隱淪之士文貞以關中李顒河南張沐及先生三

人對

上亦素知顒及先生四十四年南巡狩文貞以撫臣扈從

上問宣城處士梅文鼎今焉在文貞以尚在臣署對

上曰朕歸時汝與偕來朕將面見文貞尋與先生伏迎河干越

晨俱召對御舟中從容垂問凡三日

上謂文貞曰天象算法朕最留心此學今鮮知者如文鼎實僅見也其人亦雅士惜乎老矣　賜御書扇幅頒賚珍饌臨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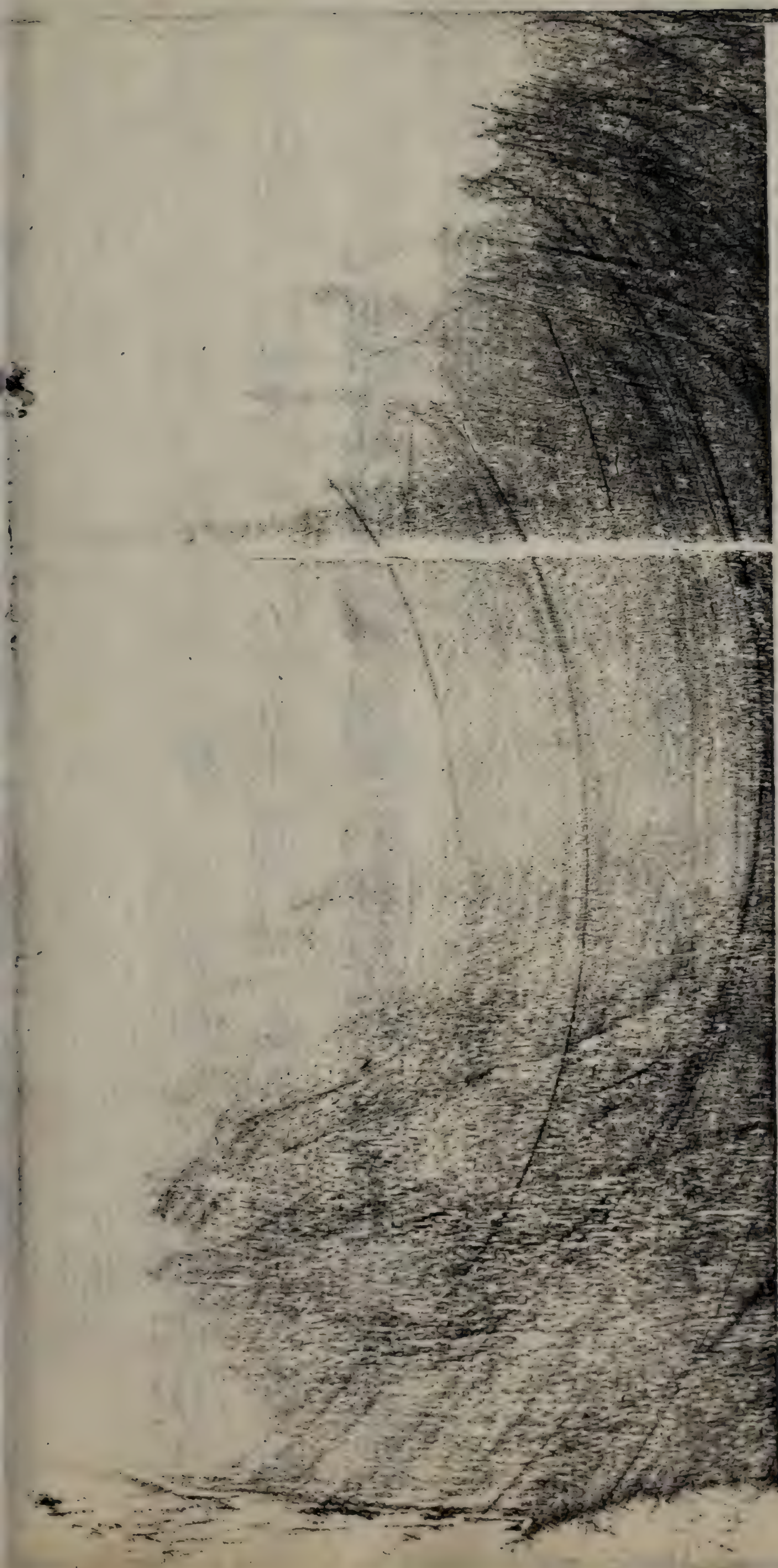
特賜績學參微四大字越明年又　命其孫轂成入　內廷學習五十三年十二月轂成奉

上諭汝祖留心律歷多年可將律呂正義寄一部去令看或有錯處可指出夫古帝王有都俞吁咈四字後來遂止有都俞即朋友之間亦不喜人規勸此皆私意也汝等須極力克去則學問自然長進可併將此意寫與汝祖知之　恩遇為古所未有也先生所著書柏鄉魏荔彤兼濟堂纂刻者凡二十九種轂成

謂編校不善別爲編次頁名梅氏叢書輯要總二十五種六十二卷未刻者今失傳先生爲學甚勤李文貞命子鍾倫弟鼎徵及羣從皆執弟子禮宿遷徐用錫晉江陳万策景州魏廷珍河閒王之銳交河王蘭生皆以得與參校爲榮康熙六十年卒年八十有九

上聞命有司經紀其喪士論榮之先生家居營祠廟申宗禁梅氏無公庭訟幾三十年族屬數千人無博戲者及卒皆弔哭失声子以燕癸酉舉人瑴成以康熙五十三年　賜舉人明年　賜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供奉　內廷官至左都御史謚文穆蒙

聖祖授以借根方法知與古人立天元一術相同闡揚
聖學有明三百年所不能知者一旦復顯於世與修明史天志
著增删算法統宗十一卷赤水遺珠一卷操縵巵言一卷文鼐
先生仲弟與兄共著步五星式六卷早卒文鼏其季弟也著中
西經星同異考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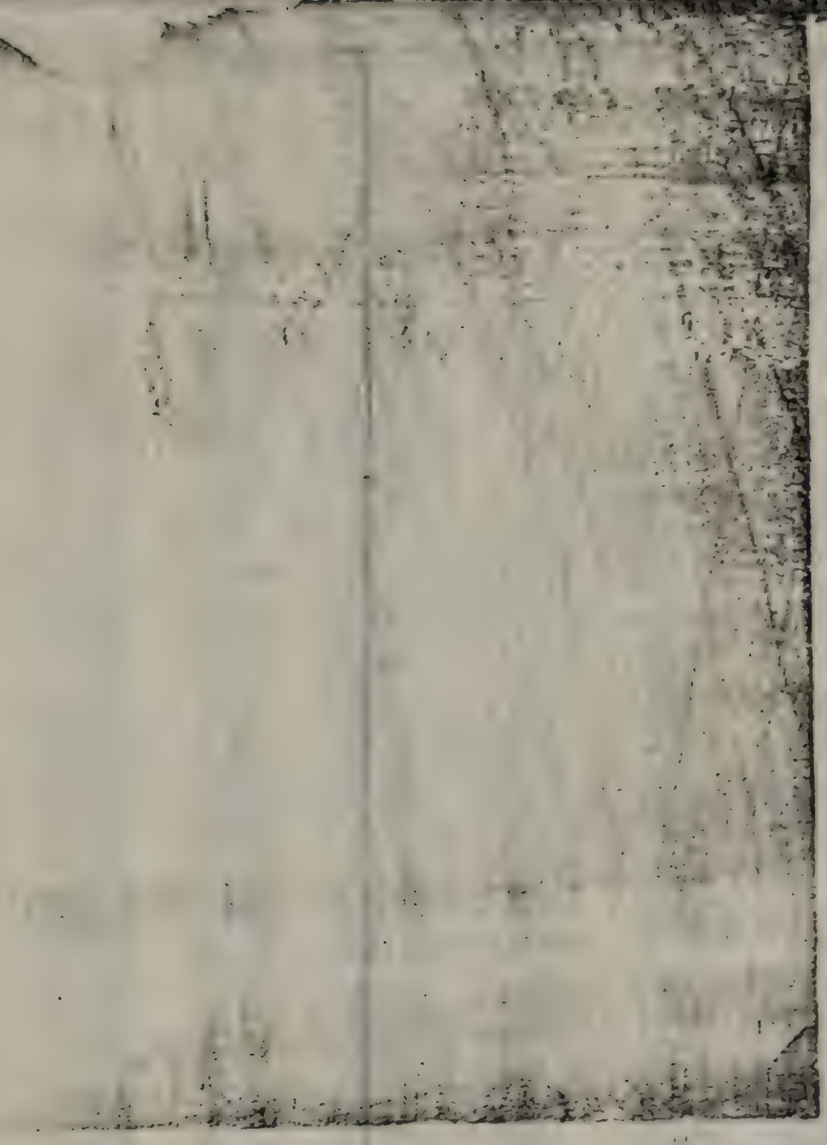


薛儀甫先生事略　唐夢賚

薛先生鳳祚字儀甫山東淄川人嘗師事定興鹿忠節善繼容城孫徵君奇逢著聖學心傳發明認理尋樂之旨又講求天文地理實用初從魏文魁學天文順治中譯穆尼閣說為天步真原先生謹守成法著天學會通十餘種梅定九天算書記所謂青州之學也其曰對數比例者即西法之假數也曰中法四線者以西法六十分為度不便於算改從古法以百分為度表所列止正弦餘弦正切餘切故曰四線其推步諸書曰太陽太陰諸行法原曰木火土三星經行法原曰交食法原曰曆年甲子曰求歲實曰五星高行曰交食表曰經星中星曰西域回回術

曰西術表曰今西法選要曰今法表皆會中西以立法以順治十二年乙未冬至爲元諸應皆從此起算以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五十七秒五微爲歲實黃赤道交度有加減恆星歲行五十一秒與天步眞原法同梅定九謂其書詳於法而無快論以發其趣蓋其時新法初行中西文字輾轉相通故詞旨未能盡暢也先生又著兩河清彙詳究黃河運河北自昌平通州南至浙江等處河湖泉水諸目皆詳載之又記黃河職官夫役道里之數及歷代至 本朝治河成績援據古今疏證頗明別爲海運一篇欲仿元運故道與漕河並行則祖邱瓊山舊說也同縣唐先生夢賚字濟武順治六年進士以檢討言事罷歸

家居閉戶讀書著述甚富。有鋼鈔疏禁羅說備邊策皆留心經濟之書。





王寅旭先生事略　談泰

王先生錫闡字寅旭晃江人博覽羣書守義樹節與張楊園講濂洛之學兼通中西天學先生生於明季當徐光啟等修新法時聚訟盈廷先生獨閉戶着書潛心測算遇天色晴霽輒登屋臥鴟吻間仰觀景象竟夕不寐務求精符天象不屑屑於門戶之分著曉菴新法六卷考古之誤而存其是擇西說之長而去其短據依圭表改立法數雖私家撰述未見施行而为術精妙識者莫不稱善年五十五卒梅處士定九曰從來言交食者祇有食甚分数未及其边惟寅旭以日月圓体分三百六十度而論其日食時所虧之边凡幾何度今推其法頗精確然則御

製考成所采定九以上下左右算交食方向法蓋本於先生矣康熙以來梅學盛行王學尙微蓋先生無子傳其業者無人又其遺書知之者少持平而論先生精而核定九博而大各造其極難可軒輊而皆在薛鳳祚之上

談泰字階平江甯舉人官南匯訓導博覽勤學精於天算得梅氏算學之傳所著考證經史之書曰觀書雜識二十卷其算術之書有測量周徑正誤周髀經算四極南北遊法增補武成朔閏譜召誥月日譜歲次月建異同辨春秋歲次考三統術推三統術譜冬至權度紀略天官節氣斗分辨分野辨操縵卮言正誤圓壺周徑積實祖冲之鬴法辨鬴內方非十尺辨喪服傳溢

說王服經帶數等書及著古算書細草十餘種



陳泗源先生事略

陳先生厚耀字泗源江蘇泰州人康熙四十五年進士官蘇州府教授學問淵傳李文貞薦其通天文算法引見改內閣中書

聖祖命試以算法給三角形令求中綫及問弧背尺寸先生具可進稱旨命入直內廷後編修與梅文穆瑴成同修書召至御座旁教以幾何算法先生學益進

上嘗問曰汝能測北極出地高下否對曰遇春秋二分用儀器測之可得高度若餘節氣又有加減之異然亦不準何也地上有朦氣之差以人目視之有升卑爲高映小爲大之異故以渾

儀測之多不合惟在天度數則不差耳又問地周三百六十度依周尺每度二百五十里今尺二百里地周幾何徑幾何奏曰依周尺地周九萬里今尺七萬二千里以圍三徑一推之地徑二萬四千里以密率推之當得地徑二萬二千九百一十八里有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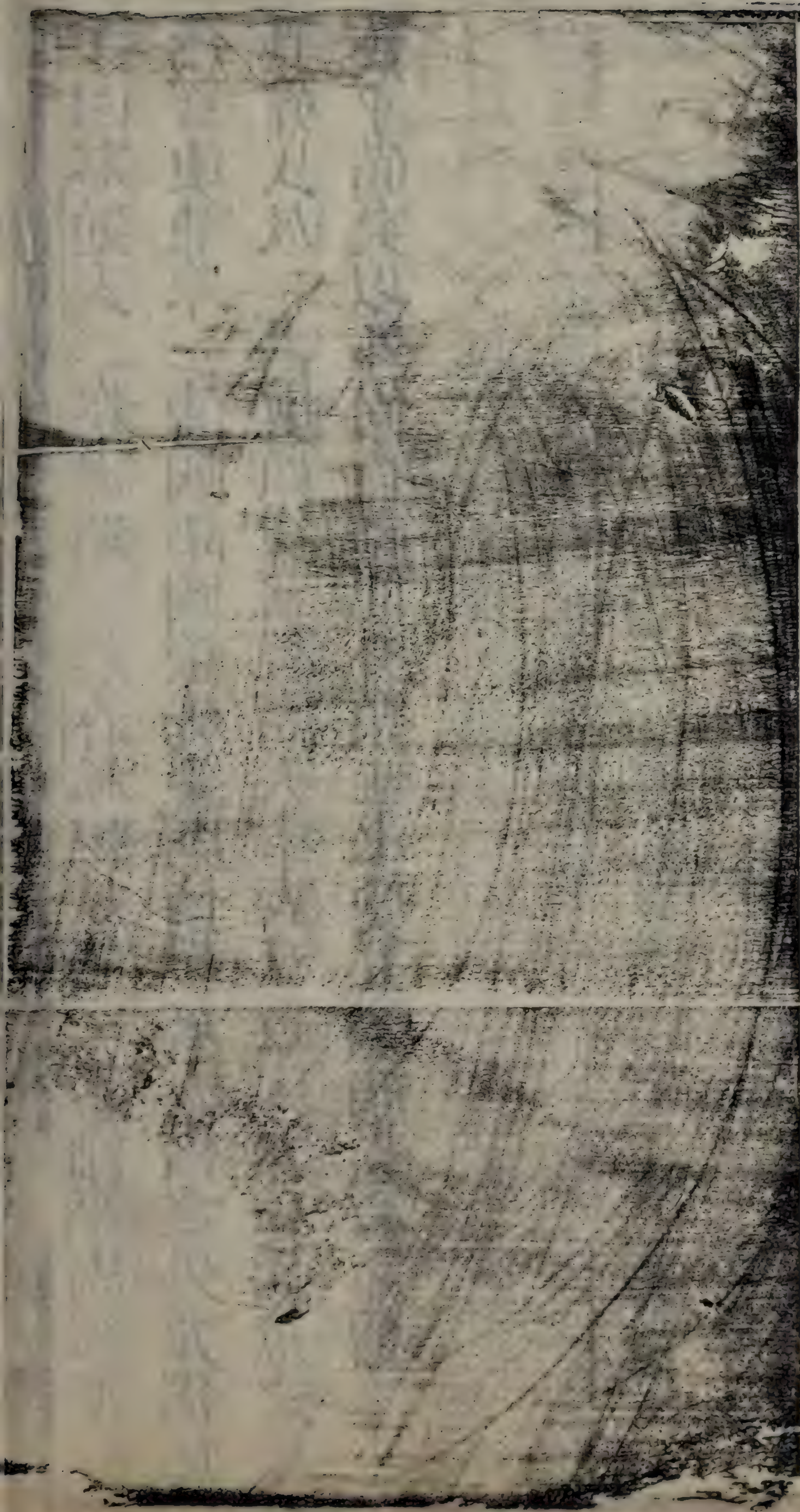
上問地圓出何書對以周髀算經曾言之問何以見其圓也對曰職方外紀西人言繞地過一周四面皆生齒所居故知其爲圓且東西測影有時差南北測星有地差皆與圓形相合故益知其爲圓

上稱善累遷司業左諭德以老疾致仕卒於家先生治春秋九

究心天算嘗謂杜預長歷爲春秋長歷十卷其凡有四一曰歷證備引漢書續漢書晉書隋書唐書宋史元史左傳注疏春秋屬辭天元歷理歷法新書諸說以證推步之異其引春秋屬辭載杜預論日月差謬一條爲注疏所無又引大衍歷義春秋歷考一條亦唐志所未錄尤足以資考證二曰古歷以古法十九年爲一章一章之首推合周歷正月朔日冬至前列算法後以春秋十二公紀年橫列爲四章縱列十二公積而成表以求歷元三曰歷編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一推其朔閏及月之大小而以經傳干支爲證佐皆述杜預之說而考辨之四曰歷存以古歷推隱公元年正月庚戌朔杜氏長歷則爲辛巳朔乃古

歷所推之上年十二月朔謂元年之前失一閏蓋以經傳干支推次知之先生則謂如預之說元年至七年中書者雖多不失而與二年八月之庚辰三年十二月之庚戌四年二月之戊申又不能合且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失之蓋隱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閏乃多一閏因退一月就之定隱公元年正月爲庚辰朔較長歷實退兩月推至僖公五年正月以下朔閏因一一與杜歷相符故不復續載焉杜預書惟以干支遞排而以閏月小建爲之遷就先生明於歷法故所推較預爲密蓋非惟補其闕佚並能正其譌舛於考證之學極爲有裨治春秋者不可少此編矣又選春秋戰國異辭五

十四卷通表二卷摭遺一卷春秋世族譜一卷鄒平馬宛斯驌爲繹史兼采三傳國語國策先生則皆摭於五書之外尤獨爲其辨以族嘗與顧復初棟高大事表互證則春秋氏族之學幾乎備矣以外尚有禮記分類十七史正譌諸書今不傳



胡東樵先生事略　葉佩蓀

黄儀　顧祖禹

先生諱渭初名渭生字朏明浙江德清人曾祖友信明進士有文名世所稱思泉先生也父公角天啟甲子舉人先生年十二而孤母沈攜之避寇山谷間十五爲縣學生試高等屢赴行省試不售乃入太學嘗館益都馮相國邸會開博學鴻詞科相國欲以先生應　詔堅辭不肯就羣公避嫌以相國子師莫敢先發及見薦牘無先生名則又大驚先生自是謝科舉專窮經義尤精輿地之學徐尚書乾學奉　詔修一統志開局洞庭山延請黄儀子鴻顧祖禹景范閻若璩百詩及先生分纂因得縱觀天下郡國之書先生素習禹貢謂漢唐二孔氏宋蔡氏於地理多

跡弁如三江當主鄭康成說。庾仲初。言不可以釋禹貢浮於淮泗達於河。河當從說文作菏。榮波既豬。波當從鄭康成本作播。梁州之黑水與導川之黑水不可溷而爲一。乃博稽載籍。及古今經解。考其同異而折衷之。依經爲訓章則句從名曰禹貢錐指凡二十卷。爲圖四十七篇。於九州山川形勢及古今郡國分合同異道里遠近夷險稽然若聚米而畫沙也。漢唐以來河道遷徙。雖非禹貢之舊。要爲民生國計所繫。故於導河一章備考歷代決溢改流之跡。且爲圖以表之。嘗謂詩書禮春秋。皆不可無圖。惟易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一體六爻之畫。即其圖也。八卦之次序方位則乾坤三索出震齊巽二章盡之矣若先後天

之圖唐以前書絕無一字符驗而突出於宋初由邵子以及朱子但取其數之巧合而不能指其授受所從來本義卷首九圖乃門人所依附朱子當日未嘗堅主其說至河圖之象自古無傳後人何從擬議洛書之文見於洪範五行九宮初不爲易而設作易圖明辨十卷又言洪範古聖所傳漢儒專主災異以晉史矯誣之說亂彝倫攸敘之經害一洛書本文具在洪範宋儒刱爲黑白之點方員之體九十之位且謂洪範之理通於易劉牧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蔡元定兩易其名害二洪範原無錯簡後儒任意改竄移庶徵王省惟歲以下爲五紀之傳移皇極斂時五服至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爲五福六極之

傳害三作洪範正詩五卷又作大學翼真七卷言經文此謂知本二句當在止於信之下知本蓋知止之訛格物致知與至善繫在邦畿章而本無闕文無衍於補皆作然有得非異趣以爲高者康熙四十二年

聖祖南巡先生撰平成頌并禹貢錐指獻諸　行在有　詔嘉奬　召至南書房有廬　賜饌　賜御書詩扇並　御書耆年篤學四大字　賜之儒者咸以爲榮五十三年正月卒年八十有二從子會恩從先生學由進士及第官至刑部尚書孫彥穎宮編修彥昇進士由刑部主事改定陶知縣著春秋說四書近是叢書薈要錄於樂律亦有心得著樂律表微八卷同郡葉佩蓀

亦治古易不言圖書著易守四十卷於易中三聖人所未言者不加一字故曰守

黄儀字子鴻常熟人精輿地之學謂班書地志所載諸川第言其所出所入而中間經歷之地不可得聞惟水經注備著之然非繪圖不能了然於心目乃反覆尋究每水各爲一圖凡郡邑建置沿革山川險易皆縷析而條分之與閻百詩顧景范同修一統志蒐討之力爲多

顧景范者名祖禹無錫人學者稱宛溪先生父柔謙字剛中精於史學著山居贅論一書景范沈敏有大略爲人奇貧而廉介樸厚不求名於時貫穿諸史出以己所獨見著方輿紀要百二

十卷據正史考訂地理於山川形勢險要古今用兵戰守攻取成敗得失之跡皆有折衷雖荒僻幽仄之地皆如目見而身履之其論之最精者謂天下之形勢視乎建都故邊與腹無定所有在此爲要害而彼爲散地在彼爲散地而此爲要害者又謂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審天下之勢而起事常不擇地甯都魏叔子推爲數千百年絕無僅有之書　欽定通鑑擥要於地理注中多加采錄焉

何義門先生事略　沈彤　陳景雲　陳黃中

何先生焯字屺瞻晚號茶仙江蘇長洲人先世曾以義門旌學者稱義門先生少讀書數行齊下爲文才思横溢天性最耿介廉於財視千金猶草芥晨炊未具不計也康熙二十四年充拔貢生時徐尚書乾學翁祭酒叔元方收召後進具所善通顯立致先生亦及其門而慎自持遇不韙且相諍執尚書待之甚厚而爲忌者所搆失歡至辨訟於大府祭酒之子妄人也先生積忤之爲所譖及祭酒受要人指劾睢州湯文正公舉朝憤之莫敢訟言其非獨慈谿姜西溟移文譏之先生亦上書請削門生籍天下快焉然先生卒以是潦倒場屋不得志最後爲安溪李

文貞所知四十一年
聖祖南巡駐涿州文貞時撫直隸迎謁道左
上從容問野甯有遺賢乎文貞以何焯對遂 召試 命直南
書房明年 賜舉人試禮部下第復 賜進士選庶 吉士仍直
南書房尋 命侍讀 皇八子允禩貝勒府兼武英殿纂修然
忌者滋多散館置下等得 旨再教習三年明年外艱歸旋丁
後母艱初先生選刻四書文行遠集數種及從安溪遊得成宏
先輩宗傳復選歷科程墨海內五尺童子皆知其名晩歲益有
見於儒者之大原嘗歎王厚齋雖魁宿尚未脫盡詞科習氣而
欿然自附於不賢識小之徒欲因文見道以探本於儒術蓋所

得白此益遠矣五十二年再以文貞薦　召赴闕仍直武英殿
明年授編修又明年　駕在熱河有搆蜚語以聞者
上還京先生迎道左即　命收繫盡籍其邸中書籍以進文學
士蔣公廷錫等檢勘無狂謬語又草稿中有辭吳縣令餽金札
上覽之怒漸解且嘉其有守簡數條　命內侍詣獄詰責先生
各據實奏辭反報僅坐免官還其書　命仍直武英殿方章之
般校尉縛先生馬上馳送獄家人惶怖先生眠食如平時振徽
讀易聲出戶外既出獄即趨局校書如故時諸王皆右文采邸
所治冊府多貧其校勘
世宗皇帝在潛邸亦以困學紀聞屬先生箋疏六十一年病

詔賜醫藥六月九日卒年六十有二
上曰何焯修書勤學問好朕正欲用之不意遽歿殊可閔遂
詔復原官超贈侍讀學士　賜金給符傳歸喪　命有司存恤
其孤先生蓄書數萬卷參互鉤稽如別黑白吳下多書估先生
訪講宋元舊槧及故家善本細讎正之丹黃積數十過始知近
世之書脫漏訛謬讀者多沈迷於其中而不悟所校定兩漢書
三國志考證尤精核乾隆五年侍郎方苞奏取其書付國子監
爲新刊本所取正先生凡有評識必洞徹其表裏通核其時勢
利病無一語無根據每讀書論世輒思爲用天下之具故精審
絕倫若此書得晉唐人法

聖祖賞命書四書章句集註奏　御房獎　命即鋟板所著道古齋識小錄多删取諸題識爲之最矜愼繫獄時門人某妄意中有忌諱語投諸火或謂爲所乾沒云先生與方望溪論文之不其合望溪最惡錢牧齋文先生頗右之謂自牧齋後更無人矣蓋少嘗學於邵僧彌僧彌出自虞山也然望溪有作必問其友曰義門見之否義門能糾吾文之短者如有言乞以告我先生歿後世或用兼金購所閱經史諸本估人多冒其蹟以求售於是何氏僞書頗雜出邑子蔣維鈞刻其讀書記五十八卷行於世先生事親孝謹推財產於兄弟待親故貧者咸有恩晩歲落官入直芻米僕賃不給其廉介自若也門人有才而貧者輒飲

食於其家而教之著錄四百餘人知名者三之一吳江沈彤陳景雲其最著也彤字冠雲一字果堂自少力學以窮經爲事貫穿前人之異同折衷至當淹通三禮論者謂亞於惠天牧面醋於萬充宗爲人誠篤盡洗吳中名士習氣乾隆丙辰以諸生召試鴻詞科不遇與修三禮及一統志書成授九品官以親老辭歸親歿二年中不茹葷不內寢纖悉中禮其周官祿田考因歐陽文忠有周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之疑後人辨者不過以攝官爲詞冠雲獨詳究周制分官爵公田祿田三篇據經起例旁求諸注乃適如經之所有其精審淹通於鄭賈注疏外可爲特出又撰儀禮小疏一卷取士冠禮士昏禮公食大夫禮喪服

士喪禮爲之疏。箋足訂舊義之誤又撰春秋左氏傳小疏。尚書小疏各一卷其東堂集十二卷。則多訂正經學之文其於禮經服制足補漢宋以來注疏家所未備又撰氣穴考略內經本論。卒年六十有五景雲字少章。年十七湯文正公撫吳試士拔第一。補縣學生康熙中。應順天試。不遇館於藩邸三年辭歸時年四十以母老絕意宦遊後藩邸再遺使敦促漕師赫公命淮安守造廬延請。皆堅謝不起也。凡經史子集地理制度下及稗官家無不綜覽而尤深於史學。溫公通鑑略能背誦前明三百年事能剖決其。毫芒得失所著讀書紀聞十二卷。綱目辨誤四卷兩漢訂誤五卷三國志校誤三卷韓文校誤三卷柳文校誤三

卷文選校正三卷通鑑胡注正誤二卷紀元考畧一卷文集四卷篤於內行親喪每慟輒絕祭必涕泗沾衣外和內剛不因人熱晚歲名益高跡益晦終年杜門足不蹋城市朝齋暮館處之怡然也子黃中字和叔號東莊乾隆初應博學鴻詞科不遇乃縱遊南臨洞庭登衡嶽東浮錢唐入閩北馳驅燕齊河岱閱學益精爲海甯陳相國所知嘗上書相國論用人理財養兵數大事鑿鑿切利病無少諱會有 詔求骨鯁魁壘之士如古馬周陽城者陳公欲以和叔應 詔和叔辭焉初客湖南巡撫幕府士苗或小警巡撫欲興師勦之屬繕奏草和叔曰此召亂也撫而輯之其可弗聽和叔行已而苗叛用兵期年乃靖在京師甚

善山陰胡稚威稚威故奇士傲睨當世士鮮當意者顧獨爲和叔屈所著文必以見示輒爲發其疊别其良未嘗不相視而笑也和叔卒年五十有九貧甚至不能庀喪具姻黨以金賻娶張氏固卻之曰柰何以貧故傷夫子義遂鬻居以葬所著宋史稾一百七十卷新唐書刊誤三卷　國朝謚法考三卷殿閣部院年表督撫年表各六卷詩文集四卷

惠天牧先生事略

惠先生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儒江蘇吳縣人父周惕字元龍少從徐俟齋遊復受業於堯峰康熙己未舉鴻詞科丁憂不與試辛未成進士選庶吉士改密雲縣知縣卒於官惠氏三世以經學著稱元龍其創始者也所著有易傳春秋三禮問文詩說其論詩謂大小雅以音別不以政別謂正雅變雅美刺錯陳不必分六月以上爲正六月以下爲變文王以下爲正民勞以下爲變謂二南二十六篇皆房中之樂不必泥其所指何人講天子諸侯均得有頌魯頌非僭立論皆有依據先生生時元龍夢貫人來謁視其刺乃東里楊文貞公遂以文貞名名之弱冠爲諸

生不就省試或問之則曰胸中無書焉用試爲於是奮志讀書不輟遂博通六藝凡九經經文國語戰國策楚詞史記漢書三國志皆能闇誦嘗與名流會坐中有客前請曰聞君熟於史漢試爲誦封禪書先生朗誦終篇不失一字合坐皆歎服康熙戊子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分校癸巳乙未

會試

聖祖嘗問廷臣誰工作賦閣學蔣公廷錫以華亭王公頊齡仁和湯公右曾及先生名對其後湯公掌翰林院詞臣撰擬文字皆送先生改定乃進呈己亥正月

太皇太后升祔禮成特命祭告炎帝陵舜陵故事祭告使臣

學士以上皆開列先生以編修與焉異數也庚子主湖廣鄉試冬奉督學廣東之　命下車曰焚香設誓不妄取一文不妄徇一情頒條教以通經爲先士能背誦五經背爲三禮左傳者諸生食廪餼童子青其衿嘗言漢蜀郡僻陋有蠻夷風文翁爲蜀守選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寬等東受七經還以教授其後司馬相如王褒嚴尊楊雄相繼而起文章冠天下漢之蜀猶今之粵也於是毅然以經學倡每試士扃門後卽危坐堂皇溫經史繞座背誦不一字遺諸生大驚曰吾屬非人矣乃一淬於學

世宗御極復　命留任三年粵士爭棄兎園冊通經者愈多其爲文章郁郁芊芊比於江浙矣又謂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

明於古今通達國體今校官無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因訪輿論得海陽進士翁廷資即具疏題補韶州教授部議學臣向無題補屬吏例奉　旨惠士奇官聲好著照所請行後不爲例在任遷右中允超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任滿還都送行者如堵牆既去粵人尸祝之設木主配食先賢潮州於昌黎祠惠州於東坡祠廣州於三賢祠每元旦及生辰諸生皆肅衣冠入拜其得士心如此丙午還　朝丁未五月奉　旨修理鎮江城以產盡停工罷官

高宗卽位有　旨調取來京引　見以講讀用所欠修城銀得寬免丁巳六月補侍讀時已垂老耳漸聾己未春以病告歸辛

酉三月卒年七十有一先生盛年兼治經史晚年尤邃於經學撰易說六卷禮說十四卷春秋說十五卷其論易曰易始於伏羲盛於文王大備於孔子而其說猶存於漢不明孔子之易不足與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與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遠問庖犧吾不知之矣漢儒言易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通變荀爽以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直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爲俗書又創爲虛象之說遂舉漢易而空之而古學亡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哉其論春秋曰春秋三傳事莫詳於左氏論莫正於穀梁韓

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本周禮以記事也左氏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故記事皆實而論或未公公羊不信國史惟篤信其師說師所未言則以意逆之故所失常多要之左氏得諸國史公穀得之師承雖互有得失不可偏廢後世有王通者好為大言以欺人乃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於是啖助趙匡之徒爭攻三傳以伸其異說夫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闇室中矣公穀二家卽七十子之徒所傳之大義也學者當信而好之擇善而從之若徒據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力排而痛詆之吾恐三傳廢而春秋亦隨之而亡也其論周禮曰禮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音經之存乎訓識字審

音彷彿其義故古訓不可改也康成注經皆從古讀蓋字有音義相近而譌者故讀從之後世不學遂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故借以爲況賈公彥於鄭注如飛矛扶蘇薄借綦之類皆不能疏所讀之字亦不能疏輒曰從俗讀甚非不知蓋闕之義夫漢遠於周而唐又遠於漢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況宋以後乎周秦諸子其文雖不盡雅馴然皆可引爲禮經之證以其近古也幼時讀廿一史於天文樂律二志未盡通曉及官翰林因新法究推步之原著交食舉隅二卷言測日食者先求食限食限必在兩交去交近則食遠則否有入食限而不食者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

古法不能定朔故日食或在晦說者謂日之食晦朔之閒月之食惟在望此知一二五而不知十也日月有平行有實行有視行日月之食亦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在天相掩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虧食甚復圓也古術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行皆知求平朔莫知求實朔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故有恆星天有五星天有日天有月天古人以恆星最高遂指恆星爲天體新法於恆星天之外又有宗動天合於九重之數宗動者七政之所同宗也沈括謂日月星辰之行不相觸著氣而已此不知歷象者也如日月有氣而無體則月焉能掩日哉日高而月下五星亦有高下高下既殊又焉能相觸乎春

秋日有食之既。既者有繼之辭，非盡也。新法謂之金錢食。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掩日光，故全食之時，其中闕然而光溢於外，狀若金錢也。又撰琴遂理數考四卷。其略云：十二律黃鐘至小呂爲陽，蕤賓至應鐘爲陰。陽用正而陰用倍。蕤賓長，小呂短，黃鐘中。自古相傳之舊法也。晉永嘉之亂，有司失傳。梁武帝始改舊法，黃鐘長，應鐘短，小呂中。由是陽正陰倍之法絕。漢魏律遂小呂一均之下徵調，黃鐘爲宮，行小呂，無蕤賓，故假用小呂爲變徵。黃鐘遂之黃鐘宮爲正宮，小呂遂之黃鐘宮爲下宮。徵最小而以爲宮，故爲下宮。隋鄭譯遂以黃鐘正宮當之，擅去小呂，用蕤賓以附會先儒宮濁羽淸之說。夫宮濁羽淸者，指下徵調而

言譯改爲正宮。是以歷代之樂皆患聲高。隋唐以來。惟奏黃鐘一均。而旋宮之法廢矣。古法盡亡。獨存於琴。遂遂孔疏密取則琴暉。琴之十二律起於中暉。遂之七音生於宮孔。黃鐘遂從宮孔黃鐘始。一上一下。終於甤賓。琴自中暉黃鐘始。一左一右。終於十暉小呂。餘遂及琴放此。書成。惟嘉定王進士恪見而喜之。餘皆莫能解也。所著詩有紅豆齋小草。詠史樂府。及南中采蕁歸耕入海諸集。晚年自號紅豆居士。學者稱紅豆先生。子七人。棟最知名。自有傳。

陳亦韓先生事略　蔡德晉

陳先生祖范字亦韓自號見復江蘇常熟人少習舉業有師法雍正元年黃侍郎叔琳典試江南所取皆一時名士先生與嘉定張公鵬翀宜興任公啟運當塗徐公文靖才尤高試文傳頌遍海內其秋試禮部中式同邑蔣文肅廷錫方為大學士語之曰子有盛名登甲榜而某又在朝今歲大魁非子而誰先生默然趨出即辦裝南下語人曰無使他日以我為依附權門遂不與　殿試歸明年補行正科親朋皆勸赴　廷對先生曰吾少無溫飽之心徒自苦奚為及今尚可止過此則義不當止勢又不得自止矣於是僦屋華匯之濱楗戶讀書弟子著錄者日眾

閒與吟社諸老唱和月一讌集居數年有　詔天下設書院以教士諸大吏爭先延請為師先生勉應之在蘇州紫陽書院三年訓課有法士子至今思之又主徐州之雲龍安慶之敬敷揚州之安定或一年或二年輒辭去曰士習難醇師道難立且此席似宋時祠祿仕而不遂者處焉吾不求仕而久與其列為汗顏耳乾隆十五年

天子崇尚經術　特詔內外大臣薦舉經明行修之士秦文恭蕙田昌言曰不得陳某則此舉為無光於是雅知先生者交章列薦明年

上命閣部大臣於所舉中核其名實允孚者得四人先生與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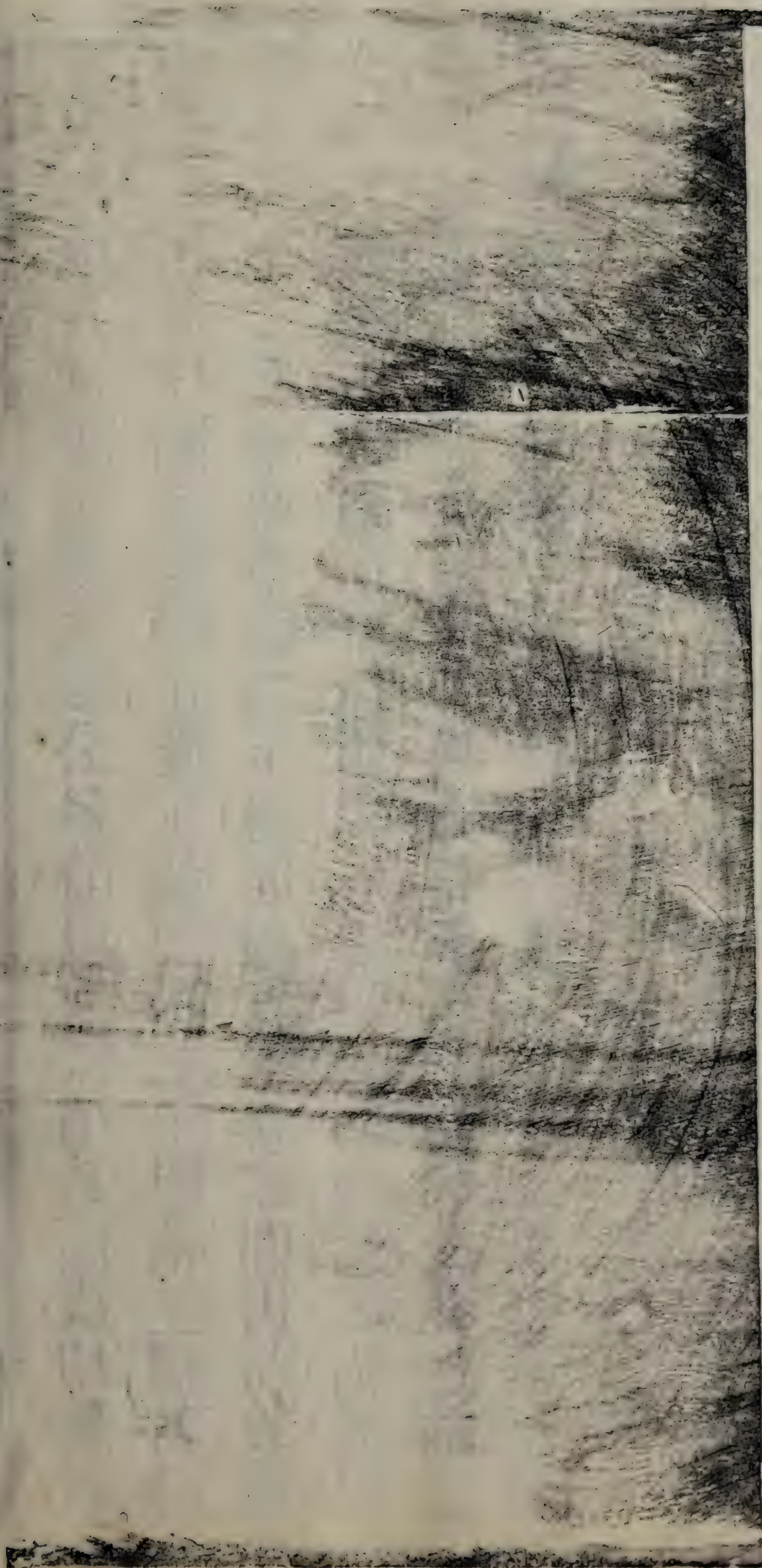
居首其三人則無錫顧棟高金匱吳鼎介休梁錫璵也得　旨皆授國子監司業先生與顧公以年老不任職即家拜受　新命朝野咸以爲異數云又三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九所選述有經咫一卷膺薦時錄呈　御覽又文集四卷詩集四卷掌錄二卷先生於學務求心得不喜馳騁其說與古人爭勝尤恥勦襲成言爲己有蓋合於論語之君子儒焉其論易不取先天之學謂易本隱以之顯學易者務合顯而求隱未求文字先觀圖象且帝出乎震一節方位顯然以數往知來爲先天圖之注腳未免牽合儒者於經所無則信之於經所明言則疑之何也論詩謂朱子不信小序是其慎處亦即其師心自用處詩之體格古

今不同。作詩之故亦古今不同。古時君民朝野不若後代之闊絕。指陳時事譏切宮闈不若後代之忌諱。朱子以後代詩人之習上觀三百篇。故於小序覺其迂闊牽強而難信也。謂論語賢賢易色主夫婦而言。賢賢如關雎之淑女好逑。車舝之令德來教。好德非好色。故云易色也。造端夫婦。其理甚大。若賢人之賢則交友一倫已括之矣。又言世俗有非禮之禮三。承重也。繼嗣也。葬服也。古者人子有爲父後不爲父後之分。漢時詔令尚云賜爲父後者爵一級。爲後者承爵祿奉宗祀而傳之。以重者也。應爲後之子亡。則適孫承之。而謂之承重。今士大夫不世爵。既無重可傳。而濫於喪葬立長孫承重之條。遂駕名諸父之前。禮

果然乎哉古之爲人後者後其繼別之宗耳宗不可絕是以後之若餘人無子不皆立後其資財入宗子之家以宗子祭無後教也自宗法廢而收族之道亡資財無所入勢必立其近屬以奉祭祀然風俗澆薄無資財者委而去之稍有絲粟之貽即攘臂而爭此禮所稱爲人後者與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同其可恥者也古之葬有常期過期而不能葬則主喪者不除服改葬則緦者不可以無服送至親也今葬無常期遠者至一二十年爲子者不能守未葬不除之禮即吉已久忽焉返其初喪之服而葬是以僞事其親也喪事有進無退不亦舛乎必不得已假用改葬之緦事畢而除之或亦亡於禮者之禮也又與人論史

記謂班孟堅譏子長先黃老而後六經此子長述其父說則然其所撰五帝本紀贊首推尚書列傳開端云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可謂之後六經乎列老子於申韓而進孔子為世家稱老子不過云古之隱者而於孔子曰可謂至聖矣至聖之稱至今用為廟號匹夫而躋世家即世世襲封之兆也弟子七十餘人合為一傳即堂廡從祀之端也以孟荀表諸子又隱然以孟子為王韓退之荀孟醇疵之辯子長已有先覺竊謂孔氏之道得子長而始定一尊雖從祀廟庭亦不為過而班氏譏之不能不為之白也同縣王侍御峻顧主事鎮孫主事夢逵湯進士愈先後游其門皆知名又有蔡先生德晉者字仁錫無錫人[illegible]雍

正四年舉人乾隆初楊文定公名時以大宗伯兼領成均薦仁錫經明行修授國子監學正遷工部司務生平覃精三禮著禮經本義十七卷禮傳本義二十傳通禮五十卷雖間出新義然大指悉衷諸古嘗謂橫渠以禮教人最得孔門博約之指故其律身甚嚴出處辭受皆不苟與方侍郎苞李侍郎紱往返論三禮其持論悉有根據



臧玉林先生事略　臧庸　臧禮堂

臧先生琳。字玉林。江蘇武進人。康熙閒補縣學生。其學謂不通訓詁。無以明經。治經當以漢唐注疏爲主。著經義雜記三十卷。尚書集解百二十卷。别白精審。實事求是。未嘗輕詆前哲。至於詩禮二經。王肅私竄以難鄭氏者。尤能推見至隱。閻百詩見其書。歎其精確。稱爲隱德君子。先生元孫庸。學於盧抱經學士。學士校經典釋文。見先生書。多引其說。庸字拜經。初名鏞堂。性沈默樸厚。學術精審。著拜經日記十二卷。拜經堂文集四卷。又嘗輯月令雜說一卷。孝經考異一卷。樂記二十三篇注一卷。又輯子夏易傳一卷。詩考異四卷。韓詩遺說三卷。訂譌一卷。盧植禮

記解詁一卷爾雅古注三卷說文舊音考三卷蔡邕明堂月令章句一卷王肅禮記注一卷聖證論一卷帝王世紀一卷尸子一卷賈逵國語注一卷蕭該漢書音義二卷校鄭康成易注二卷皆有補於遺經庸弟禮堂字和貴少溺苦於學家貧無僕役躬執爨以養父母父病瘧畏寒爇火和貴每夕身溫其被父喪三日不食三年不入內母疾割股以進禱於神請減壽一紀以益母母愈而和貴竟夭矣年止三十其初娶也懼婦不能孝其親作七言詩以教婦婦至使人抗聲誦俾立聽畢而後合巹朱文正公嘗稱其文行阮文達撫浙聘襄詁經精舍以持服避之許冠服纓方入使院友于兄弟有過則諫必改乃已好許氏說

文著說文引經考十三卷段君玉裁王君引之皆歎其精確又
嘗錄傳記孝子孝婦孝孫諸節行凡數百卷尤有裨於倫紀云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顧震滄先生事略　吳鼎　梁錫璵

先生顧姓名棟高字震滄又字復初江蘇無錫人康熙六十年進士授內閣中書雍正中引見以奏對越次罷職乾隆十五年特詔內外大臣薦舉經明行修之士明年於所舉中核其名實允孚者得四人則先生及陳公祖范吳公鼎梁公錫璵也得旨皆授國子監司業先生以年老不仕職辭遂　賜司業銜許其歸會

皇太后萬壽入京祝嘏　特賜召見　御製七律二章賜之二

十二年
高宗南巡。召見行在。賜祭酒銜。并　御書傳經耆碩四字。二十四年卒。年八十有一。先生所學。合宋元明諸儒門逕而一之。援新安以入金谿。爲調停之說。著大儒粹語二十八卷。又著春秋大事表百三十一篇。條理詳明。議論精核。多發前人所未發。毛詩類釋二十一卷。采錄舊說。發明經義。至爲謹嚴。又尚書質疑二卷。四庫書題要謂其多憑臆斷。蓋先生窮經之功。春秋爲最。書則用力少也。乾隆四十八年。　部修國史儒林傳。首舉先生名。謂如顧棟高輩。豈可不爲表章。館臣遂創儒林傳以先生爲始。其見重如此。吳先生鼎字尊彝。金匱人。乾隆九年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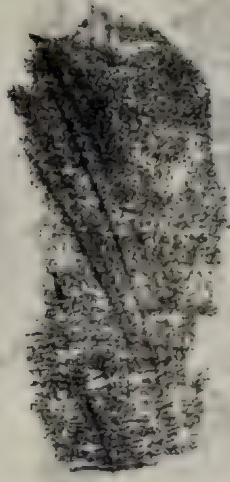
以薦舉經學授司業擢侍講學士降調侍講所著有易例舉要二卷十家易象集說九十卷裒宋俞琬元龍仁夫明來知德等十家易說以繼李鼎祚董楷之後其東莞學案則專攻陳建學部通辨作也其兄鼐亦通經術深於易三禮梁先生錫璵字確許山西介休人雍正二年舉人以經學薦 特旨授司業與吳先生同食俸視事不爲定員歷官祭酒少詹事屢薦時以所撰易經揆一呈 御覽與吳先生並蒙召對
高宗面諭曰汝等以經學保舉皆積學所致不似他途倖進朕是以用汝等教士又曰窮經爲讀書根本但窮經不是在口耳在躬行實踐汝等能躬行實踐方可以教人皆頓首稱謝此等

有旨吳鼎梁錫璵所著經學當派翰林中書官各二十八在武英殿各繕一部進呈官給筆札原書仍發還其仝梁詩正劉統勳董其事稽古之榮海內所希有也

徐位山先生事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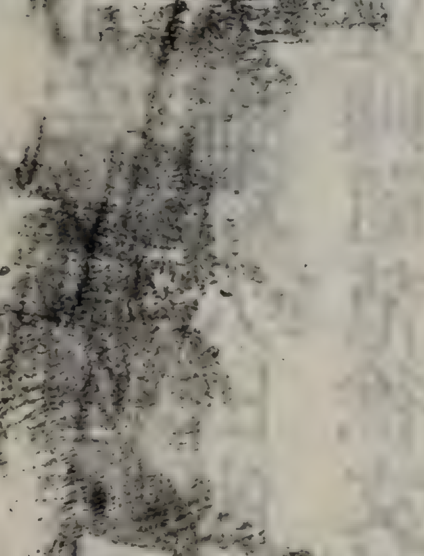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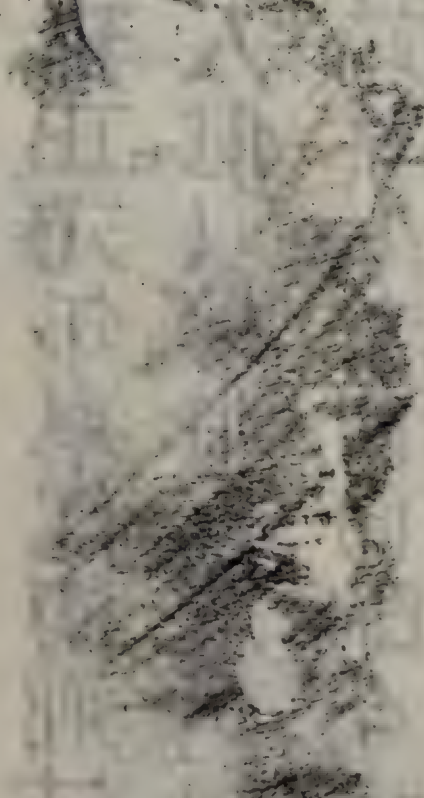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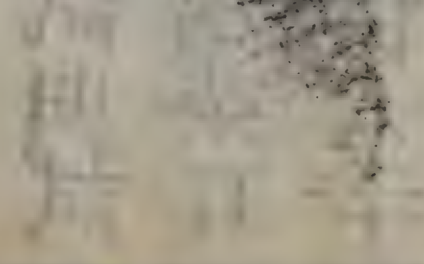
徐先生文靖字位山安徽當塗人雍正元年舉江南鄉試典試者爲黄侍郎叔琳試歸語人曰他人但以榜中有狀頭爲榮耳吾得三人曰任啟運陳祖范徐文靖其學者博而醕今世大手筆也乾隆丙辰先生舉博學鴻詞科試未入格十七年復薦經學特授檢討生平考據經史講求實學著周易拾遺十四卷禹貢會箋十二卷山河兩戒考竹書統箋十二卷管城碩記三十卷其言易主程氏而於漢魏之說亦有發明其說禹貢因胡朏明所已言而更推所未至故較錐指爲精密惟信山海經竹書紀年太過則好古之僻也管城碩記推原詩禮諸經旁及子史

說部語必求當。全謝山嘗服其考據精博。乾隆初。張詹事鵬翀嘗以管城碩記山河兩戒考進呈 御覽。先生耄年猶健。低頭據案著書不輟。年九十餘乃卒。







江愼修先生事略　汪紱　金榜

江先生永字愼修安徽婺源人少就外傳見邱濬大學衍義補中多徵引周禮即求得周禮熟讀之爲諸生數十年楗戶授徒束脩所入盡以購書遂博通古今尤專心於十三經注疏自壯至老丹黃不去手嘗一遊京師　朝廷方開三禮館方侍郎苞素精三禮聞先生名願一見見則以所疑士冠禮士昏禮中數事爲問先生從容置答乃大歎服吳編修紱於儀禮功頗深及交先生質以三禮中疑義往復辯難歎曰先生非常人也會詔舉經明行修之儒有薦先生者力辭免休甯戴震少不譽於鄉曲先生獨重之引爲忘年交震之學得諸先生爲多乾隆二

十七年三月卒年八十有二所著有周禮疑義舉要六卷禮記訓義擇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律呂闡微十一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鄉黨圖考十一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古韻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注歷辨歲實消長辨歷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一卷其禮書綱目八十八卷裒集經傳釐析篇章足終朱子未竟之緒其近思錄集注十四卷病近本破碎仍還原書次第皆有關學術之大者先生讀書好深思長於比勘於步算鐘律聲韻尤精其論歲實消長曰日平行於黃道是爲恆氣恆歲實因有本輪均輪高衝之差而生盈縮謂之視行視行者

日之實體所在而平行者本輪之心也以視行加減平行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高衝爲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故定氣時刻之多寡且歲歲不同而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也當以恆者爲率隨其時之高衝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勿論猶之步月行者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策而此月與彼月多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不必計也其論黃鐘之宮曰呂氏春秋稱伶倫作律先爲黃鐘之宮次制十二筒以別十二律黃鐘之宮者黃鐘半律後世所謂黃鐘清聲也唐時風雅十二詩譜以清黃起調畢曲琴家正宮調黃鐘不在大絃而在第三絃合於古者黃鐘宮爲律本之意聲律自然古今不異也伶州鳩

論七律而及武王之四樂夷則無射曰上宮黃鐘大簇曰下宮讚律長者用其高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用均之法雖亡而因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琴以小絃爲大聲大絃爲小聲雖詭僻以諷然因是知古者調瑟之法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用中而居小絃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用全而居大絃也管子書五聲徵羽宮商角之序亦如此其說易卦變曰卦變之義言人人殊當於反卦取之否反爲泰泰反爲否故曰小往大來曰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彖傳言來言下言反者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言往言上言進言升者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其論春秋軍制云儒者多稱井田廢而兵農始分考

春秋之世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齊三軍出之十鄉十有五公與國子高子分率之而鄙處之農不與也爲農者治田供稅不以隸於師旅也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晉之始惟一軍既而作二軍作三軍作五軍既舍二軍旋作六軍後爲四軍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其既增又損也盡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者蓋盡出於農則農民固在安用屢易軍制乎隨武子曰楚國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此農不從軍之證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取半焉以其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者兵之老

者也。皆其素在軍籍。隸之亦乘者非通國之役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之於公。若民之爲農者。所出田稅自仍歸之君。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嘗使通國之農盡屬已哉。陽虎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此近都之民爲兵之證。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其論深衣之制曰。後儒爲深衣圖考者數十家。大率鍾裳交解十二幅之謬。而續衽鉤邊致滋異說。考玉藻篇言衽當旁則非前後之正幅矣。鄭氏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則在旁名衽者交裂而餘幅不交裂也。續衽者。裳之左旁連合其衽。鉤邊者裳之右旁。別用布一幅斜裁之。綴於後衽之上。使鉤曲而前以掩裳

除漢時謂之曲裾。故鄭注云。鉤邊若今曲裾也。其解論語攝齊升堂曰。古者諸侯三朝。外朝治朝皆有位而無堂。古之朝儀甚簡。日出視朝。君與卿大夫上相揖而朝事畢。君反乎路寢。卿以下各就治事之所。君召與圖事。乃入內朝。內朝有堂有寢。孔子攝齊升堂。謂內朝非治朝也。路門為君乘車出入之地。故考工記云。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治朝在路門外。若治朝有堂。礙於車行矣。禮記言頭容服。失容則廢朝。此亦治朝無堂之證。先生於經傳制度名物。考稽精審。多類此。先生未之辨明。則其說具載方策中。而人顧莫之覩。及指以示人。則皆灼然自失。而不啻其心所欲言。蓋其義自漢儒修補以來。歷魏晉唐宋元明二千

餘年代加修闡有直至今日始明者非好學深思不能知其意也然先生闡述宋五子之書凡數十卷世皆未之見顧僅傳其考證之書世之尊先生者又豈足以盡先生哉先生論古韻讀者古音者昉於吳才老崑山顧氏援證極精博然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必援其呼等察其偏旁參以古音乃無遺恨殁後一年 詔修音韻述微秦尚書蕙田請於 朝令江南督臣檄取先生所著韻書三種進呈貯館以備採擇家故貧其居鄉嘗稱春秋傳豐年補敗之義以諭相人乃鄉與輸田輸穀爲義倉行之二十年鄉人不知有饑歲同縣有汪雙池先生者與齊名

汪先生名紱字燦人雙池其別字也初能言母江氏日授四子書五經八歲悉成誦自是讀書稟母教未嘗從師母歿父流滯金陵泣往迎父父曰吾無家安歸叱之返先生無以自活爲景德鎭畫盌傭且傭且讀旅館楓嶺浦城閩補邑諸生父卒慟幾絕扶櫬而歸先生二十以後著書十餘萬言旁及百氏九流及壯盡焚之自後凡有述作皆從反身切己而出博極兩漢六代諸儒疏義而一以宋五子之學爲歸其論格物也謂格訓至自程子始然格字本有至到之訓如書言格於上下格於皇天格於上帝皆至到之義又如有苗格祖考來格則又來字之義也詩云有物有則上文致知致字爲推致之義甚明則格物爲窮

致物理亦甚明矣凡物雖在外而物之理本皆備於吾心但吾心之知虛而在物之理實故欲推及吾心之知必須實從事物上遂一體驗蓋凡可學而知者即皆吾心所同有之知也而陸王家反疑其求之於外過矣先生所著有易經詮義十五卷尚書詮義十二卷詩經詮義十五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記章句十卷或問四卷參讀禮志疑二卷孝經章句一卷樂經律呂通解五卷樂經或問三卷讀陰符經一卷讀參同契一卷讀近思錄一卷讀讀書錄一卷讀困知記一卷讀問學錄一卷先儒所論一卷理學逢原十二卷山海經存九卷詩韻析六卷物銓八卷策略四卷琴譜一卷醫林輯略探源九卷戊笈談兵及六王

數論若干卷大風集四卷詩文集十二卷先生著書閎而用力專不求人知殁後門人余元遴傳其遺書董編修桂敷表章之得稍稍行於世婺源居萬山中爲朱子故里流風餘澤所被士多治樸學不求仕進而江慎修及先生最著並祀鄉賢有專祠

金先生榜字蕊中一字檠齋歙人慎修先生弟子也乾隆三十七年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性恬淡移病讀書不復出治禮宗鄭康成博采舊聞摭秘擷要著禮箋十卷復刺取其大者數十事爲二卷寄朱文正公珪文正序之稱爲辭精義嚴懸中雖最尊康成之學然於鄭義所未安者必糾舉之於鄭氏家法不敢誣也

任釣臺先生事略

先生任姓諱啟運字翼聖江南宜興人居荆溪近古釣臺世稱釣臺先生生而穎異歲未周母許指壁閒字爲訓翼日復之對亦以指母喜曰爲常六歲從大父贄讀書大父志氣慷慨常舉古聖賢豪傑事相勖道及忠孝事則掀髯奮發或涕泗交頤九歲讀孟子終飲泣不食祖問故曰焉有讀無有乎爾二語不泣者乎祖指註云程朱去孟子于五百年得絕學於遺經今去朱子止五百年小子宜自勵漸次讀九經悉通貫大義嘗夢二龍蜿蜒飲硯池水覺而竊喜自負時從父大任經學爲吳中大師從請業授以中庸性天之學憬然悟其宗旨益篤志力學以聖

賢為必可為年三十一始籍於校食廩餼吳中號多名士大都逐聲利志取科名先生獨抱遺經講習意豁然不屑也雍正元年舉鄉試尋應聘修江南通志十一年春 詔舉經學醇儒華亭張文敏公照尹順天以先生名聞於 朝會中禮部試即應

詔試性理論稱 旨賞日 召對便殿問大極圖大旨先生言如泉湧若不知身在殿廷者

憲皇帝稱善授檢討入直上書房侍

純皇帝及和親王學一日

憲皇帝詢及內典對曰臣未之學也

帝曰朕知卿非堯舜之道不陳耳自是 恩禮加隆賜駿將大

用矣

純皇帝御極仍命傳　皇子乾隆元年晉中允分校順天鄉試充日講起居注官授侍講遷侍講學士擢左僉都御史宗人府丞充三禮館副總裁先生自通籍後閒歲必遷其官或一歲數遷然每優以輔導之重未嘗跬步離講席也既受命總裁三禮以為生平志業所在幸得畢力於斯發凡起例編排無閒寒暑方侍郎苞李閣學紱負宿望館中莫敢與抗時方分得周官李分得儀禮每有議論至齟齬不相下必折衷於先生得一言而兩家之論定嘗早朝

上顧其年老有寒色解貂裘　賜之命內侍扶之出俄嬰耒疾

賜醫藥存問無何竟不起
上聞之嗟悼彌日　賜內帑金以斂時乾隆九年七月日也年七十有五先生忠孝性生事親克盡菽水歡有學使者以重幣來聘卻之曰吾館里閈時得定省豈忍以多金故遠離吾母則告養時年已六十矣居父憂喪葬盡禮撫幼弟有恩官副憲時適河決淮南饑黎四出　詔出常平倉米賑之先生疏言直隸北境及山西等處土廣人稀宜乘時遷南民以墾北土募南士之明農者仿古力田科使爲田師相地勢高下畫疆畝時蓄泄道種蓺則瘠土可轉爲沃土且溝渠浚則水有瀦蓄不至悉注於河而河亦易治矣在經筵時成講義六十篇以進

上嘉納焉。少博覽强記，諸子百家靡不探討。已以爲汎濫無益，乃一意治經，成禮記章句十卷。以小戴禮四十九篇非聖人所手定，漢儒前後損益，篇次頗多混淆。大學、中庸朱子既成章句，則曲禮以下四十七篇皆可釐爲章句。但所傳篇次悉遵唐孔穎達本，非劉向、馬融、大小戴刪幷之本，其序列分錯，初無義類可從。爰仿鄭康成序儀禮例，更其前後，并爲四十二篇。或刪其目而以文類幷入，則如郊特牲、問喪等篇；或補其文而以義類聯綴，則如士相見義、朝義等篇。事以類次，分畫較然。凡有關倫紀之大而爲秦漢元明經變易者，必彙著其說，以俟後之論禮者酌取焉。又以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禮三篇皆士禮，因據三禮

及他傳記之有關王禮者推之成肆獻祼饋食禮五篇曰祭統曰吉蠲曰朝踐曰正祭曰繹祭每篇各為節次不得於經則求之注疏以補之較勉齋黃氏祭禮尤精密儀禮一經久成絕學先生研究鉤貫條理秩然可與鄭注相參不愧窮經之目又以考古者必知宮室之制而後行禮之方位節次可明因考古宮室制度成宮室考十三卷繼乃潛心學易發憤探索恆徹夜不寐雍正庚戌九月六日忽神遊乾坤圖內身如委蛻遽見八卦劃然開朗乃甦蓋越旬有七日矣至是成易學洗心傳九卷謂論語五十學矣即河圖洛書中數讀易須先從圖書推究故首列圖象圖書以後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先天後天與夫錯綜變

雜其立十六圖而各系以說原本先儒闡以己意推廣之以李鼎祚所集三十餘家爲宗每解一卦則合上下內外錯綜互變伏見諸體以盡其變推之天時人事以廣其義繫辭文言則以本義爲宗而旁參衆論說卦序卦則推本於先天後天圖陰陽形象動靜剛柔見聖人所以闡明卦德卦位卦象之說雜卦傳孔子之序卦也此爲孔子之易遂飾反對中具有覺世牖民之義終之以其者與文王終未濟同意初先生計偕入都時季冬初先生居前室忽若電光閃爍同舍詫異迹之先生方偃臥帷中蓋頂光迸露也其所得可知矣乾隆壬辰　詔開四庫館有旨取所著入中秘其他四書約旨孝經章句白虎通正誤女教

經傳通纂家禮酌竹書證傳任氏世錄緒芬堂文集藏於家子
翔登進士官吏部員外郎以經學世其家

全謝山先生事略　盛世佐

先生姓全氏名祖望字紹衣一字謝山浙江鄞縣人生有異稟書過目不忘年十四補弟子員應行省試以古文謁查初白編修編修許爲劉原父之儔充選貢入都上書方侍郎苞論喪禮或問侍郎大異之聲譽頓起尋舉順天鄉試出曹公一士門臨川李侍郎紱見其行卷歎曰此深甯東發後一人也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辭即以是科成進士選庶吉士不與鴻博試時詞科尚未集臨川以問先生先生爲疏記四十餘人各列所長以告會首輔張文和與臨川相惡又屢招先生不赴以此深嫉之二年散館先生列最下等以知縣候選方侍郎欲薦入三禮館辭

之歸不復出初見江陰楊文定公公稱其博而勉以有用之學先生曰以東來止齋之學朱子尚譏之何敢言博公曰但見及此則進矣先生旣歸貧且病饔飧不給而好學益篤人有所餽皆峻辭屢主蕺山端溪諸書院成就人材甚眾有關益廣修份社掌故桑海遺聞表章節義如不及重登范氏天一閣搜金石舊搨編爲碑目且鈔其祕書經揚州居馬氏畬經堂成困學紀聞三箋論者謂在白詩義門二家之上至湖上適杭菫浦以閏重三日修禊事至者四十二人先生與焉遂訪方侍郎於消園時方年八十矣猶七治儀禮戒先生不當爲汗漫游陳勾山太僕再以書來速出山梁薌林少師擬特疏薦皆力辭之貽詩以

見志二十年七月卒於家年五十有一先生負氣忤俗有節概相傳爲錢忠介公肅樂後身其學淵博無涯涘於書靡不貫穿在翰林與臨川共借永樂大典讀之每日各盡二十冊時開明史館復爲書六通遺之南歸後修南雷黃氏宋元儒學案七校水經注續選甬上耆舊詩撰丙辰公車徵士小錄及詞科摭言先之以康熙己未百八十六徵士而接以乾隆丙辰書未卒業在端州釋奠禮成祀白沙以下二十有一人從前未有之典也先後答弟子董秉純張炳蔣學鏞盧鎬等所問經史錄爲經史問答凡十卷足啟後學卒後秉純等裒其文爲鮚埼亭集又所著有漢書地理志稽疑古今通史年表同時浙東學者有盛世

佐字庸三秀水人舉人官龍里知縣撰儀禮集編四十卷蒐采備而研辨之持論謹嚴無淺學空談詆排賈鄭之習又楊復儀禮圖久行世然其說皆本注疏而時有背注疏之意失之者庸三十一是正其於諸家謬誤辨證尤詳

焦里堂先生事略

焦先生名循字里堂江蘇甘泉人世傳周易之學少穎異八歲客阮氏辨壁上馮夷字曰此當如楚辭讀皮冰切不當讀如縫阮氏奇之遂字以女年十七丁父及嫡母憂八閱月未嘗櫛沐食臥不離喪次哀毀甚阮文達元督學山東浙江旋奉撫浙之命先後招先生往遊乾隆辛酉舉於鄉壬戌復從阮公遊浙有勸應禮部試且資之者先生以生母病辭之母竟以是冬卒先生哀毀如初服除遂閉戶著書葺其老屋曰半九書塾復構樓曰雕菰有湖光山色之勝足不入城市者十餘年庚辰七月卒年五十有八先生博聞強記識力精卓於學無所不通於經無

所不治而於周易孟子專勤成書其於易本有家學嘗疑一號咷也何以既見於旅又見於同人一拯馬壯也何以既見於復又見於明夷密雲不雨之象何以小畜與小過同辭申庚三日之占何以蠱象與巽象同例乃徧求說易之書讀之撰述成帙甲子後復精研舊稿悟得洞淵九容之術實通於易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於是撰易通釋一書丁卯病危以易未成爲恨病瘳屏他務專治此經遂成易通釋二十卷自謂所悟得者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旁通者在本卦初與四易二與五易三與上易本卦無可易則旁通於他卦亦初通於四二通於五三通於上先二五後初四三上爲當位不俟二五而初四

三上先行爲失道易之道惟在變通二五先行而上下應之此變通不窮者也或初四先行三上先行則上下不能應然能變而通之仍大中而上下應如乾四之坤而成小畜復失道矣變通之小畜二之豫五姤二之復五復初不能應姤初則能應小畜四不能應豫四則能應坎四之離上成井豐失道矣變通之井二之噬嗑五豐五之渙二豐上不能應渙上則能應井三不能應噬嗑三則能應此所謂時行也此例之義出於相錯如睽二之五爲无妄井二之噬嗑五亦爲无妄故睽之噬嗑卽噬嗑之噬膚坎三之離上成豐噬嗑上之三亦成豐故豐之日昃卽離之日昃豐之日中卽噬嗑之日中漸上之歸妹三歸妹成大

壯漸成蹇蹇大壯相錯成需故歸妹以須之卽需也歸妹四之漸初漸成家人歸妹成臨臨通遯相錯爲謙履故眇能視跛能履臨二之五卽履二之謙五之比例也易通釋既成復提其要爲圖略八卷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復成章句十二卷總稱雕菰樓易學三書共四十卷先生易學既成隨筆記錄二十卷曰易餘籥錄凡友朋門弟子所問答及於易者復錄存二卷曰易話自癸酉立日錄自稽所業得三卷曰注易日記又有易廣記三卷先生易學不拘守漢魏各師法惟以卦爻經文比例爲主號吡窗雲蹤跡甚顯疾蔡轉滑假借可據如郭守敬之以實測得天行也既又著孟

子正義三十卷。疏通趙岐之注。兼採近儒數十家之說。而以己意折衷。合孔孟相傳之正指。又著六經補疏。說曰。說漢易者每屏王弼之說。然弼之解箕子。乃用趙賓說。孔頴達不能申明之。他如讀彭爲旁。借雍爲甕。通孚爲浮。而訓爲務躁。解斯爲廝。而釋爲賤役。蓋以六書通借之法解經。尚未遠於馬鄭諸儒。惟貌爲高簡。故疏者視爲空論。且因作周易王氏注補疏二卷。說尚書者多以孔傳爲僞。然堯典以下至秦誓。其篇固不僞也。即魏晉人作傳。亦何不可存。因舉其說之善者。如金縢我之不辟。訓辟爲法。居東即東征罪人。即管蔡。大誥周公不自稱王。而自稱成王之命。皆非馬鄭所能及。作尚書孔氏傳補疏二卷。毛鄭義有

異同然正義往往雜鄭於毛比毛於鄭而聲音訓詁疏略亦多因撰毛詩鄭氏箋補疏五卷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左氏傳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也預且揭其詞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預為司馬懿女壻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為昭飾且有以為懿師飾即用以為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萬氏充宗斥左氏之傾惠氏半農顧氏棟高糾杜氏之失然未有攄其奸而發其覆者撰春秋左傳杜氏集解補疏五卷謂禮以時爲大敵千萬世制禮之法而訓詁名物亦所宜究撰禮記鄭氏補疏三卷論語一書所以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指其文簡與孟子闡發最詳最鬯論語一書之中參伍錯綜引申觸類其

互相發明者亦與易例同撰論語何氏集解補疏二卷合之爲六經補疏二十卷先生游浙閩阮文達考浙江原委以證禹貢三江乃撰禹貢鄭注釋一卷專明班氏鄭氏之學謂王伯厚詩地理考繁雜無所融貫作毛詩地理釋四卷又仿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撰論語通釋一卷凡十二篇曰聖曰大曰仁曰一貫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君子小人又撰羣經宮室圖二卷爲圖五十篇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十一卷陸璣疏考證一卷又錄當世通儒說尚書者四十一家書五十七部仿衞湜禮記之例以時之先後爲序得四十卷曰書義叢鈔先生思深悟銳尤精於天學算術謂梅徵君弧三角舉要環中

黍尺撰非一時緐複無次戴庶常句股割圜記務爲簡奧變易舊名撰釋弧三卷錢詹事稱是書於正弧斜弧次形矢較之用理無不包法無不備嘗與詹事論七政諸輪詹事復書云推闡入微以實測之數假立法象以求其合尤爲洞徹根原先生以弧線之生緣於諸輪輪徑相交乃成三角輪之弗明法無從附也撰釋輪二卷又謂康熙甲子歷書用諸輪法雍正癸卯歷書用橢圓法實測隨時而差則立法亦時而改撰釋橢一卷又謂劉徽之注九章算術猶許氏愼之撰說文解字講六經者不能舍許氏之書講九章者亦不能舍劉氏之書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以通九章之術作加減乘除釋八卷

先生與吳縣李尚之銳。歙縣汪孝嬰萊商論算學。是時李仁卿秦道古之書兩君未之見也。乙卯先生得益古演段測圓海鏡二書。急寄尚之。尚之爲之疏通證明。先生又得秦氏所爲數學大略。因撰天元一釋二卷。開方通釋一卷。以述兩家之學。於借分寄母同數相消之故。條分縷晰。發揮無餘。蘊自李欒城郭邢臺之後。爲此說者。未知此妙也。李欒城之學。先生既撰天元一釋以闡明之。而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兩書。不詳開方之法。以常法推之不合。讀者仍不能豁然。嗣得秦道古數學九章。有正負開方法。因作開方通釋。詳述其義。後命其子琥列益古演段六十四問。用正負開方法推算之。因以同名相加異名相消。用超

用變之法詳示號號乃得以秦氏之法讀李氏之書布算推策一名合六十四問每門皆詳書其式先生嘗曰得此而演段門讀方朗命名曰益古演段開方補以附里堂學算記之末先生嘗屬文最愛柳柳州謂唐宋以來一人而已後人多斥柳州為王叔文黨先生為雪之且曰田山薑馮山公王西莊三先生於叔文事皆立論下允足洗不讀書者隨聲附和之陋習生平於治經外如詩詞醫學形家九流之書無不通貫表章先正作北湖小志六卷又掇拾揚州雜文軼事為目錄一卷名曰足徵錄又成邗記六卷每得一書必識其顛末有所契則手錄之如是者三十年成禮堂道聽錄五十卷又與 國朝人著述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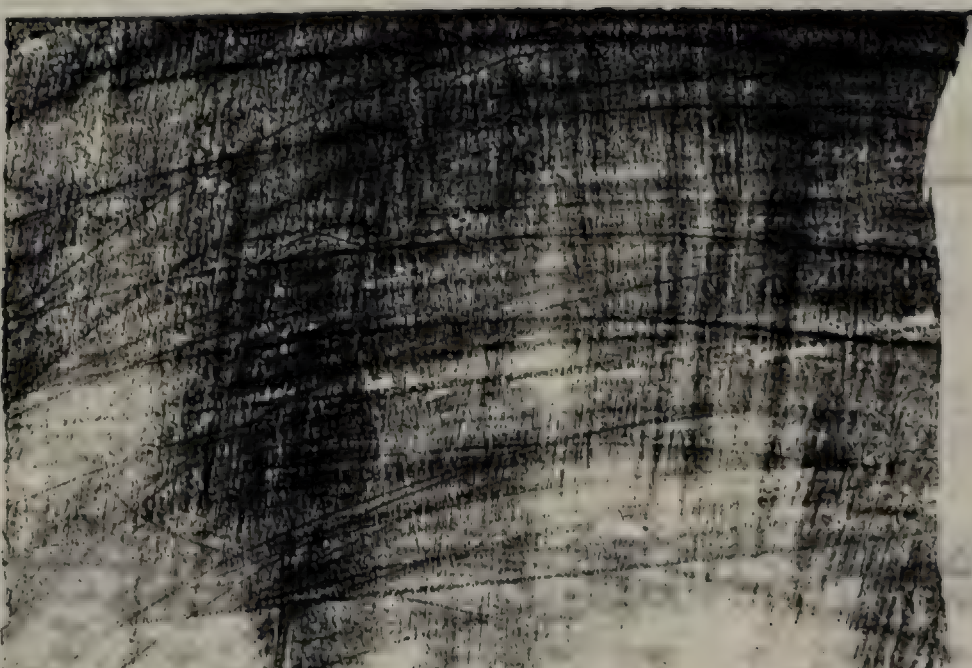
惠松厓先生事略

惠先生棟字定宇號松厓侍讀學士士奇次子初爲吳江縣學生改歸元和籍幼承家學自經史諸子百家雜說釋道二藏靡不津逮臨川李公紱一見奇之曰侍讀有子矣學士視學粵東先生從之任所粵中高才生蘇珥羅天尺何夢瑤陳海六時稱惠門四子嘗入署講論文藝與先生爲莫逆交至於學問該洽則四子皆自以遠不逮也及學士被讒毀家修城先生往來京口困甚遭兩喪不以貧廢禮中年課徒自給行義至高雖極困得財輒分與同氣未嘗輕事干謁陋巷屢空坦如也每得善本書傾囊弗惜或借讀手鈔校勘精審於古書之眞僞瞭然若辨

黑白乾隆十五年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總督尹文端繼善黃文襄廷桂交章論薦有博通經史學有淵源之稱然先生於兩公非有半面識也五十後尤邃於易謂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義七十子之徒相傳至漢猶有存者自王弼興而漢學亡幸存其略於李氏集解中精研三十年引伸觸類始得貫通其旨乃撰次周易述一編專宗虞仲翔參以荀鄭諸家之義約其旨爲注演其說爲疏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燦然復章矣書垂成而疾革遂闕革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二篇孔氏正義據馬融陸績說以爻辭爲周公所作與鄭學異其所執者明夷六五云箕子升六四云王用亨岐山皆文王後事也先

二家作讀書三十二贊文集手訂者曰雕菰樓集二十四卷詞三卷詩話一卷性誠樸敦孝友恬淡寡欲惟以著書爲事湖山自娛壯年即名重海內錢辛楣王西莊程易田諸先生皆推敬之英煦齋冢宰序其易學以爲發千古未發之蘊子琥能讀述以傳其學







生獨辨之於明夷之五曰箕子當從古文作其字其古音亥亦作萁劉向云今易萁子作荄茲荀爽據以爲說讀萁子爲荄茲其與亥子與茲文異而音義同三統術云該閡於亥孳萌於子該荄亦同物也五本坤也坤終於亥乾出於子用晦而明明不可息故云其子之明夷馬融俗儒不識七十子傳易之大義讀其爲箕蓋涉彖傳而譌五爲天位箕子臣也而當君位乖於易例甚矣謬種流傳兆於西漢博士施讎讀其爲箕蜀人趙賓述孟氏之學以爲萁子明夷陰陽氣無箕子萁子者萬物方荄茲也賓據古義以難諸儒諸儒皆屈於是施讎梁丘賀皆嫉之孟喜與讎賀同事田王孫喜未貴而學獨高喜所傳易彖候陰陽

災變書得自王孫而賀惡之詞無此事語聞於上宣帝遂以喜爲改師法中梁邱之僭也雖賀族喜而并及賓班固作喜傳亦用雖賀之單詞皆非實錄劉向別錄猶循孟學故馬融俗說荀爽獨知其非復用賓古義而晉人鄒湛以漫衍無經譏之蓋魏晉以後經師道喪王肅詆鄭氏而禘郊之義乖袁準毀蔡服而明堂之制亡鄒湛譏荀諝而周易之學晦郢書燕說一倡百和何尤乎後世之紛紜也於升之四曰文王爻辭皆據夏商之制春秋傳引夏書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禹貢冀州治梁及岐爾雅云梁山晉望也諸侯三望天子四望梁山爲晉望梁岐皆冀州之望此所謂王謂夏后

氏受命告祭非文王也其說乾之四德曰元者天之始說文元從一兀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生萬物乾之初九積善在下陽氣始生東方爲仁故云善之長陰陽交而後亨乾之九二當上升坤五爲天子故文言再言君德經凡言亨者皆謂乾坤交也乾六爻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乾變坤化六爻皆正成兩既濟故云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和即利正即貞也經凡言利貞者皆爻當位或變之正或剛柔相易惟既濟一卦六爻皆正故云剛柔正而位當雜卦篇所謂既濟定也卦具四德者七乾坤變化而成兩既濟屯三爻變革四爻變皆成既濟隨三四易位成既濟无妄三四易位上爻又變而成既濟臨二升居五

位三爻又變而成既濟故皆言元亨利貞也其論古筮之法曰易稱天下之動貞夫一故卦爻之動一則正兩則惑京氏筮法一爻變者爲九六二爻以上變爲八晉公子得貞屯悔豫皆八乃三爻變不稱屯之豫而稱八穆姜遇艮之八乃五爻變不稱艮之隨而稱八所謂貞夫一也七者蓍之數八者卦之數蓍圓而神卦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來爲卦之未成者藏往爲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內外傳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爲蓍之數未成卦也又因學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大略謂說卦帝出乎震帝者五帝也在太微之中五德相次以成四時聖人法之立明堂爲治天下

之大法明堂有五室四堂室以祭天堂以布政王者承天統物各於其方以聽事謂之明堂月令今所傳月令是也古之聖人生有配天之德沒有配天之祭故太皞以下歷代稱禘太皞以木德炎帝以火德黃帝以土德少皞以金德顓頊以水德王者行大享之禮於明堂謂之禘祖宗其郊則行之南郊禘郊祖宗四大祭而總謂之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也鄭注大傳不王不禘及詩長發大禘箋皆云郊祀天是郊稱禘也周頌雝序云禘太祖也鄭箋云太祖謂文王是祖稱禘也劉歆云大禘則終王是宗稱禘也董子曰天地者先祖之所出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四大祭皆蒙禘名禘禮上遡遠祖旁及毀廟下逮功

臣聖人居天子之位行配天之祭推人道以接天而天神降地元出入鬼格夫然而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熟草木茂羣生咸遂物無疵癘所謂既濟定也先儒皆以明堂上有靈臺下有辟廱四門有太學穎容春秋釋例云太祖有八名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盧植注禮記亦云明堂即太廟與靈臺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為三耳而晉時袁準著論非之昧於古制矣王者覲諸侯或巡狩四岳則有方明方明者放乎明堂之制也亦謂之明堂荀子所謂築明堂於塞外以

朝諸侯戰國時齊有泰山明堂卽方明也周書朝諸侯則於明堂儀禮覲諸侯則設方明故虞禋六宗而覲四岳羣牧周禮方明而覲公侯伯子男六宗乃明卽明堂六天之神鄭氏謂天之司盟非也自明堂之制不詳而禘禮亦廢鄭氏知圜丘方澤之爲禘而不知爲明堂六帝王肅又誤據曾禘故禘爲宗廟之祭無配天之事故魏明帝謂漢氏四百餘年廢無禘祀也禘行於明堂明堂之法本於易中庸言至誠可以贊化育與天地參此明堂配天之義也又有易漢學七卷易例二卷謂孔辟中古文得多十六篇內有九共九篇析之爲二十四鄭康成所傳之二十四篇卽孔壁眞古文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與漢書不合可

決其僞。唐人詆鄭所傳僞張霸僞造者妄也。今文太誓三篇。其略見於太史公書。史公從安國問故。其載當可信。唐人尊信晚出之太誓。而以今文太誓爲僞。亦非也。於春秋有左傳補注六卷。自序云。嘗見鄭康成之周禮。韋宏嗣之國語。純采先儒之說。未乃下以己意。令學者審其異同。杜元凱春秋集解。雖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說。又其持論閒與諸儒相違。於是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書出焉。今刺取經傳。附以先世遺聞。宗韋鄭之遺。前修不揜。效樂劉之意。有失必規。而於古今文之同異。辨之尤悉云。其注秦穆姬屬賈君。用唐尚書說。以賈君爲申生妃。令尹蒍艾獵。用世本說爲叔敖之兄。同盟於亳城北。用服虔本證亳爲京

之譌塹防門而守之廣里用續漢書及京相璠說以防門廣里
爲地名吳句餘用服虔說以爲吳子餘祭蕃者二人用吳仁傑
說二人當爲二八臧文仲廢六關訓廢爲置讀如公羊廢其有
聲者之廢皆前人所未及道也又言公羊有嚴顏二家蔡邕石
經所定者嚴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石經公羊
末云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云云僖公三十年顏氏言君
出則已入今何本皆有之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
之辭也今何本亦無之以此知何所注者顏氏本也鄭康成注
三禮引隱二年放於此乎隱三年登戾之桓十一年遷鄭焉而
鄙留皆與何氏異與石經同蓋鄭所據者嚴氏本也又云應邵

風俗通稱穀梁爲子夏門人楊士勳謂受經於子夏案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違失然則穀梁子非親受經於子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則穀梁於子夏猶孟子之於子思故魏麋信注穀梁以爲與秦孝公同時也楊士勳言穀梁作傳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傳士江翁秦孫卿齊滑襄時人當秦之惠王則在其後卿所著書言天子廟數及賻賵襚含之義述春秋善胥命而言盟詛不及三王諸侯相見仁者居守皆本穀梁說其言傳孫卿信矣隱元年傳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二十二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二十三年傳以不教民戰是則

棄其師今皆在論語中傳所載與儀禮二記合者尤多故鄭康成云穀梁善於經也其論論語曰宣尼言述而不作於魯論見之鄉黨一書半是禮經堯曰數章全書訓典論君臣則入言不廢議無恆則南國有言於善人爲邦則曰誠哉是言於隱居行義則曰吾聞其語素絢唐棣逸詩可頌百官冢宰古典可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胥臣多聞之所述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文王官人之所記也克己復禮左氏以爲古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以爲古語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周志之遺文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之遺言也推此言之聖人豈空作哉其論爾雅曰釋詁釋訓乃周公所作以教成

王故詩稱古訓是式僕時謂之故訓又謂之詁訓詁訓者雅言也周之古訓仲山式之子之雅言門人記之俗儒不信爾雅而仲山之古訓夫子之雅言皆不存矣又撰九經古義二十二卷討論古字古音以博異聞正俗學益都李進士文藻見其書而善之爲鋟板粵中李與先生亦素不相識也論者謂宋元以來說經之書充棟高者蔑棄古訓自誇心得下者勦襲人言以爲已有儒林之名徒爲空疏藏拙之地獨惠氏世守古學而先生所得尤深擬諸漢儒當在何邵公服子愼之間馬融趙岐輩不能及也先生少時已好撰述有王文簡精華錄訓纂二十四卷論者以爲過於任淵之注山谷李壁之注荊公焉又有後漢書

補注十五卷九曜齋筆記二卷松厓筆記二卷周易本義辨證五卷松厓文鈔二卷及諸史會最竹南漫錄諸書先生卒於乾隆戊寅五月年六十有二其弟子知名者江聲余蕭客自有傳



王西莊先生事略 弟鳴韶 金日追 費士璣

西莊先生諱鳴盛字鳳喈晚號西沚江蘇嘉定人少警穎爲諸生時巡撫陳文肅大受招入紫陽書院院長王侍御峻奇賞其才爲文鎔經鑄史泉湧風發乾隆十二年鄉試以五經中式會試不第歸時沈文慤德潛以侍郎致仕海內英駿皆師之先生稱高第弟子又其時長洲吳泰來企晉上海趙文哲損之青浦王昶述庵及先生妹壻錢大昕曉徵皆以博學工詩文稱而辇推先生爲渠帥十九年以一甲二名進士 賜及第授編修公卿禮致之秦文恭蕙田方修五禮通考屬以分修而尤見重於掌院學士蔣文恪溥二十一年大考翰詹名第一擢侍讀學士

三十四年典福建鄉試尋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還朝坐濫用驛馬左遷光祿卿尋丁內艱歸遂不復出久之遷居蘇州學者望風靡至有江左十二子若岑諸集之刻聲氣益廣望益高而杜戶讀書絕不與當事酬接家本寒素嘗藉賣文自給餘一介不取也俛仰自得者垂三十年嘉慶二年十二月卒於蘇州年七十有八先生爲詩少宗漢魏盛唐在都下見錢蘀石蔣心餘輩喜宋詩往往效之後悔復操前說於明李崆峒何大復李于鱗王元美陳臥子及 國朝王貽上朱錫鬯之詩服膺無間大抵以才輔學粹然正始之音也古文不專一家於明初嗜王遵巖繼效歸熙甫擷經義之精奧而以委折疏達出之有耕養

齋詩文集四十卷早歲與元和惠定宇吳江沈冠雲研精經學一以漢人爲師許鄭尤所墨守所著尙書後案三十卷專宗鄭康成注鄭注亡逸者采馬融王肅注補之孔傳雖僞其訓注非盡虛造者閒亦取焉又著軍賦考精深博洽比古今疑義而折衷之又著十七史商榷一百卷校勘本文補正譌脫最詳於輿地職官典章制度能剖其異同證其舛誤其書博辨詳明與容齋伯厚相上下前人糾謬拾遺之作不屑沿襲攟摭也晚作蛾術編一百卷其目有十說錄說字說地說制說人說物說集說刻說通說系皆刻行於世弟鳴韶字鶴溪工詩畫爲古文以清簡爲工先生奇其才責以制舉業曰兄愛我良厚不知我名心

素淡也補新陽縣學生時先生已入翰林鶴溪獨侍二親閉關絕塵事典衣購書顏其堂曰逸野旁闢一室懸簑笠以見志嘗自作簑笠軒圖授徒講業以終著文十卷春秋三傳考十三經異義考祖德述聞竹窗瑣碎共若干卷先生次江左十二子詩以鶴溪居其一論者不以爲私先生嘗曰吾門下以金子璞園爲第一費子士璣次之璞園名曰追嘉定諸生讀書不求聞達十三經皆有校本而儀禮尤精著儀禮正訛十七卷士璣吳江人嘉慶戊午舉人治漢易

錢竹汀先生事略 弟大昭 猶子塘 坫 侗

先生名大昕字曉徵號辛楣又號竹汀江蘇嘉定人年十五爲諸生有神童之目乾隆十六年

高宗南巡獻賦 召試舉人以內閣中書用十九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大考擢贊善尋遷侍讀二十八年大考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轉侍讀學士遷少詹事時 朝廷修熱河志續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志天球圖先生咸充纂修官己卯壬午乙酉甲午充山東湖南浙江河南主考官庚辰丙戌充會試同考官京察三列一等典試河南之歲即 命督學廣東踰年丁父憂歸初先生以侍讀學士 特命入直上書房授

皇十二子書匾額。內廷錫宴賦詩稱旨。前後賜賚有加。
上深知其學行。將大用。而先生淡於榮利。以識分知足爲懷。慕
陶曼容之爲人。謂官至四品可休。奉諱歸里後。卽引疾不出。嘉
慶四年
仁宗親政。垂詢先生里居狀。廷臣寓書勸還朝。皆婉言報謝。
歸田三十年。歷主鍾山婁東紫陽書院。而在紫陽至十有六年。
門下士積二千人。其爲臺閣侍從發名成業者。不可勝計。九年
十月卒於紫陽。年七十有七。卒之日尚與諸生講論。少疲倚枕
臥。不逾時。家人趨視。則已瞑矣。先生博極羣書。不專治一經。而
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凡經史文義音韻訓詁歷

代典章制度官制氏族年齒古今地理沿革金石畫像篆隸以
及古九章算術迄今中西歷法無不洞晰其是非疑似少與王
蘭泉及妻兄王鳳喈同肄業紫陽書院負文名時吳江沈冠雲
元和惠定宇方以經術稱吳中先生益推而廣之錯綜貫串開
拓心胷謂古人屬辭不外雙聲疊韻而其秘寳具於三百篇中
雙聲卽字母所由始初不傳自西域又謂康成讀易簡之易與
變易不易初無兩音又謂鄭注三禮並無麒麟皮冒鼓之說皆
信而有徵不獨可以伸鄭也官內閣時與同年生褚搢升吳荀
叔講算學適西洋人蔣友仁以地毬圖說進奉　旨繙繹　詔
先生與禮部尚書何公國宗同潤色何公久領欽天監事精推

步先生與論宣城梅氏及明季利瑪竇湯若望諸家之學而於
輒遜謝以爲不及又以　御製數理精蘊兼綜中西法悉心探
賾曲暢旁通繇是觀史則自太初三統四分中至大衍下迄授
時盡能得其測算之法故於各史朔閏薄蝕凌犯進退强弱之
殊指掌立辨悉能抉摘而考定之時休甯戴東原亦在朝列戴
故婺源江氏弟子江精西法恒曲護西人之短戴頗墨守師說
先生遺書辨之謂江氏論歲實論定氣大率祖歐羅巴之說而
引伸之其意頗不滿於宣城而吾益以見宣城學之高蓋宣城
能用西學江氏則爲西人所用而已乃取算術二十四條演爲
答問皆考核精詳各具神解更撰二十二史考異詳論四分三

緐以來諸家術數精確不刊尤嗜金石文字舉經史子集以證其異同同好如畢秋帆阮雲臺武虛谷黃小松孫淵如咸有記撰而先生熟於歷代官制損益地里沿革以暨遼金國語蒙古世系故其考據精審多出數公之外其論易先天後天之說曰說卦傳言震東方巽東南離南方乾西北坎正北艮東北惟不見坤兌二方兌爲正秋則必正西方矣坤介離兌之閒亦必位西南矣伏羲以來蓋已有之伏羲以木德王而傳稱帝出乎震是震東巽東南之位必出於伏羲不當別有方位也宋初方士始言先天圖而儒家尊信其說欲取以僞乎文王周公之上毋乃好奇而誣聖人乎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各自相對本無方位

之可言後儒援天地定位四諸傳會先天之說尤爲非是夫天高而尊地下而卑古今不易之位也地勢北高而南下君位北而南面臣位南而北面信如乾南坤北之說上下顛倒甚矣安得云定位乎論孔壁書增多二十四篇康成既親見之何以不爲之注曰漢儒無無師之學古文尚書初得之屋壁莫有能通之者孔安國始以今文讀之而成孔氏之學然安國非能自造也亦由先通伏生書古今文本不相遠以此證彼易於闡惟文義不能相通者乃別爲之說以名其學若增多之書既無今文可參考雖亦寫定而不爲訓詁故馬融之逸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自安國以及衛賈馬諸君皆未有說此逸篇者康成又

何能以無徵不信之說著於竹帛乎卽如禮古今五十六篇鄭亦親見之其注儀禮多以古文參定而不注增多之三十九篇亦以無師說故也左氏得劉子駿刱通大義故流傳至今而逸書逸禮無師說故皆亡於永嘉自東晉古文出乃有安國承詔爲五十八篇作傳之語夫始安国果爲逸篇作傳則都尉朝庸生輩必兼受之何以馬鄭以前傳古文者皆此二十九篇巳哉朱文公疑康成不解逸禮三十九篇予向亦未喻其故今因論古文逸篇而并悟及之論詩毛傳多轉音曰古人音隨義轉故字或數音如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與猶咨爲韻韓詩集作就於音爲協毛公雖不破字而訓集爲就卽是讀如就音書顧命克

逹殷集大命渙不經作就吳越春秋子不聞河上之集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畱是集有就音也如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傳訓鞏爲固即轉從固音與下句後爲韻也又如匪且有且傳訓且爲此即轉從此音與下句茲爲韻也顧亭林泥於一字祇有一音遂謂詩有無韻之句是不然矣溱洧之溱當作爲潧說文潧水出鄭國引詩潧與洧有渙渙兮是也今毛詩作溱者讀潧如溱以諧韻耳潧即溱之轉音不可謂詩失韻亦不可據詩以疑說文也魯頌烝徒增增傳云增增眾也本爾雅釋訓文而小雅室家溱溱傳亦云溱溱眾也增溱聲相近轉增爲溱亦以諧韻與潧洧作溱洧同也

論春秋曰孟子謂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愚嘗疑之將謂當時之亂賊懼乎則趙盾崔杼之倫史臣固已直筆書之不待春秋也將謂後代之亂賊懼乎則春秋以後亂賊仍不絕書於史策未見其能懼也孟子之言毋乃大而夸乎然孟子固言春秋者天子之事也述王道以為後王法防其未然非剌其已然也太史公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又曰有國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之法行而亂臣賊子無所容其身故曰懼也凡篡弒之事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為之杜其漸隱之弒也於翬帥師師戒之子般之弒

也。於公子慶父帥師伐餘丘戒之。此大夫不得專兵柄之義也。尹氏立王子朝在昭公之世。而書尹氏卒於隱之策。崔杼弒君在襄公之世。而書崔氏奔衛於宣之策。此卿不得世之義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為無知之弒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使踰其分也。趙穿弒君。而以趙盾主惡名。穿之弒由於盾也。胥甲父與穿同罪。盾於甲父則放之。於穿不惟不放。且使之帥師侵崇。盾尚得辭其罪乎。侵崇小事。不必書而書之。所以正盾之罪。且不使穿得漏網也。鄭公子宋弒君。而以歸生主惡名。歸生正卿。且嘗帥師敗華元矣。力足以制宋而從宋之逆。較之趙盾又甚焉。不得託於本無逆謀也。楚公子比之弒君。棄疾成

之而比獨主惡名者好君位也而棄疾之惡終不可揜故以相殺爲文者其罪同然比與棄疾皆楚靈之弟靈遂比而任棄疾卒死二人之手先書比奔晉又書棄疾帥師圍蔡明君之昆弟不可以愛憎爲予奪也衛孫甯出其君而以出奔爲文衛有失國之道也貶獎則嫌於貶剽故先書公孫剽來聘以見義公孫而于正統其罪不可掩也楚商臣蔡般之弑子不子父亦不父也許止不嘗藥非大惡而特書弑以明孝子之義非由君有失德頓楚蔡之君不書葬而許獨書葬所以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楚成之事與晉獻略同子孝則爲申生子不孝則爲商臣而晉亦詩有矣齊卓子之弑未有家不齊而國治者也書閽

弒吳子餘祭戒人君之近刑人也書盜弒蔡侯申戒人君之疏大臣而近小人也欒盈之入曲沃趙鞅之入晉陽書之以戒大都耦國之漸人臣不可專其私邑也楚子虔弒於乾谿書其地著役之久也君親出師久而不歸禍之不旋踵宜矣楚之强莫强於虔伐吳執慶封滅頓滅陳滅蔡史不絕書而無救於弒者無德而有功天所惡也宋襄公用鄫楚襄公用蔡世子皆特書之惡其不仁也且以徵二君之强死非不幸也宋公與夷齊侯光楚子虔以好戰而弒晉侯州蒲以誅戮大臣而弒經皆先文以見義所以爲有國家者戒至深切矣左氏傳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後儒多以斯語爲詬病愚謂君註有

通何至於弒遇弒者皆無道之君也其賊之有主名者書名以著臣之罪其微者不書不足書也無主名者亦闕而不書以之愼也非恕臣之罪也聖人修春秋述王道以戒後世俾其君爲有道之君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各得其所又何亂臣賊子之有若夫篡弒已成據事而書之良史之職耳非所謂其義則某竊取之者也秦漢以後亂賊不絕於史由上之人無以春秋見諸行事故爾故曰惟孟子能知春秋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先儒以爲記者之誤曰趙邠卿注孟子於此文未嘗疑宋以後儒乃疑之予謂孟子長於詩書豈不能讀禹貢且生於鄒嶧淮泗之下流近在數百里閒何至有誤蓋天下之水莫大於

海而江即次之故老子以江海爲百谷王南條之水皆先入江後入海人第知毘陵爲江入海之口不知錫山以南餘姚以北之海皆江之委也漢水入江二千餘里而尚有北江之名淮口距江口五百里其爲江之下流何疑禹貢云沿於江海達於淮泗此即淮泗注江之證注江者會江以注海與導水之文初不相悖也說文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浙江者漸江也漸江與江水不同源而得名江者源異而委同也國語吳之與越三江環之韋昭以爲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錢塘江即浙江吳松浦陽亦注江而後注海故皆有江之名漢儒去古未遠其言江之下流不專指毘陵一處如知會稽山陰亦爲江水所至則

無疑乎淮泗注江之文也此先生說經之大略也所著廿二史考異百卷通鑑注辨正二卷三統術衍三卷補元史氏族表三卷補元史藝文志四卷元詩紀事五十卷金石文跋尾二十五卷金石文字目錄八卷十駕齋養新錄三十卷養新餘錄三卷三史拾遺諸史拾遺各五卷洪文惠洪文敏陸放翁王伯厚王弇州年譜各一卷疑年錄恒言錄聲類地球圖說若干卷潛研堂文集五十卷詩集二十卷皆行世先生學究天人秦文恭公輯五禮通考及奉　勅修音韻述微皆延請相助與弟大昭以古學相切劘猶子曰塘曰坫曰侗等皆有著述能具其一體文學萃於一門其流澤可謂遠矣大昭字晦之一字竹廬淹貫經

史者書滿家刊行者惟後漢書補表八卷而已嘉慶初舉孝廉方正　賜六品服塘字學淵號溉亭少與諸錢淪汪緝青王鶴谿王耿仲相唱和爲西莊蘭泉所激賞顧不欲以詩名益肆力經史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官江甯府教授專務撰述於聲音文字律呂推步之學皆有神解著律呂古義六卷辨秦斛以漢尺傷周天之非又有明算篇較度篇皆極精核又著史記三書釋疑於律歷天官家言皆究其原本而以他書疏通證明之律書士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數語注家皆不能究小司馬疑其數錯塘據淮南子太元經證之始信其確不可易又以淮南天文訓一篇多周官馮相保章遺法作補注三卷以闡其旨又

作春秋古義以糾杜氏之謬其所作文曰述古編凡四卷坫字獻之溉亭弟也少穎敏精小學游京師朱笥河學士延為上客乾隆甲午副貢客關中畢中丞所與方子雲洪稚存孫淵如司論訓詁輿地之學後官乾州州判著詩音表車制考各一卷論語後錄五卷十經文字通正書十四卷新斠注地理志十六卷工小篆不在李陽冰徐鉉下晚年右體偏枯左手作篆尤精絕嘗注史記詳於郡縣沿革山川疆域陝督松筠公重其品學親至榻前問疾祭未刊著述獻之以史記注付之且曰三十年精力盡於此書侗字同人弱冠舉於鄉能傳先生歷算之學先生撰四史朔閏考將成遽捐館舍侗覆加編次證以羣書數百種

金石文字二千通繙閱釐補其非月朔而有干支可逆推者如各帝之生日聖節金之射柳及擊毬并御常武殿臨幸東宮元之廷試皆有一定日期又如偽齊劉豫用金正朔其朔可考計與金必同共增朔一千三百餘條至廢寢食乃獲成書云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朱竹君先生事略　李威

先生諱筠字東美一字竹君號笥河大興人文正公珪兄也年十三通七經十五與文正同補諸生負文名順天尹蔣公炳拔劉文定綸程文恭景伊錢文敏維城莊侍郎存與莊學士培因及先生兄弟飲試以崑田雙玉歌諸公激賞乾隆十九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二十六年分校會試丁父憂哀毀骨立先生素無宦情服闋欲徧遊天下名山已乞假矣

上召見文正詢家事曰翰林無定額汝兄當補官不比汝需缺

也文正以告掌院索假呈歸曰兄實無疾恐
上再詰問不敢欺其強爲弟起先生不答既而赧然曰弟敢我
清興矣是年授贊善明年大考擢侍讀學士充日講官知起居
注戊子分校順天鄉試己丑分校會試庚寅典福建鄉試辛卯
分校會試是年秋提督安徽學政安徽故多樸學先生重刻許
氏說文以詔學者謂爲學必先識字躬拜婺源江永汪紱之
主祀之鄉賢以勸士先生初爲劉文正統勳所知以爲疏儁奇
士及在安徽會
高宗下詔求遺書先生奏言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內多古書
世未見者請開局使校閱且言揆輯之道甚備時劉文正在軍

機處顧不喜講菲為政之要欲議寢之而金壇于文襄敏中獨善先生奏與文正固爭執奏用先生說上之四庫全書館自是開矣館開凡十有三年而書成共存書三千四百六十種計七萬五千八百五十有四卷其得自永樂大典者凡五百餘部皆世所不傳本也先生又請倣照漢熹平唐開成故事擇儒臣校正十三經文字勒石太學

高宗手勅曰候朕緩緩的辦未幾坐事左遷編修入四庫館纂修日下舊聞時文正甍金壇總裁館事尤重先生會以館書稿本往復辨析欲先生往就見而先生執翰林故事總裁纂修相見於館所無往見禮又時以持館中事與意忤金壇大憾一日

見
上語及先生。
上遽稱許朱筠學問文章殊過人。金壇默不得發。第言朱筠辦書頗遲。
上曰。可令蔣賜棨趣之。時蔣方以舊侍郎直武英殿也。尋督學福建。至閩以經學六書訓士。曰講指畫無倦容。某生爲攝令某坐以殺人。鍛鍊成獄。先生雪其冤。上林頌之。逾年
上使文正代之。歸數月遂卒。年五十有三。天性孝友。博聞宏覽。書無所不通。說經宗漢儒。諸史百家皆考證其是非同異。古文法班馬而參以韓蘇。詩出入唐宋。不名一家。先生既久次。望益

重則大言翰林官以讀書立品爲職不宜修小禮曲意委順於達官貴勢顧篤好交遊一言之善稱道不容口即有過輒覆掩之後進多因以得名陸君錫熊程君晉芳任君大椿皆其所取士而武君景仁洪君亮吉輩則北面稱弟子戴君震汪君中几傲不群好雌黃人物在先生幕中獨無閒言孫君星衍以未見先生爲恨屬洪君爲紹顧遂執弟子禮先生許之其督皖學也延名儒十二人司校閱聯鑣出國門賓從穠盛室中自晨至夕未嘗無客與客飲讌連舉數十觥不亂談笑窮日夜酒酣論天下事自比李元禮范孟博激揚清濁別邪正聞者悚然生平提唱風雅振拔單寒後進天下士歸之如市所居室曰椒花吟舫

亂草不除維花滿徑聚書至數萬卷金石文字千種常對客屬文其文才氣奇縱所欲言無不盡尤愛山水使車所至嘗再登黃山武夷峭壁不通樵徑必攀蘿造其巔題名鍥石而後返所著有笥河文集子錫庚字少白乾隆戊申舉人候選直隸州知州讀書好古精左氏春秋能世其學先生高弟自陸程任黃孫洪外有李威字畏吾龍溪人戊戌進士官廉州知府深於六書之學著說文解字定本十五卷

盧抱經先生事略 孫志祖 丁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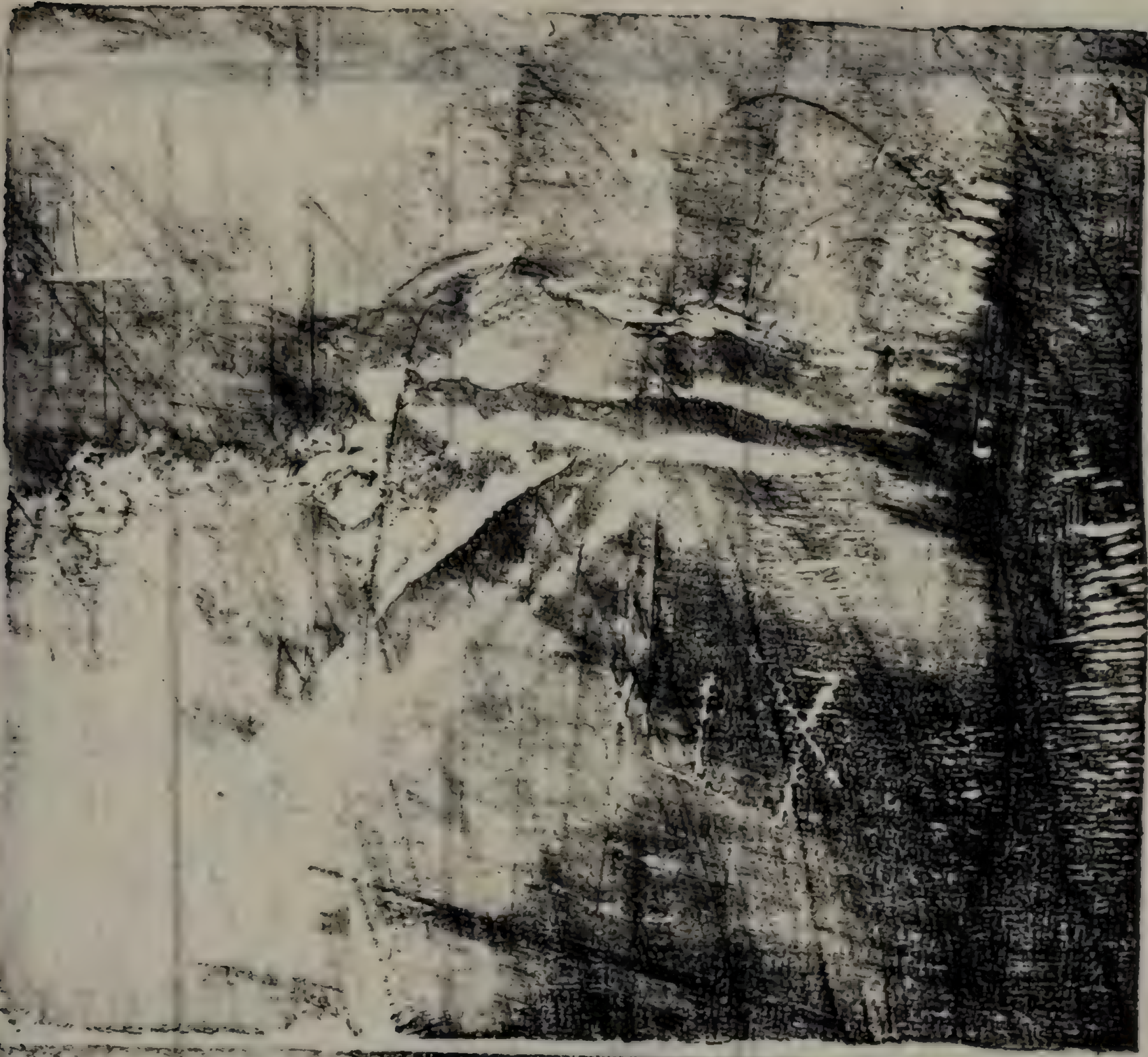
先生諱文弨字召弓號抱經其先自餘姚遷杭州父存心恩貢生 召試博學鴻詞有白雲詩文集母馮氏山公先生景女也公生而穎異濡染庭訓又漸涵於外王父之緒論長則桑先生調元壻而師之馮桑二公皆浙中懋學之士故其學具有本原乾隆戊午舉順天鄉試壬午考內閣中書壬申以一甲第三人成進士授編修丁丑入直上書房由中允薦陞侍讀學士乙酉典廣東鄉試旋提督湖南學政戊子以學政言州縣吏不應杖辱生員左遷明年以繼母年高乞養歸先生好校書終身未嘗廢在館閣十餘年歸田後主講書院凡二十餘年雖耄學孳孳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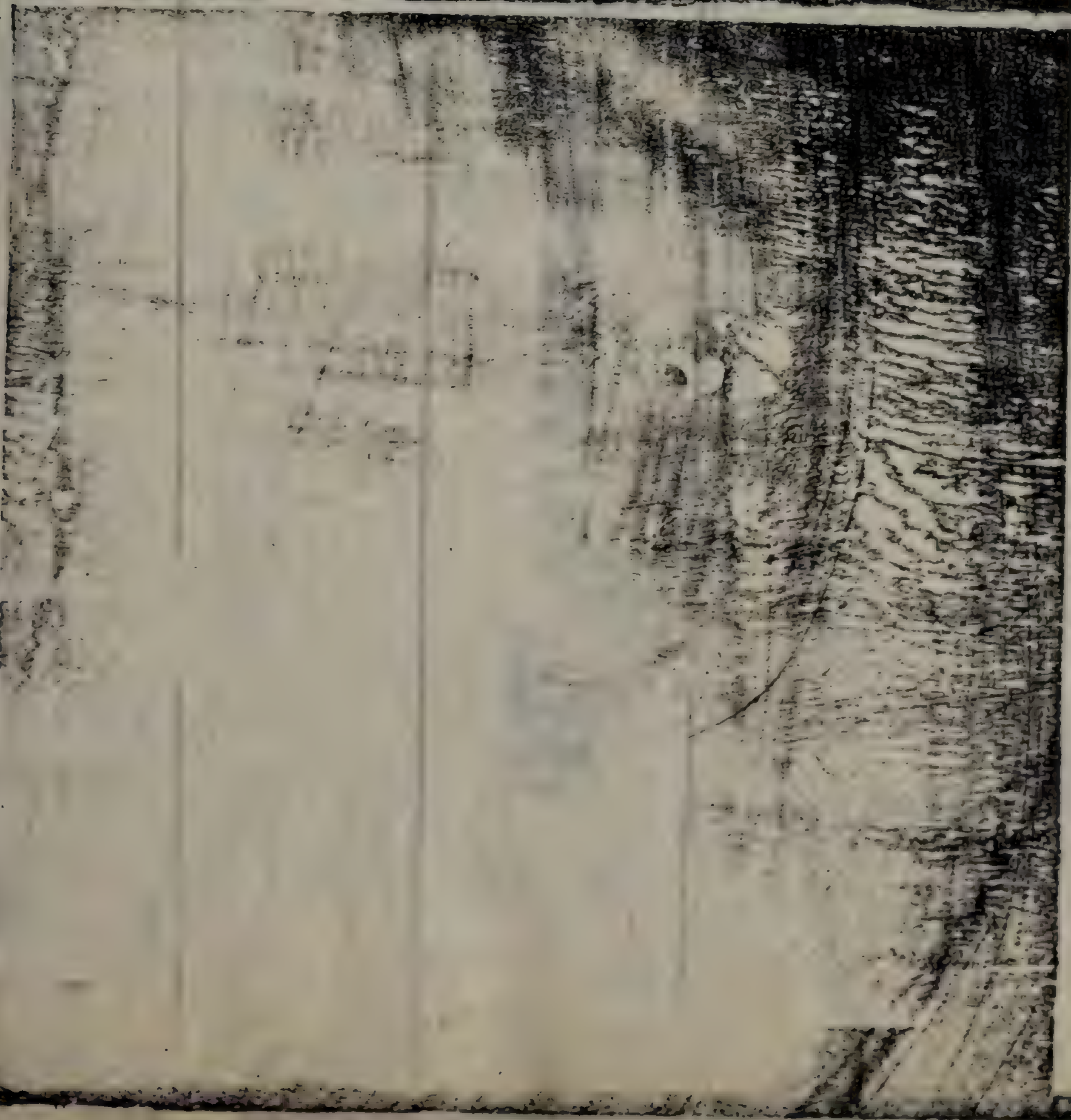
每昧爽起。繙閱點勘。朱墨並作。几閒闐闐。無置茗盌處。日且瞑。始出戶散步庭中。俄而篝燈如故。至夜半而後卽安。祁寒酷暑不稍閒。官俸脯修所入。不治生產。僅以購書。聞有舊本。必借鈔之。有善說。必謹錄之。一策之閒。分別逐寫諸本之乖異。字細而必工。今抱經堂藏書數萬卷。皆是也。校讐之爭。自漢劉向揚雄後。至 聖朝極盛。公自以家居無補於國。而以刊定之書惠學者。亦足以裨益右文之治。出所定經典釋文。孟子音義。逸周書。賈誼新書。春秋繁露。方言。白虎通。荀卿子。呂氏春秋。韓詩外傳。獨斷。諸善本。鏤板行世。又苦鏤板難多。則合經史子集三十八種。如經典釋文例。摘字而注之。名曰羣書拾補。以行世。所自爲

書有文集三十四卷儀禮注疏詳校十六卷鍾山札記四卷龍城札記三卷廣雅注二卷皆能使學者諟正積非皆疑渙釋先生治經有不可磨之論其言曰唐人之爲義疏也本單行不與經注合并行經注唐以後尚有善本自宋後附疏於經注而所附之經注非必孔賈諸人所據之本也則兩相齟齬矣南宋後又附經典釋文於注疏閒而陸氏所據之經注又非孔賈諸人所據也則齟齬更多矣淺人必比而同之則彼此互改多失其眞幸有改之不盡以滋其齟齬啟人考覈者故注疏釋文合刻似便而非古法也其讀書特識類此乾隆乙卯卒年七十有九先生事親孝謹喪繼母時年七十三矣居喪猶盡禮待弟韶首

極友愛篤師友之誼而性尤伉直方壬申殿試時對策中力言
直隸差徭之重
純皇帝爲動容飭總督方觀承申奏自劾士論偉之同縣孫志
祖亦以著書爲事志祖字詒穀乾隆三十一年進士官御史所
著讀書脞錄七卷考論經子雜家折衷精審不爲武斷之論家
語疏證六卷證王肅之僞又著文選考異四卷文選注補正四
卷補正姚之駰輯謝承後漢書五卷又歸安丁杰字升衢一字
小疋乾隆四十六年進士官教授肆力經史旁及六書音韻算
數長於校讐於胡氏禹貢錐指摘誤甚多四庫館開朱竹君戴
東原皆延之助校勘所著書曰周易鄭注後定大戴禮記繹小

西山房文集





邵二雲先生事略

邵先生晉涵字與桐一字二雲浙江餘姚人先生以禹貢三江其南江從餘姚入海遂自號南江浙東自陽明以道學顯而功業風義兼之念臺忠讜著大節其弟子棃洲覃研經史博洽於文辭先生生其鄉私淑三先生故性貫貞亮而經緯史涉獵百家不僻而進於古乾隆三十年舉於鄉典試者爲錢少詹六既得先生文謂非老宿不辦及來謁年裁踰冠叩其學淵博無涯涘少詹拊掌曰不負此行矣三十六年會試第一成進士廷試二甲歸部銓選三十八年 詔開四庫館時高宗崇獎實學思得如劉 揚雄者任之大學士劉公統勳首

薦先生　特旨改庶吉士充纂修官踰年授編修五十六年遷中允擢侍講轉侍讀歷左庶子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直文淵閣歷充咸安宮總裁　萬壽盛典八旗通志國史館三通館纂修官又爲國史館提調兼掌進擬文字典試廣西者一教習庶吉士者二生平至性過人執親喪哀毀骨立與人交始終如一未嘗以博雅自矜惟以非義干者不待語竟即拂衣起人以是嚴憚之少多病左目微眚清羸如不勝衣而獨善讀書數行俱下寒暑舟車未嘗頃刻輟業於四庫七略無不研究而尤能推極本原實事求是在館時總裁問以某事答曰在某冊第幾葉中百不失一咸詫以爲神蓋自元明以來儒者務爲空疏

經生之學六書訓故屏斥不談於是儒術日晦雖閒有如楊愼朱謀㙔者非果於日用卽安於作僞立論往往不足依據迨 本朝興而樸學始萌出顧處士炎武閻徵君若璩首爲之創然其緒未盡闢也乾隆之初海宇乂平已百餘年魁儒鉅公接踵惠徵君棟戴庶常震其學識始足方駕古人及四庫館開先生與戴君首膺其選由徒步入翰林於是士大夫始重經史之學言經學推戴君言史學推先生海內駸駸然趨實學矣然先生尤以浙東三先生爲宗每上下古今凡政治得失人才消長君子小人之元黃水火皆能抉其弊之所由始與害之所由終尤熟於前明掌故於州黨社禍及唐魯二王起兵始末口

講于書往往出正史之外每語一事輒亟稱三先生不置蓋其學之所本又心儀其人而欲取以爲法者也豈徒以旁通訓詁方名象數及草木蟲魚之多識謂足盡先生也哉先生於經深三傳及爾雅以宋邢昺爾雅義疏蕪淺遂別爲正義一書以郭璞純爲宗而兼采舍人樊劉李孫諸家凡三四易稿始定頗以九府之梁山即今衡山繹史蔡梵葵爲即今嶽東同人皆歎爲絕識又有孟子述義穀梁古注韓詩內傳考並足正趙岐范甯及毛鄭之失而補其所遺嘗病宋史是非失實又久居山陰四明閒習聞三先生緒言擬爲南都事略一編詞簡事增過正史遠甚嘗語人曰南宋諸傳最無理法其稾創於袁桷與史

氏中外。故於甬東諸人多鄉曲之私。今讀南宋諸雜史及桷清容集。始知其論之確也。畢制軍沅撰續宋元通鑑。先生爲刪補考定之。制軍歎曰。今之道原貢父也。有方輿金石編目、皇朝大臣謚迹錄、輶軒日記、南江詩文稿等書。所校官書。如薛居正五代史。則採自永樂大典中。參以冊府元龜、太平御覽、幷通鑑長編諸書辨證。條繫悉符原書一百五十卷之數。書成奏御。館臣請仿劉煦舊唐書之例。列於廿三史。刊布學宮。王分校石經。先生職春秋三傳。所正字體。亦較他經獨多。爲文操筆立就。與行淵懿。學者宗之。卒於嘉慶元年六月。年五十有四。



戴東原先生事略　段玉裁　龔麗正

戴先生震字東原休甯人生十歲始能言書過目不忘甫授大學章句問塾師此何以知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曰朱文公說也問文公何時人曰宋人孔子曾子何時人曰周人周宋相去幾何時曰幾二千年矣曰然則文公何以知其然塾師不能對自後讀書每字必求其義得許氏說文解字大好之遂盡通十三經注疏能全舉其辭嘗曰經以載道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學者當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某自十七歲時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語

言爲之數十年灼然知古今治亂之源在是宋儒譏訓詁之學而輕語言文字是猶度江河而棄舟楫也時婺源江先生永治經稱大師先生年二十以所學就正江先生驚異之齊侍郎召南見所作考工記圖曰奇書也年三十九補縣學生有族豪侵佔祖塋地訟之豪倚財結縣令欲文致先生罪乃脫身挾策入都時紀編修昀王編修鳴盛錢編修大昕王中書昶朱編修筠皆甲戌進士以學問名一時見先生皆擊節歎服遂館於紀氏作勾股割圜記秦文恭蕙田延致之與講觀象授時之學五禮通考中全載其勾股割圜記以集古今算法之大全尋館王文簡安國家公子念孫從受學能得其傳南歸其惠先生棟於揚

州時盧編修紹弓爲盧運使見曾校刊大戴禮先生數指其譌遺書與任進士大椿論禮經舉康熙壬午鄉試是時奏文恭用江愼修及先生之說疏請刊正韻書薦先生與錢君大昕任其事

高宗以相沿已久未允也先生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誠言明言權言仁義禮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經孔孟之言而以異學之言糅之故就孟子字義開示使人知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語病於是作孟子疏證及原善論性諸篇嘗言朱子注大學開卷言虛靈不昧便涉異學其言以具衆理應萬事尤非理字之恉古人曰理解者尋其腠理而析之也曰天理者如莊周

言依夫天理卽所謂彼節者有閒也古聖賢以體民之情遂民之欲爲得理今人以己之意見不出於私爲理是以意見殺人咸自信爲理矣中庸注言性卽理也其可乎論語開卷言學以明善而復其初復其初出莊子絕非孟子以擴充言學之意也其持獨見多類此朱文正珪雅善先生爲山西布政使時聘修汾州府及汾陽縣志先生正舊志之謬謂汾陽於漢爲玆氏縣戰國時屬趙不屬魏漢時屬太原郡不屬西河郡後魏太和八年改六壁鎭置河西郡治玆氏城而西河之名移於此酈道元注水經以武侯浮西河事繫之夏陽子夏陵及廟宇繫之郃陽而於謁泉山及文水絕不涉及子夏設教事張守節李吉甫輩

始指爲魏之西河子夏退老居此皆非其實吉甫又謂黃初二年於漢茲氏縣置西河郡卽今州治不知魏晉之西河皆治離石非茲氏吉甫又謂周宣帝於此置汾州大業三年廢汾州不知周隋之汾州皆非西河郡境吉甫元和郡縣志敘述最有法而猶有外謬甚哉地理之難言也乾隆三十八年 詔開四庫全書館于文襄敏中以紀文達昀裘不見曰修之言薦先生於
朝
上素聞其名遂以舉人特召充纂修官首校水經注別成於注正唐以來經注混淆之失
高廟褒嘉御製詩冠首蓋先生之受 主知深矣乙未會試不

第。

上命一體與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授庶吉士。先生起自孤寒。

獨以文學為

天子所知。出入著作之庭。館中有奇文疑義。輒就咨訪。先生為考究顛末。各得其意以去。晨夕討論。靡間寒暑。竟以積勞致疾卒於官。年五十有五。時四十二年夏五月也。先生所校定官書自水經注外。曰周髀算經。謂此古蓋天之法。自漢迄元明皆主渾天。明時歐羅巴人中國。始稱別立新法。其實皆出於周髀所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者也。曰孫子算經。張邱建算經。夏侯陽算經。五曹算經。海島算經。五經算術。九章算術。皆黃寅旭謝野

臣梅穀成九諸公所未見者先生悉心讐正

高宗皆製詩題卷首刊行而古九數之學大顯矣曰儀禮釋宮、儀禮釋誤、儀禮集釋、項氏家說、蒙齊中庸講義、大戴禮、揚子方言、皆能正其闕誤。所自著書曰原善三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勾股割圜記三卷、策算一卷、原象一卷、考工記圖二卷、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文集十卷、續天文略二卷、水地記一卷、方言疏證十三卷、毛鄭詩考正四卷、考正鄭氏詩譜一卷、杲溪詩經補注二卷、大學補注一卷、儀禮考正一卷、歷問一卷、古歷考二卷、六書論三卷、爾雅文字考十卷、屈原賦注九卷。孔戶部繼涵爲刊戴氏遺書，弟子段君玉裁復刊之。先生無他嗜好，惟專力

於讀書雖詞義鉤棘難曉者一再讀之輒渙然冰釋旁觀驚爲神悟要由精誠所致其學長於考辨每得一義初若剏獲及參互考之確不可易後儒多言易亂於費直先生以漢書證之曰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十二篇者經上下二篇十翼十篇此三家所同也儒林傳云費直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不自立章句其解經即用十篇之言而十二篇之目未嘗改後人誤讀儒林傳輒咎費氏之改經不察之甚也周禮大馭以祭兩軹祭軌注云故書軹爲軒杜子春云軒當爲軹軹謂兩轊或讀軒爲簪笄之笄先生辨之曰軒當讀如笄杜君改爲軹與輢內之軹一名混淆非也以構

釋轂端之斬亦非也軹者車軨斬者轂末臨若韓未後代字書
笄斬字無之矣祭軏字列本多譌為軓毛公釋詩云自軓以上
為軓說文軌從九車轍也軓從凡車式前世依詩意宜音范以
韻者之又不合疑漢時軓軌二字相溷毛公殆誤併為一歟其
述明堂之制曰明堂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中央曰太室
正室也一室而四堂東堂曰青陽太廟南堂曰明堂太廟西堂
曰總章太廟北堂曰元堂太廟四隅之室夾室也四室而八堂
東北隅之室元堂之右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元堂右个
東堂曰青陽左个東南隅之室青陽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其
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室明堂之右夾

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西堂曰總章左个西北隅之室曰總章之右夾元堂之左夾也其西堂曰總章右个北堂曰元堂左个凡夾室前堂或謂之箱或謂之个左氏傳寘饋於个杜云个東西箱是也个者兩旁之名也古者宮室之制前堂後室有夾有个有户有南牖一面明堂四面闔達亦前室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禮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也四正之堂皆曰大廟四正之室共一太室故曰太廟太室世之言明堂者有室無堂不分个夾失其傳矣春秋昭二十二年十月王子猛卒而其夏秋已兩書王猛說者莫得其解先生曰王猛與鄭忽皆以國氏者也王者諸侯曰王畿之辭非天子之號春秋凡書

王猶列國之書其國書天王猶列國之書爵故王人與列國書人同爲微者王猛與鄭忽同爲以國氏忽未即位而出奔歸不得書爵書世子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即位稱王故卒稱王子若先正其名曰王不得復稱王子矣今人所用三角八線之法本出於勾股而尊信西術者輒云勾股不能御三角先生折之曰周髀云圜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三角中無直角則不應乎矩無例可比矣必以法御之使成勾股而止八線比例之術皆勾股法也又言治經宜自爾雅始如釋言桄充也六經無桄字鄭注樂記孔子閒居皆訓橫爲充橫桄古通用書光被四表漢書引作橫被今孔傳猶訓光爲充文譌而義不

殊也釋言庥蔭也卽詩不可休思之休釋木桑柳醜條卽詩蠶月條桑之條莊子云已而爲之者已而不知其然當從釋詁解已爲此其考證通悟類此者不可枚舉璿璣玉衡爲古觀天之器久失其傳先生神悟於二千年後命巧匠爲之且詳其制於原象篇所繪地圖尤精核　國朝言地理者有顧景范顧亭林閻百詩胡朏明黃子鴻趙東潛錢竹汀諸家然皆以郡國爲主而求山川先生則以山川爲主而求郡縣故精審能出其上殁後十餘年一日

高宗校刊石經　命小璫問南書房諸臣戴震尚在否對曰已死

上歎息久之先是總督方恪敏觀承聘先生修直隸河渠書百十一卷未成而恪敏薨稾藏周制軍元禮家嘉慶己巳吳江王履泰以貲爲通判得書攘爲己有刪其半益以乾隆己丑以後事實易名畿輔安瀾志進於朝

仁宗謂此有用之書 命武英殿刊行賞履泰同知發永定河試用先生嗣子仲孚攜原稾入都欲爲辨正不果亦可見先生經世述作身後猶見賞於 朝廷云

段先生玉裁字若膺一字懋堂金壇人東原高第弟子也年十三受知學使尹元孚先生爲諸生授以采鄉高愈所著小學遂究心焉乾隆庚辰舉人貴州玉屏知縣越三年改四川巫山知

縣辛丑引疾歸遂不復出生平講求古義精小學著書滿家行世者有說文解字注尚書撰異毛詩傳小注詩經小學錄經韻樓文集其女壻龔麗正字闇齋仁和人嘉慶丙辰進士官郎中以懋堂爲師能傳其學著有國語韋昭注疏

孫淵如先生事略

先生諱星衍字淵如江蘇陽湖人父勳舉人官河曲知縣大母許夢星墜於懷舉以授其母金比目遂生先生幼有異稟書過目成誦河曲授以文選全誦之未冠補諸生與同里楊君芳燦洪君亮吉黃君景仁齊名袁君枚曰天下清才多奇才少淵如天下奇才也遂相與爲忘年交先生雅不欲以詩名深究經史文字音訓之學旁及諸子百家皆通其義錢少詹大昕主鍾山書院深器之會陝西巡撫畢公沅招入幕府一時名宿踵至先生譽最高畢公撰關中勝蹟志山海經注校正晏子春秋及校刻惠徵君諸書皆先生手定乾隆五十一年朱文正珪典試江

南在都與彭文勤元瑞約曰吾此行必得汪中孫星衍及撤闈卷得其經文策曰此必汪中也折卷得先生而汪實未就試明年　賜進士第二人授編修充三通館校理五十四年散館試厲志賦用史記鯛鯛如畏語大學士和珅疑爲別字置二等以部曹用故事一甲進士改部或奏請留館時和珅知先生名欲令屈節一見先生不往曰吾甯得

上所改官不受人惠也遂就職又編修改官可得員外郎前此吳文爛有成案或謂君一見當道即得之先生曰主事終擢員外何汲汲爲自是編修改主事遂爲成例補刑部主事總辦秋審先生掃室焚香爲諸名士燕集之所高麗使臣樸齊家入貢

見先生所校古書特諭先生書問字堂額賦詩以贈五十八年遷員外郎次年扈蹕五臺逾年扈蹕天津會大風　御舟阻
上改御步輦至　行宮先生約同僚步行卅里赴宮門治事
特賜緞匹五十九年遷郎中阿文成胡莊敏二公皆器先生每有疑獄輒介依古義平議行所平反全活甚多甲有竊主財逾貫諭其友乙匿其數以告分金而逸事發乙得知情藏匿罪人罪應流先生謂律稱知情則坐乙不知滿貫也應以所知數坐減問徒大司寇詰以乙所言無質證如獲甲言實告以逾貫奈何先生曰此名例所謂遍計前罪以充後數也乙卒減徒先生又言律文稱囚者在繫之名稱罪人者犯事在官之名今或未

到官輒名爲罪人或藏匿罪人問擬縱囚非正名之義湖廣有子護嫁母傷人至死獄　勅下法司議或以嫁母期服減於母則護嫁母不得與母同科先生謂古者父在爲母亦期屈於所尊嫁母服期因宗子主祭非謂情當殺也引宋王博文請封嫁母又爲行服謂子無絕母理又引唐八座議凡父卒母嫁有心喪三年之制子無絕道故也護嫁母出母均當與母同議減聞殺罪甲有馳車犯乙者已當過失殺罪甲恐以無故馳驟車馬獲重罪介所知以兼金求免先生曰吾不受暮夜金也君罪止過失殺無爲人所誑甲慚謝去有孝子爲父報仇殺縣役坐死其父姊控部弟實爲縣役逼斃請檢尸傷當道爲緩頰先生曰

吾豈能枉法殺孝子哉其持正類此六十年按兖沂曹濟道先生以濟陰湯陵在曹南其山西榮河縣湯陵雖列祀典實宋以來相沿之誤國徧考諸書據漢崔駰魏冢覽皆伏湯陵在濟陰之說移山西布政司並考榮河之陵出後魏小說家言張恩破陵得銘附會殷湯未爲典要宜申大府改正後再官山左卒令曹縣令修葺湯陵廟宇以祭田奉祀立碑紀事嘉慶元年曹南水漫灘潰決單縣地先生皐按察使康君基田築壩之鳩工集大五日夜從上游築隄遏衝之溜歸中泓不果横決康語先生曰吾治河數十年未見決口能即堵閉者曹南之役吾與君成之省國家帑金數百萬矣尋署按察使事以整肅吏治爲

已任親問因定爰書於慎鹿獄甲與乙有姻共飲乙醉墮火燒吐燒酒引火餤灼爛至死甲醉臥不知讞者以甲奪壺斟酒有爭鬬形擬鬬殺罪先生曰甲主乙賓奪乙壺勸之飲名奪實讓也毆甲坐過失殺出其罪有婦因姦謀命獄其婦某家妾也夫遣出主母惡之會僕婦死誣以謀毒讞者又實以姦夫言妾淫主婦令僕婦守之惡而行毒巳具獄先生鞫婦以某日歸甯僕婦後二日以子殤與夫爭忿自縊出冤婦於獄因有共毆人至死避堂呼冤者自言不緯夫途遇有衆毆人勸止之不從而去越數月邑令忽拘訊之酷刑誣服下手毆人先生詰以衆中有相識者否答曰有吳氏某爲縣役在旁知狀給拘縣役詰之乃

因姦殺人縣令同護聽其屬甥認罪始以鬬殺傷輕緩其死上
官駁詰改擬傷重人情實因知死乃不承先生誡縣官乃以失
察處分枉人命吾爲若救止陰禍也有詬詈婦女致死獄先生
以事在一月前不得謂之忿激鞫得婦自與夫毆詈自經狀出
其罪凡權臬七閱月平反數十百獄活死罪誣服者十餘人亦
不以之罪縣官云縣官實不盡明刑律皆幕客誤之也山左風
氣爲一變先生又以先儒伏生及鄭康成功在傳經可比七十
子身通六藝皆宜立五經博士後大吏奏請鄭議格而伏允行
其議自先生發也濰縣有武人犯法挾厚力求脫令不可干因
賄通和珅門下屬託大府先生訪捕鞫之械和門來者於衢巡

撫不便其所爲因奏言河防任重宜令回本任
上俞之時各屬感先生廉正卻陋規相率集貲餽贐皆不納是
年江南豐工及山東曹工同時漫溢先生以無工處所得疏防
詰大府請嚴議
上以兼管官特予留任故事道員嚴議無 特旨予留者異數
也曹工分治引河三道先生與濟東兗泰二道各治二十里先
生治中段廣深中程嚴於察弊不煩苛不染指畢工較上下段
引河共省帑三十餘萬凡河工堵築決口須於將合龍時放引
河則水疾下而無停淤時隄未大堅而巡撫欲放引河康河督
力止之不得既放水河盡塡淤於是復抽溝而曹工遂不能合

矣四年巡撫奏先生熟習刑名操守廉潔惟河務非所長請以守巡道留補得俞旨先是河工分賠之員或得羨餘謂之扣費先生不取悉以給引河工費仍取領結存庫是時曹工尚未合河督及巡撫亟奏合龍移先生任尋又奏稱合而復開開則分賠兩次攤工銀九萬兩當半屬後任司事者弁責諸先生先生亦任之曰吾無寸椽尺土然既兼河務不能不爲人受過也未幾毋憂歸僑居金陵六年浙撫阮公元闢詁經精舍於西湖聘先生及王侍郎昶迭主講席以經史疑義課士旁及小學天部地理算法詞章各聽搜討書傳條對以觀其器識請業者盈門未十年舍中士掇巍科入館閣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勝

數先生淡於宦情服闋後游吳越數年終以河工賠項故不得已再出有　旨仍發山東以道員用十年署登萊青道補山東督糧道山東衛河經臨青閘口夏秋水漲高於閘內之汶水即閉閘謂之閼口糧艘阻滯先生知德州哨馬營及恩縣四女寺舊有兩支河合流入老黃河即鉤盤鬲津故道經樂陵至海豐入海請開濬以洩衛水異漲德州舊設滿營駐防官兵五百日一口為一戶增至三千七百餘口而額餉無可加每年例支道倉米七千八百石內有折色米三千餘石石支銀一兩糧價昔賤今貴折色不敷其半官兵日苦累而道倉支賸餘米歷年運交通倉需運費銀二千餘兩先生請以存給官兵本色除折色

不獨恤滿兵且省運費皆從之十二年署布政使事時侍郎廣
興奉使山東供張煩擾先生愼守庫帑獨無所餽後廣以賄敗
豫東二行省以支帑獲罪者衆先生不與焉十三年督運北上
請訓
仁宗溫諭移時面奏乞假三月省迎老父於江南允之抵江甯
糾族衆建孫子祠回任自剡城取道費縣訪季桓子得羵羊井
銘於縣署又訪曾晳南城葬處及澹臺子羽墓立碑季桓子井
上始先生之官山東考太平寰宇記先賢閔子墓在范縣東今
所傳在歷城者誤也會檄縣令訪求遺墓道嘉慶八年再涖東
省以察賑按行范縣會河溢不能詣墓所及官糧道忽夢渡并

出古丈夫自稱閔子騫而異之因出貲屬縣令唐晟訪廢墓申禁樵採修祠堂並訪義士左伯桃羊角哀墓於縣之義城寺東皆為文紀其事十六年引疾歸寓客揚州運署校刊全唐文累主鍾山書院生平立身行事皆蹈儒術廉而不刻和而介屢以剛正不獲於上官早歲文詞華麗繼乃沈潛經術博極羣書喜獎借後進所至士爭附之尤好聚書聞有善本借鈔無虛日金石文字及古彝鼎書畫皆能窮竟源委文在六朝漢魏閒不欲似唐宋八家嘗病古文尚書為東晉梅賾所亂撰集古文尚書馬鄭王注十卷及逸文三篇又為尚書今古文注疏三十卷蓋積二十餘年而後成其專精如此又有周易集解十卷夏小正

傳校正三卷。魏三體石經殘字考一卷。倉頡篇三卷。孔子集語四卷。史記天官書考證十卷。寰宇訪碑錄十二卷。平津館金石萃編二十卷。孫氏家藏書目內編四卷。外編三卷。續古文苑二十卷。問字堂文稾五卷。岱南閣文稾五卷。五松園文稾一卷。平津館文稾二卷。詩集若干卷。所校刊者有周易口訣義六卷。尚書考異五卷。春秋釋例十五卷。孫子十家注十三卷。元和郡縣志四十卷。景定建康志五十卷。唐律疏議三十卷。卒於嘉慶二十三年正月。年六十有六。配王恭人名釆薇。工詩善書。有長離閣集。

[illegible]集

[illegible]

十卷[illegible]

[illegible]

四卷易[illegible]天[illegible]

附錄五卷[illegible]

洪稚存先生事略　趙懷玉　莊炘　劉逢祿

洪先生亮吉字稚存陽湖人生六歲而孤家貧以副貢客公卿閒朱學士筠督學安徽先生從游最久旋客浙江學使王文端杰幕中貲館穀養母母卒時方赴試處州弟藹告不敢赴訛言母疾甚趣之歸先生亟行距家二十里舍舟而徒方渡橋遇賃僕之父仇三得家狀號踊失足落水中流數里汲者見髮飄水上攬之得人有識先生者舁至家久之乃甦以不及視含殮故遇忌日輒不食年四十五成乾隆庚戌進士　賜第二人及第授編修明年充石經館收掌官以舊書十三經多譌俗白總裁欲更正之未能從也王子分校順天鄉試閒中拜視學貴州之

命敎事詞臣未散館無授學政者異數也在貴州疏言禮記宜以鄭康成注易陳灝為部議所格教士以通經學古為先黔士向學先生有力焉嘉慶元年入直上書房先生初第時大臣掌翰林院者網羅人才以傾動聲譽先生卹其無成於早自異遂於御試征邪教疏內力陳中外弊政發其所忌隨引請古之喪以古人有期功去官之義乞病歸其後座主朱文正珪有書起之復入都供職嘉慶己未敎習庶吉士先生長身火色性超邁歌呼飲酒怡怡然每興至凡朋儕所為皆掣亂之為笑樂至論當世大事則目直視頸皆發赤以氣加人人不能堪會有與先生先後起官者文正公函譽之先生大怒以為輕己遂邑邑

不樂復乞病行有曰矣時川陝賊未靖先生欲有所獻皆顧編
檢例不奏事乃上書成親王暨當事大僚言時事冀其轉奏謂
故貝子福康安所過繁費州縣吏以供億致虛帑藏故相和珅
擅枋時莅官淸選多屈膝門下列官中外者四十餘人未復指
斥 乘輿有群小熒惑視朝稍晏語成親王以聞有 旨軍機
大臣召問卽日覆奏落職交刑部治罪先生就逮西華門外都
虞司群議洶洶謂且以大不敬伏法其友趙中書懷玉見先生
縲絏藉藁坐大哭投於地不能言先生笑起謂趙君曰味辛今
見稚存死邪何悲也頃之承審大臣至有 旨毋用刑先生聞
宣感動大哭自引罪坐身列侍從用疑似語訪君父大不敬議

斬立決奏上免死戍伊犂將軍某妄測
聖意奏請俟君至辦以法先發後聞得　旨嚴飭不行明年京
師旱　詔減釋軍流不雨朱文正奏劾南黎氏二臣忠於其主
久繫獄請釋之又不雨
上乃手詔赦先生是日沛然雨遂頒　諭言天人感應之理至
捷誠臣工弗以言爲諱　御製得雨紀事詩有亮吉原書無違
礙之句有愛君之誠實足啟沃朕心已將其書裝潢成卷常置
座右以作良規之注
仁宗之容超臣直越前古而先生諒節實能上格　天心云先
生在戍所不及百日自獲罪至戍還文正公常調護之既歸自

號更生居士丁卯歲大祲有司勘不成災饑民剝樹皮以食先生力請當道設賑局捐金為之倡所全活數十萬計性嗜山水遊嵩華黃山皆躋絕壁題名家居十餘年卒年六十有四其學無所不窺詩文有奇氣少與武進黃景仁仲則齊名江左號洪黃仲則客死汾州千里奔其喪世有巨卿之目其後沈研經術與同邑孫星衍季逑論學相長人又稱孫洪云所著左傳詁十卷公羊穀梁古義二卷比雅十二卷弟子職箋釋一卷六書轉注錄八卷漢魏音四卷乾隆府廳州縣圖五十卷三國疆域志二卷東晉疆域志四卷十六國疆域志十六卷詩文集共六十四卷行於世趙君懷玉字億孫一字味辛武進人乾隆庚子

召試舉人授內閣中書出爲登州府同知好學深思書無所不讀工詩古文著亦有生齋詩文集同時爲漢學者有莊君炘字虛庵乾隆戊子副榜官同知深於聲音訓詁之學校刻淮南子爲之注又有劉君逢祿字申甫嘉慶丁卯舉人淹通經傳皆先生同郡人

洪初堂先生事略 洪梧 程瑤田 汪龍 汪爽 羅永符 洪學

洪先生榜字汝登一字初堂歙人年十五爲諸生乾隆乙酉拔貢與兄樸同應　召試兄授中書而先生未遇梁文定公國治時督學安徽皆賞異之先生從文定游至山西舉乾隆戊子鄉試丙申應天津　召試冠其伍授內閣中書少與同郡戴東原金輔之交粹於經學因鄭康成易贊作述贊二卷又著明象未成書其解周易詁訓本兩漢行以類先秦又撰四聲韻和表五卷示兒切語一卷先是江先生愼修切字六百十有六是書增補百三十九字又以字母見溪等字注於廣韻之目每字之上以定喉吻舌齒脣五音蓋其書宗江戴二家之說而加詳焉又

著周易古義錄書經釋典詩經古義錄詩經釋典儀禮十七篇書後春秋公羊傳例論語古義錄初堂讀書記初堂隨筆許氏經義諸書留心奇遁之術以其術犯造物忌病中舉所著火之惟新安大好紀麗入刑行先生律身以孝友著於鄉生平所學服膺臧氏戴氏作孟子字義疏證讀者不能通其義先生稱其有功於六經孔孟之言甚大使後之學者無馳心於高妙而明察於人倫庶物閒必自戴氏始也撰東原行狀載其與彭尺木書朱竹君謂可不必載戴氏可傳者不在此先生上書　之詞甚辨弟梧字桐生乾隆庚子　召試舉人授中書庚戌成進士選庶吉士由編修官沂州知府博通古今工詞翰亦邃於經

學同邑學者有程易疇汪蟄泉汪孝嬰羅子信洪賓華皆以經
術名。
易疇程姓名瑤田乾隆庚寅舉人太倉州學正著有通藝錄行
世蟄泉名龍朝隆丙午舉人著毛詩申成毛詩異義孝嬰名萊
優貢生大學士祿康薦修乙國史天文志官石埭訓導十三經
注疏能背誦如流水而又能心通其義有問者觸類旁通無窒
礙尤善歷算通中西術著衡齋算學行於世子信名永符乾隆
辛未進士選庶吉士善讀書通經史工詩古文時推碩儒奇士
賓華名瑩爲初堂族子嘉慶己巳一甲一名進士 賜及第授
修撰恬於仕進五經各有撰述皆歙人

任子田先生事略 黃承吉 李惇 吳綿初 秦恩復 許珩 汪光 李鍾泗

任先生大椿字幼植又字子田江蘇興化人祖陳晉乾隆四年進士以通經聞著易象大意先生少工文詞既乃專究經史傳注乾隆三十四年二甲一名進士授禮部主事三十八年修四庫全書充纂修官禮經裒輯爲多提要多出其手尋以郎中授御史五十四年卒年五十有二先生家貧盡色養讀書守道義素不欲以空言講學服官行已無媿古人所學淹通於禮尤長名物著弁服釋例八卷深衣釋例三卷釋繒一卷吳越備史注三十卷小學鉤沈二十卷子林考逸八卷詩集六卷先生初後薈萃全經久之知其浩博一嚮困思郎類以求一類既貫乃更

求他類所著深衣釋繒諸篇皆博綜詳舖衷以己意或視爲爾雅廣疏實禮經別記之流學者能推其意廣所未盡以類竊之可以會經之全矣族弟麟嘗采獲百五十條爲字林考逸補正云兆麟字文田一字齊震澤諸生舉孝廉方正嘗注夏小正本鄭仲師周官注修夫出火一條在三月又移時有見梯如收一條在五月又補朱芭雞始乳二條王西莊序以爲確當所著曰有竹居集。肚北學者有李先生曾號孝臣高郵人治經通敏尤深於詩乃秋三傳晚好歷算通宣城梅氏書與同郡劉端臨王懷祖江甫善力倡古學篤內行恂恂退讓遇友朋患難則執義不欠因諸生以高第將舉拔萃科試之前

夕執友賈田祖死往經其喪遂罷試舉乾隆庚子進士注選知縣尋卒著歷代官制考考工車制考說文引書字異考左傳通釋杜氏長歷補渾天圖說羣經識小錄諸書又宋君綿初字守端亦高郵人乾隆丁酉拔貢官訓導邃經術尤長於說詩著韓詩內傳徵四卷子保字定之廩生講聲音訓詁之學又秦君恩復字敦夫一字澹生江都人乾隆丁未進士官編修讀書好古所居五笥仙館蓄書萬卷丹鉛不去手校刊陶宏景鬼谷子注盧重元列子注及隸韻諸書與人謙抑口不談學問是以世無知者又黃君承吉字春谷亦江都人嘉慶乙丑進士官知縣天資過人為漢儒之學研究精微通歷算能辨中西之異同尤王

詩古又能自出機杼字無依仿又儀徵許珩者字楚生能詩治經有心得著周禮獻疑七卷又汪君光爔字晉蕃儀徵諸生父棣進士官員外郎與惠定宇戴東原王述庵王西莊錢竹汀為莫逆交晉蕃承庭訓飫聞諸老宿緒論遂博通經史嘗辨惠氏易爻辰圖之謬又作黃稗釋人服其精核又李君鍾泗字濱石甘泉人書一覽不忘治經精左氏春秋撰規規過一書抑劉申杜焦里堂見而歎服嘉慶六年舉人與晉蕃皆早世

孔顨軒先生事畧　孔繼涵　郝懿行　郭鴻磬　趙曾

先生諱廣森字眾仲又字撝約號顨軒孔子六十八代孫居曲阜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官檢討年少入官翩翩華冑一時爭與之交然性恬淡躭著述裹足不與要人通謁告養歸不復出及居大母與父喪竟以毀卒時乾隆五十一年也年三十有五先生聰頴特達經史小學沈覽妙解少受經於戴東原所學在公羊春秋唐陸德明云魏晉以來公羊久成絕學先生沈深解剝著春秋公羊通義十一卷於胡毋子都董仲舒何邵公條例師法不墜其自序曰昔我夫子有帝王之德無帝王之位又不得為市王之輔佐乃思以其治天下之大法損益六代禮樂文質

之經制發爲文章以垂後世而見夫周綱解弛魯道陵遲攻戰相尋彝倫或熄以爲雖有繼周王者猶不能以三皇之象刑二帝之干羽議可坐而化也必將因衰世之宜定新國之典寬於勸賢而峻於治不肖庶幾風俗可漸更仁義可漸明政教可漸興一於春秋乎記之春秋之爲書也上通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道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既布而壹裁以內外之異例遠近之異辭錯綜酌劑相須成體而傳春秋者三家粤惟公羊氏有是說焉漢初求六經於爐火之餘時則有胡毋子都董仲舒

皆治公羊春秋。以其學鳴於朝庭立於校宮。董生授弟子嬴公嬴公授眭孟。孟授東海嚴彭祖魯國顏安樂。各專門教授。由是公羊分爲嚴顏之學。方東漢時帝者號稱以經術治天下。而博士弟子因端獻諛。妄言西狩獲麟。是庶姓劉季之瑞。聖人應符爲漢制作。黜周王魯。以春秋當新王。其說皆絕不見本傳。重自誣其師。以召二家之糾摘矣。然而孟子有言春秋天子之事也。經有變周之文。從殷之實。非天子之因革耶。甸服之君三等。蕃衛之君七等。大夫不世。小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禄耶。上抑杞。下存宋。褒滕薛邾婁儀父。賤穀鄧而貴盛郜。非天子之黜陟耶。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裔。殆所謂天下之

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者非即愚以爲公羊家學獨有合於孟子乃若對齊宣王言小事大則紀季之所以爲善對滕文公言效死勿去則萊侯之所以爲正其論異姓之卿則曹羈之所以爲賢論貴戚之卿又實本於不言剽立以惡衎之義且論語責輒以讓國而公羊許石曼姑圍戚今以曼姑擬臯陶則與瞽瞍殺人之對正若符契故孟子最善言春秋豈徒見稅畝伯於陽兩傳文句之偶合哉晉唐以來公羊穀梁皆成絶緒唯左氏不絶於講誦啖趙橫興宋儒踵扇加以鑿空懸擬直出於三傳之分者淺識之士動爲所奪其訾毀三傳率摭拾本例而膚引例不可通者以致其請董生不云乎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

例夫唯有例而又有不囿於例者乃足起事同辭異之端以互
發其藴記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敎此之謂也十二公之篇二百
四十二年之記文成數萬赴問數千應問數百操其要歸不越
乎同辭異辭二途而已矣當其無嫌則鄭忽之正陳佗莒展之
賤曹羈宋萬宋督之爲大夫未嘗不同號祭伯奔而曰來祭公
使而曰來介葛盧朝而曰來齊仲孫外之而曰來未嘗不同辭
入者爲簒天王入於成周乃非簒出者爲有外天王出居於鄭
乃非外此無他正名天王灼然不嫌也夫人婦姜夫人氏夫人
孫於齊則辭有異楚屈完來盟於師齊侯使國佐如師則辭有
異衛侯言歸以成叔武之意曹伯言歸以順睿時之志而或加

復或不加復則同辭之中猶有異此言負芻出惡已見於伯討
成公出惡未有所見也若是之屬有不勝僂指迹者諸滅同姓
莫名獨衛侯燬名諸葬稱公獨蔡桓侯不稱公諸來稱使獨武
氏子毛伯不稱使一難而乃異一救而言次之先後異一人之
名而曼何之有無異一年之內而糾與子糾異凡皆并言榮辱
筆削所繫不可不比觀不可不深察春秋有當略而詳當詳而
略詳之甚者莫如錄伯姬略之甚者莫如鄭祭仲之事祭仲權
一時之計紓宗社之患君子取之亦與其進不與其退之意焉
爾若左傳所載忽之弑亶儀之立仲循循無能匡救苟延存其
迹將不可爲訓故斷至昭公復正厲公居櫟取足伸仲之權而

止此春秋重義不重事之效也董生曰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蔡仲易君季子殺母兄皆處乎嫌疑之閒特殊異二子於眾人之中而貴而字之而不名倘猶有援左氏之事以駁公羊行權之義者盍思仲之稱字正逆知天下後世必有呶呶議仲者乃大著其善也孔子之修春秋也至於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史之所書或文同事異事同文異者則皆假日月以明其變決其疑大抵以日為詳則以不日為略以月為詳則以不月為略其以不日為恒則以日為變以日為恒則以不日為變甚則以不月為異其以月為恒則不月為變以不月為恒則以月為變甚則以日為異將使學者屬辭

比事以求之其等衰勢分甚嚴善惡淺深奇變極能皆以日月見之如事諸掌善哉自唐迄今知此者惟趙汸一人哉推舉其概及齊平及鄭平均平也而一信一否剡伯姬來歸杞叔姬來歸均出也而有一罪一無罪月不月之判也城楚邱之不嫌於內邑以其月也晉人執季孫行父何以別於齊人執單伯以其月也晉人入曹何以別於宋人入曹以其日也武宮亦立煬宮亦立而知季隱如之爲之者以其不日也諸侯相執例時始見於宋人執滕子嬰齊則惡而月之公如例時襄昭如楚則危而月之會例時終桓公之篇悉危而月之可得謂無意乎常辭偏戰日詐戰不日獨至於殽詐戰而亦日譎其經曰辛巳晉人及

姜戎敗秦於殽癸巳葬晉文公背殯之罪日之而益見復歸未有言日者獨衛獻公日讀其經曰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甲午衛侯衎復歸於衛護弒之跡亦日之而益見春秋聯晉史舊名聖人因而不革必有新意焉春者陽中萬物以生秋者陰中萬物以成善以春賞惡以秋刑故取是名其經兩成之再也疑於衍而非衍夏五或無月十有二月或無冬疑於脫而非脫春以統王王以統月月以統日春秋所甚重甚謹者莫若此世俗之說曰譏貶當各就其事而傳說有先事貶者有終身貶者得無乖論語不逆億之訓且疾惡已甚乎是未知春秋之用譏貶當事而施者小過惡耳至於未事而先貶既事而終絕則蹈名教

之宏罪。犯今古之極慝。有雖孝子慈孫。百世不可改者。中人之情。固有始善終咎。先後易轍。惟若公子翬之媚桓弒隱。公子招之勝君亂國。尤其顯可以至於此極。則平日處心積慮久已不軌於禮義。先師言春秋天子之行事也。向使夫子與翬招並時立朝。必不待其弒君亂國。早已放流之殺之。又何不逆億之有以誅不待教之罪人。而且使之出師。而且使之會諸侯之大夫。是則陳魯之君無知人之明。以自召其禍也。故貶招於鄭。貶翬於伐鄭伐宋。以戒後世之爲人君者。若曰有臣如此。則不可以長三軍而使四方。然惟決二公子之幸而已。翬公子也。而勿謂公子。招弟也。而弗謂弟。存公子焉。若曰疎者弗良。當絕其位。

親者不良但不當任之亦弗可失其貴此深中之深微中之微也俗儒不知春秋病在不能推深窺微翬在所傳聞之世訟言貶之遂在所聞之世唯一貶於其卒逮所見之世隱如疑不得貶矣然而辭不屬不明事不比不章昭公之篇一曰隱如至曰晉一曰叔孫舍至自晉同事而氏不氏異氏者賢不氏者惡亦因得見端焉且遂卒而貶猶夫終身貶也春秋之義人道莫重乎始終用致夫人弗曰其始則終身不免爲篡成風之含賵會葬王弗稱夫則終身不正其爲小君其於追命桓公亦然故翬招貶之於始仲遂貶之於終皆言乎罪大惡極足以貫其没世者也譏貶皆不概施毋就人情所易惑者而顯示之法人莫知

大夫不敵君而後以人書。人莫知卿不得憂諸侯而後以晉人宋人書。溴梁以降。大夫交政。未嘗貶也。郤缺之徙義。公子側之復華。宜若有善焉。轉發其專平專廢置之罪。而以人書。不當惟是。又因是以知士荀公子結專其所可專。得免於貶。雖於名氏之外。未有加焉。固以榮矣。鄭襄公背華附楚。賤之曰鄭伐許。與吳伐郯。狄伐晉。文無以異。至其子衰經與戎。則正言之曰鄭伯伐許。以爲不待貶絕爾。第未若狄之顯也。故襄公書葬。悼公不書葬。其葬。猶之突也。其不葬也。猶前之接後之踰而禁之辟也。傳曰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又曰春秋見者不復見。皆讀

此經之要旨也。楚子虔哆哆然自以爲討賊而取絕於春秋。何則般之弑也易見。虔之誘討難知也。名虔矣。般可以無誅乎。則又見諸絕世子有絕有矣。蔡之臣子可釋恨於楚乎。則又見諸葬蔡靈公。以爲廬伸其復讐之志。凡義無常。唯時所當。方君義屬固。則般也賊。及君義屬般。則虔也讐。以其比在刺棄館識。猶繹王姬。可以無逆。不可以逆而外之。遂不宜爲大夫。既爲大夫。卽不得薄其恩。禮生殺不相悖。天以成其施。刑賞不偏廢。王以成其化。非春秋孰能則之。撥亂之術。識於貶絕備矣。而又曰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惡如可諱。何以癉惡。聞之有虞氏貴德。夏后氏貴爵。殷周貴親。春秋監四代之令模。建百王之通

軼尊尊親親而賢其賢尊者有過是不敢議親者有過是不敢議賢者有過是不忍議发變其文而爲之諱諱猶譏也傳以諱爲譬狩爲譏重是也所謂父子相隱直在其中豈曲佞飾過之云乎無駭貶去氏故入其不嫌非滅承徐人伐莒氏則滅項不嫌非齊書戍鄭虎牢於下乃可以不繫鄭書孟子卒於後昭公取夫人乃可以不書其諱文而存實有如此者於紀侯大去見諸侯以國爲體於入曹見同姓滅之當救於公孫會見司寇有入議之辟於仿於聲於處父見君臣無相爲盟之法其假諱而立義有如此者世爭則示之以讓世詐則示之以信是以美召陵高洮霍而於讓國公子三致意焉衛子之諱殺也提之諱宋

也三亡國之諱亡也其緣賢者之心而隱惡有如此者將因其所諱達之於不諱則啓撥成亂以嚴君臣之分乾時伐敗以隆父子之恩子般忍日以正世反之坊然乃知祖之遠聞所以爲始爲將推而遠之而後得盡其辭又炳炳彰彰如此嘗病左氏規隨擬議續經三年顧云齊陳恒執其君寘於舒州夫凡伯以天子之使諱不言執況可加之其君乎斥言成叛抑非圍棘取運內邑不聽之例也鼓曰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事斯公羊傳尤不可廢方今左氏舊學湮於征南穀梁本義汩於武子惟此傳和洽以漢司空掾任城何休解詁列於註疏漢儒授受之旨藉可考見其餘公羊墨守穀梁廢疾左氏膏

首春秋漢議文諡例等尚數十篇惜無存者解詁體大思精詞義奧衍亦時有承訛率臆未能醇會傳恉三世之限誤以所聞始文所見始招遂強係畀我於抶而季姬季友公孫慈之卒皆不得其解夫大夫奔例時諸侯出奔無罪時有罪月內大夫出無罪月有罪日功過之別內外之差然宜也何邵公自說例與經詭戾而公孫敖之日歸父之不日兩費辭焉叔術妻嫂傳所不信劭公反張大之目為非常異議可怪之論亦猶傳本未與輒拒父爲不疑詭引以斷衛太子之獄致令不曉者爲傳詬病此其不通之一端也七十子沒而微言絕三傳作而大義睽春秋之不幸耳幸其猶有相通者而三家之師必故各異之使

其愈久而愈歧何氏屢蹈斯失若盟於包來下不皆援穀梁以釋傳叛者五人不取證左傳而鑿造諸不以禮之說又其不通之一端也今將祛此二惑歸於大通輒因原注存其精粹刪其支離破其拘窒增其隱漏冀備一家之言依舊帙次爲十一卷籒名曰通義胡毋生董生所皆此經先師雖義出傳表卓然可信董生緒言猶存繁露可解詁自序以爲略依胡毋生條例故亦未敢輕易也昔韓文公遺殷侍御書云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屛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拳拳如此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字斷其心曉

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托不腐其文采辭藻自有唐巨儒惜此傳之墜絶而望人之講明也如是今殷侑之注已復不存更以穴知孔晁期其求於千百禩之後安得有道如昌黎者而就正其失也鑽仰既竭不知所裁先生又著大戴禮記補注十四卷詩聲類十三卷禮記危言六卷經學危言六卷少廣正負術內外篇六卷又喜屬文工篆隸著儀鄭堂駢體文三卷江都汪中讀之歎爲絶手

孔君繼涵字葒谷顨軒之叔也乾隆辛巳進士官戶部郎中深於三禮校刻微波榭叢書同時有郝君懿行者字恂九棲霞人嘉慶己未進士官主事撰山海經注爲實事求是之學又濟甯

許君鴻磐字漸逵進士官江蘇同知深於輿地淩次仲亟稱之其雪帆雜著皆辨駁地理之說不在唐明景范下與萊陽趙君齊名趙君名曾字北嵐乾隆巳酉舉人官知縣好金石文字及古錢治經深於三禮及古文尚書左氏春秋皆山左魁楚也